

鬼爪魔功（新派俠情江湖恩仇錄）朱赤丹．著

中秋佳節，唐家滿門老幼男女，都聚在堡中的大空地賞月，人人興高彩烈之際，突然來了二個一高一矮的黑衣人，把唐家一門二三百口毒殺。祇有正在大病中的一個逃出此劫，於是他就負起偵查毒殺唐門兇手之責，幾經艱辛，九死一生的，終於皇天不負苦心人……

$4.00

第25年
32

編者話 巨型小說「鬼爪魔功」是一個精彩非常的恩仇故事，不但情節結構緊湊，題材取捨俱屬一流水準，緊張刺激，悽厲恐怖。是敘述一件慘絕人寰之驚人事件經過情形：中秋之夜，唐家滿門男女老幼，正在歡聚堡中高高興興地賞月之際，突然來了兩個黑衣人，結果把唐家一門二三百口全部毒殺，剩下一個臥病榻中的人逃過此劫，於是他就負起偵查毒殺唐門兇手之責，歷經艱險，九死一生，終于……欲知詳情，先睹為快。

**　　**　　**

高皋的「鷹飛江南」今期恢復刋出，這個故事由於斷稿關係，數期暫停，不便之處，敬希原諒。

長篇故事「劍在江湖」上期經已終結，今期起另一巨著「孤雁南飛」開始刋出，它是一篇俠情倫理故事，充滿人情世態氣氛，不容錯過。

**　　**　　**

下期巨型小說選刋馬騰作品：「直搗黃龍」。內容講述兩個年輕男女為報血仇，誓死與實力雄厚的黃龍幫頡頏到底，結果給他們揭發了一件賣國陰謀，但也因此惹來了殺身之禍！下期詳細告訴你。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鬼爪魔功（新派俠情恩仇故事）
唐家滿門男女老幼二三百口，一夜之間全部慘遭毒殺，祗有一個正在大病中的人能逃過此劫，而且……朱赤丹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千刀追殺（日本野武士揭秘錄）……麥中青 48

血海仇（兩期完俠義奇情小說）◀上▶
恩仇難分辨　情苗長心頭……金玉明 57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鷹飛江南（俠情中篇故事）
咸陽取劍經　門派互爭持……高皋 65

崑崙三劍（俠情中篇連載）
勇救賣花女　軟劍贈書生……東方玉 73

飛花逐月（俠情中篇故事）
授打坐練氣口訣
教鐵傘攻守眞功……臥龍生 81

骷髏畫（「四大名捕」故事）
苛捐猛於虎　名捕懲奸官……溫涼玉 85

劍斷情未斷（俠情中篇故事）
刑堂親審問　母女暗相逢……西門丁 93

琴煞（奇俠司馬洛故事）
大起殺機　恩將仇報……馮嘉 102

星島火玫瑰（神槍雙傑故事）◀續完▶
緝拿元兇　眞相大白……龍驤 111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孤雁南飛（新派武俠連載）
雪地撿孤兒　羣邪突湧至……危中堅 120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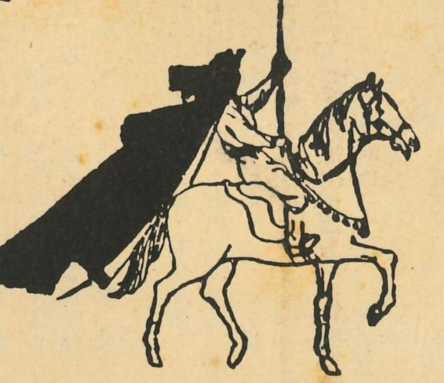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25年
第32期
（總號126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江湖恩仇錄

朱赤丹·文
可飛·圖

鬼爪魔功



王府設擂招勇士

每一個人都抬頭向上望，望着那一根足有三丈來高的木柱，木柱頂端，是一塊只有三尺見方大小的木板，在那木板上，站着一個一身銀白色衣服的女子。

天色很陰霾，是以那女子一身銀白色的衣服，襯着灰黑的天色，看來更加奪目，四個穿着甲冑的武士，匆匆地走過來，走到木柱下，在木柱下躺着一個人，那人是剛才從柱上直跌下來的，七竅流血，死在柱下，四個武士走過來，將死人抬走。

沒有人注意那死者和四個武士，人人都抬頭向上望着那一身銀白色的女子。

在木柱的周圍，是一大幅空地，空地上的人很多，可是却沒人出聲。

那是因爲剛才發生的事，實在太驚心動魄了，使得所有的人，還未能來得及緩過氣來。

跌死在柱下的那個人，剛才，曾接連獲得了七次暴雷也似的采聲，因爲他一連打敗了七個人，人人都在想，小霸王裘天，這一次，可給山東金槍門爭了光采，一定可以成爲桂王爺府上，今年的第一個武士了，却不料忽然來了一個銀衣少女，飛身上柱，將他打了下來。

裘天死了，沒有人會去注意一個死人，人人都望着柱上那塊只有三尺見方木板上的銀衣女子。

桂王爺府上，一年一度招請武士，却是武林中的一件盛事，誰能在較技會上技壓羣豪，便是第一武士，以次而列，共招請四名武功出類拔萃的高手，這四名高手，不但在一年之中，由桂王爺供養，錦衣玉食，而且在離開王爺府之後，也到處俱有照應，或是被桂王爺薦出去，成了武官，眞比中了武狀元還好。

所以每年一到夏天，桂王爺府上，便住滿了三山五嶽人馬，連日較技，到今天已經是第三天了。

前來參加較技的人，却誰也沒有見到桂王爺，只是聽得桂王爺府上的人說，桂王爺就在對着木柱的凌風閣上觀看，什麼人武功高，什麼人武功低，他全看在眼中，第一名武士，以技高者得，其餘三名，就由桂王爺指定。

那銀衣女子站在柱頂的木板上，天好像要下雨了，風十分勁疾，吹得那女子的衣袂不住飄動，只見她身子轉了一轉，抱了抱拳道：「何方朋友，請來指教！」

她的聲音十分動聽，雖然是從那麼高的柱上傳下來，但是在場的每一個人，都可以聽得清清楚楚，人叢中只見各人你望我，我望你，却是沒有人出聲。

那少女連說三遍，才聽得有人道：「我來！」

只見一個人，獃頭獃腦，自人叢中擠了出來，一看到那人的樣子，人叢中已響起了一陣陣笑聲。

桂王爺招募武士，決勝負定高下，是在三尺見方的小木板之上，這一點，是江湖上人全知道的，要在半空之中，那麼小的一塊木板之上，施展武功，當眞是談何容易之事，不是一等一的高手，要上那木柱，就不是一件易事！

所以，每年都是一樣，來看熱鬧的人多，眞正出手的人少，有出來動手的，也大都是武林中極有名頭的人物，一出來，就有人知道他是什麼人。

可是現在，那獃頭獃腦的人一出來，竟是八字脚，就像是鴨子一樣，一身灰撲撲的土布衣服，誰也不認識他，他出來之後，偏又東張西望，是以惹得衆人一起笑了起來。

那人一出來，又道：「等我試試！」

他一面說「等我來試試，」一面却站住了不動，兩個武官大聲喝道：「請尊駕上柱演技！」

那人轉過頭來，道：「喂，你們不搬長柱子來，我怎麼上去？」

笑聲本就此起彼落，那人忽然說出要搬梯子，更是哄然大笑，那兩個武官一聲大喝，抖起手中的尖矛，便向那人的背後，疾刺而出。

那人大叫一聲，向木柱奔了過去，抱住木柱，那兩個武官一刺不中，「嗤」，「嗤」兩聲響，尖矛又向他的屁股刺了過來。

那人大叫道：「救命，刺壞了這個地方是大大的不妙！」

他一面怪叫着，人人都只當那武官的尖矛，一定要令得那人血濺當場了，可是，就在那一刹那間，却見那人的雙臂，仍然抱着木柱，身子却突然向上升起三尺。

一升起了三尺，他手足全部在木柱上，「叭叭」兩聲過處，那兩支尖矛已刺進了木柱之中。

那兩個武官立時縮臂，將尖矛拔了出來再度向上刺出。

那一次，那人的身形更是靈活，抱住了木柱，「唰」地又升上了七八尺。

他離地已有丈許，那兩個武官，自然再也刺不中他了，而這時候，人叢之中已然傳來了不絕於耳的稱奇聲，那兩個武官又是一聲大喝，手臂突然一抖，「呼呼」兩聲響，兩柄尖矛破空射出。

那人上升的速度更快，只見他的身子，像是被繩子牽了上去一樣，一下子就到了木板之下。

那兩柄尖矛則一起刺進了木柱，尖矛還在顫動不已，那兩個武官發矛的臂勁更勁，而那人避得更巧妙，刹那之間采聲雷動。

這時候，已沒有人發出笑聲來了。

因爲人人看出那人雖然獃頭獃腦，但是他上柱的身法却極是怪異，分明是一種

極其上乘的輕功！可知那人一定是個身懷絕技的人！

那人在采聲中攀着木板的邊緣，雙腳蹬動着，笨手笨腳翻上了木板，向那銀衣女子拱了拱手道：「姑娘，我是給人家用矛逼上來的，你手下留些情，別讓我像剛才那個人一樣，摔下去跌個七竅流血！」

那女子約莫二十三四歲年紀，一身銀衣更顯得她面如芙蓉，艷光逼人，她凝視着那人，雙眼之中，隱隱有一股令人望之生畏的煞氣。

她冷冷一笑道：「閣下何必太客氣，若眞是用矛便逼得人上來時，還有人練輕功麼？」

那人笑道：「話雖是那麼說，還得姑娘手下留情，咱們別較量兵刃如何？」

那銀衣女子又是一聲冷笑，凡是聽到她那下冷笑聲的人，都不禁心頭一凜。

跟住她那下冷笑聲，只見她手腕一翻，「錚」地一聲響，一柄極薄的柳葉刀已然出手，那人大叫一聲，身子向後退去。

他一向後退，左腳已然踏空，整個人身子都向後斜了開去，那女子却就在這時，手中的柳葉刀，已自上而下疾砍而下。

那人一隻腳已然踏空，眼看這一刀砍下，他是非直跌下來不可的了！

但是，就在那一剎間，只見那人手一抬，手中已多了一柄短短的鐵棍向柳葉刀直迎了上去。

「錚」地一聲響，兩件兵刃相交，柳葉刀向下壓下來的勢子十分猛，將那人的身子壓得更低，那人只有一隻右腳踏在木板邊上，身子又向下斜着，實在使人難以想像得透，他何以會不跌下來的。

但是，那人却非但不跌下來，反倒身形突然一轉，只見他右腳的腳底，貼着木板的邊沿移出兩尺，身子陡地一挺，人已到了木板之上，手中的鐵棍向銀衣女子的後腰疾點而出。

那銀衣女子的身形極其靈活，那人身形才一側，銀衣女子反手一刀，已向那人的手腕疾切而下，那人這一棍，再也難以向前搠得出去，只得一縮手，就在那人一縮手間，只見銀衣女子身形陡轉，手中的柳葉刀閃起了一片銀光，在剎那之間，連發了幾招，那人左閃右避，在銀衣女子刀法緊密之中，他根本得不到還手的機會！

好幾次，他都閃到了木板的邊緣，只有一隻腳踏在木板之上，但是却總給他在危急關頭避了開去。

那銀衣女子幾招一過，那人的短棍一「呼」地一聲響，自上而下砸了下來，

那銀衣女子一聲冷笑，左手一翻，五指陡地一緊，却已然將棍抓住，緊接着，她手中的柳葉刀向前一伸，刀尖已抵住那人的胸口！

在那剎間，那人臉上滑稽神情也消失了，他忙大聲道：「姑娘，我認輸了！」

那銀衣女子再冷笑一聲，道：「你總算武功不錯，竟能避得開我剛才的接連七刀！」

那人苦笑着答道：「那是姑娘手下留情！」

銀衣女子突然嬌叱道：「去吧！」

她一個「吧」字才出口，五指一鬆，柳葉刀却突然向前一送，那人手中的鐵棍也就在剎那間，陡地向下一沉，「錚」地一聲，又擊在柳葉刀上，銀衣女子怒喝一聲，一腳飛出，却正踹在那人左腿之上，踢得那人的身子向木板之外直飛了出去。

那人一向下跌，人人都只當他要和剛才活活跌死的小霸王裘天一樣了。

可是，只見那人在半空中連翻了七八個觔斗，一路翻了下來，翻到了最後，只聽得「叭」地一聲響，他手中鐵棍先落地，插在青石板上，青石板立時發出「格格」的聲響，裂了開來。那人的身子又是一翻，已然穩穩站定！

他一站定，將短棍掖在腰帶之上，邁着八字步，向前便走。他才走出兩步，便見兩個武官迎面而來，那人忙搖手道：「千萬別再逼我上去了，我不是那位姑娘的敵手，僥倖不死，留着這條命兒，還要吃蒜泥炆狗肉呢！」

那兩個武士笑道：「尊駕別弄錯，尊駕雖敗，但王爺也極爲賞識尊駕武功，是以請尊駕留步。」

那人却搖頭幌腦道：「不必啦，相煩告訴王爺，我這人，不愛認第二，已然輸了，還有甚麽臉而留在王府中。」他一面說，一面向前疾走了出去，那兩個武官疾轉身向他抓去，却抓了個空，眼看他直衝向大門口，那兩個武官一聲大喝，守在門口，分兩排站立，手執長戈的十六名武士，陡地橫下了長戈，但是那人的身形，却靈活得像泥鰍一樣，只見他身形突然一矮，竟從十六柄長戈之中，疾穿了過去，轉眼之間已不見了。

這時候，只見對着木柱高閣窗檻上，走出了兩個武官來，向着木柱上的銀衣女子說道：「敢問女俠，高姓大名，何門何派？」

那銀衣女子嬌聲道：「我姓何，名麗君，家師早已死了，她也不願人提她的名頭。」

這「何麗君」三字一出口，人叢之中倒又引起了一陣交頭接耳的聲音來，有些從陝甘道上來的人，更失聲叫道：「刀不留人！」

何麗君也不向下望，只是望定了對面高閣上窗內的那兩個武官道：「不錯，那就是我的外號。」

那兩個武官轉過身去道：「啓稟王爺，刀不留人何麗君，已獨佔魁首！」

在高閣之中，傳出了一個十分雄渾聲音來，道：「請！」那一個字，傳到了衆人的耳中，都是一奇，因爲那個「請」字，應該是桂王爺說的，可是，那聲音雄渾深沉，分明是一個武功極高的高手所發，難道桂王爺也會武功，而且武功極高？

衆人的心中都懷疑着，却是誰也不敢問出來，只見刀不留人何麗君的身形已然掠起，她銀衣飄飄，自三丈高之處直落了下來。

她在向下落來之際，勢子一點也不快，就像是一片落葉一樣飄了下來，衣袂帶風，手中的利刃，閃耀着雪亮的光芒，看來眞是美妙之極。

她才一落地，便有四五個武官迎了上來，將她迎進了高閣之中。

就在這時，又聽得高閣之中，那武官仍站在窗前，高聲叫道：「淮陰鐵掌門韓眞！」

隨着那一聲叫喚，人叢之中，一個鐵塔也似的漢子，一聲答應，就如同突然之間，響起了一個焦雷一樣，在他身邊的人，都嚇了一跳！

他一面答應着，一面大踏步地走了出來。

閣上那名武官又是叫道：「鬼哭神號高完！」

隨着那一叫，人叢中又有一人應道：「在！」

那人雖然只應了一個字，可是那個字，却難聽之極，令得每一個人聽了，都掩耳不迭，但等衆人掩上耳時，那一下難聽之極的聲音，早已鑽入各人的耳中，眞令人有說不出的不舒服。

接着，便看到一個人走了出來，那人中等身材，灰滲滲地一張死人臉子，倒吊眉，三角眼，偏偏雙唇腥紅，倒像是他才吃過死人，留下了滿嘴鮮血一樣。這人一走出來，衆人不約而同，都屛住了氣，因爲人人認得他是邪派中一等一的高手，行事很辣，六親不認！

閣上那武官又叫道：「酒泉一怪，莊十瓢！」

只見又有一人應聲而出，那人的一身衣服，也都十分殘舊，但是腰際却懸着一隻鑲金砌玉的大葫蘆，當他走出來之際，那葫蘆在不斷搖幌着，顯是裝滿了酒。

莊十瓢、高完、韓眞三人站在一起。

那幾個武官迎了上來道：「三位隨我們來，等候王爺召見。」

那三名高手跟着武官，走了進來。緊接着，王爺府門大開，那些站在空地上的武林高手，知道今年王爺召集的四名高手，已然定了出來，自己是無望入選的了，是以一面議論紛紛，一面離去。

轉眼之間，人已走了個乾乾凈凈了。

被刀不留人何麗君自柱上木板逼下來的那人，一穿出了王府之後，邁着八字大步，一直向前奔着，別看他的身形搖搖幌幌，他向外奔出的勢子，却極之快疾，穿大街，過小巷，轉眼之間已出了城。

出了城之後，他的去勢更快，不多久便進了一片林子，他才一進林子，便大呼小叫，嚷了起來道：「快出來，你倒好，躲在這裏，够清靜的！」

他一面叫嚷着，一面抬眼東張西望，只聽得濃密的樹蔭之中，傳來一下笑聲，道：「怎說我躲在這裏？是你自己要去湊熱鬧的。」

那人突然站定，定睛循聲望去，只見一株大樹的橫枝之上，一個年輕人正以臂作枕躺着，看來十分優悠，有一柄長劍放在他伸手可及的樹椏之上。

那人身形一縱，「呼」地便上了樹，坐在那年輕人的對面，那年輕人笑道：「看你的樣子，像是出過手了，這一次，大俠陳若愚的名頭一定天下皆知了？」

那人苦笑了一下道：「別提啦，我的確是出手了，但却被人家趕下來了！」

年輕人雙眉一揚，欠身坐了起來道：「哦，是敗在甚麽人的手中？」

那人嘆了一聲，道：「是一個小娘們，刀不留人何麗君，他奶奶的眞厲害！」

年輕人的雙眉蹙得更緊，望定了陳若愚，陳若愚則是一副愁眉苦臉的樣子。

那年輕人道：「這刀不留人何麗君，近半年來，在江湖上着實幹了不少令人切齒的事，她若是投入桂王爺的府中，那我們的事更難辦了！」

陳若愚向樹椏上的長劍指了一指道：「高老弟，你的霓虹劍法，難道也敵不過她？」

年輕人緩緩地道：「那很難說，要和她動過手才知道，你去了一遭，可曾探出甚麽消息來？」

陳若愚搖着頭道：「甚麽也探不出來，我和一些前去湊熱鬧的江湖朋友談起過，他們一提起那夥神出鬼沒的大盜，也有談虎色變之感，但是那一夥大盜的來歷，却也沒有人知道！」

那年輕人緩緩地道：「這夥劇盜，人人武功高強，洗刦的又全是各地數一數二的富戶，一得手之後，便杳無所踪，毫無痕跡可尋。」

那年輕人續道：「陳兄，若不是我們那次恰好遇上了他們在殺人放火，和你合力截住了其中一人的話，也想不到這夥神出鬼沒的劇盜，會和桂王爺有關！」

陳若愚白着眼道：「你還說呢，那次你不由分說，一見我就連刺三劍，不是我八字步來得及閃避，早已被你刺死了！」

年輕人笑道：「我們可也是不打不相識！」

陳若愚道：「雖然是，但是我們一動手，給那夥劇盜走脫，我們只截住了一個人，他却又奮力戰死，究竟是不是眞和桂王爺有關，還不可知。」

年輕人道：「我們除下了那人的惡鬼面具，不是認出了他就是去年被選進王爺府中的四大高手之一麽？」

陳若愚沉吟了一下道：「照這樣看來，桂王爺歷年來招募武林高手，竟全將他們變成了劇盜，但是其中也有一些正派中人，如何肯做強盜？」

年輕人皺起了眉頭道：「那就難說得很了，我看，這次輪到我了！」

陳若愚道：「你想怎樣？」

那年輕人一手抓起了長劍道：「我到桂王爺府中，暗中去察看一下！」

陳若愚笑道：「你可別成了肉飽子打狗，有去無回！」

年輕人笑罵道：「胡說，你怎麽一開口就沒有好聽的話？」

陳若愚身形一挺，站在樹枝之上，拿着他那條短棍，舞了一個棍花，突然之間，只見他右手握住了短棍的一端，手臂一振，自短棍之中，拿出了一柄短劍來。

他那根短棍，約長兩尺，拿出來的短劍，也只有尺許來長，可是却鋒利之極。

陳若愚握着怪劍，笑道：「我送你啓程！」

那年輕人見陳若愚拿出劍來，便疾聲道：「陳兄，你又想出甚麽花樣？」

他一面說，一面已一劍向前削出，只聽得「唰」地一聲過處，他那一劍，自那年輕人存身的樹枝的一端削進去，劍身一横，那根樹枝齊中斷了開來。

年輕人立時身形一挺彈了起來，雙腳微微一分，站立在被劈開的樹枝之上，一抖手，長劍出鞘，劍尖直刺陳若愚的面門

，陳若愚「哈哈」一笑，一個倒翻筋斗翻了下來，那年輕人也飛身而下，劍尖仍然指定了他的後心，陳若愚身形在地上打了一個滾，但是年輕人踏步進身，劍尖始終指在他的胸口。

陳若愚忙道：「行了，行了，我還打不過你！」

年輕人道：「可是你却與我動手！」

他一振手臂收起了長劍，陳若愚也跳了起來。

他們兩人互拍着肩頭，極其親暱，一起走出林子去，入晚，天色更陰霾了，雷聲隆隆，閃電不時亮起青白色的光華來，令人驚心肉跳。

但是在王爺府的凌風閣上，燈火通明，除了不時有風將窗吹得「格格」作响之外，外面的天氣如何，和裏面是全然不相干的。

一張圓桌上，桂王爺坐在主位，何麗君、韓眞、高完和莊十瓢依次坐着，韓眞不住地打量着桂王爺，桂王爺神色肅穆，雙目之中神采照人，有一股說不出來的威嚴，再加上閣中旁立着兩列神態威猛的武官，雖是江湖豪士，在那樣的情形下，言笑也不免有點顧忌。

韓眞可能是喝多了幾杯，突然大聲道：「王爺，你可是也會武功？」

桂王爺微微一笑道：「少年時，也曾學過幾手！」

高完和莊十瓢兩人，立時現出頗有興趣的神色來，只有何麗君却淡然一笑。

莊十瓢搖頭幌腦道：「請王爺露一手我們看看，也好開開眼界！」

桂王爺拿起酒杯來，緩緩轉動着，閣中頓時靜了下來，但是他却又放下了酒杯道：「這樣吧，我酒杯放在面前，誰能在我面前將酒杯取走，我賞他黃金千兩！」

莊十瓢、高完和韓眞三人不禁盡皆一呆，只有何麗君仍然微笑。

莊十瓢借酒當瘋，實際上却是一個獨脚強盜。高完更是黑道上人聽到他的名字都頭痛的賊阿爸，韓眞是鐵掌派的首腦，鐵掌派在暗底中，也着實幹了不少壞勾當，三人雖已有了不少金銀，但是黃金千兩豈比尋常，而且，出自桂王爺的賞賜自然不同！

可是，只不過在王爺面前取走一隻酒杯，這黃金千兩得來也未免太易了些，三人面上都掛着乾笑，想動手而又不敢動手，唯恐王爺是在說笑。

王爺微笑着道：「怎麽，可是嫌黃金千兩太少，是以才無人動手麽？」

韓眞第一個道：「不少了，王爺，多有得罪。」他搶先出手，「呼」地一聲，伸開蒲扇也似的大掌，便是那酒杯抓去，這一抓，看來像是平平無奇，但却是鐵掌派中的一招絕招「手到拿來」，本來空手入白刃功夫中的招式。

鐵掌派以掌法取勝，練的鐵沙掌，開碑裂石，厲害無比，但的手中沒有兵刃，與人動手之際，自然不免吃虧，是以鐵掌派又精研空手入白刃之法，動手之際，先奪人兵刃，再來進招。

韓眞此際所使的第一招「手到拿來」，還蘊着四式變化，不論對方的兵刃退、進、揮、沉，皆可以一奪到手，用那樣厲害的招式，來取王爺面前的一隻酒杯，簡直是小題大做之至了！

王爺仍然坐着不動，韓眞五指一緊，已將杯抓在手中，他一抓杯在手，便待縮回手來。

可是，就在那一剎間，只見王爺驀地取起面前的筷子，手指一移，筷子交叉，已將筷子插進了桌面之中，正好將韓眞的手腕卡住。

韓眞雖然已抓住了那酒杯，但是却縮不回手來，他還不肯認輸，一聲悶喝，用力一掙，想將筷子掙開去，仍然可以取杯在手。

但也就在他一掙之際，王爺挾住筷子的手指，突然向內一移，將筷子緊了緊，剎那之間，只見韓眞面色青白，豆大的汗珠，自額上疾迸了出來。

他急忙叫道：「王爺手下留情，我……學藝不精，取不到杯子了！」

王爺淡淡一笑道：「其實你武功也很好，不過是太大意了一些而已！」

他一面說，一面手臂一提，筷子已離桌而起，韓眞已離開了那酒杯，這時手腕一鬆，便忙不迭縮回手來，面上神色，兀自青白不定。

這一場，都不過是極短時間內的事，高完、莊十瓢和何麗君三人，都看得清清楚楚，莊十瓢和高完兩人，都現出駭然的神色來。只有何麗君仍然帶着淡然的微笑，像是早就知道會有這樣的結果一樣。

王爺微笑着道：「誰再來試試？」

高完發出了一下極難聽的笑聲道：「原來王爺眞人不露相，小可不識趣，還要冒犯。」

高完身形霍地起立，他剛才看到韓眞失手，知道事不易與，坐着是不成的了。

他一站了起來，右腕一翻，右掌已劃出一個圈兒，然後，突然一掌，向王爺面前的酒杯拍了下去。

王爺的手中仍揑着筷子，這時，他手一沉，筷子向上一翹，高完的那一掌若是再拍下去，掌心插在筷子上，非穿上一個孔不可！

但高完也早有準備，立時伸指一彈，「啪」地一聲彈在那根筷子上。

他右手中指彈向筷子，左手却已疾伸而出，出手絕快，已將杯子揑住。

可是就在那一剎間，王爺手中的兩隻筷子向下一沉，筷尖抵在他的手背之上。

高完立時怪叫了起來道：「王爺手下留情，我服輸了！」

王爺淡淡一笑，提起筷子來。

高完如見蛇蠍，忙不迭縮回手來，面已嚇成紫金色，兀自喘氣不已。

莊十瓢笑道：「待我來碰碰運氣，先喝一口酒壯壯胆，怕會好些。」

他端起杯來，喝了一大口酒，放下酒杯，又擧起筷子來，挾了一大塊肉，放在口中，咀嚼着，嚥了下去，又伸出筷子來去挾肉。

王爺只是面帶微笑望着他，莊十瓢的筷子，是向豬肉碗中伸去的，可是，才伸到了一半，突然改了方向，筷子已向王爺面前，疾伸了過去，「叮」地一聲，筷子已挾住了王爺面前的酒杯。

他一挾住了酒杯，立時手臂一縮，那

隻酒杯已被他挾了過來，眼看酒杯已可以被他取過來了，但就在這時，王爺的筷子，也伸了出來，挾住了那酒杯。

莊十瓢眼看已可得手，雖然王爺也挾住了酒杯，他仍不氣餒，手上一用力，將酒杯挾得更緊。

王爺淡然一笑道：「可別使得勁太大了，挾碎了酒杯！」

莊十瓢也笑道：「自然，若是挾碎了酒杯，那算甚麽！」

那酒杯乃是上佳江西細瓷的，酒杯之上，還繪着極其精緻的美人撲蝶圖，瓷器十分光滑，要用筷子挾住它，也已經不是易事，何況兩人力爭，又不得用得太大力挾碎了杯子。是以，這時，兩人用的全是一股柔勁，那是上乘的內家功夫。

只見那酒杯停在半空之中不動，兩對筷子，却在慢慢向後移，看這情形，分明是誰也難以從對方的手中，奪過酒杯來。

這時候，何麗君的臉上也現出了專注的神色來，雖然那看來很動人的微笑，仍然掛在她的口角，但也可以看得出她是在全神貫注，留意着王爺和莊十瓢兩人對這隻酒杯的爭奪。

眼看兩人的筷子都漸漸向後移，一直移到祇有筷子的尖端，挾在酒杯上了。

也就在那一剎間，祇見王爺的筷子，突然向下一沉，莊十瓢的筷子，也同時向上一擊，「啪」地一聲响，四根筷子碰在一起，筷子相碰之際，那酒杯突然向上升了起來。

酒杯滑出，莊十瓢的身子，便突然向後倒去，那是因爲他剛才用的力道，全是在向後扯去的，力道實在太大，一個收勢不住，身子焉得不倒？

祇聽得「稀裏嘩啦」一陣响，隨着他的身子向後倒去，他坐的那張椅子，被壓得粉碎，他人也向後連翻出了好幾個觔斗，撞倒了兩個在身後侍奉的武官，這才算是穩住了身子。而在那同時，只見王爺的身子，輕輕一幌，筷子仍向前伸着，等那酒杯落了下來，他手中的筷子承住了杯底，又移到了自己的面前。

王爺和莊十瓢兩人，在大家都用筷子夾住了酒杯之際，彷彿功力相若，分不出高下來。但一當酒杯飛起之後，便已高下立判了。莊十瓢無法在突然之際，將發出的力道收回，是以跌得如此狼狽，但是王爺却若無其事，只不過幌了一幌，仍然穩坐不動！

算起來，韓眞、高完、莊十瓢三人之中，武功還以莊十瓢來得最高，但是却也以莊十瓢敗得最爲狼狽，世事每每是如此，本領高強之人，除非不失敗，不然敗起來便是一敗塗地。

莊十瓢穩住身形，長身而立，神色尶尬，拱手道：「王爺，原來你的內家功夫，已到了爐火純青境界！佩服！佩服！」

王爺放下了杯子沉聲道：「來人，再看座！」

立時有人搬過椅子來讓莊十瓢坐下。

王爺的目光，慢慢地向何麗君望來。

當他接觸到了何麗君的視綫之際，在他莊嚴的臉上，居然也現出了一絲難以捉摸的微笑來，他伸指在酒杯的邊上，輕輕一彈道：「何女俠，爲何還不出手？」

何麗君臉上笑容在擴展，那使她俏麗的臉龐，看來更是動人，她十指的動作，十分輕柔，手指也腴白得像是春葱一樣。

她先輕輕拈起了她自己面前的酒杯，道：「王爺，我先借酒敬你一杯！」

王爺也擧起了酒杯來，兩人將杯中的酒，一飲而盡，各自將空杯一照。

就在兩人空杯一照之間，何麗君手中的酒杯，突然向前飛了出去，她坐在王爺的對面，和王爺隔着一張桌子，桌子能有多大，酒杯飛出的勢子又快，王爺也料不到何麗君忽然之間，有此一着，「叮」地一聲响，何麗君的酒杯飛了過來，已撞在王爺的酒杯之上，將酒杯撞脫，一起向上飛了起來。也就在那電光石火的一剎間，只聽得何麗君一聲嬌叱道：「得罪！」

她那兩個字還未出口，「錚」地一聲，刀已出鞘，「唰」地便是一刀向王爺面門刺到。

王爺的身子若是向後一仰的話，那麽何麗君只消迴刀輕輕一擊，自半空中落下來的兩隻酒杯，便都可以到她的面前了。

但是就在那一剎間，只見王爺突然伸出右手來，食指和大拇指，向刀尖上一揑，揑住了刀尖。

也就在這時，兩隻酒杯，落了下來，「叮叮」兩聲，落在刀身之上。

何麗君又是一聲嬌叱，左手疾探，去取刀身上的酒杯，但是王爺的左手，也在那時，伸了手出來，他手的突然加在何麗君柔滑的手背之上。

何麗君在那剎間，粉面上陡地泛起一絲紅暈，立時縮回手來，而王爺也縮手取回自己的酒杯，揑住刀尖的手指也一鬆。

何麗君立時抽刀入鞘，她自己的那酒杯，在她抽刀之際，落在她的面前。

她用的方法，雖然巧妙，但是却還是未能將王爺面前的酒杯取了過來，她坐定了身子，微微一笑，道：「王爺的武功極高，人所難及。」

王爺也道：「何女俠是手下留情。」

何麗君柳眉微微一揚道：「王爺，你身居高位，何以會學成這樣一身絕藝？」

王爺笑道：「四位已成我的心腹，日後自知。」

何麗君一聽，也沒有再問下去。

這時候，在大廳中的高完、莊十瓢和韓眞三人，心中也有着同樣的疑問；桂王爺是如何有這樣一身絕藝的？

而看到廳中的情形，心中同樣存着這樣疑問的，還有兩個人。

這兩人却並不在廳中，他們在屋頂。

那兩個人，一個是陳若愚，還有一個，是冀北唐家門的唯一傳人唐青雲。

冀北唐家門，在武林之中，赫赫有名，提起「唐家三絕」，劍、索、飛，那是無人不知，唐家的遠祖，精研太極劍法，又自創新招，與太極劍法融匯貫通，立下了唐家劍法，多少代傳下來，精益求精，是唐家三絕中的第一招。

唐家三絕中的第二絕是飛索，那一股飛索，全以人髮結成，只有手指粗細，纏在腰際，難以發覺，索的長短，視練索者

的功力而定，最長可到兩丈四尺，飛索盤纏，神出鬼沒，比尋常的軟鞭，厲害了不知多少。

但唐家飛索的絕技，却也不是人人可練，只限於傳授女兒，男子是學不到的。

第三件絕技是輕功，唐家門的輕功，實在太以美妙，武林中人無以名之，便以一個「飛」字來形容。

唐家門的「劍」「索」「飛」三般絕技，行俠仗義，在武林之中，幹下了許多轟轟烈烈，爲江湖稱道的大事，傳到唐青雲的上一代，連唐青雲的父親，共是四兄弟，兄弟子姪在一起，足有三五十高手，而且男女老幼，同心協力，合作無間，武林中那一門那一派，有這樣的氣勢？

可是現在，唐家門中却是剩下了唐青雲一個人。

唐青雲早已不在唐家堡中居住了，偌大的一座唐家堡，也早已成了狐鼠的安樂窩，自從七年前那件事發生之後，唐青雲一路奔出了唐家堡，自此之後，他就再也沒有回去過。

而且，從那天起，唐青雲也從來未對人暴露過自己身份，連他的友好陳若愚，也只是驚嘆唐青雲劍法奇妙，而不知那就是名震天下的唐家劍法。

可是唐青雲却還沒有忘記。

那一天，當他奔出唐家堡的時候，他還只有十五歲，但是那一天晚上的事，他再也不會忘記。

× × ×

那是中秋佳節，唐家堡上下，男女老幼，全都聚集在堡中大廳的空地上賞月，人人都興高彩烈，只有唐青雲一個人躺在床上。

唐青雲自八月初十起，就得了一場大病，一直昏昏迷迷，直到昨天才醒過來，今天才勉強可以扶住了牆，走動幾步。

等到天色漸漸黑下來時，他將服侍他的幾個小廝打發走，讓他們好去湊湊熱鬧，高興高興。

當每一個人都集中到堡中的空地上去時，堡中的房屋中，便有一種異樣的空蕩蕩的感覺。

唐青雲也沒有點燈，任由月色從乳白的窗紙上映進來，他躺在床上，隱隱可以聽到空地中傳來的歡笑聲喝彩聲。當唐青雲聽到彩聲雷動之際，他知道一定是他的堂兄弟或堂姐妹，在當衆表演絕技了。

在唐家的子孫之中，唐青雲的年紀雖然還輕，但是他的唐家劍法，却已是練得極精，屢屢受到長輩的稱譽，只不過今天，他却沒有法子去當衆施展一番了。

他勉力撐起身子來，扶着牆，走動了幾步，他就算不能去施展什麽功夫，但是如果走得動的話，去湊湊熱鬧，也是好的！他一步一步，來到房門前。

就在這時，他聽到房門外的走廊上，傳來了一陣極其急驟的腳步聲，可是那陣腳步聲却十分輕。

唐家門的輕功，是武林一絕，唐青雲自然一聽就聽得出，那是兩個人，正以極高的輕功，在向前掠來，但是，他兩人的輕功，却也絕不是唐家門的功夫。

唐青雲當時便呆了一呆，唐家堡中的來客甚多，但今天是中秋佳節，那是一家人團圓的好日子，也不該有外人前來的。

而且，外人前來作客，又怎能那樣疾掠而過？唐青雲心中一怔間，已聽得一個人道：「行了，定然一個不剩！」

另一個道：「自然是一個不剩的好，剩下一個，也是天大的麻煩！」

那兩個人一面在說着，一面仍然在向前飛掠而出，唐青雲忙將門推開了一道縫，向外看去，他只看到了一高一矮兩個背影，那時，離他已在三丈開外了！

也就在唐青雲向外看之際，那兩個人中，個子高的那個，突然站定說道：「且慢！」

個子矮的那個也突然站定道：「什麽事！」

個子高的那個，向上一指道：「你看，那是什麽？」

唐青雲並看不到那兩人的顏面，但是那高個子說這句話時，語氣却十分認眞，令得唐青雲也不由自主，抬頭向上，看了一看。

可是那高個子所指的地方，却什麽也沒有。

也就在那一剎間，唐青雲聽到了「嘶」地一聲響。唐家門以劍法爲第一絕，唐青雲一聽到那嘶地一聲，就知道那是一柄劍刺出的聲音，他連忙又低頭看去，心中不禁陡地一凜！

那高個子的出劍好快！

就在他一抬頭，一低頭之間，高個子手中的一柄利劍，已經向矮個子的那人左臂疾刺了進去，劍尖自矮個子的右脅透了出來，那一劍的力道實在太猛，是以矮個子的身子，順着劍勢跌出了一步，劍尖又刺進了走廊的一條柱子之中！

那矮個子轉過臉來，唐青雲看到了他的顏面，只見他雙目圓睜，形容可怖之極，一張口叫道：「你——」他只說出一個字，便不能再說下去了，因爲那柄長劍，橫貫着他的身子，他幾乎是立時死去的。

唐青雲在那剎間，完全呆住了。

那是他第一次看到一個人殺死另一個人。

唐青雲的武功極高，學武功是爲了除暴安良，手中的長劍，是遲早要殺人的，但是他却從來未曾殺過人。

因爲唐家門中的規矩是不滿十六歲的人，不准在江湖上走動的。

而那一年，唐青雲只是十五歲。

唐青雲的驚駭實在太甚了，他張大了口，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

而那高個子也未曾發現在他的身後，有人看到他行兇，他伸手去拔劍，可是那劍陷進柱中，足有尺許，高個子拔了一拔，未曾拔出來。

高個子想是做賊心虛，一下未曾拔出，便不再拔劍，身形展動，便向前掠了開去，轉眼之間，便已掠過了走廊的盡頭，看不見了。

直到那高個子掠出了好久：唐青雲才定下神來。

唐青雲想大聲呼叫，可是他的喉際，好像是有什麽東西塞住了一樣，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

而等到他終於能發出聲音來時，他一連叫了好幾聲，却來得十分微弱，是以根

本沒有人來。

唐青雲喘着氣，扶着牆向前走去，當他來到了那矮個子的身邊時，走廊中的燈火，恰好映在那矮個子的臉上，矮個子顯然死得極不甘心，他整個臉都歪向一邊，像是他在臨死之前，想看看清楚自己是在什麽地方，中了致命的一的劍。

唐青雲的身手，本來還可以勉強站得穩，可是當他看到那個矮個子的臉容，竟是如此可怖之際，他的身子，不由自主，向前傾了一傾。

他連忙伸出手去，恰好按在矮個子脅下露出來的劍柄，由於他的身子正在向下跌去，一按之下，劍向下一沉，等到唐青雲再站穩身子時，那柄劍已經離開了柱子，那矮個子的屍身，向唐青雲跌來。

唐青雲嚇了一跳，連忙抽劍後退，他退得太急了些，和那矮個子的屍體一起跌倒在地。

唐青雲跌倒在地上，一時之間爬不起身，他手中仍然舉着那柄劍，劍上滿是鮮血，血順着劍尖，一滴滴的向下滴着。

他拚命叫着，但是却沒有人回答他，當他停止了不叫的時候，在他的四周圍，靜到了極點。唐青雲到這時，才發現堡中靜得簡直一點聲音也沒有！

唐青雲在剎那之間，只覺得一股寒意，直襲上心頭。那時候，他可以說全然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但是那種靜寂，却使他生出了一股莫名恐懼。

不錯，他知道，堡中沒有人，所有的人，全在堡前的空地上賞月。

但是，那也不應該一點聲音都沒有的，剛才他躺在房中的時候，不是還聽到一陣陣的呼叫聲傳了過來的麽？何以如今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了呢？

當他的呼叫聲引起的回聲，也終於靜了下來時，唐青雲聽到，自己的呼吸聲，似乎是天地間，唯一的聲音了！他用劍尖在地上一撐，勉力站了起來。

由於靜得實在太可怕了，是以他大聲叫了起來，一面跌跌撞撞，向外奔去。

他奔過了很多條迂迴曲折的走廊，走廊中一個人也沒有，他自己在安慰着自己，那是必然的事，因爲人人都在外面，即使是灶下的小婢，馬廐的小廝，這時也一定在外面的空地上盡情歡樂。

唐青雲漸漸奔到堡外面時，他的心也越來越向下沉，沉進一個無底深淵之中。

在外面，也是一點聲音都沒有！

唐青雲終於衝出了唐家堡的正門，來到了空地的邊緣，他抬頭向前看去，不禁笑了起來。

所有的人全在，有的坐着，有的伏在桌上，有的倚着樹，月色十分明亮，三二百人全在，只不過他們不出聲而已，唐青雲在大病之後，身子本就十分虛弱，剛才因爲心中實在太過突然，是以一鼓作氣，奔了出來，此際看到所有的人全在，他不由自主間，雙腿一軟，「咕咚！」一聲，跌倒在地，而且，還骨碌碌地向前滾了出去。

唐青雲喘着氣，他也不發力站起來，他在等着各人的轟笑聲，也在等着人扶他起來。

可是，既沒有轟笑聲，也沒有人扶他起來。

有兩個人，倚在一株大樹，就在他的身邊，可是那兩個人仍然站着不動。

唐青雲抬起頭來，道：「你們——」

可是，他只講了兩個字，便楞住了。在那兩個人的臉上，有一種極其難以形容的詭異神情，像笑又不像笑，像哭又不像哭。

那種詭異之極的神情，是他從來也未曾在任何人的臉上看到過的。

但這時，當他緩緩轉動頭部之際，他却看到每一個人的臉上，都是那種神情。

他大聲叫了起來，道：「你們在幹什麽？」

他一面叫，一面猛地站起身來，伸手向他面前的那兩個人扶去，可是當他碰到了那兩個人的身子時，他一個站不穩，咕咚一聲，又跌倒在地。

而這次，跌倒在地的却不止是他一個人，而且連那兩個人在內！

唐青雲的手掌，碰到了那兩個人的一個的面頰，他的手掌已經夠冷的了，可是那人的面頰，却比他的手掌更來得冷！

那兩個人已經死了！

唐青雲在那一剎間整個人都像是僵住了一樣。

然後，在不知過了多久，他才發出一下，連他自己聽了也不禁顫抖的呼喝聲，整個人跳了起來，向前撲去，撞在一張桌子上。

圍桌而坐的，全是唐家門中的首要人物，有唐青雲的父親，叔伯。唐青雲一撞了上去，就將那張桌子撞翻，圍坐在桌旁的人，也紛紛碌倒在地。

他們全死了！

唐青雲以劍支地，站着，所有的人全死了，整個唐家堡中，只有他一個人是活人！

那實在是可怖之極的事，唐青雲的身子，劇烈地發着抖。

唐青雲上下的兩排牙，在不斷地發出「格格格」的聲響來，他向前撞去，他橫衝直撞，弄翻了在他面前的所有桌子，所有的桌旁的人，都紛紛倒地。

唐青雲在事後，全然無法知道自己是如何離開了唐家堡的。

他記憶所及，就是他不斷地叫着，不斷地向前奔着，不斷地跌倒，又不斷地用劍支着地，站起來，再繼續向前奔。

最後，他好像記得自己已奔到了山野間，在他急速地向前奔走之際，他也全然無法記起自己究竟奔過了一些甚麽地方。

然後，他就昏了過去。

他昏迷了足足七日七夜，當他有知覺的時候，他睜開眼來，發覺一頭母鹿，正睜着眼睛，好奇地望着他，他是在一個山洞口，他的手中，仍然握着那柄劍。

從那天起，他一直用這柄劍，這柄劍，是一柄很普通的青鋼劍，毫無出奇之處。他的好朋友陳若愚，就曾幾次動問，何以像他那樣劍術超羣的人，用的一柄劍却如此之普通。

但是唐青雲却從來也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這柄劍對他來說，有特殊的意義，因爲這柄劍是在唐家堡中，那高個子用來刺

死那矮個子，他自矮個子身上拔出來的。

而當他的神智漸漸恢復了清醒之後，他也可以想到，唐家堡中的所有人，一定全是被一種劇毒的毒藥毒死，下毒的自然就是那一高一矮兩個人。

而那種極毒的毒藥，可能是下在井裏，所以唐家堡上上下下，才沒有一人能以倖免，只有他一個人，因爲患病躺在床上，是以才逃出生天。

在唐青雲醒過來之後的十來天內，他根本連動一動的氣力也沒有，他只是爬進了那山洞之中，那山洞恰好是一個鹿巢，他在母鹿哺乳的時候，以鹿乳維生，又足足休養了一個月才能走出山洞。

當他又看到了別的人時，已是寒冬臘月了，雖然事情已過去了兩個月之久，但是只要是有人的地方，人人所談論的，卻還是唐家堡中的怪事。

每一個人都說：唐家堡中所有人都死了，唐家門就此絕跡江湖。每一個人也都說，那一定是有極厲害的人物，混進唐家堡下了毒藥。

可是沒有人知道那是誰幹的事。起先，一聽得人提起唐家堡來，唐青雲仍然難免發抖。

但是久而久之，他却也習慣了，而且久而久之，提起唐家堡的人也漸漸少了。

不過，唐青雲却始終沒有再走近唐家堡一步，因爲那一天晚上，所有的人全死了，整個堡中只有他一個活人，那樣的情景實在太恐怖了。

這樣的情景，不論時間過去多久，他都無法忘記，他都沒勇氣再走近唐家堡。

唐青雲的武功本就很高，這幾年來，他一直在江湖上流蕩，竭力想探聽出毒殺唐家堡所有人的事，究竟是什麽人幹的。

可是，多少年了他却一點頭緒也沒有，他一直帶着那柄兇手曾用過的劍，那是他的唯一的綫索，可是却也沒有用，因爲那只是一柄普通的青鋼劍，幾乎可能屬於任何一個武林人物所有。

這些年來，唐青雲在江湖上行走，行俠仗義，他倒也漸漸闖出了一個名頭來。江湖上有不少人知道唐青雲這個人，但是却沒有人知道他是唐家門的唯一傳人。

唐青雲人十分聰明，他知道，當年下毒的人，如此心狠手辣，在下毒之後，能將自己的伙伴也殺死，那麽，若是他知道唐家門中，還有人未曾死，一定會再來下殺手的。

所以，唐青雲一直故意在掩飾着精奇的唐家劍法，使人看不出他是唐家門的弟子。

那是他隱藏在心底最深處的一個大秘密，連他最好的朋友陳若愚也不知道，可以說天地間除了他一人之外，再也無人知道了。

× × ×

陳若愚和唐青雲兩人，輕輕地從屋面上滑了下來。

他們兩人的動作輕得像貓兒一樣，當他們落下之時，可以說一點聲音也沒有。

雖然他們兩人看到了桂王府中，桂王爺大顯身手的情形之後，心中都有說不出的疑惑，但是他們却誰也沒有出聲。

因爲他們都知道，不但桂王爺的武功極高，就是那看來十分美艷的女子，刀不留人何麗君的武功也是極高，如果他們一出聲，被裏面的人聽到一點聲息，那就是天大的痲煩了。

他們兩人滑下了屋面，落在閣外的欄杆上，雨一直下得十分大，他們的身上早已濕透了。

他們在欄杆上略停了一停，正待再向下躍去，忽然聽得閣內何麗君發出了一下長笑聲來。

雨下得很大，雨聲也很密，可是何麗君的那一下長笑聲，聽來仍然極爲刺耳。

唐青雲和陳若愚兩人，一聽到何麗君的那下長笑聲，便怔了一怔，因爲那一下長笑聲，來得實在太突兀了！

而也就在他們兩人一怔間，只聽得何麗君的聲音冷冷地傳了出來道：「兩位，外面雨大，何不到裏面來坐一會？」接着：便聽得莊十瓢、韓眞和高完三人，異口同聲，駭然問道：「外面有人？」再接着，便是王爺沉緩的聲音道：「不但有人，而且已來了很久！」

唐青雲和陳若愚兩人，互望了一眼，陳若愚作了一個手勢，示意快走。

可是，唐青雲却搖了搖頭，一轉身，推開了窗子。

窗子一被推開，雨點便洒了進來，莊十瓢、韓眞和高完三人，一一起立，閣中侍立的武官，神情也立時顯得緊張起來。

何麗君仍然坐着，神色陰冷，王爺也坐着，看來自有一股懾人的氣勢。

而唐青雲一推開了窗子，身形一縱，便已躍進去，陳若愚一頓足，嘆了一聲，也跟着跳了進來。

唐青雲一站定，雨水順着他的身子，直往下滴，他雙手抱拳，道：「列位！慚愧得很，竟被識破了行藏，尚祈勿怪。」

陳若愚笑道：「我這位小弟弟，一向行事光明磊落，我倒是鬼鬼祟祟慣了的，是我硬拉他來的，這可不關他的事情。」

一時之間，所有的人，全向王爺望了過去。

唐青雲和陳若愚兩人，擅闖王爺府，這事情，要看王爺如何發落了。

王爺的面色仍然很沉着，目光烱烱，注定在唐青雲的臉上，過了半晌才道：「尊駕高姓大名？」

唐青雲在那剎間，心頭也不禁怦怦亂跳，他在唐家堡出了事後，走南闖北，孑然一身，也見過了不少世面，然而現在，他却也不免十分緊張。

因爲他和陳若愚兩人，才一現身，閣旁的幾扇門，已經全打了開來，唐青雲只不過轉頭畧看了一眼，便看到刀光戟影，觸目驚心，顯然是已經有很多人已經來到了門外，那些人雖然還未曾進來，但只要王爺一聲令下，自然就湧進來的了。

唐青雲緩緩地吸了一口氣，勉力鎮定心神，才道：「在下姓唐！」

他只講了「姓唐」兩個字，便看到王爺按在桌面上的一雙手，突然向上跳了一跳。

那連唐青雲的心中，也不禁陡地一呆，因爲在那剎間他看出了王爺的手突然跳了一跳，那完全是受了震動之後的反應。

但是，唐青雲却想不出，他在說出了

自己的姓氏之後，王爺心中爲什麽要吃驚，他略頓了一頓，才又道：「名青雲。」

王爺略略一笑道：「原來是唐壯士，近來，常聽得一些人說，有一個少年劍俠，劍術超羣，行俠仗義，人稱神龍劍俠的是閣下了？」

唐青雲這幾年，在江湖上行走，憑着他精奇的唐家劍法，倒的確是罕遇敵人，也有人贈他以「神龍劍俠」的外號，那是說他劍法矯如游龍，而又飄然無踪，如同神龍見首一樣，

唐青雲忙道：「這是江湖朋友的謬獎，想唐某是何等人，怎當得神龍兩字，」

王爺一直望着唐青雲，還在沉吟不語，在一旁的韓眞，脾氣暴躁，却已按捺不住，一拍桌子，厲聲道：「你們兩人，鬼鬼祟祟，在外面伏着，打的是什麽主意，快替我實說！」

唐青雲雙眉一揚，還未曾出聲，在一旁的陳若愚，已突地一聲道：「唐兄弟，你瞧瞧，進了王爺府，沾着些官氣，眞是大不相同啊！」

陳若愚說話時，指手劃脚，神情滑稽，他言語之中，又含着極濃的譏諷之意，韓眞如何聽不出來？登時大怒，只見他雙眉一揚，陡喝道：「賊老兒，你口中不乾不淨，在說甚麽？」

陳若愚笑了起來，道：「我又不曾吃了王爺府中的殘羹冷飯，口中如何會不乾不淨？」

這一句話一出口，連高完、莊十瓢兩人的面色，也不禁微微一變，只有何麗君，却一直都是似笑非笑地望着陳若愚和唐青雲兩人，像是眼前發生的事，和她根本沒有關係一樣。

韓眞更是忍無可忍，他本是個驕橫已慣的人，這時怒氣攻心，那裏還理會得什麽王爺就在一旁，身形微矮，一拳已然打出。他那一拳，「虎虎」風生，去勢極爲強勁，打的正是陳若愚胸口的要害。

陳若愚大叫一聲，道：「不好了！」他一面叫，一面身形陡地一側，就在他身形一側之際，他已然疾滑向前，在韓眞的身邊，貼身滑了過去，他雖然裝出一臉極之害怕的神情來，可是這一下身法之妙，却是瞞不過座上的高手。

連韓眞也覺出自己一拳打出，眼前便陡地一花，對方人已不見，大感不妙，他立時收住了拳勢，待要轉過身來時，陳若愚却已一縮手，手肘撞在韓眞背後的「魂門穴」之上。那一撞之勢更是巧妙，簡直就像是順水推舟一樣，一點也不費氣力，可是韓眞却已吃了苦頭，他背後的「魂門穴」一被撞中，身子便向前直跌了出去。

韓眞一身本領，還未曾施展，便已着了對方的道兒，心中實是怒極，他是對着一根大柱直跌了出去的，心中一恨，又是一拳打出，「噗」地一聲，他一拳正擊在那根大柱之上！

只見他一拳擊中了大柱，拳頭倒有一半陷進了柱中，柱子一陣震動，連頭頂上的瓦片，也發出了「格格」一陣聲響來。

陳若愚又笑了起來，道：「王爺，這位韓朋友，還是打發他走吧，若是留下了，只怕王爺府要給他拆了！」

韓眞一拳打中了大柱後，「霍」地轉過身來，這時，陳若愚正背對着他，韓眞怒火中燃，一聲大叫，又是一拳打出。

他離座而起之後，連這一拳，已發了三拳，三拳的勢子，一拳比一拳來得重，這一拳發出之際，拳風激盪，發出了「轟」地一聲來。

陳若愚先是站着不動，及至眼看韓眞的那一拳，拳頭離他的腦部已只不過半尺許了，他才突然反手一按，手掌向韓眞的頭頂之上落去。

陳若愚身形矮小，韓眞却是一扳高大，是以陳若愚一伸手間，也只不過堪堪搭到了韓眞的頭頂而已。

可是他的手一搭到了韓眞的頭頂，身形便已就着這一搭之力，向上直飄了起來，在半空之中，翻了一個筋斗，落到了韓眞的身後，就勢伸手，在韓眞的背後推了一推。

這一切，實在發生得太突然了，以致韓眞在刹那之間，竟不知發生了什麽事。

事實上，陳若愚在剛才反手搭住韓眞的頭頂之際，只消中指在韓眞的頭頂「百會穴」上重重一印的話，韓眞已不死也得重傷了。

可是陳若愚却並未曾下殺手，只是在身子翻了過去之後，在他的背後一推。

韓眞這一拳的去勢，本就極猛，急切之間，本也收不住勢子，再加上陳若愚的一推，他龐大的身形，向前疾衝了過去，「砰」地一聲響，正撞在桌子上，只見何麗君一伸手按住桌子。

本來，韓眞那一撞，非將整張桌子，全都撞翻不可的，但何麗君伸手一按，那張桌子，雖被韓眞大力撞了上去，却仍然紋風不動！

只不過韓眞的那一拳，仍在向前擊出，拳風呼呼捲過，却將桌上的杯碗碟盞，一齊捲了起來，乒乒乓乓，砸了個粉碎，韓眞的身子猛地向前一俯，那一拳，竟變得向王爺劈面門打了出去。

王爺一皺眉，伸手在韓眞的拳上一按道：「韓壯士，別動手了！」

剎那之間，韓眞的一張臉，漲成了豬肝色，又驚又怒，而陳若愚却已大呼小叫，嚷了起來道：「哎呀呀，不好了，有人想謀殺王爺了！」

唐青雲的心神本來也十分緊張，可是陳若愚這一鬧，他也不禁笑了起來，偏是陳若愚還一本正經，瞪着眼道：「唐兄弟，虧你還笑得出？你不看到麽，這人一拳向王爺打了出去！」

韓眞站直了身子，一聲怒吼，雙手十指如鈎，又待向陳若愚撲了過去，但何麗君却在此際伸手一攔。

別看何麗君十指纖纖，好像只堪拈繡花針兒，可是她那一攔，尾指微微向上豎起，韓眞若是再要向前衝去的話，胸前的「中府穴」，便得撞在她的小指之上！

韓眞究竟也是一流高手，如何會看不出來，是以他在剎那之間，硬生生地收住了勢子。

何麗君才一阻住韓眞，便已聽得王爺笑道：「這位朋友好身手！」

陳若愚笑道：「是說我麽？我唐兄弟人稱神龍劍俠，我麽，人家管我叫狗熊劍俠，大狗熊見了我一點辦法也沒有。」

韓眞的面上，一陣青，一陣白，一時之間，氣得一句話也講不出來。

王爺却仍然呵呵笑着道：「但不知兩位，在外面伏了那麽久，所爲何事？」

在這樣的情形下，唐青雲實是想不出該如何回答才好，然而陳若愚却似乎連想也不必想，便道：「王爺莫怪，因爲近幾年來，有一帮劇盜，個個武功高強，蒙面行事，心狠手辣——」

陳若愚講到這裏，頓了一頓。

剎那間，閣中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

唐青雲的心中不禁暗暗焦急，因爲他也想不到陳若愚會那樣說，可是陳若愚在一頓之後，又道：「聞得王爺府中高手如雲，是以想請王爺下令，查究一下！」

直到陳若愚講出了那幾句話，唐青雲才算是大大地鬆了一口氣！

因爲他們到這裏來，原是疑心那夥劇盜，正是出自桂王府的，但這樣的事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下，豈能直說？陳若愚忽然語鋒一轉，却是掩飾得天衣無縫！

只見王爺皺着眉道：「這是地方官的事，與小王有何相干？」

陳若愚笑嘻嘻地道：「地方官昏庸無能，怎及得上桂王爺果斷英明，府上又高手如雲，王爺若不出面爲民除害，指望着地方官，老百姓可辛苦了！」陳若愚那幾句話一說，王爺的面上也不禁現出了一絲笑容來，須知千穿萬穿馬屁不穿，唐青雲瞪了陳若愚一眼，心中暗道：「好傢伙，不太肉麻些麽？」

只見王爺緩緩點着頭道：「說得是，我自會着人留意，兩位既然來了，就請入內更衣，就在府中，盤桓些時，便與府中高手砌磋武藝，也是一樂！」

陳若愚雙手亂搖道：「那可不行，我與這位唐兄弟，原是山澤野人，懶散慣了的，要我們在王府中居住，諸多拘束，實是不便，就此告辭！」他講到了一個「辭」字，向唐青雲一使眼色，唐青雲立時會意，兩人身形一閃，便向後退了出去。

他們兩人才向後一退，只聽得身後「錚錚錚錚」一陣響，八柄長矛已然交織，阻住了他們的去路。那是八名武士，已然搶先一步攔到了他們的身後。

陳若愚和唐青雲兩人，不禁都陡地一怔，他們早已看到，閣中有不少武士在，但是一進了閣中，他們的注意力却全集中在圍桌而坐的那幾個高手身上，並未曾去注意那些武士。

直到此際，那些武士的行動如此快捷，他們才一退，去路便已被人攔住，他們才陡地醒覺，那些武士，自然不是普通的士兵，也一樣是身懷絕藝的武林高手，不然怎會有如此矯捷的身手？

陳若愚和唐青雲一覺出退路已被阻住，兩人立時背靠背而立，唐青雲手臂一振，劍已出鞘一半，他目光如電，立時向席間望去。

只聽得高完一聲冷笑道：「王爺好意，請你們在府上住幾日，你們何以不識抬舉？」

唐青雲雙眉一揚，已是怒意滿面，但他還未曾出聲，陳若愚已嘻嘻一笑道：「這位朋友，莫非想學剛才那大漢一樣，當塲出醜麽？」

高完的神色，陡地一變，他講話的聲音，本來就難聽之極，這時心中有了怒意，一開口，更是鬼哭神號也似，道：「你們——」

可是，他只講了兩個字，便看到何麗君突然站了起來。何麗君貌美如花，體形窈窕，本來是一個極之出色的美人兒，可是她一站了起來，便自然而然，有一股懾人的威嚴，令得高完那樣一等一的高手，在剎那之間，也不由自主住了口。

何麗君突然站起，連王爺臉上也有點訝異的神色，顯然不知道她想做什麽。

何麗君的手揚起，手指向唐青雲腰間的佩劍徐徐地道：「唐朋友，請借你腰際的長劍一觀！」

何麗君在那樣的情形之下，突然講出了這樣的一句話來，閣中的所有人盡皆愕然。

因爲這時候，唐青雲劍已半出鞘，在他們的身後，八名武士手中的長矛，映着燈光，發出雪亮的光芒來，外面風雨之聲又緊，正是劍拔弩張，氣氛緊張之極的時刻，在那樣的時刻下，何麗君忽然要借唐青雲的佩劍一看，這要求可以說是不合情理到了極點！

陳若愚是何等機警靈活的人，可是在這時候，也不禁呆了一呆，一時之間，想不出該如何應付的好！

而唐青雲一聽得何麗君那樣說，也是陡地一怔，但是緊接着，他心中却突然一動！

他的那柄佩劍，是一柄極其普通的青鋼劍，可以說毫無特異之處。

唐青雲的佩劍，在任何打鐵舖中，化上幾錢銀子，就可以買到一柄的。在他和陳若愚相識以來，陳若愚還不止一次嘲笑他，說他劍術如此精奇，但是佩劍却如此不堪，實是太不相稱了。

每當陳若愚那樣嘲笑他的時候，他總是一笑置之，因爲這柄劍，對他來說，是有特殊意義的。

這柄劍，就是在唐家堡中，他眼看着那高個子刺殺他的同伴，那矮個子同伴所用的那柄劍！

雖然，憑一柄普通的青鋼劍，要找出他的劍主人來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唐青雲還是一直佩着這柄劍，因爲那是他唯一的綫索了！

而如今，何麗君就是要看他那柄劍，那是不是何麗君已認出了這柄劍，有什麽獨特的，值得注意之處？

唐青雲一想到這一點，心頭便突突的亂跳了起來！

他勉力鎭定心神道：「這柄劍極其普通，只怕不值何姑娘法眼一觀。」

何麗君雙眉一揚道：「我看這柄劍絕不普通，還是請借一觀。」

唐青雲手臂一振，「鏘」地一聲，整柄劍皆已出鞘，他劍一出鞘，手臂向下一沉，手腕揚起，劍已脫手向上飛出，唐青雲立時再一伸手，食指和中指，已抓住了劍尖；劍身顫動不已，他將劍柄向着何麗君，緩緩地將劍伸了過去，道：「何姑娘

既然執意要看，請！」

劍柄伸到了何麗君的身前，何麗君皓腕一翻，便已握住了劍柄。

何麗君一握住了劍柄，唐青雲捏住劍尖的手指，便立時鬆了開來。閣中的每一個人，臉上都現出十分詫異的神色，何麗君在那樣的情形下，向人借劍一觀，這本來已是够奇特的了。

而唐青雲却居然答應了，這實在是更加奇特。

這時，在閣中，連侍候席上酒菜的僕厮在內，可以說全是武學的大會家，會武的人，自然也懂得辨別兵刃的好壞。

是以，一時間，人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柄劍上。

但是，每一個人在看到了那柄劍之後，心中便不免更加詫異，因爲那實在是一柄極之普通的青鋼劍，絲毫也沒有什麽出奇之處！

可是，何麗君臉上的神情，却和每一個人都不同，她將那柄劍，橫在胸前，仔細地審視着，她春葱也似的手指，在那柄劍上，緩緩撫過，又伸指在劍上叩着，發出錚錚的聲响來。

剎那間，閣中靜到了極點。

足足過了一盞茶時，何麗君才抬起頭來。

在這時候，唐青雲的心中，也極其緊張。

唐青雲不知道何麗君在看了這柄劍之後，會說出什麽話來。如果何麗君竟認得這柄劍的話，那麽，唐家堡全堡上下，慘遭毒殺的事，也可以有眉目了！

只見何麗君在抬起頭來之後，道：「這柄劍，劍身之中，有七個沙眼，最大的一個，恰在劍身之中，刃口厚薄不平，劍身太重，算不得是好劍。」

唐青雲聽得何麗君講出這幾句話來，心中也不禁暗暗佩服，可見何麗君對兵刃的認識，確有過人之處！他道：「非但不算得是好劍，簡直就可算是廢鐵！」

何麗君突然直視唐青雲，一字一頓道：「這劍你是何處得來的？」

唐青雲又怔了一怔，因爲何麗君的這一句話，問得實在太以蹊蹺了！

這分明是一柄極其普通的的青鋼劍，若不是何麗君已在劍上看出有什麽特別不同之處的話，她又怎會那麽問？而如果她着出了不同之處，那麽說來，她是認得這柄劍的來歷的了？

唐青雲不由自主，吸了一口氣道：「這柄劍極其普通，是在打鐵店買的。」

唐青雲故意如此說，是想看看何麗君的反應如何？

何麗君立時冷笑一聲道：「只怕不是吧，這柄劍大有來歷！」

這時，閣中的人都不由奇怪了起來，因爲何麗君握在手中的那柄劍，實實在在是一柄極其普通的劍，連何麗君自己剛才還在說，劍身之中，有七八個沙眼之多，那麽這柄劍有來何歷？

唐青雲心中更是大奇，他「哦」地一聲道：「我用了此劍多年，一直不知它有什麽來歷，倒要請何姑娘指敎一二！」

何麗君道：「這柄劍，出自温州謝老鐵匠舖中！」

閣中的人都靜了下來，温州出劍，人所皆知，但是幾家著名的鐵劍舖之中，也並無謝老鐵匠其人在內，是以各人望定了何麗君，都覺得十分奇怪。

何麗君續道：「謝老鐵匠以鑄劍爲主，但是心地慈悲，他鑄劍的技術超羣，但是却絕不製太過鋒銳之劍，而且還故意在鑄劍之時，在劍身之中，留下了許多沙眼，若是使劍之人，殺戮太甚，劍身便會斷折！」

唐青雲又深深吸了一口氣，道：「原來何麗君對這柄劍的來歷，知道得如此清楚。」

何麗君的雙眉，微微向上一揚，纖指又在劍身之上，輕輕一彈，發出了「錚」地一聲响來道：「所以，我對你的來歷，也知道一清二楚！」

唐青雲一聽心頭不禁怦怦亂跳起來。一時之間，唐青雲只覺得所有人的目光，都自何麗君的身上轉移到了他的身上，而更令得他強烈地感覺得到的，則是陳若愚的眼光。

陳若愚和唐青雲相識以來，兩人之間，已然可以說結成了生死之交。

但是，唐青雲却始終未曾向陳若愚講起過自己是唐家堡當年慘事中的唯一生還者。

是以，這時一聽得何麗君那樣講，最感興趣的還是陳若愚。

雖然他不明白何以何麗君憑一柄普通青鋼劍，便可以知道唐青雲的來歷，但是他却的確希望知道自己的好友，究竟是什麽身份。

唐青雲在那剎那間，只覺得喉頭發燥，他一開口，聲音也變得乾澀無比道：「何姑娘竟知道我的來歷，不妨說出來，讓大家聽聽！」

他雖然說得還若無其事，可是心中却已緊張到了極點，他準備，若是何麗君一說出他是唐家門的唯一傳人的話，那麽他立時身形倒退，撞開身後的八個武士，和陳若愚一起溜走。

何麗君的一雙妙目，注定在唐青雲的身上，她緩緩地道：「令尊這些年來，爲何匿居不出？」

唐青雲緊張地等何麗君開口，可是他却料不到何麗君會講出那樣的一句話來。

他一聽得何麗君那樣說，陡地一呆，而在那一呆之後，他立時想到，何麗君並不知道自己是唐家門的唯一的傳人！如果她知道的話，她就不會那樣問了，因爲當年唐家堡慘事一發生，天下皆知，她如何說「令尊這些年來匿居不出」那樣的話。

那麽，何麗君這樣問，是什麽意思呢？她究竟在那柄劍上，看出了什麽東西來呢？

唐青雲的心中，亂到了極點，根本理不出一個頭緒來，是以他一時之間，對何麗君的話，並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只是呆呆地站着。

他沒有回答，何麗君却已發出了一連串的冷笑聲來，道：「唐朋友，是我問錯了，不是令尊，是令師，是不是，他現在何處？」

唐青雲的心中更亂了，但是他却也可以肯定一點，那就是何麗君眞的不知道他

的眞正來歷，唐家門中，武功向來只是父子相傳，絕沒有唐家門中的人，去另拜他人爲師之理。所以，何麗君那樣問唐青雲便可以肯定，她決不知道自己是唐門中的人。

然而那一剎間，對唐青雲而言，仍然是沒頭沒腦之極，唐青雲仍是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何麗君又冷笑起來，道：「我想請你帶一句話給令師，這些年來，有一個人一直在找他，不知化了多少心血，就是找不到他，想不到今晚在無意之中，竟得了一絲綫索。」

何麗君一講到這裏，手一鬆，那柄劍「颼」地一聲，便向唐青雲飛了過來！

那柄劍的來勢，十分突兀，唐青雲早已全神貫注，但是當劍氣嗤嗤，長劍向前飛來之際，他也不禁吃了一驚，連忙身子一側，待那柄劍，擦着他的身子飛了過去，這才一伸手，握住了劍柄。

他一握住了劍柄，便覺出何麗君在劍上所蘊的力道十分大，一股大力撞了過來，唐青雲連忙眞氣一沉，穩住了身形，立時手腕一翻，劍尖向前略指了一指，隨即劍尖向下，「唰」地一聲還劍入鞘。

何麗君的面色十分陰冷，半轉過頭去，道：「王爺，讓他們兩人走吧！」

王爺沉着臉，像是決定不了是不是該放他們走，鬼哭神號高完在一旁怪聲怪氣，道：「縱虎容易擒虎難！」

王爺先向高完看了一眼，然後又抬頭向何麗君望了過來。

何麗君立時明白了王爺的意思，她冷笑一聲，道：「王爺放心，這兩個人，不論走到天涯海角，我自信還能找得他們回來。」

陳若愚立時「哈哈」一笑，道：「唐兄弟，看來我們非得東躲西藏不可了！」

陳若愚那樣說，自然是在譏刺何麗君的口氣太大，是以何麗君的面色，更爲陰冷。

王爺沉吟了一下，道：「何姑娘，你要這兩人離去，可有什麼特別用意麼？」

何麗君道：「有！」

她講了一個字，便立時伸手，向唐青雲指了一指，說道：「我要他帶一個口信給他的師父，告訴他，他再也躲不過去的了！」

唐青雲雙眉一揚，他想說，他根本沒有師父，但是，他却覺得這事情，有着許多蹊蹺難解的謎在內，是以他並未出聲。

陳若愚又笑嘻嘻地道：「唐兄弟，你聽到了沒有？只要你答應替何姑娘將這個口信帶到，那我們就可以離開王府了！」

唐青雲自然明白陳若愚那樣說的意思，是要他先離開了王府再說！

唐青雲只停了極短的時間，便道：「好！」

他只是含含糊糊地說了一個「好」字，說他是答應替何麗君帶那個口信自然可以，但是也可以說是另外的一個意思。

何麗君望定了唐青雲，道：「那我們就後會有期了！」

唐青雲也道：「後會有期了！」

他和陳若愚兩人拱了拱手，何麗君忙轉向王爺望去，王爺衣袖一拂，在陳若愚和唐青雲身後的八名武士，立時散開來。

陳若愚向唐青雲一使眼色，兩人身形疾退，便自閣中，退了出去。

他們迅速地掠下樓梯，出了閣門之外，身形幾個起伏，已然疾掠出了王爺府。

當他們才一奔出高閣之際，雨已小了許多，但是在出了王爺府之後，雨却又大了起來，嘩嘩地一片雨聲。

陳若愚和唐青雲兩人，都不說話，冒着雨，向前奔着，一口氣奔到了城垣脚下，陳若愚奔在前面，奔進了一片小小的林子，林子中有一間很破敗的茅屋，他推開了屋門，唐青雲也跟了進來。

天色本就十分黑，到了屋內，更是伸手不見五指，四周圍除了雨聲之外，什麼聲音也沒有，在屋內，只見唐青雲和陳若愚兩人身上的水，不斷滴在地上的一滴滴」一聲。

過了好一會，唐青雲才道：「陳大哥，你爲什麼還不點燈？」

陳若愚却長嘆了一聲道：「點燈又有什麼用？燈光再亮，也只能見到人的顏面，却難以看得到人的心！」

雖然在黑暗之中，但是唐青雲一聽得陳若愚那樣說，臉上也不禁有了一陣熱辣辣的感覺！他知道，陳若愚是在說他，他們兩人相交雖久，但是他的來歷身份，却從來也未曾向陳若愚說起過，反倒是今晚上，何麗君認出了他那柄佩劍！

唐青雲苦笑了一下，道：「陳大哥，你莫怪我，我實在有難以言喩的苦衷！」

陳若愚徐徐地道：「是啊，我並不怪你，但我們不是好朋友麽？既然是好朋友，你有什麼爲難之處，就該向我明明白白，講將出來，我看，我們也該各奔東西了，唐兄弟，你多保重！」

雖然是在黑暗之中，但是唐青雲却也可以看到，陳若愚已向門外走去。

唐青雲實在不願失去陳若愚那樣的一個朋友，他自唐家堡慘事發生之後，一直只是獨來獨往，直到認識了陳若愚，兩人才在一起，在唐青雲的心中，實在也十分珍貴這份友誼！是以，他一看到陳若愚向門口走去，便忙道：「陳大哥留步！」

却不料他不叫，陳若愚還只是慢慢地在向外走着，他一叫，陳若愚身形突然加快，「颼」地向外竄了出去，他人還未出門口劍光一閃，劍已出鞘。

唐青雲一看到這種情形，也心知有異，他連忙身形一轉，轉到了門口。

只見大雨之中，一條黑影，如鬼似魅，正迅速向外，避了開去，陳若愚在那剎間，已向那條黑影，連攻了三劍，在雨光之中，劍影如虹。

這三劍的攻勢，不能算是不凌厲，但是那條黑影向外逸出之勢，實在太快，是以雖然陳若愚那三劍，一劍緊過一劍，但是絕未刺中那條黑影。

陳若愚三劍一出，那條黑影，已然沒入黑暗之中看不見了。

陳若愚也立時轉過身來，唐青雲忙奔了出去，奔到了陳若愚的身邊，叫道：「陳大哥，請回屋中說話！」

陳若愚緩緩還劍入鞘，道：「我走了，唐兄弟，你還要去見令師，帶刀不留人何麗君的口信。」

唐青雲苦笑了起來道：「我根本沒有師父！」

陳若愚望定了唐青雲，雨點大點大點的洒在他的臉上。

雖然在黑暗之中，他雙目看來，仍是閃閃生光，道：「你根本沒有師父，這話從何說起？」

在唐青雲的臉上，也泛起苦澀之極的笑容來，道：「這話自然得從頭說起，陳大哥，請進屋來，我原原本本告訴你。」

陳若愚又呆了半晌，忽然嘆了一聲，雨水順着他的臉向下直淌，以致他一嘆氣，自他的口唇邊，飛起許多水點來，他道：「唐兄弟，我不是逼你說，你若眞有苦衷，不能說的話，我也不會怪你的，不論你有什麼出身，不論你的師父是什麼人，唐兄弟，至少我相信，你決不會是壞人，決不是！」

唐青雲聽得陳若愚那樣說，心中一陣發熱，已忍不住湧出了淚來。

但是他的臉上，一樣也是雨水縱橫，是以也根本分不出他臉上淌的是雨水還是淚水。

他的聲音，有點抽噎，這倒是可以聽得出來的，他道：「陳大哥，我知道，我現在非對你說不可，總不成我將我自己的事只是一個人藏在心中！」

陳若愚和唐青雲兩人對視着，他們兩人，都在對方的眼睛中，看到了一種極其眞誠的眼光，那是他們相識以來，最坦誠地望着對方的一次了。

唐青雲沒有再說什麼，他轉過身緩緩向屋中走去，他知道自己不必再說什麼，陳若愚一定會跟進來的，而陳若愚也果然跟了來。

屋子中比外面更黑，但是雨聲聽來，却沉了起多，唐青雲一張口，臉上的雨水便往他的口中淌，他也顧不得去抹拭，便道：「陳大哥，你可知道冀北唐家堡的唐家門麽？」

陳若愚震了一震道：「知道，唐兄弟，你莫非和唐家門有什麽糾葛？」

唐青雲將藏在他心底最深處的秘密，說了出來道：「陳大哥，我就是世上唐家門唯一的傳人！」

唐青雲這一句話才出口，陳若愚一伸手便按住了他的肩頭，因爲驚詫得過了份，陳若愚的聲音，聽來也十分異樣地道：「你……你在說些什麼？」

唐青雲一字一頓道：「我是唐家門的唯一傳人！」陳若愚吸了一口氣道：「那怎麽會？六年前的慘案，天下無人不知，唐家門兩百餘口，全都叫人給毒殺了，一個也沒有剩下！」

唐青雲只覺得心頭在一陣地絞痛道：「不，還剩下了一個人，那人就是我！」

黑暗之中，靜了下來，只聽得他們兩人，都在喘息着，然後，便是唐青雲用發顫的聲音，將當年發生的事，以及他如何走出了唐家堡，如何這些年來，流落在江湖上等等的事，全都詳詳細細的講述了一遍。

他足足講了半個時辰，雨已經小了許多，但是雨聲仍然不絕。

陳若愚加在唐青雲肩頭上的手，一直未曾縮回去過，這時，反倒更用力了！他道：「唐兄弟，怪不得你的劍法如此超羣，我說什麽也不是你的敵手，却原來那是名馳天下的唐家劍法！」

唐青雲苦笑道：「劍法精奇又有什麽用？我的劍法，不及我大伯他們的兩成，但他們還是慘死了，直到如今一點綫索都沒有！」

陳若愚道：「可是何麗君今晚，却認出了這柄劍來，你不認爲這就是綫索？」

唐青雲在黑暗中，緊蹙着眉，道：「但奇怪的是，她認爲這柄劍，是我師父的，她心目中的我的師父！又是什麽人？」

陳若愚道：「她一定也在找那個人，她認爲那個人是你的師父！」

唐青雲又道：「是的，所以她才放我們走，我想——」

唐青雲講到這裏，陳若愚已恍然道：「她一定跟着我們，剛才那黑影——」陳若愚話未講完，他們兩人，已一起掠到了門外。

雨已止了，烏雲也散開了，月色凄迷，自幾株大樹上，仍不住地向下，在滴着雨水，地上積着好幾汪水，每一汪水中，都映出半個銀白色月亮來。

屋外面靜得出奇，除了雨水順着樹葉，滴滴答答向下落來的聲音之外，什麽聲音也沒有。

唐青雲和陳若愚兩人，互望了一眼，唐青雲沉聲道：「何姑娘，若你就在附近，想必聽到了我剛才對陳大哥所說的那番話？」

陳若愚也道：「何姑娘，你總可以明白，你和唐兄弟是在找同一個人，何不現身相見？」

可是，唐青雲和陳若愚兩人的聲音，悠悠地傳了開去，却是一點反應也沒有。

陳若愚又道：「何姑娘，我們不知道你是爲了什麽要找這柄劍的主人，但如果你肯現身相見，一定對大家都有好處！」

四周圍仍是靜得出奇。

如果附近有人匿藏的話，以唐青雲和陳若愚兩人的武功而論，實是沒有理由不能發現的。

唐青雲又等了半晌，才道：「剛才的黑影可能就是她，她走了！」

陳若愚却搖着頭道：「我想，那只是她派來的人，被我們驚走了，但是，她一定還會跟着我們，唐兄弟，我有一個去處，對你要找的那個人大有帮助！」

唐青雲忙問道：「那裏？」

陳若愚道：「温州謝老鐵匠處，將這柄劍給他看看，他或許可以認得出，當年買這柄劍的是甚麽人！」

唐青雲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你說得是，但如果何麗君——」

陳若愚道：「她不跟我們則已，一跟我們必在暗中行事，她現身也罷，不現身也好，我們總得等見到了謝老匠再說！」

唐青雲緩緩點着頭，他們兩人又緩緩轉了身子，才走進了屋中。

黃昏時分，陳若愚和唐青雲策騎進了一片烏森森的林子裏，歸鴉在林中聒噪着，當馬蹄聲响起的時候，有些已然棲息了的烏鴉，更是亂撲亂飛了起來。

兩騎進了林子之後，停了下來，陳若愚向後望了一眼，他們走過的，通向林子

來的那條迤邐小道十分長，也十分冷清。

陳若愚道：「奇怪，在我們的身後，好像沒有人跟着，一連三天了，若有人跟着，我們不會不知道的！」

唐青雲蹙着眉道：「難道何麗君認定我一定會去告訴我那子虛烏有的師父？」

陳若愚嘆了一聲道：「這個女人，着實難以捉摸得很，你想想看，她投到王府去，又是爲了甚麽？」

唐青雲猛地省起道：「是啊，這幾天來我們一路南來，也經過了不少大地方，這一帶正是巨刦案發生的所在，這幾天倒平靜得很。」

陳若愚道：「那帮巨盜，神出鬼沒，誰知道他們甚麽時候出動——」

陳若愚才講到這裏，突然道：「咦，有人來了！」一陣馬蹄聲，就在那時傳了過來。

馬蹄聲剛一傳過來時，還十分隱約，但已然可以覺出來的馬兒眞不少，而且還正在急馳。

唐青雲挺了挺身子，立時和陳若愚一起下了馬，拉着馬兒一起躲到了大樹之後，他們才躲起來不久，馬蹄聲便越來越清晰了。

他們抬頭向林外看去，只見那條小路上塵頭起處，十餘匹駿馬旋風也似馳了過來，轉眼之間，就馳進了林子，馬上騎的人高矮不一，一律的黑布密扣英雄襖。

他們身邊都帶着長、短、扁、圓的黑布包袱，頭上包着黑布，連臉面都遮住。

那十幾個人，每一個都伏在馬背上，在策馬急馳，當那一羣馬兒在林子之中奔過時，當眞有驚天動地之勢，轉眼之間，馬已馳遠，蹄聲也聽不見了。

陳若愚連忙伏在地上，以耳貼地，一面聽一面說道：「他們向南，奔出林子去了！」

唐青雲神色緊張道：「是他們？」

陳若愚道：「自然是，那還會有疑問麽？」

唐青雲道：「向南奔出林子去，是永安溪，那一帶可有甚麽富戶？」

陳若愚一躍而起，道：「自然是了，永安溪南二十里是曹店莊。」

唐青雲伸手在樹幹上一拍，發出「叭」地一聲，樹皮紛飛，他神情很興奮地道：「陳大哥，今天我們無意之中，跟上這帮劇盜了，他們是到曹店莊去的，莊上的曹相國府，正是一等一的富戶，我們快上馬！」

陳若愚道：「不必那麽急，他們定然是準備在午夜行事，我們一路追上去，却不必用馬，否則，反倒被他們發現了。」

唐青雲點了點頭，兩人一起將馬趕開，身形掠起，便向前掠了出去。

天色早已黑了，林子中十分黑暗，唐青雲和陳若愚竄出了林子，不一會，便來到一條水流湍急，約有兩丈來寬的溪水之旁。湍急的溪水，在月光之下，閃着銀光，兩人涉着溪水，到了對岸，陳若愚又蹲下身來察看了半晌道：「蹄痕水漬全在，他們過了溪水，順着溪水馳去的！」

唐青雲道：「若他們準備夜半行事，現在就趕去，未免太早！」

陳若愚道：「我想，他們在曹店莊，一定早有接應的了，這一次我們總算跟上他們了，千萬不能再讓他們溜掉，好歹得留幾個活口！」

唐青雲望着陳若愚道：「陳大哥，聽你的口氣，倒像是做公的捕頭！」

陳若愚立時轉過頭去，神色略略一變，他並沒有回答唐青雲的話，已向前奔了開去。

兩人順着溪水奔出了八九里，只見前面隱隱約約，像是一座村子。兩人向前的去勢，立時慢了下來，等到他們來到了村子近處時，躲在一株樹後向前看去。

只見月色之下，那村子的十幾幢房屋，全都東倒西歪，只剩下斷壁殘垣，早已沒有人居住了。

兩人向前看了一會，村中像是一點動靜也沒有，唐青雲低聲道：「這村中沒有人！」

陳若憂「嗯」地一聲，自樹後閃身出來，兩人又一起向前走了過去。

他們走進了村子，村子中的房屋全都被毀不堪，在月色下看來更是蒼凉得可以，他們先是慢慢地走着，但經過了一半，還沒有甚麽動靜，兩人的去勢，一起快了起來，轉眼之間，已可以掠出村子去了。

可是，也就在他們將要奔出村子，已到了村子盡頭處最後的兩幢房屋前面時，自他們的身後，突然傳來了「啪」地一聲響。

一聽那「啪」地一聲，唐青雲待轉過身去看，可是陳若愚急道：「快臥下！」

他一面說，一面自己身子已打橫倒了下去，在他身子倒下之際，雙腿一絞，正好踢在唐青雲的腿彎之上，唐青雲一個站不穩，身子也向前仆了下去。

也就在那一刹間，只聽得「嗤嗤」之聲不絕於耳，一大蓬棗核釘已電射而至。

那一大蓬棗核釘，最低的離地面只不過兩尺許，若不是他們兩人伏得快，一定已被那蓬棗核釘射中了！唐青雲和陳若愚兩人，一個向左，一個向右，迅速地滾了開去，才一滾開，便手臂振動，將劍拔出鞘來。

他們各自滾到了斷壁脚前，一躍而起，這時候，他們都知道這個廢村子之上，表面看來，像是寧靜無匹，但實際上那伙劇盜却正是在此歇脚！

劇盜人多，他們只有兩個人，以少敵多，自然得先以背靠住了牆再說，是以他們不約而同，一躍起身來之後，立時各自靠牆而立。

却不料他們兩人，才一隔着那條村子的大街，靠牆站定，唐青雲的身後，陡地一震，緊接着，便是「轟」地一聲響，那堵牆倒了下來。

唐青雲猝不及防，大塊大塊的碎磚，已有好幾塊砸中了他，唐青雲也顧不得躲避，反手一劍刺了出去。

他一劍才刺出，便是「嗆」地一聲響，一股大力蕩了過來，撞在他劍上。

那一撞的力道十分大，震得唐青雲的虎口隱隱發痲，唐青雲吃了一驚，一面疾轉過身來，一面急叫道：「陳大哥！」

可是，他却未曾聽到陳若愚的回答，他轉過身來之後，只見一個黑衣蒙面人，揚起一隻老大的鐵鎚，又已向他當頭砸了

下來！

唐青雲身形陡地向旁一閃，避開了那一鎚，長劍倏地反刺而出。

他根本不必轉過身來觀看，只憑自己手上的感覺，便可以知道自己已經刺中了那使鎚的黑衣人！他還未及拔回劍來，眼前人影連閃，又是一柄單刀，一支判官筆，疾攻了過來。

唐青雲倏地振臂，收劍，手臂一圈，「嗆嗆」兩聲響，將那件兵刃，一起蕩了開去。

那兩個黑衣人一攻不中，立時後退，唐青雲如何肯放過他們，身形微矮，連人帶劍一起向前竄了出去，「嗆」地一聲響，劍又刺進了那使單刀的黑衣人的後心，就在那刹間，他又叫了聲：「陳大哥！」

可是，他仍然未曾得到回答！

他非但未曾得到回答，而且，除了他這裏在和人動手之外，他也聽不到就在近處，有人動手吆喝，或是兵刃相擊之聲。

唐青雲的心中，不禁一陣發涼！

他知道，陳若愚一定出事了！他也不再去追那使判官筆的黑衣人，身子突然倒翻而出，翻過了斷牆，他想到對街去察看一下陳若愚究竟如何了。

然而，他的身子才一翻過了斷牆，還未曾落地，斷牆附近的牆頭上，突然飛下了四個人來，那四個人張着一張丈許見方的熟牛皮，向唐青雲兜頭罩了下來。

唐青雲身在半空之中，百忙間，「颼」地刺出了一劍，他那一劍，將那幅牛皮，穿了一個孔，可是，却未能阻止牛皮罩下來的勢子，牛皮立時將他罩住，他落地之後，也站立不穩，一跤跌在地上。

那四個抓住牛皮一角的人，一落地之後，立時雙足在地上用力踏着，唐青雲在牛皮之內，連挺了兩挺，却是難以掙扎得起來。

而在斷牆之後，又湧出了七八個人來，各自手中持着木楔向牛皮邊緣的孔中，伸掌將那幅牛皮，牢牢地釘在地上。

唐青雲被牛皮罩住，他已經知道，爲甚麽自己在牆一倒下時，出聲叫陳若愚，陳若愚未曾回答自己了，一定是在牆被鐵鎚打塌之際，陳若愚便和他一樣，被牛皮罩住了！

唐青雲被罩在牛皮之中，無法挺身站起，但是他的劍，却已刺穿牛皮，他手腕用力向旁移去，「嗤嗤」連聲，劍已將牛皮割開了尺許。

但是也就在此際，呼呼連聲，一條軟鞭，飛了過來，却已將劍身纏了個結實。

唐青雲覺出手上一緊，已知道長劍被人用軟兵刃纏住，若是旁的兵刃，唐青雲還不怕失去，但是這柄長劍，却是當年唐家堡慘案，兇手留下的唯一綫索，他已經知道了這柄長劍的出處，是說甚麽也不能失去的！

是以他硬生生地一縮手，將那柄劍縮了回來，他既不敢伸劍出去，又不能從那尺許長的裂縫中，探頭出去，一時之間，一點辦法也沒有。而就在那一刹間，他聽到一陣紛沓的脚步聲，接着，便又是一陣急驟的馬蹄聲，那陣馬蹄聲，却是越傳越遠，再接着，便甚麽都靜了下來。

唐青雲的心中，實是疑惑之極！

因爲，從那陣馬蹄聲聽來，像是那伙劇盜已經遠遠離去了！

然而，那伙劇盜既然已經離去，如何會將他留在那幅牛皮之下。

牛皮雖韌，他手中的長劍，也說不上是鋒利無匹的利劍，但如果四週圍沒有人的話，他要逃出去，也還不是什麽難事！

唐青雲心頭怦怦跳着，他又傾聽了一會，實在聽不出什麽動靜來，他慢慢地在牛皮的裂縫中，伸出劍尖來，然後，在猝然之間，手腕一用勁，「嗤嗤」兩聲響，劍鋒已在牛皮之上，割了一個十字，手在地上一按，已經自牛皮之中直竄了出來。

他一出了牛皮，身在半空之中，便挽了一個劍花，罩住了全身又落了下來。

當他落了下來時，四周圍仍然是一片寂靜，可是却也不是一個人也沒有。

就在他前面，兩丈遠近處，一幅斷牆之上，坐着一個人，那人背對着他，從背影看來，極其窈窕，像是一個女子，唐青雲怔了一怔，劍尖已立時對住了那女子的背部，可是他却沒有走過去，他只是沉聲喝道：「什麽人？」

他問出了那一聲，一塊烏雲移了開去，月光洒了下來，唐青雲看得清清楚楚，那女子穿着一身淺黃色衣衫，秀髮如雲。

那背影唐青雲已覺得十分眼熟。

而就在此際，那女子已緩緩轉過身來，她並沒有站起來，雪亮的雙刀，已然出鞘，正擱在她的雙膝之上，她正是刀不留人何麗君！

何麗君美麗的臉上，罩着一股煞氣。

所有的人全走了，何麗君却反倒在此坐着，這實在使唐青雲莫名其妙，不知道究竟會發生了一些什麽事情！他吸了一口氣，道：「是妳？」

何麗君道：「自然是我，你忘了，我叫你帶口訊給你的師父麽？何以你還不帶到！」

唐青雲的心中，迅速地轉念着，但是他却也迅速地下定決心，不論如何，現在是向何麗君表明自己身份的適當時候了！

他緩緩地向前走去，道：「何姑娘，我想你弄錯了，我根本沒有師父！」

何麗君臉上的煞氣更甚，在月色下看來，就像是在她的臉上，罩着一重嚴霜一樣，她冷冷地問道：「那麽，你這柄劍是那裏來的？」

唐青雲立時道：「何姑娘，你能否告訴我，這柄劍是什麽人的？」

何麗君霍地站起來，雙眉一揚道：「我在問你，你若是不說，那姓陳的糟老頭子，可就性命難保！」

唐青雲大吃一驚，道：「陳大哥，他——怎麽了？」

何麗君道：「和你一樣，被罩在牛皮之下，你以爲你那麽容易逃出來麽？若不是我，你還不是一樣？」

唐青雲更是吃驚，道：「那麽，你……你和這帮劇盜，却是什麽關係？」

何麗君冷冷地道：「是我帶他們出來的。」

唐青雲陡地呆了一呆，可是他却是呆了極短的時間，身形一矮，一劍已向前刺出。

何麗君還手極快，雙刀立時向前架來

，「錚」地一聲，將劍架住！

唐家門的劍法何等精奇，別家的劍術，只是攻、守，但是唐家門的精奇劍法，卻還擅破各種兵刃，唐青雲的長劍，一被架住，立時手臂一縮，將劍縮了回來，但是一縮之後，又立時向前刺出。

他長劍在一縮一伸之際，只不過是極短的時間，當眞是捷逾閃電，而這一招，在唐家劍法之中，招名便是「電擊枯樹」，以自己快疾之極的動作，來襲擊對方，將對方當作枯樹一樣，一動不動，等候進攻。

但是，由於這一招出劍實在太快，只要在那電光石火的一剎間，對方來不及還手的話，那麽就如同枯木一樣，絕無還手的餘地了。

唐青雲使這一招「電擊枯樹」，使得巧妙之極，劍光一閃間，劍尖已來到了何麗君的胸前，只不過寸許遠近處了。

何麗君的面色陡地一變，身子陡地向後滑了出去。

她一向後滑出了兩尺許，唐青雲那一劍的劍勢已近，卻刺不中何麗君了。

但是他的劍尖到處，「嗤」地一聲響，還是在何麗君的胸前衣服上，劃出了一道小小的口子。

何麗君在避開了唐青雲的那一擊之後，動作實在快得出奇，唐青雲一劍的劍勢使盡，並未曾刺中何麗君，已知道何麗君必然會反攻的了。是以他連忙又縮回了劍來。可是，就在他廻臂撤劍之時，何麗君一聲嬌叱，雙刀疾砍而下！

何麗君的雙刀，來勢如此之快，唐青雲只覺得像是在剎那之間，眼前亮起了兩道匹練也似的精光。這雙刀的來勢，比諸他剛才那招「電擊枯樹」，可以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急切之間，唐青雲沒有別的辦法可想，只得陡地一橫劍，「錚錚」兩聲響，刀劍相交，硬生生架住了何麗君雙刀的來勢。唐青雲雖然暫時架住了何麗君的雙刀，可是這樣一來，他唐家門劍法的精巧靈敏之感，卻也全無發揮的餘地了！

緊隨着那錚錚兩聲響，何麗君雙刀，左右一分，刀風颼颼，一左一右，已然削向他的腰際。這兩招更是險到了極點。本來，何麗君的雙刀一分，唐青雲的長劍便可趁隙進攻的。

但是何麗君的雙刀本來就壓在劍上，她雙刀變招之後的攻勢，又是自上而下攻來，是以在攻出之前，雙刀先在劍上，陡地一壓，將長劍壓得向下沉了一沉。

長劍一沉，再向上揚起，自然只要極短的時間就可以了，但是那一剎那的時間，在高手過招時，卻起着決定性的作用！

何麗君居然敢行此險着，在那樣的情形下攻向唐青雲，就是因爲她知道有了這一點點時間上的差別，她自己的雙刀，必然可以趕在唐青雲長劍攻勢之前的緣故。

如果唐青雲眞要在那樣的情形之下攻向何麗君，那麽，不等他的長劍攻到何麗君的面門，何麗君的雙刀，必然已砍中他的雙腿了！

他們兩人，這時近身搏擊，每一招都可以說是險到了極點，唐青雲在手中的長劍向下一沉之際，便知道自己是決不能搶攻的了！

是以，何麗君的雙刀才一劃下，他立時一擰腰，身子一轉，斜刺裏「騰」地向外竄出了一步。

他斜身廻避，身子才一擰開，「叮」地一聲響，何麗君雙刀的刀尖已碰在一起，當眞是間不容髮！

唐青雲身子一擰之時，長劍斜擺了過來，還想趁隙進攻，但是何麗君雙刀的刀尖一碰之後，雙刀便突然一起，向前搠了過來。

情理理智釋嬌嬈

兩柄刀迸在一起，向前疾刺了過來，勢子銳不可當，唐青雲一上來就被人制了先機，自然難以還手，只得後退了出去。

而唐青雲一退，何麗君的攻勢更是凌厲，雙刀如同雪花飄舞一樣，在電光火石之間，連攻了五招之多，何麗君每攻一招，唐青雲便後退一步，在退了五步之後，已到了一堵牆前，再無退路了。

而在那時候，何麗君的攻勢，卻絲毫不減，唐青雲一退到了背貼牆時，何麗君雙刀左右略分，齊向唐青雲的胸前搠到！

唐青雲一聲大喝道：「好刀法！」

隨着那一聲大喝，唐青雲的身形向上疾拔了起來，他才一拔起，「唰唰」兩聲，何麗君的雙刀一齊砍進了牆中。

就在那電光火石的一剎那，唐青雲的身形，倏起倏落，已落在何麗君的背後。

當剛才何麗君刀發如電之際，唐青雲手中的長劍，有等於無。

唐青雲除了不斷退避之外，簡直連還手的機會都沒有。但是一等到他落到了何麗君的背後，情形便大不相同了，他略一招手，劍尖便已抵在何麗君的後心之上。

何麗君的身形，震動了一下，便凝立不動。在那樣的情形之下，她的武功再高也是不能夠妄動了！

因爲何麗君的後心已被唐青雲的劍尖抵住，唐青雲只消手腕向前略送，便可以直刺她的心臟要害，她如何還能夠亂動？

在那一剎間，唐青雲雖然在何麗君的身後，但是也可以看得出，何麗君的面色白得驚人。

以唐青雲和何麗君兩人的武功而論，究竟是誰高誰下，也很難分得出來，唐青雲這時，自然已佔了絕對的上風，但如果不是他退到牆前，忽然倏起倏落，利用地形，制了先機的話，他是不是能一直避過何麗君如此急驟的雙刀，還眞難說得很！

唐青雲緊緊握住了劍，吸了一口氣道：「何姑娘，多有得罪！」

何麗君非但身形凝立不動，而且，也是一聲不出。

唐青雲又道：「何姑娘，我想，現在是你應該回答我問題的時候了！」

何麗君仍然不出聲，唐青雲自她的身後看過去，也可以看到她胸脯在不斷起伏着，顯然她是在急速地喘着氣。

唐青雲的心中忽然產生了一種異樣的感覺，連他自己也難以明白何以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下，他竟會有這樣心情的。

他看到何麗君煞白的半邊臉頰，白得幾乎是透明的，那使他的心中，生出了一股極度憐惜之感，以致幾乎鬆開劍，向後退去！

他立時咬了咬牙，當然，他手中的劍，並沒有鬆了開去，他又沉聲道：「陳大哥，怎麽了？」

何麗君直到這時，才冷笑了一下道：「我想他很好，他比我現在要好得多！」

唐青雲一聽，心中便放下了許多，他還不曾問第二個問題，何麗君忽然又笑了起來道：「你心中一定有許多許多問題要問我，但是你什麽也不問，只問陳若愚，可知你對他關心得很！」

唐青雲說道：「是的，他是我的好朋友。」

何麗君又冷冷地道：「可是，一直未曾聽過江湖上人說起過，唐家門的人和外人有什麽交情！」

在陡然之間，聽得自何麗君口中，講出了「唐家門」三個字來，唐青雲的心頭不禁大爲震動，身子也不由自主震動了一下。

就在那電光火石的一剎間，何麗君的身子已向前疾掩了出去，先是她雙刀，一起插進了牆中，接着是「轟」地一聲，那堵牆已被撞倒，而何麗君也在磚石泥土之中，向前疾衝了出去。

唐青雲急忙想出劍時，却已慢了一步。他一見已慢了一步，便不再出劍，身形向後，疾退了出去。

他才一後退，何麗君已仗着雙刀，又從斷牆之中疾衝了出來。

看她疾衝出來那股勢子，她像是一衝出之後，就待發招，然而她衝出之後，一看到唐青雲已經後退，她也立時站定。

她的雙刀，交叉着在胸前，刀上寒森森的光芒，映着她蒼白的臉色，她的臉色雖然蒼白　但是她臉上的神情，却是很得意。

她的嘴角向上翹着道：「怎麽，你是唐家堡的人，我沒有說錯吧！」

唐青雲的心中在那剎間，簡直是亂到了極點，但是他還是立即鎭定了下來，緩緩地吸了一口氣道：「是的，何姑娘，我剛才就想向你說明這一點了！」

何麗君雙眉向上一揚道：「是麽？」

看何麗君的神氣，像是她並不相信唐青雲的話，但是唐青雲也不解釋，他只是仍然以很平靜的聲音道：「所以，你弄錯了，我沒有師父！」

何麗君並沒有立時出聲，她只是用一雙又深又黑的眼睛，望定了唐青雲，過了好一會道：「唐家堡的人全死完了，何以你沒有死？每年八月中秋，唐家門的人全在堡中，無人外出，你何以可以不死？」

唐青雲和何麗君是處在敵對地位的，他們之間的誤會，或者可以解釋得清，但是陳若愚却已落在那伙劇盜手中，而那股劇盜又是何麗君帶來的，他們之間，可以說是絕對沒有妥協的餘地！

但是，何麗君那雙又深又黑的眸子，又令唐青雲的心頭，產生了一種異樣的感覺！

他呆了一會才道：「你好像對唐家堡的慘事，知道得很詳細！」

何麗君一聲冷笑道：「自然！」

唐青雲的聲音，在焦切之間，還帶着相當程度的平和，那語氣簡直不像是在對一個敵人說話。

他問道：「這些年來，我不知用盡了多少心機，在查當年下毒手的人是誰，但一點頭緒也沒有，何姑娘若是知情，可否見告一二？」

何麗君仍然望着唐青雲，但是她的目光却變得十分陰冷。

她說道：「那下手的兩個人，我全知道！」

一聽得何麗君說出「兩個人」來，唐青雲的心頭，更是怦怦亂跳起來。

因爲，他看到的正是兩個人，那一高一矮的兩個人！

他立時問道：「那兩人是誰？」

何麗君的雙眉，略蹙了蹙道：「奇怪得很，這兩個人，自從唐家堡的慘事發生之後，就像是突然消失一樣，再也找不到他們了。」

唐青雲的氣息不由自主地急促起來，道：「他們是誰？究竟是誰？」

何麗君冷笑着道：「現在又沒有人用劍尖指住我的背心，我爲什麽要說？」

唐青雲一聽，不禁苦笑了起來。

就在唐青雲苦笑時，唐青雲看見何麗君身後，突然有精光一閃，唐青雲就站在何麗君對面，也看得很清楚，那精光一閃，是一件極其鋒銳的兵刃，在黑夜之中的反光。

唐青雲立時道：「何姑娘，你身後有人！」

唐青雲那一句話說出口，連他自己心中也覺得疑惑了起來，疑惑自己何以要如此提醒何麗君。

他和何麗君是完全處在敵對地位的，在何麗君身後，突然有人出來，對唐青雲而言，乃是大大有利的事情，他爲什麽要提醒她？

唐青雲的心中，在那剎間又感到了一陣迷惘，而在那時，何麗君的口角泛起了冷笑，顯然她根本不相信唐青雲的話。

然而，那只是極短時間內的事，唐青雲的那句話才出口，在何麗君身後草叢中的那股精光陡地暴張，只見一條人影飛撲而出，精光直指向何麗君的背後！那是有人突然自何麗君身後攻出了一劍！

雖然那在草叢中疾撲而出的人，身形快到了極點，但是唐青雲在那一瞬間，還是看清楚了，那疾撲而出的，不是別人，正是陳若愚！

陳若愚矮小的身形佝僂着，他的全身都彈了起來，劍尖直指何麗君的背心。

等到陳若愚的身形疾彈而起之際，何麗君也已然覺察了，可是陳若愚的來勢極快，劍尖倏地已指到離何麗君的背後，只離尺許處，何麗君却是無法轉過身來應敵，她雙刀一齊反手向後迎去，一面身形倏地向前，疾衝了過來。

何麗君的雙刀才一向後迎出，「錚」地一聲響，便將陳若愚的長劍架了一架。

那時何麗君的身形向前衝來，她雙刀在後，胸口毫無掩擋，而唐青雲就在她的面前，在那樣的情形下，唐青雲只消一出劍，定然可以刺中何麗君的。

當何麗君向前衝來時的情形，他也並不是不知道這一點。

陳若愚的長劍一被何麗君架開，他也

看到唐青雲就在何麗君的面前，形勢大好，是以他立時發出了一聲長嘯，道：「唐兄弟，快下手！」

唐青雲如何看不出自己此際，只消一出劍，何麗君實是萬萬躲不過去？可是，隨着陳若愚的這一叫，他長劍一橫，身子却倏地向後退了開去，並不出劍！

他們三下裏的勢子，何等快疾，唐青雲才向後一退，何麗君的臉上，現出了一絲驚訝的神情來，身形飄忽，捲起一股勁風，「呼」地一聲，已在唐青雲的身邊，疾掠了過去。

而在那一剎間，陳若愚在何麗君的身後，連發了三劍，但是由於何麗君向前的去勢實在太快，是以那三劍盡皆刺空。

而在陳若愚的三劍過後，何麗君身形掠起，已經落在馬背之上，一抖鞭繩，靜寂的黑夜之中，陡地响起了一陣馬蹄聲，馬兒已經馳遠了。

陳若愚趕到了唐青雲的身前，唐青雲還是呆呆地站着，陳若愚一頓足，大聲道：「唐兄弟，剛才那麽好的機會，你何以不出劍？」

唐青雲自己心中也亂到了極點，他也說不上來，爲什麽他剛才不出劍，他只是苦笑了一下，答非所問道：「她……她知道當年在唐家堡下毒手的是什麽人！」

陳若愚滿面怒容，陡地一聲大喝。

那一聲大喝，簡直如同半空之中，突然响起一個霹靂一樣，將唐青雲嚇了老大一跳，連忙向陳若愚望去，却見陳若愚面色鐵青，目光烱烱，望定了自己。

唐青雲自從和陳若愚認識以來，從來也未曾看到陳若愚的神色如此嚴厲的，他不禁呆了呆道：「陳大哥，你怎麽啦？」

陳若愚語言鏗鏘，道：「我在問你，你怎麽啦，剛才那麽好的機會，你爲什麽不出劍！」

唐青雲支吾道：「剛才你……突施偷襲，若是……我再趁隙進攻的話……未免不够光采。」

陳若愚仍望着唐青雲，又過了半晌，才道：「唐兄弟，你可得自己小心！」他講完了這句，轉過身，向外便走。

唐青雲忙張口待要叫他，却見遠處突然閃起了一片火光，那片火光映得半邊天都成了紅色，可知火勢實是熾烈之極！

陳若愚本來是在向前走着的，但是火光一起，他却也停了下來。

他望着熊熊的火光道：「他們已得手了，唐兄弟，可是你却放走了盜魁！」

唐青雲的心中極其難過道：「陳大哥，我們去找她！我們找得到她的！現在事情已經很明白了，那夥神出鬼沒的劇盜，就是桂王爺蓄養着的武林高手，我們是可以找到她的。」

陳若愚緩緩地道：「找到了她又有何用？剛才你還不是沒有出劍？」

唐青雲沉聲道：「陳大哥，剛才我要是出劍的話，一劍將她刺死，當年在唐家堡中下毒的是什麽人，也就永遠無法查究了！」

陳若愚嘆了一聲道：「唐兄弟，我不是怪你，但是我却看出，你對何麗君，多少有點異樣，你似乎不將她當作是你的敵人！」

唐青雲一聽，臉上現出了極其苦澀的笑容來。

他的心情，極其繚亂紛杳，那種繚亂，使他根本難以理得出一個頭緒來。他呆了半晌，才道：「陳大哥，他們已得了手，總得回桂王爺府去，我們就在這裏截他們，不怕不得手。」

陳若愚道：「以我們兩人之力，只怕不能！」

唐青雲又苦笑了一下，陳若愚道：「我失手爲他們所擒，若不是我練過縮骨神功，也不能僥倖逃出來，照我看，我們不必在此截他們，何麗君現在雖然離去，然而她一定會來找你的。」

唐青雲感到了一陣惘然道：「她……找我作甚？」

陳若愚道：「她也想知道當年在唐家堡下毒的那人的下落！」

唐青雲呆了一呆道：「她，她找那兩個人作甚？」

陳若愚搖頭道：「那我也不知道，然而你見到她之後，一定可以知道的。」

這時，遠方的大火，越燒越是熾烈，而且，又隱隱有一陣極其急驟的馬蹄聲傳了過來。陳若愚的聲音極其急促道：「他們回來了，我們暫且避一避。」

唐青雲只覺得自己的心中，亂到了極點，他答非所問道：「陳大哥，你剛才責怪我不出劍，是你的心中認定了她不是好人？」

急驟的馬蹄聲越來越近，陳若愚望着唐青雲，嘆了一聲道：「你說呢？」

唐青雲張大了口，神情十分迷惘，像是不知該如何說才好。

而那一陣陣的馬蹄聲，却眞來得快疾之極，就在唐青雲對陳若愚的問題無詞以對之際，只見兩匹駿馬，已經疾衝過來。

那兩匹駿馬之上，騎着兩個蒙面人，在馬鞍子的兩旁都掛着包裹。

從馬蹄揚起的塵土看來，一定十分沉重。

那兩騎旋風也似衝了過來，就在唐青雲和陳若愚兩人身前不遠處疾捲了過去。

唐青雲一聲大喝，「嗖」地向其中一人發了一劍！

可是那匹駿馬的去勢太快，唐青雲一劍刺出，出劍雖快，馬已向前衝出了數尺，還是一劍刺了個空。

唐青雲手腕一沉，劍尖在馬背之上劃過。

那馬兒受了傷，去勢越發快了，轉眼之前，便已衝進了黑暗之中。

而在唐青雲刺出那一劍之時，陳若愚却攻向另一騎，只見他左手一探，抓住了正在疾馳而揚起來的馬尾。

緊接着他整個人像是風箏也似，向上飄了起來。

唐青雲向他看去，只見他身形飄了起來之後，在半空之中，翻了一翻，已落在馬背之上，馬背上的那黑衣人一反手，像是一柄七首向陳若愚刺來。

而陳若愚的出手也十分快，一伸手抓住了那黑衣人的手腕，右手一翻，一掌擊在那黑衣人的背上，令到那黑衣人的身子幌了一幌。

在陳若愚躍上馬背之後，那匹健馬仍然在向前急馳，轉眼之間，便也沒入了黑暗之中，不知道陳若愚和那黑衣人搏擊的結果究竟如何了。

唐青雲略呆了一呆，正待向前趕去時，又是七八匹駿馬疾風也似掠了過來，馬蹄敲在青石板鋪成的街道上，發出了一陣驟雹也似的聲响來，唐青雲急忙轉過身來時，已有兩匹駿馬，並轡來到了他的前面，只不過五六尺處了。那兩匹駿馬的來勢，極其迅疾，令得唐青雲在急切之間根本無法攻擊！

他只得身子一挺，陡地向後翻了出去。他才向後翻出，四五匹馬已一起衝了過來，勢子銳不可當。

唐青雲一落地之後，只得身形在地上亂滾，滾進了一間破屋之中，疾躍而起。

他雖然未被那些疾馳而來的馬匹撞倒，但等他站起身來之後，那七八匹健馬，也早已旋風也似，捲向前去了。

唐青雲深深吸了一口氣，他知道那一批劇盜，不止十一二人，已過去了一些，還會再有人來，他從破屋中掠了出來，貼牆而立。

這時，遠處的火光更烈了，映得半邊天成了通紅，在這條廢村中，也受了火光的影响，而飛舞着許多看來詭異之極的影子。

唐青雲聽到遠處有銅鑼聲、喧嘩聲，隱隱傳了過來，那自然是附近村莊的人發現了大火，大家都趕着前來救火來了。

唐青雲貼牆站着，默默不出一聲。

唐青雲等了一盞茶時，又看到黑暗之中，像是猝然冒出來一樣，十七八騎，又以十分勁疾的勢子，向前衝了過來。

那十來騎的來勢，實在太疾，唐青雲一着到對方來勢如此之盛，一時之間不知如何出手才好，而就在他略呆一呆之際，已有七八騎在他的身邊捲了過去。

唐青雲實在不能再呆了，因爲再呆下去的話，那十來騎又要馳遠了！

他陡地雙足一點，眞氣一提，身子疾拔而起，身在半空，長劍向一個黑衣人疾刺而出。

那黑衣人的武功，看來也十分高超，他正在馬鞍上控韁疾馳，唐青雲的那一劍，又來得如此之突然，但是他還是在馬鞍上陡地一伏身，避開了唐青雲的那一劍，唐青雲一劍過處，只不過將他的頭髮，削下了一大片來。

唐青雲身形一沉，落了下來，落在馬股之上，可是那馬兒正在疾馳之中，唐青雲一落到馬股上，馬兒的後腿掀了起來，唐青雲連穩住身形的機會也沒有，身子便又被彈上了半空之中。

他身子才一到了半空之中，便聽得「嗤嗤嗤」三下响，三枚鐵彈子，自後面的馬背上向他射來，唐青雲眼明手快，急揮長劍去格擋！

只聽得「錚錚」兩聲响，他格開了兩枚鐵彈子，但是還有一枚，却是後發先至，「噗」地一聲，射中了他的肩頭，唐青雲只覺眉頭上一陣劇痛，身子自半空之中，直翻了下來。

他才一跌落在街上，不知有多少馬蹄，一起向他的身上踏了下來。

唐青雲忍着痛，身子向旁疾滾開去。

他避開了那些馬蹄，翻身站了起來，伸手在肩頭拍出陷進了肉內的鐵彈子，咬着牙，向前看去，心中不禁暗叫了一聲慚愧！

原來他剛才雖然突施偷襲，但是却也未能得手，反倒捱了一彈子，還差點被馬蹄踏死，而那十七八騎却早已馳遠了。

唐青雲的肩頭上雖然疼痛，但是那皮肉之傷，却也無關緊要，他只是略呆了一呆，便向前疾奔了出去。

他要去追那夥劇盜，那怕是直追到桂王爺的府中，他也要追到他們！

唐青雲一直向前奔着，遠處的火光閃耀着、飛騰着，映得他的身子出現一個淡淡的影子。

但當他越奔越遠之後，遠處掩映的火光已看不見了，只有當他停下身，轉過頭來時，還可以看到天上泛着一重異樣的死紅色。

他奔過一道山溪，他可以肯定那些劇盜是涉過了這道山溪的，他又越過了一座林子。

當唐青雲越過林子之際，林中飛鳥在振翅鳴叫，那當然是才疾馳過去的馬蹄聲將牠們驚動的。

等到唐青雲穿出了那座林子之後，他不禁呆了一呆。

天大概已快亮了，眼前突然泛起了一片白茫茫的濃霧，來得如此突然，如此迅疾，他出了林子之後，才不過奔出了兩三丈，便已整個人都陷在白茫茫的濃霧之中了！

他無法再提氣向前奔去，因爲他根本看不到兩步開外的東西，濃霧在他的面前滾來滾去，像是一大團一大團棉絮一樣。

唐青雲揮動長劍，向前唰唰唰連攻了三劍，劍氣過處，濃霧一起散了開來，但是他劍勢未盡，濃霧却又闔攏，唐青雲仍然無法看清眼前的物事。

他只好慢慢地向前走着，霧越來越濃，他甚至連自己落腳在什麽地方，也看不到了。

當他低頭看去時，他只能看到自己的膝蓋，膝蓋以下，便是白茫茫的一片，看來倒像是他根本沒有雙腳，只是在霧中凌虛飛行一樣。

唐青雲慢慢向前走着，又過了兩盞茶時，他突然聽到了一下馬嘶聲，但是，那一下馬嘶聲才發到一半，就陡地停止，像是被人陡地制住了一樣。

唐青雲心中一動，他立時伏了下來，將耳朵貼在潮濕的土地上，他立時聽到了一陣馬蹄踢動的聲音，顯然是有很多馬匹，在濃霧之中顯得十分不安。

唐青雲自信沒有走錯方向，那麽這裏，是他和陳若愚兩人曾經經過的地方，那一帶，全是十分荒涼的山頭，如何會突然有了那麽多馬匹？

唐青雲幾乎立即想到，那夥劇盜，是在這裏歇足！

唐青雲也立時想到另外兩個問題：陳若愚是不是在這裏？何麗君是不是也在？

唐青雲慢慢地向前走去，霧仍然十分濃，唐青雲將脚步放得十分輕，他平平地向前伸着劍，突然之間，「錚」地一聲响，他向前伸出的長劍，劍尖劃在擋在他前

面的一塊大石之上。

在如此寂靜的境地之中，忽然傳來「錚」地一聲響，連唐青雲自己也不禁嚇了一跳，他連忙縮回了劍來，可是就在他縮回劍來的那一剎間，一柄尖矛，突然從濃霧之中刺出，直刺他的面門。

唐青雲這一驚非同小可，他身形立時一矮，反手一劍，向前削了出去。

唐青雲根本看不到那持矛向他攻來的是何等樣人，但是他在避開的那一矛，向前發出一劍時，方位却認得十分之準，正是削向對方的手腕的。

他劍勢才一緊，便聽得濃霧之中，傳來了一下怪叫聲。

接着，便是一個人向後退出之聲，和那柄尖矛嗆啷啷落地之聲。

唐青雲一劍得手，身子立時一閃，閃到了那塊大石之旁站定。

他剛一閃出，「嗤嗤」兩聲響，兩柄長劍，又從濃霧之中，刺了出來，刺向他剛才站立的地方，唐青雲已經閃身開去，那兩劍自然刺空。

而那兩劍陡地刺空，立時又縮了回去，一伸一縮之間，快疾無比，霧又那麼濃，連劍也看不到，別說想看清使劍的是什麼人了，那情景實在是詭異之極。

唐青雲靠着大石站着，連氣也不敢透，緊接着又是幾顆鐵彈子，「颼颼」地射了過來，其中有一顆，正射在唐青雲身邊的大石上，發出了「叭」地一聲響。

唐青雲身形一閃，閃到了石後，他知道他看不見敵人，敵人自然也看不見他，暫時他倒是不要緊的，但是在霧散了之後呢？

一想到這一點，唐青雲便知道自己決不能在大石之後多等下去，他應該在霧還濃的時候動手！

唐青雲的身子，慢慢向後仰去，陡地，他身子向後一翻，貼地連滾了三滾，在他身形滾動之際，他手中的長劍，已迅疾無比連發了三劍。

唐青雲發出那三劍時，可以說是一點目標也沒有的。但是他却知道一點，那就是在他的身邊，圍着很多人，濃霧對他是有利的。

就算他那迅疾無比的三劍不能擊中對方，引得對方一動手，他們人多，看不清楚目標，也有自己人誤傷自己人的可能。

唐青雲三劍一出手，便聽到兩下怪叫聲，在濃霧之中，有灼熱的鮮血洒向他的臉上。唐青雲忙一躍而起，身子向外疾飄了開去，他才一飄開，便聽到了好幾下兵刃撞擊之聲。

同時，他聽得有人沉聲道：「我們先別動手，且等霧散了再說！」

另一邊人道：「我們已將這小子圍住了，等霧散了，看他往那裏走！」

唐青雲緩緩地吸了一口氣，他迅速向第二個說話的那人，走近了幾步。他根本不想逃走，他最初找上桂王爺府上，就是為了那伙劇盜，在江湖上犯的案子實在太多，他要尋出他們的根底來。

現在，根底已經找出來了，他如何肯走？

他在向前走出的時候，是屏住了氣息，他已知道自己離那第二個說話的人已經很近了，他甚至可以聽到對方呼吸聲。

他慢慢地出劍，然後，他倏地一劍向前刺出，在他身邊的那人，喉間發出了一下奇異的「咯」地一聲，就在唐青雲的另一邊，立時有人問道：「甚麽事？」

那聲音突如其來，唐青雲也陡地吃了一驚，他一劍刺中了一個人，那人的喉間，發出了「咯」地一聲響來，自然是一劍正中要害，立時斷了氣，但是他的劍，還陷在那人的身中，急切間却是拔不出來。

那出聲相詢的人，從聲音聽來，就在唐青雲的身側，如果他知道了發生甚麽事，立時出招，唐青雲却也避不過去！唐青雲的心頭，立時怦怦亂跳了起來，他含糊其聲道：「沒有甚麽！」

他一面說，一面慢慢地抽回劍來。

等到他抽劍出來時，那已然斷了氣的人，「砰」地一聲，跌在地上，唐青雲也轉過身來。他祇聽得身前傳來了「啊」地一聲響，一柄長劍，「唰」地刺出。

可是，等到那人覺出不妙，一劍刺到之時，唐青雲的長劍，也早已刺出，一個是倉皇出劍，一個是有備而發，「嗤嗤」兩下劍氣過處，將濃霧也蕩開了些，唐青雲看到了一張雙睛怒凸的臉，也看到自己的長劍，正刺在對方的心口中。

緊接着，濃霧又掩攏起來，唐青雲一抽劍，身形迅即向後退出了幾步。

而那人的屍身，也「砰」地一聲，跌倒在地。

唐青雲直到站定身子之後，才又吸了一口氣。

濃霧對他實在太有利了，在濃霧之中，對方的人雖然多，但是却一點用處也沒有。

但如果霧散了，那却一切不同了。

唐青雲再度屏住了氣息，準備那裏一有聲息傳出，他便立時向那裏發劍，可是他等了片刻，祇聽得不遠處，響起了一個清脆的聲音道：「你們全都退後，自家人別大驚小怪！」

唐青雲身子挺了一挺，那正是何麗君的聲音。

唐青雲接着，又聽到一陣或輕或重的脚步聲，他知道那是衆人正在向後退去，唐青雲想乘機出劍的，可是一轉念間，他却改變了念頭。

他跟着一個聽來很輕巧的脚步聲，向前走去。

那是甚麽人，唐青雲完全不知道，但是唐青雲却可以知道，那人離他不會超過兩尺。

唐青雲跟着那人走了丈許，突然之間，那人的脚步聲不見了，唐青雲呆了一呆，伸手緩緩地向前，摸了出去，那人如果停住了身子，那麽唐青雲是一定可以觸摸到他的，但是唐青雲向前摸去，却一無所有，那人竟像是突然間消失了一樣！

唐青雲呆了一呆，那時，何麗君的聲音，却又傳了過來，祇聽得她冷冷地道：「唐青雲，你胆子倒不小啊！我問你，你敢不敢做一件事？」

唐青雲先伸劍出去，緩緩轉了一個身，等到他肯定身外六七尺處，四周圍都沒有人之際，他才也冷笑道：「有甚麽不敢，我不是追來了麽？」

何麗君道：「好，現在霧很濃，你雖然看不到我，總可以聽到我的聲音，可敢跟我來麽？」

何麗君講話之際，唐青雲提氣掠身，已然迅速地接近何麗君了，等到何麗君那兩句話講完，唐青雲已離她祇七八尺了！

唐青雲故意提高了聲音道：「有甚麽不敢！」他突如其來，在離何麗君那麽近的地方大聲叫了一句，顯然將何麗君嚇了一跳，因為陡地起了一股勁風，那自然是何麗君的身形，向外疾飄了過去。

唐青雲「嘿」地一聲道：「何姑娘，我可嚇着你了麽？眞是抱歉！」

何麗君哼道：「你有胆就跟我來！」

她一面說一面身形在向外飄去，唐青雲挺劍向前，循聲追了出去，轉眼之間，已出了半里許，霧還是一樣地濃，唐青雲最後一次，聽到何麗君的聲音，帶起了一陣「嗡嗡」的聲響。

當他身形向前疾掠而出之際，眼前陡地一清，已然掠進了一個山洞之中。

山洞中的霧很稀，他立時看到，何麗君就在他身前不遠處，他連忙挽了一個劍花，護住了身子，停了下來。

何麗君的長髮上，全是一顆一顆細小的霧珠，襯着她的臉龐，令得她看來如同是仙女一樣。

唐青雲呆呆地看着她，在何麗君的臉上，也有着一股不可捉摸的神采。

過了許久，何麗君才似嘆非嘆，發出了「嘿」地一聲，道：「其實，我看我們要找的那個人，倒是一樣的。」

唐青雲緩緩道：「兩個人！」

唐青雲是在提醒何麗君，當年在唐家堡下毒手是兩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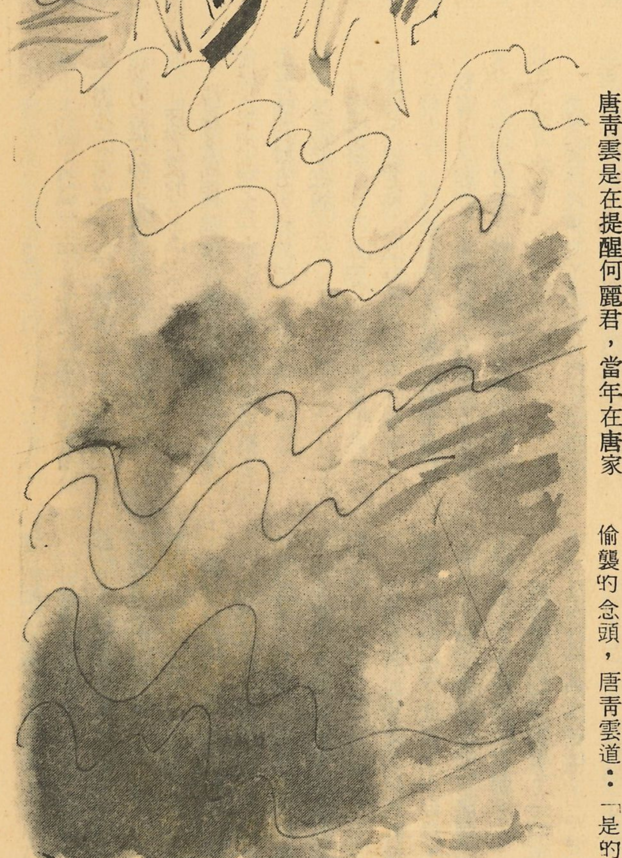
但是何麗君却搖頭，道：「不，現在只要找一個人就行了，我相信那兩人中的一個，已被另外一個殺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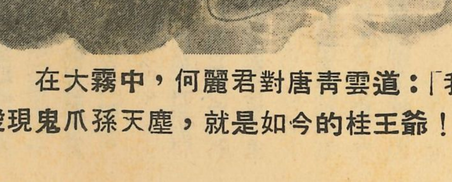
唐青雲聽得何麗君講出了那樣的話來，他不禁陡地吃了一驚，失聲叫道：「你……你當時也看到了？」

唐青雲在吃驚，何麗君的神情也登時緊張起來，她也忙問道：「你看到了甚麽？你說，你看到了甚麽，看到了殺人？」

唐青雲又望了何麗君半晌，何麗君在一連串地發問之際，身子在向前走來。從她的臉上那種焦切、緊張的神情看來，她全然是在關心發出的問題會有甚麽樣的答案，而決不提防唐青雲會向她突然攻擊。

唐青雲也幾乎未曾起過任何向她突施偷襲的念頭，唐青雲道：「是的，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人殺人，我當時正在重病之中，我幾乎昏了過去。」





在大霧中，何麗君對唐青雲道：「我發現鬼爪孫天塵，就是如今的桂王爺！」

何麗君又踏前一步，離得唐青雲更近了，她急速地喘息着，因為緊張，她臉上泛現着一片異樣的紅色，看來極其動人。

她一向前踏出一步之後，便疾聲問道：「誰殺誰？」

唐青雲搖着頭道：「我根本不知道他們兩人是誰，我祇看到他們是一高一矮兩個人，那高個子一劍刺進矮個子的脅下，劍身刺透了矮個子的身子，用的就是這柄劍！」

唐青雲一面說，一面揚了劍來。

何麗君却突然一伸手，捏住了劍尖。

唐青雲也不縮回劍來，他只是望着何麗君，何麗君的手，在簌簌地發着抖，突然之間，她鬆開了劍，陡地轉過身向前掠去。但是她並沒有掠出多遠，她祇是掠出了丈許，就停了下來，背對唐青雲而立，一動不動。

唐青雲垂下劍來，道：「何姑娘，所以我們要找的祇是那高個子，是不是？」

何麗君不出聲，唐青雲又道：「何姑娘，那死在高個子劍下的是你甚麽人？」

唐青雲的那一句話，可以說問得突兀之極，但是在唐青雲而言，他却眞是經過了深思之後，才問出這句話的，因為何麗君認劍在前，知情在後，那麽，兩人之中她必有一個是認識的！

果然，唐青雲的話才一出口，何麗君的身子，便陡地震動了一下。

看到何麗君的身子震動，唐青雲便知道自己的話，說得雖是突兀，但是却已料

中了！在剎那間，唐青雲的心中，不知是甚麼滋味！他自然還不知道，那個死在唐家堡中的矮個子和何麗君之間，究竟有着甚麼關係，但是，他却也可以想到，那一定是有很不尋常的關連。

如果不是那樣，何麗君就不會一直在尋找他和那個高個子，那柄劍是高個子的，而何麗君對那柄劍，又這樣熟悉，可能她和那高個子也是很熟悉的。

雖然現在唐青雲和何麗君，要找的都是那高個子，但如果那矮個子和何麗君有甚麼特殊的關係，唐青雲和何麗君之間，仍然是十分尷尬的局面。

因為，那矮個子毫無疑問，也是毒殺唐家堡那麼多人的兇手，祇不過因為在事成之後窩裏翻，是以才死在高個了劍下而已！

唐青雲的心中，實在不願意何麗君是自己的敵人，可是，照事實推測下來……何麗君雖然一樣要和他找到那高個子，但仍是他的敵人！

何麗君仍然背對着唐青雲站着，唐青雲不由自主，發出了一下十分苦澀的笑聲來，又問道：「何姑娘，那死在唐家堡的矮個子，是你甚麼人？」

何麗君這一次身子並沒有再震動，可是她一開口，聲音聽來多少有點異樣，她道：「這人的名頭你也應該聽到過。」

何麗君雖然有點答非所問，但是她的話，還是令得唐青雲的心頭怦怦亂跳了起來。

何麗君一字一頓道：「外號人稱三手判官！」

唐青雲自唐家堡慘變以來，一直在江湖上走動，對於正邪各派的一等一的高手，自然知之甚詳，他一聽得「三手判官」四字，便立時失聲道：「三手判官何震，他，他是你的——」

何麗君陡地轉過身來，她俏臉煞白，雙眼之中，射出一股十分異樣的光采來，但是她的聲音，却像是十分平靜，道：「自然是我的父親！」

唐青雲手中的長劍，本來是早已垂了下來的，但這時却又突然向前平平伸出。

但是，他却祇是伸了伸劍，並未發招，接着，又縮回了手臂來，苦笑道：「原來三手判官何震，竟是令尊，所以……所以……」

唐青雲並沒有再向下講去，但是他的心中想說一些甚麼，却是再明白也沒有了。

他是想說，正因為你是三手判官何震的女兒，是以你才會投進桂王爺府中，是以才會帶着一批邪惡高手，去殺人掠刦。

在明白了何麗君是三手判官何震的女兒之後，這一切，就不會再使人感到多大的意外了！

因為三手判官何震，本就是黑道上出了名的心狠手辣，窮兇極惡的人！

想到了在唐家堡中，看到三手判官何震臨死之前的情形，唐青雲也不禁發出了一下異樣的笑聲來，何震在江湖上走動之際，不知有多少人死在他手下，他自己却會死在他同伴的手中！

唐青雲這時，對何麗君所說的話，絕不懷疑，因為旁人或許還沒理由，對唐家堡上下，下那樣的毒手，但是三手判官何震却絕對有理由那樣做！

唐青雲是知道唐家門與何震之間的過節的，就在唐家堡慘事發生的前一年，三手判官何震曾聯絡了不少黑道上的高手，想組一個大河以北五省，黑道高手的聯盟，而他自任盟主。

這件事已快要成功了，就是給唐家門的四大高手得訊，趕到他們的總巢穴之中，出手將三手判官何震的這個計劃打散了的。

何震當不成盟主，自然將唐家門恨之切骨，那麼他下此毒手，自然是在意料之中的了，只可惜唐家門的幾個高手，實在太托大了，才會遭了不測。

唐青雲一面苦笑着，一面想着，何麗君只是在怔怔地望着他。

過了好一會，唐青雲才道：「那麼，和三手判官一起到唐家堡下毒的那高個子是誰？」

何麗君盯着唐青雲，道：「這人是我爹的生前唯一好友，他在苗疆之中學得一身奇功——」

何麗君才講到這裏，唐青雲的身子又不由自主發起抖來，他忙揚起了手，可是張大了口，却是一句話也講不出來。

何麗君也沒有再往下講去，只是冷冷地望着他。過了好一會，唐青雲才緩緩地吸了一口氣道：「原來是他，是鬼爪孫天塵！」

當唐青雲講出了「鬼爪孫天塵」的名字之際，他的身上，仍不免感到了一股寒意。

然而，他却立即又笑了起來！

孫天塵和何震是生死之交，北何南孫，兩大派高手，誰不知道？他們兩人聯手對付唐家堡，也一點不奇，奇的是孫天塵竟然就在唐家堡中殺了何震，這件事到現在為止，普天之下，只怕只有他和何麗君兩個人再加上孫天塵自己才知道！

那麼，鬼爪孫天塵在唐家堡慘事發生之後，又到那裏去了？

為何這許多年來，他竟然音訊全無。

唐青雲和何麗君兩人對視着，他們在那剎間，雖然誰也不說話，但是從他們的神情看來，他們的心中似乎都亂得可以。

過了好一會，還是何麗君先開口道：「我找了他們很多年了，我還記得他們離開的時候是在晚上，他們吩咐我留在家中，他們有點事情要辦，那時候我還小，不知他們去辦什麼事，但是記得在他們的口中，提到過唐家堡！」

想到唐家堡中，月圓之夜的慘事，唐青雲面上的肌肉，又自然而然抽搐着。

何麗君又道：「後來，我聽說唐家堡出了事，但是他們一直沒有回來，我知道他們也出了事，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他們之中的一個出了事！」

唐青雲緩緩地道：「那麼，鬼爪去了何處？」

何麗君慢慢地搖了搖頭，在她的臉上現出了十分怨毒的神色來，她眼中那種狠毒的光芒，使到唐青雲望了，也有點不寒而慄。

唐青雲語言懇切地道：「何姑娘，你雖然是三手判官何震的女兒——」

唐青雲只講了一句，突然……

何麗君打斷了唐青雲的話頭道：「是三手判官的女兒，又有什麼不好？」

唐青雲呆了一呆，他的話，幾乎已沒有法子講下去了，換了別人，也根本不會講下去了，但是唐青雲却仍然道：「何姑娘，令尊生前聲名十分不好，你現在又……這樣，未免……」

唐青雲也不知該如何措詞才好，講到這裏，他不禁搖了搖頭。

何麗君却「嘿嘿」地冷笑起來道：「你少廢話了，在桂王爺府中的那些高手，有很多是當年我父親的手下，我父親當年若不是受阻於唐家門，早已成了北五省黑道高手的盟主，又怎會死在唐家堡中！」

唐青雲一聽大是駭然道：「你——」

何麗君點點頭道：「是的，你料中了，我帶着王府的高手，犯幾件巨案之後就將他們帶離王府，再組聯盟，由我來當盟主！」

唐青雲的心中不知是什麼滋味，他實在感覺有點啼笑皆非！

他剛才，詞意懇切，是想勸何麗君改邪歸正，別再和桂王爺府中的那些邪派高手混在一起，可是這時，在聽了何麗君的話之後，如果不是他的心頭十分沉痛的話，他幾乎要哈哈大笑起來。

他完全不了解何麗君的為人，何麗君不但不會離開那些黑道高手，而且，她還要成為黑道高手的盟主，像她的父親三手判官何震一樣！

唐青雲陡地吸口氣道：「何姑娘，如果你打定了這個主意的話，只怕你的計劃和令尊一樣，仍然要受挫於唐家門！」

何麗君放肆地笑了起來道：「受阻於唐家門？現在唐家門還剩下什麼人？」

唐青雲一挺身道：「我！」

他們兩人在一先一後，進了山洞之後，一直都是在沉聲說話的，這時，唐青雲突然大聲說了個「我」字，他真氣充沛，聲音嘹亮，登時震得山洞之中，响起了一陣回音來。何麗君發出了一陣冷笑聲，她的手按在刀柄之上，唐青雲手中的劍，也漸漸揚了起來。

但是就在山洞中的氣氛越來越緊張之際，何麗君突然又「格格」一陣笑道：「唐朋友，這一切暫且可以放下不理會，我們總得先找到了孫天塵再說，是不是？」

唐青雲道：「孫天塵要找，你們到處刦掠，這件事我也要理！」

何麗君冷冷地道：「你理得了麼？」

唐青雲語意更是堅定道：「或許理不了，但是還是一樣要理！」

令麗君側着頭，看了唐青雲一會。

何麗君道：「那麼這樣，我們先合力找孫天塵，在孫天塵未曾找到之前，我不帶衆人行事，你看怎樣？」

唐青雲道：「只怕你做不得主！」

何麗君雙眉一揚道：「你是說，桂王爺由不得我來作主？」

唐青雲道：「自然是，我看他的武功，決不在你之下，王府中高手也未必聽你號令！」

何麗君沉聲道：「那我自會應付，這是我的事了。」

唐青雲嘆了一聲，他知道他和何麗君始終是敵人，當他想到這一點時，他的心頭像是壓着一塊沉重的大石一樣，有說不出來的難過。

他苦笑了起來道：「你的意思是我們暫時携手合作，去找鬼爪孫天塵，在對付了孫天塵之後，再——」何麗君接道：「再各行各事，或者是拚個你死我活！」

唐青雲的心中，苦澀的味道越來越甚，他實是不知道何以何麗君的心腸會那樣硬，那或者就是因為她是三手判官的女兒的緣故？

唐青雲道：「那麼，這些年來，你可曾有什麼綫索？」

何麗君道：「有，就在王府之中。」

唐青雲吃了一驚道：「你是說，鬼爪孫天塵混在王府的高手之中？」

何麗君的神情，突然變得十分緊張，她向前走出了一步道：「不是。」

唐青雲十分迷惑道：「那麼——」

何麗君望着唐青雲並不出聲，看她的樣子，像是心中正在猶豫不決，決定不了自己是否應該向唐青雲講出她知道的一切來一樣。

唐青雲給何麗君的話，弄得一點頭緒也沒有，但是他却又實在急於知道何麗君所知道的，關於鬼爪孫天塵的綫索，究竟是什麼！

敵愾同仇齊協力

何麗君望着他，半晌不說話，唐青雲的心中却已着實焦急，他苦笑了一下道：「何姑娘，你忘了麼？不管以後的事情如何發展，但是在對付鬼爪孫天塵這一點上，我們却是同仇敵愾的！」

何麗君緩緩地點了點頭道：「你說得是，但是有一點，你必須聽我的。」

唐青雲道：「那是什麼？」

何麗君的神色極其凝重，一字一頓地道：「我和你講的一切極之嚴重，你在任何人面前，都不准提起，連你的好友陳若愚在內！」

唐青雲聽得何麗君那樣說，心中不禁猶豫了一下，他道：「這……如果有了綫索，要採取行動的話，那麼，我必與陳兄在一起的。」

何麗君略略側着頭，望定了唐青雲，冷冷地道：「那樣就算了！」

唐青雲聽得何麗君想說又不說，心中更是焦急道：「好，我就不與他說起！」

何麗君仍然望着唐青雲，並不出聲，唐青雲不禁苦笑了一下道：「君子一言，快馬一鞭，你大可信我！」

何麗君道：「我不是不信你，只不過我所發現的一切，實在非同小可，若是洩露出去，孫天塵知道人家已在懷疑他，你我就都死無葬身之地了！」

何麗君的話說得極其嚴重，唐青雲的心中，也不禁駭然，不由自主地，壓低了聲音說道：「你快說！」

何麗君緩緩吸了一口氣，道：「我發現鬼爪孫天塵，就是如今的桂王爺！」

山洞之中很靜，何麗君所講的話，唐青雲也每一個字都可以聽得清清楚楚，何麗君講話的聲音並不高，也沒有在山洞之中，引起什麼回音。

但是，何麗君的那兩句話傳入了唐青

雲的耳中，唐青雲的耳際，却響起了「嗡」地一聲，刹那之間，他不由自主，打了兩個冷顫！

因爲何麗君的話實在太突兀，太不可思議了！

那實在是不可能的事！

不論唐青雲在事前如何想，他再也想不到，何麗君鄭重而重之，幾次想講又不講的，竟然會是那樣的話！

在那刹那間，他只覺得有一股難以形容的詭秘之感包圍着他，使他不由自主，向前踏出了一步。他和何麗君兩人，相距本就不遠，在他又跨出了一步之後，兩人來得更近了，唐青雲甚至可以聞到，自何麗君身上散發出來的那股淡淡的幽香！

如果是在別的情形之下，那麽唐青雲一定要忙不迭後退了，但這時他却並不向後退去，因爲何麗君的話，所引起的詭秘之感實在太甚了，令得他根本全然忘却了自己和何麗君之間微妙的敵友關係，而只求探得事實的眞相。

他壓迫了聲音，搖着頭，道：「何姑娘，那怎麽可能？」

何麗君抬起頭來，她明媚的眼睛，眨動了兩下，長長的睫毛抖動着，看來極其動人道：「就是那樣。」

唐青雲的心中，不知充塞了多少疑問，每個疑問，都足以打倒何麗君的說法的，可是就是因爲他心中的疑問實在太多了，是以他不知該如何駁起才好。

何麗君道：「我知道你心中在想什麽。你在想，鬼爪孫天麈旣然是我父親的至交，我應該認識他的，是不是？你在想，一個黑道高手，如何會忽然變成了王爺的，是不是？」

何麗君那一連串「是不是」，倒將唐青雲心中的疑問，全都提了出來。是以唐青雲也不必再說什麽，只是不住地點着頭。

何麗君道：「孫天麈原來的樣子，我自然是記得的，但是我爹說，他早年在苗疆蟄居多年，學了許多稀奇古怪的功夫，那麽，就算他會改變容貌之術，也不是什麽奇怪的事了。」

唐青雲苦笑了一下道：「既然他易了容，你又如何會懷疑他的呢？」

何麗君冷笑了一聲道：「他縱使能改容易貌，但是有一點，他改變不了！」

唐青雲並沒說什麽，因爲他越聽何麗君說下去，越覺得詭異，簡直無從插口。

何麗君道：「孫天麈的外號叫鬼爪，那是他練過獨門邪派的鬼爪功之故，鬼爪功空手抓人，能致人於死，是一門極其厲害的功夫！」

唐青雲道：「那我知道。」

何麗君道：「早年我見他的時候，他右手手臂上，三道筋脈，鐵也似青，那便是練鬼爪功之故，這三條黑筋，他却是無法掩飾！」

唐青雲瞪大了眼，緩緩地吸了口氣。

何麗君道：「那晚，大雨之夜上，你在閣外偷窺我們幾個人曾和桂王爺較技，他一隻酒杯，技壓全場，可是他却忘了，他手上那三條黑筋，已落在我的眼中！」

唐青雲仍然呆立着，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他知道，何麗君雖然和他的心意完全不同，但是在對付鬼爪孫天麈這一點，却是和他一樣，何麗君不致於說謊來騙他。

唐青雲皺着眉，他在勉力回想到那一晚大雨之中，他在閣外看到的情形，可是，他却未曾注意，桂王爺的手臂上有三條黑筋。他當時只是詫異於何以桂王爺的身份如此顯赫，但是武功却如此之高！

但現在，何麗君旣然已注意到了這一點，那麽自然，桂王爺可能就是鬼爪孫天麈了！

唐青雲心中十分亂，他和陳若愚，本來是爲追蹤那伙巨盜，懷疑那伙巨盜，正是出於桂王爺府中，是以才會去夜窺王爺府的，他却再也沒想到，桂王爺就是自己追蹤了不知多久的那個高個子，鬼爪孫天麈！

現在，兩件事已變成一件事了！唐青雲和何麗君兩人面對面站着，一時之間，他們兩人誰也不出聲。山洞中十分靜，他們兩人都可以聽到自己和對方的呼吸聲。

× × ×

桂王爺府中，到處燈火輝煌，全身勁裝的衛士，佈在各處通道上。

在桂王爺的書房附近的幾條走廊上，所有的人，在走路的時候，都要不由自主放輕腳步。在陳飾華麗之極的書房中，桂王爺的右手，按在放書桌上的一隻晶瑩透徹的水晶球上。

燈光的光芒映射在那水晶球上，反映出絢麗的，奪目的光彩來。桂王爺的手，在緩緩撫摸着那水晶球，顯然那水晶球是他的心愛之物。

在桂王爺的手背上，三條賁起的筋脈，顏色青黑，看來極其惹眼。

書房中只有他一個人，他的眼光，就停留在他自己的手背上。

在走廊中，突然響起了一陣急驟的腳步聲，桂王爺在突然之間縮了縮手。

可是，他却立時又將手按在水晶球上，同時，在他的臉上，也現出了一條十分難以捉摸的笑容來。

腳步聲到了門口，停了一停，只聽得兩個人壓低了聲音道：「王爺，我們可以進來麽？」

王爺的手仍然在水晶球上，緩緩撫摸着，他立時道：「請！」

房門推開，兩個人走了進來，正是莊十瓢和高完兩人，他們兩人，滿面風塵，頭髮上還凝了不少霧珠，一望便知是才趕了遠路。

王爺向他們兩人望了一眼，莊十飄踏前了一步，高完順手又將門掩上。

莊十瓢壓低了聲音道：「幸不負王爺所托！」

王爺緩緩轉過身去，背對着莊十瓢，這時高完也走了過來，和莊十瓢並肩而立，王爺徐徐道：「一路上的情形如何？」

高完搶着道：「極其順利。」

王爺又道：「一點意外也沒有麽？」

高完和莊十瓢兩人，互望了一眼，高完道：「稍有一些意外，上次雨夜在閣外偷窺，被王爺識破的那兩個人，曾在半途攔阻我們。」

王爺「哦？」地一聲道：「已將他們解決了麽？」高完和莊十瓢兩人又互望了

一眼，却欲語又止，並不出聲，王爺霍地轉過身來，厲聲道：「爲什麽不說，難道你們那麽多人，還敵不過兩個人嗎？」

高完忙道：「我們自然敵得過他們，一上來，便將他們兩人擒住，可是……可是王爺命何姑娘帶隊，何姑娘却放了那姓唐的。」

王爺的面上，立時泛上了一重殺氣，自他的雙眼中，也射出一種異樣兇狠的光采來。

莊十瓢和高完兩人，全是邪派之中一等一的高手，可是他們看到了王爺那滿是煞氣的臉面，心頭也不禁「怦怦」一陣亂跳，不知該說些什麽才好的，過了好一會，才聽得王爺道：「姓唐的被放走了，那麽，那姓陳的呢？」

莊十瓢支支吾吾，道：「那姓陳的十分狡猾，我們在去時擒住了他，後來，又只顧行事，又被他在半路中走脫了，後來在歸途中，那姓唐的又來生事，在大霧中刺傷了我們好幾個人。」

王爺的面色更加難看道：「這次又給他走脫了麽？」高完忙道：「本來，這姓姓唐的是再也脫不了的，但是何姑娘將他引了開去，結果如何，我們也不得而知，我們遵從王爺的吩咐，將得手的金銀，在山洞中藏好之後就回來了。」

王爺緩緩道：「何姑娘也回來了？」

莊十瓢討好地道：「是，大伙兒是一起回來的，但是我們緊記得王爺的特別吩咐，是以先一步趕到，向王爺報告一切經過！」

王爺來回地踱着步，他的腳步十分沉重，每當他踏下一步之際，高完和莊十瓢兩人的身子，都隱隱地感到了一陣震動，他們兩人的心中也不禁駭然，因爲看來，王爺的武功比他們想像的更高！

王爺踱了一會，才抬起頭來，他忽然一笑道：「我貴爲王公，却着你們去刦掠富戶，儲金銀於山洞之中，你們心中可覺得奇怪麽？」

莊十瓢和高完兩人，突然聽王爺向他們問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心中不禁陡地吃了一驚！

老實說，他們在一接到了命令，蒙面行刦，直到此際完了事，心中的疑惑怪異實是到了極點，他們實在想不透，何以王爺會命令他們去做那樣的事，他貴爲王公，還怕沒有金銀麽？又何以要收留那麽多高手，來作這種搶家刦舍的勾當？

而且，他還特意吩咐，要將被刦的富戶，盡皆殺絕，這等心狠手辣的做法，在黑道上也不多見！

而且，莊十瓢和高完兩人，都經年在江湖上走動，自然知道，同樣的案子，不止一宗。如今他們自己參加了其中的一宗，那麽，其餘的各宗，可想而知，也全是王府的高手犯下的了！

而王爺府中，每年都要招募好些高手，何以這次他們帶去的那些人，武功眞高的就是他們今年被召進王府的這幾個人，往年招募來的那些高手都到那裏去了？

他們在奉命行事之際，心中只有在高興，王爺將這樣的機密大事，委托了他們，他們從此可以成爲王爺的心腹了，雖然心中奇訝，但全然未曾想及其他。可是這時，給王爺一提，所有的疑問一起湧上了心頭，兩人都感到了陣陣寒意！

他們兩人你望我，我望你，一時間不知如何回答才好，高完人最陰森，心知這時，如果說錯了，自然糟糕，但若是一直遲疑不說話，只怕也是不妙，是以他笑了幾聲，搶着道：「我們只知奉命行事，王爺此舉，究竟有何深意，却是不暇去想。」

莊十瓢一見被高完搶了先，心中暗罵了一聲，也忙道：「王爺此舉，自然有深意在，我們焉能知道王爺的大志，也不覺得詫異。」

王爺「嘿嘿」乾笑了兩聲道：「你們要記得的是，絕不能將此事洩露出去，第一次行事，我賞你們每人黃金一萬兩。」

高完和莊十瓢兩人，不禁有點喜出望外，齊聲道：「多謝王爺厚賜！」

兩人還想說些話，來表示自己心頭的感激，但是走廊之中，又有腳步聲傳到，只聽得何麗君的聲音，自走廊的一端，傳了過來，道：「王爺在麽？」

高完和莊十瓢兩人，剛才還在王爺面前，說了何麗君的許多壞話，這時一聽得何麗君的聲音，不禁面上變色，王爺向一扇鑲玉的屏風一指，道：「你們兩人且先到屏風後躲一躲，不可出聲！」

莊十瓢和高完兩人，忙答應着，身形一閃，就閃到了屏風之後，王爺揚聲道：「是何姑娘麽？」

何麗君的聲音，已近了許多，道：「正是。」

王爺在桌旁坐下，一手仍然撫摸着那水晶球，道：「何姑娘辛苦了，請進。」

他話才一出口，何麗君已推門進來。何麗君的長髮上，也凝着許多霧珠，她才走進來，便在門口停了一停，而她的眼光，也立時停留在王爺之手臂上。

王爺在那一刹間，臉上多少出現了一些不自在的神情來，但是他却強笑一下，然後，再一面說話，一面縮回了手來。

何麗君緩緩地吸了一口氣，她的心中在想：那三條黑筋？除非是曾經練過「鬼爪」功夫的人，要不然，手臂之上，絕不會有那三條黑筋的！

王爺一面乾笑着，一面道：「何姑娘，一切都照我的吩咐做了麽？」

何麗君忙收回了視綫，抬起頭來道：「是！」

王爺緩緩地踱着步道：「可是有一樁事，何姑娘，我曾吩咐過，若是半途有人生事，應該怎麽着的？」何麗君的雙眉向上一揚，她是何等聰明的人，一聽得王爺那樣說，她已經知道，在自己見王爺之前，一定已經有人見過他了！

何麗君而且知道，先自己見王爺的人，一定已將途中遇見唐青雲和陳若愚的事，告訴了王爺！

別的武林高手，不論在江湖上的身份地位多麽高，武功多麽高強，見到了王爺，自然只有必恭必敬的份兒，可是何麗君却與衆不同。

一則，她對眼前這個桂王爺的身份，已然有了懷疑，二則，就算對方是眞的王爺，她是個極其桀傲的人，也不會賣賬！

是以她聽得王爺那樣說，面色便向下一沉，冷冷地說：「王爺，江湖上行事，

却不比在王府之中，怎能一成不變，自然要見機行事！」

王爺怒道：「江湖上行事怎麼了？莫非我不知江湖上的事麼？」

何麗君的應對，何等伶俐，她一聽得王爺那樣說，便覺得有機可乘，是以立時語中帶刺，立時道：「哦，原來王爺對江湖上的事，也熟悉得很！」

看王爺的盛怒情形，本來一定還要有一番咆哮的，可是何麗君的這句話一出口，他却立時靜了下來，只是以一種十分陰森的目光，望着何麗君。

何麗君毫不示弱，一樣望定了王爺。

過了一會，王爺才徐徐地道：「到手的東西，全巳經藏好了麽？」

王爺巳不提半途上曾遇人阻攔一事，何麗君自然也不再提起，她道：「都藏好了，王爺，那山洞中的金銀寶貝，眞可以說不計其數啊！」

王爺嘿嘿地乾笑着道：「眞是不計其數，但是守衛的高手，也着實不少！」

何麗君也乾笑了起來。

王爺道：「何姑娘且去歇息，我命人撥黃金一萬両，作爲犒賞！」

何麗君道：「多謝王爺！」

她一面說一面巳轉身向外走去，可是當她向外走去之際，她却似有意似無意地向那扇屏風望了一眼，然後才走出門外。

何麗君一走，莊十瓢和高完兩人，才從屏風之後轉了出來。

王爺仍然望着門口，道：「你們兩人，可知道這位刀不留人何姑娘，究竟是什麽來歷？」

莊十瓢道：「刀不留人的名頭，還是近三兩年來，才有人提起的，只知她武功極高，行事全憑自己高興，黑白兩道的高手，見了她都不免忌憚幾分，至於她是什麽來歷，倒也無人知曉。」

高完道：「我却曾聽得人說，何麗君和當年威震江湖，幾乎成了黑道人物盟主，後來又突然銷聲匿跡，不知去向的一個高手有關！」

莊十瓢忙道：「你說的是三手判官何震？」

王爺的手一直仍在撫摸着那隻水晶球，可是，莊十瓢「三手判官何震」六字才出口，他的手，不由自主震了一震。

在王爺的手一震間，那隻水晶球一側，「叭」地一聲跌在地上，裂成了兩半。

高完和莊十瓢兩人，呆了一呆，他們一起向王爺望去，只見王爺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你們兩人過來！」

高完和莊十瓢兩人，互望了一眼，一時之間，也不知是吉是凶，但王爺既然出了聲，他們却也不敢違命，只得向前，慢慢走了過去。

他們走到了王爺的身前，心中仍是忐忑不安，齊聲道：「王爺有何吩咐？」

王爺冷冷地道：「替我將跌碎了的水晶球拾起來！」

高完和莊十瓢兩人，乃是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要他們去做那樣的事，對他們來說，實在是一種侮辱！可是他們兩人，只是向王爺略望了一眼，王爺雙眼之中，所射出來的那股異樣的神采，便逼得他們兩人，立時低下頭去，道：「是！」

他們一面答應着，一面巳彎下身去，而就在他們一彎身之際，王爺的雙手突然揚了起來，他們兩人的手還未曾碰到水晶球，王爺十指如鈎，巳疾抓而下，一邊一個將他們兩人的後頸，牢牢抓住了！

莊十瓢和高完兩人在陡然之間，只覺得後頸一緊，巳被抓住，這一驚實在非同小可，兩人忙想挺身起來，可是王爺的手臂直伸着，兩人却無法挺起身來，高完急叫道：「王爺鬆手！」

王爺冷冷地道：「我要命你們兩人，做一件事！」

莊十瓢道：「王爺只管吩咐！」

王爺一聲冷笑，雙手一鬆，他雙手一鬆間，莊十瓢和高完兩人的身子，立時向上疾彈了起來，兩人行動一致，立時向後退了開去。

他們兩人的武功極高，行動自然也極其快疾，倏然後退，可是他們的動作快，王爺動作却更快，就在他們一退之際，王爺的雙手又疾伸而出，這一次，他們兩人，都是看到王爺出手向他們抓來的。可是，他們雖然看到了王爺出手，也是沒有用處，王爺的出手實在太快，如鬼似魅，兩人空有一身武功，根本來不及使出來，眼前手影一閃，咽喉一緊，巳被王爺捏住了他們的咽喉！

王爺的手指，捏住了莊十瓢和高完兩人的咽喉，兩人的眼珠立時可怕地突了出來，他們的雙手亂揮亂抓，可是却顯得一點力道也沒有，只是抓住了王爺的蟒袍在發着顫。

他們也顯然想叫，如果他們可以叫得出來的話，他們多半是叫「饒命」，但是他們却根本出不了聲，而他們又在竭力掙扎着，是以自他們的喉際，發出了一陣可怕的「咯咯」聲來。

王爺的面色很陰森，他的手指也沒有再增加力道，如果再增加力道的話，那麽，莊十瓢和高完兩人，一定巳被他生生捏死了！

王爺語音冰冷道：「我命你們兩人去做一件事，你們去不去？」

莊十瓢和高完兩人的咽喉被捏住，他們根本講不出話來，祇是在他們的喉中，發出了一種奇異的類似哀號的聲音來。

然而，那種哀號聲也可以聽得出，他們是在聲嘶力竭地表示他們願意去！

王爺隨即點了點頭道：「好，去替我殺了何麗君！」

莊十瓢和高完兩人忙又發出了幾下哀號聲，王爺雙手一鬆，莊十瓢和高完兩人踉蹌向後跌出了一步，他們的雙手，立時在自己的咽喉上搓揉着。

王爺雖然鬆開了手，但是他們兩人的喉際，仍然發出了一陣「咯咯」聲，才能講得出話來。

王爺冷笑道：「剛才我說的你們聽到了？」

莊十瓢和高完兩人，吞下了一口口水道：「聽到了，我們……這就去行事。」

王爺道：「你們可別將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何麗君的武功很厲害，你們祇能暗來，不能明上，事成之後，我重重有賞！」王爺講到這裏，突然頓了一頓。

在那時候，王爺兩道冷電也似的目光

又向前射了過來，兩人不禁機伶伶打了幾個寒顫，王爺才緩緩地說道：「要是辦不成的話，你們也不必再來見我了！」

莊十瓢和高完兩人，身子如同浸在冰水中一樣，他們仍然搓揉着咽喉，連聲道：「是！是！」

他們兩人，祇感到王爺的手指雖然巳經鬆開了，但是咽喉上的那股壓逼感仍在，依然有難以透氣之感，他們這時，自然還不知道，在他們的咽喉上巳留下了幾個瘀黑的指印！

王爺揮了揮手道：「去吧！」

莊十瓢和高完兩人，雖是武功極高的高手，但是剛才他們險險乎進了鬼門關，這時僥倖得生，却也一點高手的氣度也沒有了。

他們一聽得王爺着他們走，立時諾諾連聲向後退了出去，退出了門外。

在他們兩人退了出去之後，王爺仍然站着，他緩緩伸出一隻脚來踏在一半水晶球上，祇見他漸漸用力，那一半水晶球，發出「格格」的聲響，裂了開來，在他的脚下，被踏成了粉碎。

王爺面上的神情，很難捉摸，祇聽得他喃喃地道：「三手判官何震！」

他一面說着，一面又伸足向另一半水晶踏了下去。在水晶球發出「格格」的聲響破裂開來之際，王爺臉上現出陰險的笑容來，又自言自語道：「三手判官何震的女兒！」

在他說了那一句話之後，他一脚踏下去的力道，陡地加強，祇聽得「啪」地一聲響，一片水晶的破片濺了起來，射向一根柱子。

那水晶的破片，十分銳利，一射在柱子上，便深深地嵌了進去！

× × ×

莊十瓢和高完兩人直到退出了王爺的書房，兩人才鬆了一口氣，他們互望了一眼，全都現出十分苦澀的笑容來，急急向前走着。

直到他們來到走廊的盡頭，高完才苦笑着道：「莊兄，我們却是如何才好？」

莊十瓢壓低聲音道：「高兄，是福是禍在此一舉，我們若殺了何麗君，自然就此成爲王爺的心腹，若是成不了事……」

莊十瓢講到這裏，不由自主又向自己的咽喉之上撫摸了一下。

高完苦笑道：「也不必想得那麽遠了，若是我們難以成事，何麗君外號人稱刀不留人，我們還輪得到王爺來下手麽？」

莊十瓢道：「是以我們祇可以突然偷襲，不能明對明動手，高兄說對不對？」

高完點了點頭，兩人又向前走去。

越過了一個燈火通明的院子，又經過了一條走廊，那條走廊却是黑沉沉地。

兩人才一走到走廊上，就聽得走廊盡頭之處，傳來了何麗君的聲音道：「甚麽人？」

高完和莊十瓢兩人嚇了一跳，但他們究竟是飽歷江湖的高手，莊十瓢立時道：「何姑娘，是我們，有要事來和何姑娘相商！」

高完也道：「就是我和莊兄兩人！」

他們兩人說着，祇見走廊盡頭火光一閃，何麗君巳幌着了火摺子，燃着了她手上的一支巨燭，原來她是持着巨燭，站在門口，兩人剛才來的時候，因爲天黑，所以才未曾看到她，兩人心中，本就懷有鬼胎，一看到那樣情形，不禁又打了一個突，互望了一眼，頓有進退兩難之感，而何麗君則巳道：「兩位請進來！」

她一面說，一面巳轉過身，推開門向屋內走了進去，莊十瓢和高完，忙也向前走去。

當他們兩人，進入屋子之際，何麗君巳將燭台，放在屋子中的一張桌子上。

偌大的一間房間之中，就祇有那麽一枝燭火，雖然燭火也算是明亮，但是火頭忽明忽閃，映得人影在地上搖曳不定，有一股說不出來詭異之感。

兩人在門口停了一停，莊十瓢道：「我們前來，倒不是爲了別的……」

何麗君不等他說完，便揮了揮手道：「不必說了，我知道，你們是奉了王爺之命前來殺我，却爲何還不動手？」

何麗君在講那幾句話的時候，語氣輕描淡寫，似笑非笑地望定了他們兩人，倒像是所說的話，並不是甚麽要緊的大事一樣！

可是，莊十瓢和高完兩人一聽得何麗君突然之際，講出了那樣的話來，刹那之間，兩人却像是五雷轟頂一樣，僵立在那裏作聲不得！

何麗君一翻手，將手按在她放在桌面上的雙刀旁道：「咦，怎麽還不動手？」

莊十瓢雙手搖着道：「何姑娘，我……我們……」可是，他話還未曾說完，高完便巳一聲怪叫，右手一揚手中握住了一根短短的點穴橛，疾攻而上！

何麗君一聲冷笑道：「還是你够胆一些！」

她一面說，一面手掌突然在桌面上一拍，「錚」地一聲響，一柄刀巳跳了起來，何麗君五指一緊，巳握住了刀柄，順勢一刀向前削出！

祇聽得「嗤」地一聲響，那一刀自袖口起，直到肩頭上，將高完右臂的衣袖削去了一條，而刀尖則巳擱在高完的頸際。

而那時候高完的點穴橛，離何麗君的胸口還有半尺許！何麗君的刀巳抵在高完的頸際，高完如何還敢動彈？他手中的點穴橛，雖然直指着何麗君胸前的「華蓋穴」，但是却再難向前伸出分毫！

非但他那一招無法再使老，當冰凉的刀尖，緊貼着他的頸際時，他的手還不由自主，發起抖來。

在刹那間，他的臉色變得難看到了極點，手也越抖越是厲害。

何麗君略低了低頭，望着高完手中的點穴橛，冷笑着道：「你不斷幌着手作甚麽，究竟想點我甚麽穴道，得拿定主意才是啊！」

她一面說，一面手中的刀尖向前略逼了一逼，高完在一被刀尖抵住頸際之時，頭巳竭力在向外側去，想避開刀鋒，這時，何麗君的刀尖，再向前一逼，他的頭側得更甚，以致頸骨也發出「格格」聲來。

若不是他顧念着自己究竟是一流高手，他這時眞可能哭了出來，然而，他雖然未曾哭出來，這時發出的聲音，倒也和號哭差不了許多，眞不枉他有「鬼哭神號」

這個外號，祇聽得他道：「何姑娘，我不敢了！」

何麗君的那一刀出手如此之快，不但身受其害的高完未曾看清楚，連在一旁的莊十瓢也未曾看清何麗君究竟是如何出的手。

在何麗君一制住了高完之後，莊十瓢更是嚇得面無人色，他老奸巨猾，雖然明知退了出去，在王爺面前，交不了差，也是一樣糟糕，但是總比吃眼前虧的好，是以他正鬼鬼祟祟在向門口退去。

却不料他才退到門口，祇聽得「啪」地一聲響，何麗君又一掌擊在桌上，另一柄刀也彈了起來，何麗君的五指一緊又已抓了刀柄！

莊十瓢這時已到了門口，祇要一躬身，背撞在門上，就可以掠出房去，可是他看到了何麗君手中的刀尖，已指向自己，也不禁一呆。

也就在此際，祇聽得何麗君語言冰冷道：「莊朋友，如果你自己認爲可以逃得出去的話，祇管走！」

莊十瓢的面色煞白，他停在門口，和何麗君相距足有八九尺遠近，而且何麗君右手執刀，還正抵在高完的頸際，他心中想，何麗君實在是無法發刀傷及自己的。

可是，他的心中儘管那樣想，雙脚却像是釘在地上一樣，再難移動分毫！

他究竟不敢冒這個險，雖然明知何麗君傷他的可能性不大，然而那却是以生命作爲賭注的一博！

莊十瓢勉強在他發僵的臉上，擠出一絲笑容來道：「何姑娘，有話好說。」

何麗君一笑道：「是啊，你講得不錯，有話好說，你走近來我有話對你說！」

莊十瓢一聽不禁一呆，他這時留在門口，兀自背樑上冷汗不住向下流，叫他走近去，那豈不是送死？他抖着聲道：「何姑娘，莫……開玩笑！」

何麗君的面色一沉道：「誰與你開玩笑？我叫你走近來，有要事與你說，你以爲你留在門口，我刀就傷不了你麽？可要試試？」

莊十瓢仍然站着不動，雙手亂搖道：「何姑娘，有話但說不妨！」

他這一句話才出口，祇聽得何麗君突地一聲嬌叱，祇見她身子突然一閃，在高完的身邊閃過，向前疾掠而出，掠向莊十瓢，去勢快絕，莊十瓢祇覺得眼前刀光一閃，一陣寒風過處，腰際傳來了「啪」地一聲響，登時覺得左腿之上一陣發涼。

由於變故來得實在太快，是以莊十瓢在一時之間，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何處受了傷，他祇覺得自己的身子發軟，幾乎倒了下來。

而就在此際，高完祇覺得眼前人影一花，何麗君人已不見，架在頸上的利刀也已離開，他心中這一喜，實在是非同小可，發出了一聲怪叫，身子突地向前衝了出去。

高完祇要能向前衝出五六尺的話，就可以撞開窗子，逃到房間外面去了，然而，何麗君動作如風，她一掠向前，一刀攻出之後身子立時向後退來。

她攻向莊十瓢的一刀，是左手發出的，而當她向後退來時，右手的刀已然向後直指，恰好高完在向前衝去，可是何麗君的勢子，却比他快得多，向後一退之間，刀尖已抵住高完的背心。

高完又發出了一下怪叫，急忙雙手扶住窗子，停了下來，他一停，何麗君的刀勢，也突然一凝，刀尖堪堪刺破了高完背後的衣服，直抵在他背後的皮肉之上，高完的上下兩排牙齒，在「格格」發着抖，他還想講幾句求饒的話，可是却一句也講不出來。

何麗君並不轉過身來，祇是反手一刀，制住了高完，冷冷地道：「總算你知機，若是你不立即停住，我這一刀已叫你身上添了個透明窟窿！」

高完一面發着顫，一面道：「是……是……」

何麗君一揚首，雙目精光閃閃，直視莊十瓢道：「你過不過來？」

莊十瓢直到此際，才驚魂甫定，他低頭向自己腰際一看，不禁叫了一聲慚愧。

剛才，當何麗君一刀削下之際，他立時覺得腿上一片發涼，像是有許多血流了下來，他以爲自己一定是被何麗君一刀砍傷的了。及至此時一看，他才看到，何麗君的那一刀，祇是將他腰際的一隻葫蘆，砍成了兩半，葫蘆中的酒，漏了出來，漏在他身上，他以爲那是鮮血了。

那隻葫蘆被何麗君一刀自上而下割開來，一半已落在地上，莊十瓢自然明白，何麗君那一刀，如果不是立時收勢，刀勢再強上幾分的話，那麽，自己的一條左腿，已被卸下來了！

莊十瓢果然不愧老奸巨猾，他一看到那等情形，心中雖是驚駭之極，但是居然還立即道：「多謝何姑娘刀下留情，感恩不盡！」

何麗君冷冷地道：「不肯過來了？」

莊十瓢已經知道，自己就算離得何麗君再遠，何麗君若是立心要傷自己，也是一樣可以得手，走向前去，雖然更危險，但如何麗君有心要傷自己，剛才那一刀又何必手下留情？是以，他忙道：「自然，何姑娘有何指教，定然恭聆。」

等到他來到了近前，何麗君一聲冷笑，身子一閃，雙刀一併放在桌上，她在桌旁坐了下來道：「高朋友，你可以轉過身來了！」

高完答應着慢慢轉過身來，在他轉身之際，動作僵硬得就像是已凍僵了的人一樣。

何麗君坐着，他們兩人恭恭敬敬地立在何麗君的身前，這時，就算有刀架在他們的頸上，叫他們出手殺何麗君，只怕他們也不敢動了！

何麗君望着他們兩人道：「王爺爲什麽叫你們來殺我，你們可知道？」

莊十瓢和高完兩人，搖着頭道：「何姑娘，那是王爺的主意，不關我們事。」

何麗君又緩緩地道：「王爺要害我，是因爲我已認出了他的來歷！」

莊十瓢和高完兩人，神情駭然，失聲道：「他……不是王爺？却是什麽人？」

何麗君話講得更緩慢，一字一頓道：「鬼爪孫天塵的名頭，你們聽說過麽？」

莊十瓢和高完兩人的臉色，本就難看

得可以，這時，何麗君的話一出口，他們兩人的臉上，更是罩上一重死氣，只見他們兩人互望着，喉間發出「格格」聲來，却是一句話也講不出！

何麗君道：「你們現在明白了？他不是什麽王爺，他就是多年以來，在江湖上銷聲匿跡，音訊全無的鬼爪孫天塵！」

莊十瓢和高完兩人，仍然講不出話來，何麗君揮了揮手道：「行了，我的話已說夠了，你們快走吧！」

莊十瓢和高完兩人剛才恨不得逃了出去，可是這時，何麗君叫他們走，他們却又不走了！

因爲他們已知道了那樣一個大秘密，明知眞要走，也是無路可走的了！

他們呆了片刻，莊十瓢才苦笑着道：「何姑娘，我們該走向何處？」

何麗君笑道：「去逃命啊，只揀沒人的荒山野嶺去逃，或者鬼爪會找不到你們，那麽，你們還有希望可以保得性命。」

高完也苦笑着道：「何姑娘，我有一事不明，若是鬼爪孫天塵，他何以能身爲王爺？」

何麗君道：「這一點，我也不明，但是他雖已易了容貌，他那鬼爪功夫，手臂上有三條黑筋，却是瞞不過我，我自小不知見過多少次了！」

高完又突然道：「何姑娘，你是—」

何麗君冷冷地道：「先父是三手判官何震！」

高完和莊十瓢兩人苦笑了起來，在他們的苦笑聲中，何麗君又道：「孫天塵是何等樣人，你們總該知道，他心狠手辣，你們替他辦事，會有什麽好結果？王府中年年招募中的高手，又到何處去了？你們還不快些逃命，却呆着作甚麽？」

莊十瓢和高完兩人互望了一眼，兩人一齊躬身道：「何姑娘，我們逃命，是逃不過去的，唯有和何姑娘共進退，悉聽何姑娘號令！」

何麗君並不回答，只是用陰冷的目光望定了他們，過了好一會才道：「你們講這話，可是眞心眞意，還是心懷不軌？」

莊十瓢忙道：「若有心懷不軌，亂刀分屍而死！」

高完也道：「何姑娘，若我有三心兩意，定叫五馬裂身而亡。」

何麗君忽然一笑道：「那很好，除去了孫天塵，我報了父仇之後，還要籌組黑道高手聯盟，到時，你們兩人，自然有極高的位置！」

高完和莊十瓢兩人，聽得何麗君那樣說，心中却一點也不覺得高興。

因爲他們兩人若要在黑道聯盟中，佔極高位置，首先將鬼爪孫天塵除去！而對付鬼爪孫天塵那樣的高手，豈是容易的事？他們的一條命，等於在綫上掛着一樣，如何敢奢望將來的事！

何麗君道：「鬼爪孫天塵的武功極高，我們只可智取不可力敵。」

莊十瓢忙道：「何姑娘有何高見？」

何麗君道：「我早已想好了，我假裝已被你們打成重傷制住，你們拖着我去見他，趁他不覺猝然發難，只要一動手，能先將他兩隻手砍下來，那就不怕了。莊朋友，你取了我的雙刀，高朋友，你拖住我的頭髮，這就去見他，不能再遲了！」

高完遲疑道：「何姑娘，我……不敢冒犯！」

何麗君怒道：「我叫你做什麽，就做什麽！」

高完答應了一聲，伸手抓住了何麗君的頭髮，何麗君的身子一斜倒了下去，向莊十瓢低聲喝道：「拿了我的雙刀，記得，別離得我太遠！」

莊十瓢和高完兩人，雖是武林之中頗是名頭的人物，一生之中也見過了不少大陣仗，但是這時，夾在何麗君和鬼爪孫天塵兩大高手之間，進退維谷，心中却也着實不是味兒。

他們兩人的臉色，都十分難看，高完拖着何麗君，便向外走了出去，莊十瓢緊緊跟在身邊。

他們兩人，走出了何麗君的房間之後十來步，才敢向何麗君望了一眼，只見何麗君雙目緊閉，面如紫金，竟像眞的受了傷一樣，他們兩人的心中，也不禁暗暗佩服。

不一會，他們已來到了王爺的密室之前，只見門外立着兩個蒙面漢子，高完和莊十瓢兩人，投入王府中並不久，王爺府中的高手，他們自然不能全認出來，更何況那兩人蒙着臉。

兩人來到了門前，略停了一停，莊十瓢心想，事已至此，也只好照着何麗君的吩咐去做了，是以他定了定神，大聲道：「王爺在麽？我們已將何麗君擒來了！」

那兩個蒙面人還未出聲，便聽得門內傳來了王爺的聲音道：「進來！」

功虧一簣奈何天

莊十瓢忙踏前了一步，那兩個蒙面人一起向旁退了開去，莊十瓢向高完使了一個眼色，一伸手已推開了門，高完仍拉着何麗君的頭髮，先走了進去，莊十瓢跟在何麗君的身邊。

只見王爺正坐在案前，他們兩人一進去，便不由自主向王爺手背上望了一眼。

當他們一看到王爺手背上，那三條漆也似的黑筋之際，他們的心頭又不禁怦怦亂跳了起來，幸虧他們久歷江湖，是以心中雖然吃驚，但是却還沉得住氣，兩人一進屋，王爺便立了起身來。

高完手一鬆何麗君的身子，「砰」地一聲，直挺挺地跌在地上，高完笑道：「王爺，幸不辱命，我們已將她擒來了！」

王爺向跌在地上的何麗君望了一眼，又向高完和莊十瓢望了一眼。

高完和莊十瓢兩人，心中各懷鬼胎，當王爺向他們望來之際，他們只覺得王爺的目光冰也似冷，像是淋下了兩桶冰水一樣，忍不住心頭發寒！

可是看王爺的神情，却顯然未曾看出什麽破綻來，他背負着雙手，向前走來道：「好，她死了麽？」高完忙道：「她中了我一掌，又捱了莊朋友一脚，已然身受重傷，離死也不遠了，任憑王爺處置！」

王爺在向前走來已經來到何麗君的身邊，高完和莊十瓢兩人，則在向後退去，在王爺的面上，帶着一種十分陰冷的笑容，他來到了何麗君的身前俯身下來，冷笑

着道：「你——」

也不知道他原來想講些什麽，這時，他只講出了一個字，便已生了變故！

何麗君本來是在地上直挺挺地躺着的，而就在那一剎間，她雙手略略一翻，按在地上，身子突然倒翻了過來，雙足一起踹向王爺面門！

她若是猝然之間動手，以雙手出招的話，王爺或者還能預防，可是，她却不以雙手出招，她的上半身，一動也未曾動過，雙脚却已彎了起來，踢向王爺的面門，那實在是意外中的意外！

王爺才講出了一個「你」字，便聽得「砰」地一聲响，何麗君的雙脚，已踢中了他的面門！

在那剎間，高完和莊十瓢兩人，簡直驚得呆了，根本無法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麽事，他們只見到王爺的身子，突然向後退去，又是「砰」地一聲响，撞在案上，將那張長案，齊中撞成了兩截。

而何麗君雙脚一踹出，身子一骨碌，打了一個轉翻了過來。

莊十瓢只覺得在那剎間，手上一緊，他拿着的雙刀，已被何麗君奪了過去，緊接着，已看到刀光閃耀，何麗君的雙刀已向前砍出！

他們兩人直到這時，才看到撞斷了長案的王爺，滿面皆是鮮血！

王爺的身子還未站定，何麗君的雙刀，便已砍到了他的面前，只見王爺的身子又陡地向後退去，雙手齊出，十指箕張，竟逕向何麗君的雙刀抓來！

何麗君的雙刀何等鋒利，但是王爺却出手抓向她的雙刀！

高完和莊十瓢兩人，本來對於何麗君說王爺是鬼爪孫天塵一事，還不免有所懷疑，但是此際，一看到他徒手去抓鋒刄，心中再無疑問！

他們一看到那樣情形，以為何麗君一定會改招，不讓王爺抓住的。

可是，就在那電光石火的一剎間，只見王爺的十指一緊，竟然已將何麗君的雙刀抓住！

在那一剎間，兩人心中的吃驚，實是難以形容，因為他們和何麗君串通了來騙王爺，何麗君若是一敗，那麽，他們豈不是糟糕？

是以在那片刻間，他們兩人，不由自主各發出一下驚呼聲來。

就在他們的驚呼聲中，只見王爺的雙手一緊，一聲怪叫，雙臂俱向懷中一帶，何麗君的身子也向前陡地跌出了一步。

看那情形何麗君手中的雙刀，分明是要被王爺空手奪了過去的了！而何麗君雙刀若是脫手的話，會有什麽變故，那實在不堪設想！

可是，就在那電光石火的一剎間，事情又有了變化，只聽得「錚錚」兩聲响，何麗君的雙刀，已到了王爺的手中，可是刀柄却還在何麗君的手中，而且，何麗君的手中，不單是拿着刀柄，在刀柄之上，還有七八寸長，鋒銳已極而又薄又狹的刀身！

這兩柄刀子，原來是藏在她雙刀之中的！

那時，王爺雖然已將雙刀奪走，但是，却防不到何麗君的雙刀之中另有乾坤。

高完和莊十瓢兩人，一看到這裏，心中的緊張實是難以形容，一顆心幾乎從口腔之中直跳了出來。

何麗君的雙刀之中竟然刀中有刀，那實在是任何人都想不到的事情。而那時候王爺奪刀之際，用的力道自然太大了些，是以刀一奪到了手，雙臂便向上揚了揚，胸前門戶正好大開。

何麗君顯然是早已料到了這一點，是以她手中的薄刀也在那一剎間疾刺而出。

只聽得王爺又發出了一下怒吼聲，雙臂在那剎間，陡地向下一沉，他手中所抓的刀身，突然向下格了下來，「鏘鏘」兩聲响，他出手極快，居然將何麗君的雙刀格開了幾寸。

但是何麗君的刀勢來得十分兇猛，仍然不減，只聽得「噗噗」兩聲响，七八寸長的利刄，已一起刺進了王爺的肩頭，直沒至刀柄！

王爺一聲怪叫，身子再向後退去。

他身子向後一退，刀子便離開了他的肩頭，他肩頭上鮮血狂噴，身子退出了幾步，「砰」地一聲撞在一根大柱之上。

就在那時，只聽得門口砰地一聲响，在門外的兩個蒙面人已然衝了進來。

而這時，高完和莊十瓢兩人，看到何麗君兩刀已然得手，心中大定，是以一見那兩個蒙面人衝了進來，立時迎了上去，四人隨即動起手來。

何麗君兩刀刺中了王爺的肩頭，她也以為自己得了手，踏步進身，又向前疾逼了出去，手中的利刄閃起兩股精虹，又已逼到！

她手中的利刄，斜斜向前攻出，王爺正貼柱而立，眼看無可退避，何麗君一面出手，一面厲聲喝道：「孫天塵，你末日到了！」

她刀發如電，眼看已可以砍中王爺，却不料王爺的背貼在柱上，就在她雙刀砍到的那一剎間，身子突然貼着大柱，向上升了上去！

那一式「壁虎遊牆」功，使在大柱之上，而且使得如此靈巧快疾，這也是何麗君料想不到的。

何麗君雙刀自外面裏斜斜砍下，她的原意是想先將王爺的雙肩卸了下來再說，就算不能如願，這兩刀至少也叫王爺的雙肩受了重創，筋脈切斷，內力難以輸送，他就使不得「鬼爪」功夫了！

却不料王爺就在那一剎間，身子突然向上升了起來，是以，只聽得「叭叭」兩聲响，何麗君的雙刀一起砍在柱子上。

何麗君用的力道很猛，雙刀一砍在柱子上，刀身立時陷進了大柱之中。她雙刀一砍空，心中便已知不妙，急切之間，也不理會對方是避向何處，雙臂一振，立時身形向後疾退而出。

可是王爺背貼着大柱，身形疾升了上去，避開了何麗君的雙刀後，他可以說已佔了上風，如何還能容何麗君後退？何麗君雙臂一振，剛將雙刀自大柱之中抽了出來，王爺的身子已突然向下一沉。

他起、沉之際，背部始終貼在柱上，一沉之後雙足飛起，「砰砰」兩脚，已踢中何麗君的頭部，那兩脚，踢得何麗君的

身子向後疾翻了出去，雙刀脫手，跌倒在地，動彈不得。

王爺的身子又向下一沉，落下地來。

這時，看何麗君時，只見她星眸緊閉，面如紫金，分明已受了極重的傷，昏死了過去！

何麗君已然昏了過去，倒什麽知覺也沒有了，也根本不知道駭怕，可是高完和莊十瓢兩人，却已然殺了闖進來的那兩個蒙面人。

當他們和那兩個蒙面人動手的時候，何麗君還是佔着上風的，是以他們心中也十分篤定。可是等到他們得了手，轉過身來時，何麗君却已昏倒在地，站在他們面前的是目露兇光的桂王爺！

高完和莊十瓢在那剎間，心中的吃驚實在是難以形容，一時之間僵住了，不知該如何才好，兩人的面上，也已蒙上了一層死氣。

王爺向昏在地上的何麗君略望了一眼，兩道凌厲之極的目光，便一起盯在他們兩人的身上。

高完和莊十瓢也算是一等一的高手，他們在這時候，急着要想為自己分辯幾句，但是喉嚨之中，却堵着什麽東西一樣，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王爺望着他們，他們只是僵立着，一動也不動，過了片刻，才聽得王爺道：「不錯，你們兩人，倒對我忠心得很！」

王爺一開口，高完只是叫了一下，他叫出的那一聲音，實是難聽之極，也根本不知道他忽然叫了一下，究竟是什麽意思，王爺又冷笑一聲道：「和這臭丫頭串通了來害我，眞不錯！」

莊十瓢人總比較狡猾些，他已然看出自己和高完兩人，已經萬無倖理的了，但是在如今那樣的情形下，總沒有引頸就戮之理，而且，哀求也決不會有什麽用處，是以他心中陡地又起了歹意。

就在王爺話才一說完之際，他雙手齊出，突然用力向前推了一推！

他那一推却不是攻向王爺，而是推在高完的身上！高完就站在他的身邊，這時正嚇得心胆俱裂，做夢也想不到會禍生肘腋！

莊十瓢用力一推，正推在他的背後，高完只覺得一股大力湧來，身不由主身子向前跌撲了出去，正是撲向王爺！

高完在那剎間，也根本無法去想自己如何會跌向前去的了，他只覺得在剎那之間，王爺陡地離自己近了許多，他根本不及去攷慮其它，一拳已向王爺的面門疾擊了出去，拳風呼呼，極之凌厲。

而莊十瓢一看到自己將高完推出，而且高完又是撲向王爺的那邊，他可以說已得到了一綫生機了！他發出了一下怪叫聲，身子陡地向後一翻，翻向一扇窗子。

那一邊，高完在混亂之中一拳擊出，他那一拳在打到離王爺的面門只有半尺許之際，拳頭上便突然一緊，整個拳頭已被王爺抓住，只聽得「格格格」一陣响，他整隻右手的手骨已全被抓碎！

整隻手的手骨全被抓碎，那種痛楚，當眞是徹心徹肺，痛得高完額上豆大的汗珠，滾滾而下，怪嗥了起來，在那剎間，他連視綫也模糊了，眼睛只看到自己的拳頭被王爺的手包着。

而在王爺的手背之上，那三條漆也似墨的黑筋，却高高賁起，宛若是在他的手背之上，伏着三條黑色的爬虫一樣，可怖之極！

在剎那間，高完心中所想到的，也只是「鬼爪」兩字！他根本沒有機會多想什麽，王爺的手已向前陡地一鬆，高完整個人立時被一股大力所湧，如同斷綫風箏也似向前直跌了出去！

那時，恰好是莊十瓢已翻到了窗口，眼看可以撞破窗子，逃出外面去了，然而高完的身子，疾撞了過來，「砰」地一聲响，正撞在莊十瓢的身上。

那一撞之力，實在大得出奇，莊十瓢的身子斜斜向外飛了出去，又是「砰」地一聲撞在牆上，只見他雙手用力一抓，在牆上抓出了十道極深的裂痕，可是他的身子，也在剎那間，直挺挺地倒了下來，在那幅牆上，竟然清清楚楚印下了他的一個面印，而莊十瓢倒在地之後，出氣多，入氣少，開始時還抽搐了一下，接着便氣息全無了。

倒還是高完，撞中了莊十瓢之後，雖然也跌倒在地，然而總算掙扎着站起來。

只不過他才一站起，王爺已到了他的身前！

高完只覺得天旋地轉，左肩一緊，又被王爺抓住！

王爺一聲冷笑道：「你又知道我是什麽人了，是不是，快說！」

高完急叫道：「孫前輩饒命！」

王爺的雙肩之上曾被何麗君刀中之刀，刺中了兩下，可是在王爺中刀迅速後退之後，他雙肩之上並沒有多少血流出來。

這時，高完一面在叫「饒命」，一面硬着頭皮抬頭看去。

高完看到王爺的雙肩之上，血珠子一顆一顆迸了出來，那顯然是他在受傷之後，便一直運勁逼住了傷口之故，而他在受傷之後，還一直在和何麗君動手，這份功力之高，也可想而知了！

高完看到了這等情形心頭更是駭然，連忙又低下頭去，身子把不住簌簌發抖。

王爺冷笑了一聲道：「你說，我能夠饒你嗎？」高完聽出王爺的聲音不善，心中的害怕也到了極點，他又急叫道：「王爺，且慢下手，我有話說！」

看官，須知鬼爪孫天塵乃是何等心狠手辣之人，他當年和三手判官何震，一起在唐家堡中下毒，他和三手判官乃是何等樣的交情，但他一想到下毒唐家堡，這事一定引起武林公憤，難保三手判官不傳出去，是以一得了手，便將何震刺死！

像這樣兇狠的一個人，若是聽得高完那樣說，他竟會眞的暫不下手，那才眞是出奇的事！

然而這時，他肩頭上傷得十分之重，何麗君那兩刀幾乎沒有在他的肩頭上，刺了個透心涼，他在受傷之下，一直運氣迫住了傷口，而且還踢傷了何麗君，震死了莊十瓢，却也要略緩一口氣過來才行了。

是以他一面眞氣運轉，一面冷冷地道：「你還有什麽好說的？」

高完自己也是心狠手辣之人，他如何不知道在現在那樣的情形之下，要叫鬼爪

孫天塵不下毒手，那是萬萬沒可能的事。

他出言要鬼爪孫天塵暫緩下手，原是打定了拚命的主意，本來也沒有存着多大的希望，以爲孫天塵一定會立時下手，再也不肯遲緩的。

可是此際，他聽得孫天塵居然要他說話，他一橫心道：「孫前輩，我——」

他本來是扒在地上的，一個「我」字才出口，雙手才放在地上，陡地一按，整個人已向前直撲了過來！

他這時打定了拚命的主意，一撲了上去也顧不得什麼招式不招式了，雙手未曾出招，頭已向孫天塵胸口直撞了出去！

孫天塵的武功再高，但是却也料不到，高完在那樣的情形之下，居然還敢反撲！高完離得他本來就近，電光火石之間，「砰」地一聲，一頭已撞中了他的胸口，那一撞的力道，還着實不輕！

他只覺得胸口陡地一甜，一口鮮血，忍不住就要噴了出來，剎那之間，他心中又驚又怒，手起掌落，一掌便拍在高完的後腦之上。

高完在一頭撞中了孫天塵的胸口之後，雙手一伸，還一起向孫天塵的小腹之上抓來。

就在那時候，孫天塵的那一掌，早已拍下，「噗」地一聲下，高完的後腦立時陷下去了一大塊，立時高完便已斃命！

但是孫天塵氣尚未出，五指一緊，只聽得「格格格」一陣響，他五指一起陷進了高完的頭骨之中，然而在這時候，他自己也支持不住了，身子向後連退了幾步，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

他五指仍插在高完的頭骨之中，當他後退之際，是將高完也拖了過來的。

等到他坐下之後，他一張口哇地一聲，噴出一口鮮血來，眞氣一散，雙脅下的傷口也迸不住，立時變得血如泉湧！

在那剎間，他的面色也變得難看之極，坐在椅上，身子也在不住地發着抖，他的雙眼却死死盯在地上昏過去的何麗君的身上。

何麗君那時已漸漸醒了過來，她睜開了雙眼，立時看到了坐在椅上的孫天塵。

一看到了孫天塵，何麗君的身子突然一震，欠身坐了起來，她雖然已經醒轉，可是還是天旋地轉，她勉力一挺身，想要站起身來，但是雙腳一軟又跌倒在地！

何麗君伏在地上，心中緊張到了極點，遍體生汗，她只當孫天塵一定要向她下手的了，可是，她喘了幾口氣，孫天塵却仍然未曾動手，何麗君的心中更奇了一奇，再定神抬頭向前望去。

這一次，才看到了孫天塵不但肩膊上血如泉湧，而且口角之中也有一縷鮮血，沁了出來，分明是受了極重的內傷！

何麗君不知道在她昏過去之後，又發生了什麼事，但是，絕頂聰明的人，看到了莊十瓢的屍體，又看到孫天塵的手還抓住高完的後腦之上，她已經可以知道，高完和莊十瓢兩人一定曾和孫天塵拚鬥過，雖然他們兩人死了，但是孫天塵也不免受了傷，一看到了這一點，何麗君的精神陡地一振，她以肘支地，在地上移動了幾尺，雙手伸出，先將她那兩柄刀中之刀握在手中，然後，刀尖用力在地上一撑，「噗」地一聲，刀尖在地上的青石上，劃出了兩道裂痕，她身子勉力向上一挺，居然給她挺直了身子！

在一看何麗君睜開眼來之際，鬼爪孫天塵的心頭，便怦怦亂跳了起來，他一坐在椅上時，便知道何麗君一定會醒過來的，已然在漸漸蓄力，可是他肩頭上的傷痛却越來越甚，雙臂軟得一點也抬不起來。

他緊緊盯住了何麗君，等到何麗君握住了雙刀，身子已站立了起來，他心跳得更甚。

何麗君握住了雙刀，勉力站定了身子，在她蒼白的臉上泛出了一絲笑容來。

何麗君道：「孫大叔，好久不見了，我爹怎麼啦？」

孫天塵面上的肌肉在不由自主，簌簌地跳動着，何麗君那兩柄又薄又鋒利的尖刀，已然漸漸在向他指了過來，孫天塵心知自己無力應敵，額上的汗珠已然一滴滴落了下來。

何麗君冷笑着說道：「你居然做了王爺——！」

何麗君這句話，突地提醒了孫天塵。

何麗君以後，還在講些什麼，孫天塵根本未曾聽到，他一被何麗君的話提醒，立時想到，現在自己的身份是王爺！雖然，這王爺的身份，是他當年離開了唐家堡之後，殺了正在出巡的桂王爺，自己裝扮成王爺的相貌而混充的，但是在今天還未曾被人識穿過！而且，現在，正是在王爺府中，只要他大聲一叫，立時就會有人趕來救護，又怕什麼？

當孫天塵在電光石火之間，想到了這一點時，他心中的高興，實是難以形容，竟禁不住哈哈大笑了起來，一面聲嘶力竭地叫道：「來人！有刺客到！」他才一叫，何麗君雙刀驀地揚起，「唰唰」兩刀，已向前刺了過來。

孫天塵仍坐在椅上，一見何麗君雙刀刺到，勉力一抬手臂，將高完的屍體，抬了起來。

何麗君雖然疾攻出了兩刀，去勢又快，急切之間，如何收得住勢子？兩刀一起插進了高完的身中。

孫天塵雖然用高完的屍體作盾牌，擋開了何麗君的那兩刀，但是何麗君一個站不穩，身子又向前撞了過來，孫天塵所坐的椅子，突然向後翻去，連人帶椅一起倒在地上。

他仍然在扯直了喉嚨大叫，何麗君身形一仆間，她在地上打了一個滾，已滾到了孫天塵的身邊，一聲厲喝，手起刀落，便向他的面門刺來！

孫天塵在地上打着滾，何麗君的尖刀疾刺了下來，「錚」地一聲響，刀尖竟刺進了地磚之中。

何麗君急忙振臂，孫天塵在地上接連滾着，已然滾開六七尺。

而就在這時，只聽得幾聲大喝，三四個蒙面人一起衝了進來，一個身形瘦削的人一步跨進，手中的一條軟鞭，「呼」地一聲，毒蛇也似捲了過來，何麗君剛揚起了手，準備趕過去再向孫天塵下手，軟鞭便已捲到。

如果是在平日，那一鞭的來勢雖快，但是也決計捲不中何麗君的。然而此際，

何麗君頭上被孫天塵踢了兩脚，還未曾完全清醒過來，她又在急着進招，全然未曾提防，那軟鞭一到，「啪啪啪」幾下响，鞭梢已將她的手脚纏了個結結實實！

那使軟鞭的見自己一鞭已得手，心中大喜，一聲怪叫，手臂一縮，用力一扯，已將何麗君的身子扯得向他的懷中，直跌了過去。

那人的出手也極快，何麗君的身子才一向他跌來，他左手手起掌落，已然向何麗君的頭頂拍了下來，何麗君身子向下一沉，那人的掌已壓下。

可是就在那人的掌向下壓下來之際，何麗君早已左手利刀向上揚了起來，她左手的刀中之刀，是貼着自己的鬢際，向上揚起的，那人只顧一出手，便將何麗君拍死，却未曾提防這一點！

及至他一掌拍下，何麗君的刀也刺出，只聽得那人發出一下慘叫，何麗君的尖刃已然在那人的掌心之中，直透了過來。

那人的身子突地一震，何麗君一招得了手，如何還肯饒人？她右腕雖被鞭纏住，但手還可以轉動，右手尖刀也已刺出，正刺中在那人的心口，「砰」地一聲響，已和那人一起跌倒在地。

一跌倒在地之後，那人早已氣絕，何麗君一躍而起，只見門外兩個蒙面人已扶着孫天塵到了門口，孫天塵也咬牙切齒地道：「誰殺死何麗君，重重有賞！」

何麗君還想衝過去，可是「呼呼」兩聲響，又有兩人在孫天塵的身邊擦過，衝了進來，兩人的手中，各執一柄精鋼判官筆，向何麗君當胸點到！

那兩支判官筆的來勢極猛，何麗君雙刀揚起，「錚錚」兩聲響了，架了一架。

何麗君的功力畢竟極高，刀、筆相交，兩支判官筆向上疾揚了起來，那兩人胸前門戶大開，何麗君外號人稱「刀不留人」，在那樣的情形下，她如何還肯刀下留情，一見有機可趁，踏步進身，「唰唰」兩聲響，刀已刺進那兩人的胸口。

但是，也就在此際，一個使地趟刀的漢子在地上打着滾，身子直欺了過來，手中的雙刀，颼颼向何麗君連砍了三刀。

何麗君一刺死了那兩人，還來不及拔出刀來，地趟刀已向她的雙腿砍來，何麗君雙手一發力，用力向前推去，推得那兩人「砰」地跌倒在地，她也立時頭下脚上，倒豎了起來。

那使地趟刀的漢子，眼看自己在那樣的情形之下發招，對方是一定避不過去的了。却不料何麗君在突然之際，使了那樣一個怪身法，還是將他疾如勁風的三刀，一起避了開去。

那漢子一聲大叫，身形躍起，雙刀自上而下，疾砍下來，但是何麗君雙腿一屈，雙足一起踹出，正踹在那漢子的小腹之上，踢得那漢子口中鮮血狂噴，身子向後倒了下去，撞在柱上，萎頓在地，眼看出氣多，入氣少，再也活不成了。就在這當兒，又有三四人湧了進來，何麗君的身子，仍然倒立着，她不躍起來，也難以拔出雙刀來，一個才衝進來的漢子，看來有便宜可佔，竹節鋼鞭，「呼呼」直擊下來。

何麗君恰在此際，身子一挺凌空翻了起來，但是還是遲了一步，「叭」地一聲響，肩頭上已然着了一鞭，那一鞭，打得何麗君的身子，向旁直跌了出去，緊接着，只聽得「嗆啷啷」連聲響，一隻金光閃閃的虎爪，已向她迎面抓了下來！

何麗君身形勉力後退，退到了柱旁。

她的兩柄刀，正落在柱下，何麗君一到柱旁，立時足尖挑動，將那兩柄刀挑了起來，雙臂一揚，「錚錚」兩聲響，刀又套了上去！

她雙刀在手，貼柱而立，那幾個衝進來的人，全是知道她武功高強的，一時之際，也只是圍着她吶喊，也不敢逼近來。

何麗君倚着柱，喘了幾口氣，她左肩之上捱了一鞭，痛得她連左臂都幾乎抬不起來，眼看強敵只會越來越多，她一定逃不出去的了！

這時，她頭髮散亂，面色鐵青，雙目之中厲光四射，看來十分可怖。

也就在這時，只聽得窗外突然傳來了兩個人的爭論之聲，一個道：「不行，我要去救人！」

另一個較爲蒼老的道：「救什麼人，這裏面沒有一個好人，由得他們去自相殘殺，豈不是好，孫天塵已受重傷，我們該去救他！」

何麗君一聽心中又驚又喜，她立時聽出，在窗外爭論的兩人，一個是唐青雲，一個是陳若愚！何麗君也立時想到，有了唐青雲的帮助，自己也可以有希望逃出去了！

何麗君一想到這一點，立時叫道：「唐大哥，快來助我。」

隨着她一叫，「砰」地一響，窗子已被撞開，唐青雲手握長劍已然掠了進來。

而緊隨在唐青雲身後，却是握着短劍的陳若愚。在那樣的情形之下，一看到唐青雲衝了進來，何麗君的心中，不知是什麼滋味，她雙刀狠狠向前砍出，將面前的一個人逼退，身子已向唐青雲撲了過去。她知道，自己只要撲到唐青雲的近前，那就容易逃得出去了。

唐青雲和陳若愚兩人一跳進來，立時有人向他們攻了過來，唐青雲一個轉身，長劍霍霍，將圍攻的幾個人一起逼了開去，恰好那時，何麗君已經向唐青雲撲了過來，唐青雲忙一伸手，待去拉何麗君，何麗君雙刀迸右手，她的左手也伸了出來。

眼看他們兩人，雙手快要相握，以他們兩人的武功而論，此際強敵雖多，何麗君雖然也受了傷，但是兩人合力逃出去也不是難事。

可是，就在他們兩人的手指，相距只有寸許的一剎間，「颼」地一聲，一柄利劍驀地自他們兩人的手指之間劈了下來。

那一劍，又狠又疾，逼得他們兩人，非立時縮回手去不可！

而當他們縮回手去時，定睛一看，更是大吃一驚，原來在百忙之中，劈出那一劍的，不是別人，竟是陳若愚，不但劈出了這一劍，而且劍尖向上一翻，「唰」地一劍，劍氣如虹，又已向唐青雲的胸口疾刺了過來，唐青雲一面驚叫，一面後退，一面反手揮出了兩劍，格開了兩柄單刀。

他大叫道：「陳大哥，你瘋了？」

陳若愚却只踏步進身，第二劍又已當胸刺到，劍勢又疾又狠。

這時書房中有幾個高手，不知何以唐青雲和陳若愚兩人，反倒打了起來，心中盡皆驚詫不已，反倒停住了手，不再攻向前去，只是圍住了何麗君。

陳若愚第二劍出手之後，才叱道：「你才瘋了，這女人是救得的麽？」

唐青雲忙道：「焉能見死不救？」

陳若愚「呸」地一聲道：「見死不救，也要看在什麽人身上，孫天塵也受了重傷，難道你也去救他？」

他一面說一面又連攻出三劍，又快又狠，本來，陳若愚劍法不是唐青雲之敵。

可是，他攻向唐青雲，唐青雲並不還手，他便佔了便宜，一連五六劍下來已將唐青雲逼到門口。

唐青雲一到門口，看到又有三四個人，向何麗君攻了上去，心中又急又驚，大聲道：「陳大哥，你再這樣逼我，我要還手了！」

他口在說話，手中劍未曾停下，斜斜刺出一劍，手腕一轉，「錚」地一聲響將自他身側攻來的一柄單刀，絞得飛了開去，那趁機攻來的一個蒙面人也大驚後退。可是唐青雲的話說得雖然嚴重，陳若愚却像是完全未曾聽到一樣！就在唐青雲一出口之際，陳若愚的利劍，精光閃閃，竟已刺到了他的面門！

唐青雲劍揮在外，陳若愚的那一劍來勢又快又狠，簡直就像是要取唐青雲的性命一樣，唐青雲逼得又向外退出了一步。

他本來已在門口，向外一退，便已逃到了走廊之中，一到了走廊中，他自然看不到書房中的情形了，可是何麗君受了重傷，正在受人圍攻，他却是知道的，是以心中更是焦急！

唐青雲身形一退間，劍已回到了胸前，電光石火間，連出三劍！

那三劍，當眞是緊密之極，劍勢連綿不絕，陳若愚橫劍擋了三下，只聽得「錚錚」三下響過處，陳若愚已被唐青長逼退了三步。

陳若愚退，唐青雲自然進，兩人又殺進了書房之中，唐青雲才一進書房，便看到何麗君的腿上又中了一刀，身子向旁一側，幾乎跌倒。

而就在何麗君要向外跌出之際，在何麗君的身後，一個人舉起海碗大小，滿是尖刺的一個銅鎚來，向何麗君的後腦砸了下去。

唐青雲的武功極高，自然看得出，在那樣的的情形之下，何麗君是萬萬避不開這一砸的，而他面前有陳若愚擋着，他雖然可以將陳若愚逼退，但也不能在那一剎間搶過去救何麗君了。

唐青雲的心，突地向下一流，雖然這時，陳若愚的一劍，已疾向他的咽喉刺到，但是他却也無法顧及自己了，手臂一甩，手中劍已脫手飛出！

唐青雲手中的長劍，疾如流星，向前飛了出去，劍鋒恰好在何麗君的頭上掠過，劍尖微微向上，「錚」地一聲響，撞在那柄刺鎚之上！

那使鎚的漢子，眼看自己一鎚擊下，何麗君萬萬避不過去，自己定可以得手之際，却不料眼前精光一閃，一股大力，撞了過來，他手中的那柄刺鎚，被震得向上，反揚了起來。

刺錘反揚了起來，就反砸在那漢子自己的臉上，那漢子一聲怪叫，滿面鮮血長流，已向後退了出去。

而在那一剎間，陳若愚和唐青雲那裏，却也發生了大的變故。

陳若愚這時，向唐青雲攻出的劍招，又快又狠，那是他自己知道，唐青雲的劍術，在他之上，不如此，不足以逼退唐青雲之故。

而他實在不想唐青雲去救何麗君，只想唐青雲拋開何麗君不理，趁鬼爪孫天塵已受了重傷，一鼓作氣，除了孫天塵，爲江湖除害，爲昔年被害的唐家上下報仇。

他和唐青雲兩人乃是生死好友，雙方對對方的武功，均已了然於胸，陳若愚已被連逼退了三步，又退進了書房之中，他知道自己一劍，疾取唐青雲的咽喉，唐青雲必然迴劍來迎。

陳若愚甚至連下一劍如何出手，才可以將唐青雲逼出書房去，也已經想好了，可是，就在那剎間，唐青雲爲了救何麗君，他手中的長劍，竟脫手飛出！

唐青雲手中沒有了長劍，如何還能去擋格陳若愚這一劍！

而陳若愚算準了唐青雲必然迴劍來擋的。

突然之間，唐青雲劍已脫手，又叫他在那剎間如何收得住勢子？

在那一剎間，陳若愚只覺得身子內的冷汗，像是一下子全都湧了出來一樣，他不由自主發出了一下怪叫聲來，一面叫，一面他手中的利劍，仍疾如流星，向前刺了出去，也就在那一剎間，只見唐青雲的身子，硬生生地向旁扭了一扭！

唐青雲身子一扭，也只不過避開了劍尖直奔咽喉來的勢子而已，電光石火之間，「噗」地一聲響，陳若愚手中的利劍，已刺進了他肩頭。

陳若愚又發出一聲怪叫，突地抽劍後退，他額上的汗珠，已如雨而下，唐青雲的肩頭之上，鮮血也已然湧出，唐青雲苦笑一下道：「陳大哥！」

陳若愚握住了劍，身子站着，額上的汗珠，大顆大顆迸了出來，但是他的身子却在不住發抖。

就在這時，只聽得一陣脚步聲過處，又有七八個人闖了進來。

這時，何麗君被唐青雲長劍脫手，解了重圍，刀尖在地上一挑，將唐青雲的長劍，挑了起來，唐青長伸手接住了長劍，何麗君已奔到他們兩人中間，喝道：「還發什麽呆？如今只有我三人合力，才能衝得出去，難道還看不出來麽？」

陳若愚伸手一抹汗道：「說得是。」

他剛才一劍，險險乎將他唯一的好友刺死，整個人就如同浸在冰水中一樣，如今唐青雲也已受了傷，自然只有先設法衝了出去再說了。

他一面說，一面伸手拉着唐青雲，向外一閃，利劍揮出，「唰唰」兩劍，衝在最前面的一人，已經慘叫着向後，倒了下去。

他拉着唐青雲，唐青雲却一伸手拉住了何麗君手臂，他們三人一聯手，身形振動，倏地轉了一轉，只見刀光劍影，將圍

在他們身邊的人，一起逼了開去，何麗君身子，已向窗口，竄了出去。

這時，他們三人，已變成了手握着手，何麗君一竄向窗子，唐青雲和陳若愚兩人，也跟着掠起，何麗君一刀砍出將一扇窗子砍得「嘩啦啦」倒了下來，窗子一破，三人也已一起竄出！

他們三人一出窗子，身形拔起，便已上了屋頂。這時，只見整個王爺府中，火把閃耀，人影幢幢，人聲嘈雜，不知已驚動了多少人！

三人在屋頂上略停了一停，向前飛掠而出，轉眼之間，便已掠出了圍牆，落在一道巷子之中。

一到巷子之中，府中的喧鬧之聲，聽起來已遠了許多。

他們聽得出，人聲正從後花園湧了過去。他們三人，只是略停了一停，並沒有分開來，仍然向前，疾奔而逃，終於，來到了一座林子之中，已是甚麽聲音都不聽到了。

他們三人，只有陳若愚一人未曾受傷，一到了林子中，陳若愚突然用力一拉，將唐青雲拉了開來，同時手一揮，一劍已向何麗君刺出。

何麗君的反應也眞快，百忙之中，拾起了刀來，「錚」的一聲響，刀劍相交。

但是，也就在刀劍相交的一剎間，陳若愚已將唐青雲和何麗君相握着的手，拉得分了開來，同時，將唐青雲拉得奔出了了一步。

陳若愚沉聲喝道：「快走！」

唐青雲被陳若愚拉開，便不由自主，轉過頭來，向何麗君望了一眼，只見何麗君身形一個踉蹌，向前仆去，若不是她立時以刀尖抵在地上，只怕就要站不穩，唐青雲忙道：「陳大哥！」

陳若愚的聲音，變得極之嚴厲，說道：「我們已經錯過了大好良機，你還要怎麽樣？」

唐青雲呆了一呆，隨即說道：「陳大哥，我已經受了傷，你知道我是怎麽受傷的？」

陳若愚「哼！」地一聲，也不理會唐青雲說了些甚麽，拉着唐青雲向前便奔。

何麗君這時，已倚着一株樹站定，她一面喘着氣，一面還在笑着道：「唐青雲，別叫你朋友下不了台，我們各管各去養傷，等傷好了再見面不遲！」陳若愚回過頭來喝道：「再別和我們在一起！」

何麗君笑得更動人道：「我和唐青雲約好了的，孫賊未除之前，我們仍然是朋友！」

陳若愚「哼」地一聲，何麗君立時道：「你不信，可以問問唐青雲！」

陳若愚立時向唐青雲望去，唐青雲道：「陳大哥，我們算得上是敵愾同仇！」

何麗君又「格格」地嬌笑了起來，道：「將一個受了傷的朋友拋下不理，這可不是你們這種俠士的行徑！」

陳若愚又盯着何麗君，望了半晌，苦笑一下，而何麗君却笑得更有趣了。

鬼爪魔功成絶响

一道小河，靜靜地流過，唐青雲站在河邊，河中映出他清晰的倒影來，在河邊，有一個老樹樁，陳若愚抱着雙膝，望着唐青雲。

那已是他們從王爺府逃出來之後第七天的事。

一匹白馬，沿着小河馳近來，馳到了近前，何麗君身子輕輕一翻，從馬背上翻了下來。唐青雲立時轉過身去，陳若愚也一躍而起。

何麗君笑嘻嘻地道：「陳大俠，我一走近唐青雲，你就像被人踩到了尾巴一樣，這是爲了甚麽？怕我會突然出手傷了他麽？」

陳若愚瞪着眼，忽然也「嘻嘻」一笑道：「甚麽也不怕，只怕他會站不穩！」

唐青雲道：「你們別鬥口了，何姑娘，你到城中中去探聽孫天塵的動靜，結果如何？」

何麗君雙眉微蹙道：「我們在這裏躲了七天，王爺府中，已空了六天。」

陳若愚一怔道：「甚麽意思？」

何麗君像是十分輕描淡寫一樣道：「他走了，第二天，他就帶着幾十個高手走了，王爺府中亂成了一團，餘下的人也散去了。」

陳若愚頓足道：「唉，怎麽我們未曾想到這一點，早該知道我們那一鬧，他這個王爺，便再也當不下去的了，唉，現在再上那裏去找他？」

他說到這裏，抬頭向何麗君看去，却只見何麗君的眼珠骨碌碌地在轉動着，面上的神情，也似笑非笑。何麗君這時的神情，看來極其嬌美，但是陳若愚看了，却不住皺着眉。

唐青雲道：「何姑娘，你可知道他去了何處？」

何麗君道：「我自然知道。他假充王爺，招攬高手，犯了那麽多案子，搶了不知多少金銀財寶，就算他王爺當不成了，那些金銀財寶，他却是要的！」

唐青雲喜道：「何姑娘，你曾到過他藏寶的地方，你知道所在的！」

何麗君嫣然一笑，說道：「所以，你們還是少不了我，要是那天在林子中，你們拋下我不理，現在你們也就沒有辦法可想了！」

陳若愚道：「那地方在何處？」

何麗君已然翻身上馬，道：「跟我來吧！」

她一上馬，抖起韁繩，馬已向前疾馳而出，陳若愚一聲陡喝，身形拔起，也落在馬背上，何麗君一面笑着，一面身子一斜，一伸手，將唐青雲也拉了上來，馬背上再難放得下三個人，唐青雲一手拉住了何麗君的手，雙足的踏在馬腹之上，身子等於是斜掛在馬上一樣，三人一騎，向前疾馳而出！

馬馳進了一個大鎭中，唐青雲首先躍了下來，陳若愚身形一縱，也已和唐青雲並肩而立。

這時，正是中午時分，何麗君勒住了馬，慢慢向前馳着，唐青雲和陳若愚兩人，跟在她的身邊，鎭甸的大街上，人來人往，十分熱鬧。

一直走到了一家樓高兩層的飯店之前，何麗君才身形一縱，落下馬來，將韁繩

纏在飯店門外的馬樁上。陳若愚沉聲道：「你又在出甚麽鬼主意？」

何麗君回頭向後一看，在街上有幾個漢子，身子立時縮了一縮，有的縮進了牆角，有的假裝站在攤子前，想買東西。

何麗君冷笑了一聲道：「枉你們在江湖上走動了那麽多日子，我們去找孫天塵，孫天塵難道會想不到麽？早就有人跟上我們了！」

陳若愚笑道：「你以爲我不知道？」

唐青雲回頭看了一眼，立時轉回頭來，道：「不錯，在我們身後，有幾個人，形跡可疑。」

陳若愚道：「豈但如此，我看，一面有人跟着我們，一面也早有人快馬去報與孫天塵知曉了！」

何麗君斜睨着陳若愚道：「你莫非不敢去？」

陳若愚笑着道：「你這種話，還是留着去激別人吧，我是老滑頭了，不會上你當的！」

何麗君面色一沉，神情變得極其難看，唐青雲看到了這等情形，心中不禁暗嘆了一聲道：「我們仍然闖向前去，還是怎樣？」

何麗君冷冷地道：「有老滑頭在，就讓他出主意好了，何必問我！」

陳若愚一直在笑嘻嘻地，可是聽到了這裏，他的面色却不禁一沉道：「若是照我的主意，閣下刀不留人，最好還是別和我們在一起！」

何麗君一聽，却「格格」地笑了起來道：「兩位是劍術超羣的劍俠，說不得只好沾沾光。」

唐青雲看看不是辦法，只得道：「照我看，我們還是別理會有沒有人在追踪，還是自顧自地前去！」

何麗君道：「就算要前去，也得先在這裏歇一歇，我肚子餓了。」

她說着，已然向飯店中走了進去，唐青雲一步跟着，可是唐青雲才走出一步，衣袖便已被陳若愚拉住，唐青雲轉過頭來，只見陳若愚向他施了一個眼色，又向那馬指了一指。

唐青雲自然明白了陳若愚的意思，陳若愚是要他趁此機會，騎了馬離去！

唐青雲立時沉聲道：「陳大哥，孫天塵老奸巨滑，他明知我們要去找他，一定佈下天羅地網，多一個帮手有何不好？」

陳若愚壓低了聲音道：「唐兄弟，若不趁早擺脫她，只怕總要爲她所累。」

唐青雲苦笑着道：「在除了孫天塵之後，只怕想在一起也不行了！」

陳若愚望了唐青雲片刻，却沒有再說甚麽，兩人並肩走進了飯店中。

他們兩人一進了飯店之中，那幾個原在街角裝着若無其事的人，便向前走了過來。

有兩個身形矮小的人，來到了門口的那匹馬前，一個背負着雙手，面向當街，站着不動，另一個，則一翻手，握住了馬的前脚，將馬蹄抬了起來。

他另一隻手，握住了一枚鐵蒺藜，看他的樣子，像是想將那枚鐵蒺藜按進馬蹄中去，却不料就在此際，只聽得「嗤」地一聲響，自飯店之中，飛出了一根筷子來，那根筷子，來勢快疾之極，「啪」一聲，便已經齊齊正正插在那人的手背之上。

筷子一插進了那人的手背，那人痛得全身一震，發出了一下悶哼聲，就地一滾，滾了開去，和另一個人一起，脚不點地地奔了開去。

這一切變故，全都變生俄頃，在飯店前，也有着不少途人，可是誰也沒有注意發生了甚麽事，只不過聽得飯店之內，突然傳出了一陣十分動聽的嬌笑而已。

小半個時辰之後，何麗君、陳若愚、唐青雲三人已從飯店中走了出來，何麗君仍然牽着馬，出了鎮甸，前面是一條大路，在路旁的大樹下，或企或坐，有着不少人，個個全望着他們三人。

他們三人若無其事地向前走了過去，那些大漢的視綫，一直都是跟着他們，等到他們走出了七八丈，却未見人有甚麽動靜。

陳若愚略停了停道：「我看情形不對，若是說這些人，全是鬼爪孫天塵的手下，那麽，孫天塵也未免太笨了，那和他毒殺唐家堡上下，又殺了三手判官，假冒王爺，這種深謀遠慮比較，不是相差得太遠了麽？」

何麗君也「啊」地一聲道：「是啊，老滑頭果然有點道理，我去問問他們！」

陳若愚忙道：「且慢！」

何麗君的話一出口，身子便已陡地向後一翻，翻了出去，一翻之後，疾走了幾步，已來到那七八個大漢之前。她一到，那七八個大漢的神情頓時緊張起來，本來坐着的人，也一起站了起來，何麗君笑吟吟地道：「我們一直從鎮上出來，你們便一直釘着我們，究竟是爲了甚麽？說！」

那七八個大漢中，倒有一大半人，立時面現怒容，只有一個較爲老成的人道：「何姑娘，我們久聞大名，知道閣下刀法驚人，但如果定要動敝鏢局的主意，我們也只好出力一拚！」

何麗君雙眉一揚，那人的話，她聽來實是莫名其妙，他們是要去找孫天塵，何曾要打甚麽鏢局的主意來着？但是何麗君爲人何等聰明，她立時想到那是怎麽一回事了。她想到，那一定是孫天塵的鬼主意，孫天塵明知她會從這條路上來，却先散佈流言，說她要刼鏢，那麽走在這條道上的鏢局中人，自然以她爲敵了。

何麗君一想及此，不禁嘿嘿地冷笑了起來。

她是想到了孫天塵的奸計，是以冷笑起來的，可是那七八個大漢又如何知道她的心意，一看到她冷笑，神色不禁都變了一變。

只見一個壯漢已沉不住氣，叱道：「女賊，我叫你難討公道！」

他一面說一面「呼」地一拳，已然向何麗君迎面擊出！在他擊出一拳的同時，只聽得那老成的喝道：「小達子，不可魯莽！」

隨着那一聲斷喝，只見何麗君的身形突然向後一斜，手腕一翻，刀光陡現，一刀已然向那壯漢的手腕疾削了下來。

那一刀來勢，快疾無倫，剎那之間，只聽得七八個大漢，紛紛驚呼起來。

而也就在那剎間，只見陳若愚的身子

，斜刺裏疾竄了過來，利劍倏地揚起，「錚」地一聲響，恰在那壯漢的手腕五六寸許，架住了何麗君的一刀。

而那壯漢也嚇得呆了，一時之間，拳頭仍是直勾勾地向前伸着，縮不回來。

陳若愚架住了何麗君的刀，沉聲道：「不得傷人！」

何麗君笑道：「陳大俠，剛才他不但罵我，還要打我，你看到沒有？」

陳若愚道：「何大女煞星，以你的能耐而論，他一拳怎打得倒你？」

何麗君笑得更是動人道：「要是我根本不會武功，那麽他這一拳打過來，我豈不是不死也得重傷麽？你架住了我的刀，却想如何？」

陳若愚面色一沉，說道：「我不要你傷人！」

何麗君「格格」嬌笑了起來道：「那，只怕做不到吧，我外號叫甚麽，你可知道？」

陳若愚雙目之中，精光閃閃，注定了何麗君道：「誰不知道你叫刀不留人，但現在可容不得你行兇！」

他們兩人在說話之際，那出拳打人的大漢，也早已縮回拳去，他想是心中還在害怕，因爲何麗君剛才那一刀，來勢實在太驚人了，是以他臉上一陣青，一陣白，神色不定向後退去。

何麗君聽得陳若愚那樣說，又笑了起來道：「陳大俠客，你也別太是非不分了，剛才明明是他先出拳打我，你總是看見的！」

唐青雲也掠了過來道：「別吵了，那定然是孫天塵差人散佈謠言，我們快去找他才是正經。」

何麗君笑嘻嘻道：「好，一來，我們還有要事待辦，二來，看在兩位的份上，我不取他的性命就是。可是他那雙拳頭，却動不動打人，萬萬不能留！」

何麗君一個「留」如才出口，身形突然一側！

她剛才一刀砍下，陳若愚斜刺裏竄了過來，舉劍將她的利刀架住，當他們兩人在唇槍舌劍，你一言我一語之際，陳若愚的長劍始終架住了何麗君的利刀，這時，何麗君身子陡地一側，刀和劍「嗆」地一聲，緊貼着擦了過去，爆出一串火花來，何麗君手中的利刀，又向那大漢攻過去。

陳若愚料不到何麗君說動手就動手，一聲陡喝，長劍已向何麗君的脅下刺出。

陳若愚的那一劍，又快又狠，攻敵之必守，他只當自己這一劍刺出，何麗君斷難行兇的了！

却不料何麗君的身法之快，當眞難以形容，她一刀發出之後，身形又硬生生轉了一轉，只聽得「嗆」地一聲響，她身勢一轉，堪將陳若愚那一劍，避了開去，但是脅下的衣衫，也被陳若愚刺出一個洞。

而就在那電光石火的一剎間，何麗君手中的利刀，精光閃閃，已然攻到了那大漢的身前，那大漢一聲怪叫急向後退去。

但是何麗君的刀勢，來得何等快疾，一刀削下如何還容那大漢退却，剎那之間，只聽得那大漢的大叫聲，變成了慘號聲，血光突現，那大漢的右手，已被何麗君一刀齊腕斷下！

那大漢痛得面無人色，在地上號叫打滾，何麗君却一聲輕笑，向外飄了開去。

她身形飄開之後，一雙妙目望定了陳若愚道：「你剛才那一劍，好得很啊！」

那大漢的同伴已趕了過去，將那大漢扶了起來，另外有幾個人大聲呼喝，各操兵刄向何麗君圍了上來，陳若愚面色鐵青，厲聲喝道：「退開，你們不是敵手！」

陳若愚爲人詼諧滑稽，唐青雲和他相識那麽多年，從來也未曾看到他有如此駭人的神情過。

這時，他一聲大喝，向何麗君奔過去的幾個大漢一起站住，陳若愚身形一矮，已一劍疾刺而出，何麗君雙刀齊出，架住了陳若愚的長劍笑道：「他們不是敵手，你也一樣！」

陳若愚倏地抽回劍來，又一劍刺出，何麗君後退一步，再舉雙刀將劍架住。

陳若愚身形陡地一轉，突然躍起，一劍自上而下直削下來。

何麗君身子微微向後一仰，雙刀交叉也向上揚了起來，只聽得「嗆」地一聲響，刀劍三度相交，何麗君也面色一沉道：「看在唐青雲面上我讓你三招，你再不識趣那就難說了！」

陳若愚悶哼一聲，手臂一縮，將劍硬生生地撤了開來，又是一劍刺出。

何麗君一聲嬌叱，左手刀揚起，將陳若愚的劍格得向外蕩了開去，她右手的利刀已然向着陳若愚的胸前疾劃而下！

電光火石之間，只聽得「嘶」地一聲響，那一刀劃下，陳若愚的衣服自領至腰，已被劃開了一道口子，衣服一齊劃破，但却未曾傷及皮肉！

陳若愚大吃了一驚，連忙向後退去，何麗君一聲長笑道：「這一刀，你就難以避開了！」

只見她雙刀一起揚起，刀光如虹，又一起向陳若愚攻到，陳若愚正在狼狽後退，眼看這一刀是萬萬避不過去的了，刀光一沉下，已將陳若愚的身形罩住。

也就在這時，唐青雲一聲大喝道：「住手！」

他長劍突然出鞘，向上揚了上去，何麗君立時縮手，唐青雲手腕一轉，長劍疾逼了過去，何麗君雙刀還攻，剎那之間兩人已過了三招。

何麗君在三招過後，身形向後退去，道：「唐青雲，孫天塵未誅，我們便要動手麽？」

唐青雲剛才站在一邊未曾出手，心中却實是極其爲難，及至他看到何麗君雙刀砸下，陳若愚危在頃刻，他實是不能不出手了！

他不願意和何麗君動手，表面上的理由自然是他和何麗君之間曾有着協定，大敵未除之前，雙方同仇敵愾不能爲敵，可是他自己心中，却也知道其間有着十分複雜的感情在內。

是以，此際何麗君那樣問他，他先是呆了一呆，然後才道：「陳大哥要傷在你刀下，我自然要出手！」

何麗君望着唐青雲，她一雙妙目顯得深湛無匹，只聽得她徐徐地道：「你以爲我眞的是想傷陳若愚？」

唐青雲的心中本來就亂得可以，何麗

君再那樣一問，他的心中更亂，一時之間不知該如何回答才好。

何麗君忽然冷笑了一聲，又道：「他剛才一劍，倒是明擺着想取我性命，本來麽，他是大俠，我是女煞星，他殺了我，是為江湖除害，我若是傷了他，那就是罪大惡極了，嘿嘿！」

她一面冷笑，一面身形一斜，已直飛了起來，身形下沉之際，在地上略點了一點，立時又再度拔起落在馬背上，一抖韁繩，蹄聲得得，已向前疾馳而去！

陳若愚走了過來道：「唐兄弟，剛才多謝你出劍相救！」

唐青雲苦笑了一下道：「陳大哥，她剛才……可能不是真的想傷你的！」

陳若愚冷笑道：「她外號叫刀不留人，為什麽她要對我刀下留情！」

唐青雲雙眉緊蹙着，緩緩還劍入鞘，那幾個大漢仍然扶住了他們受傷的同伴，唐青雲和陳若愚向傷者看了一眼，各自長嘆了一聲，轉身向前疾走了開去！

他們兩人一直低着頭走着，誰也不說話，一直來到了另一個小鎮之上，陳若愚才買了兩匹馬，兩人並轡而馳，又馳出了里許，陳若愚才道：「我們兩人，也可以對付孫天塵了！」

唐青雲道：「但願如此！」

陳若愚並不望唐青雲，只是瞧着前面大路道：「你不出聲，不是怪我趕走了何麗君吧？」

唐青雲也直望着前面道：「這是什麽話，何麗君是給我趕走的。」

陳若愚笑了一下，問道：「那你發什麽呆？」

唐青雲緩緩地道：「我只是在想，何麗君剛才攻向你的那兩刀，勢子雖猛，但不知她是不是真的想傷你！」

陳若愚沉聲道：「唐兄弟，那麽簡單的事，如果你還要去想的話，那麽，總有一天，當她雙刀向你砍來之際，你會避不開去！」

唐青雲沒有再說什麽，只是抖韁向前疾馳，不一會，他們涉水過了一道清溪，唐青雲道：「上次，他們刧掠之後，回程仍經過那個廢墟，後來我在霧中追蹤，他們聚在一處，離此已然不遠。」

陳若愚道：「他們得手之後，不會無故停下來，你當日霧中遇敵之處，一定就是孫天塵的巢穴了！我們可得小心些！」

唐青雲點着頭，兩人又一起向前馳了出去，不一會已轉進了小路，一面是斜斜的山坡，另一面，是一片好大的竹林。

四周圍十分寂靜，除了他們坐騎的馬蹄聲之外，幾乎什麽聲音也沒有，唐青雲和陳若愚兩人，越向前去越是全神貫注。

他們向前看去，只見那片竹林就快到盡頭了，在竹林之後是一座樹林子，隱隱可見，在樹林之後是一座很大的莊院。

陳若愚在馬上欠身，向前看了一看道：「我看那前面的莊院就是了！」

唐青雲點了點頭，兩人勒住了馬，馬兒的去勢，慢了一慢。而也就在此際，只聽得竹林之中一陣呼喝，十幾個彎鈎連着鐵鍊，「颼颼」直飛了出來。

陳若愚和唐青雲兩人，身形陡地翻起，滾落在地上。

幾乎是他們才一滾落在地，利鈎便已飛了下來，「叭叭」連聲，有的利鈎鈎在馬鞍上面，有的則鈎進了馬身之中，兩匹駿馬一起急嘶了起來。

緊接着，鐵鍊收緊，兩匹馬被拖得在地上打滾，直拖進了竹林之中，壓倒了好些竹子。

陳若愚和唐青雲兩人，一滾在地，長劍出鞘，竹林之中，呼喝之聲不絕，已有六七個躍了出來。一看到竹林中有人躍出來，陳若愚反倒哈哈大笑，因為那幾個人，陳若愚全是在王爺府中見過的。當日，他們都穿着武官的服裝，但如今，却已換成了一身勁裝，自然，他們全是孫天塵的手下！

孫天塵的手下，既然在此出現，那麽，前面那所莊院，自然便是孫天塵的巢穴了，他們正怕沒有了何麗君帶路，會找不到孫天塵，如今可以不必担心了。

陳若愚一面笑着，一面已向前疾衝了出去，兩人並肩奔出，唐青雲的劍長，陳若愚的劍短，一長一短兩柄利劍，配合得天衣無縫，只見精光閃閃，他們一衝到了近前，便有兩個人倒了下來。

竹林中又有六七人奔了出來，可是陳若愚和唐青雲兩人銳不可當，自竹林中奔出來的人雖多，也被他們逼得不住後退。

轉眼之間兩人已闖過了竹林，路上倒着五七個人，全是傷在他們的利劍之下。

還有六七個人，一聲唿哨轉身便逃，陳若愚和唐青雲兩人，向前疾迫過去，直追到了樹林之前。唐青雲還待追向前去，却被陳若愚一把拉住道：「遇林莫入。」

唐青雲呆了一呆。「要是不進這林子，如何能到前面的巨宅？」

陳若愚也不禁笑了起來道：「自然不是不進去，但也不是貿然衝進去，我們可得小心些，在這林中必有埋伏！」

唐青雲點着頭，他們兩人的手中各執着利劍，肩並肩向前走去，利劍閃閃生光，兩人的面色也十分嚴重，全神貫注。

他們一走進了林子，樹木繁茂，眼前黑了一黑，只見樹林森森，在濃密的樹葉之中，可能隱藏着許多人，也可能一個人也沒有。

他們在初走進林子的時候，走得十分緩慢，但是接着便步子加快起來，他們走進了三五丈，突然聽得頭頂之上，「啪」地一聲響。

他們兩人連忙站定，抬頭循聲看去，只見一根手臂粗細的樹枝突然斷折。

和那根樹枝一起落下來的，還有一個人！

唐青雲一見有人，身形一矮，「颼」地一劍，已然向前刺了出去，可是，他那一劍只刺到了一半，便突然收住了勢子。

因為自樹上落下來的那人，已「砰」地一聲，直挺挺地跌倒在地上！那人竟早已死去！

陳若愚身形一閃，趕到了那人面前，一腳踢出，將那人踢得翻了一個身，他們兩人已盡皆看清，在那人的面上，有一道極深的傷痕，兀自在冒着鮮血！

陳若愚忙又抬頭向上看去，一看之下，他不禁失聲道：「看！」

他雙手向上指着，唐青雲也立時抬頭

向上看去，只見樹上，的確伏着不少人，那些人有的手中還抓着弓弩，有的刀劍出鞘，分明是埋伏在樹枝上，就在他們兩人抬頭向上看去時，又有一個死人身子一側，自樹梢之上跌了下來。

陳若愚再向那跌下來的人看了一眼，那人的背後，也有一個極深的傷痕！

唐青雲和陳若愚兩人，互望了一眼，他們雖然全不出聲，但是他們的心中，却也都想起了一個人來，那便是何麗君！

既與鬼爪孫天塵作對，而又有這麽好身手的人，自然只有何麗君一個人！

唐青雲和陳若愚兩人互望了一眼，他們的臉上全都發出一個無可奈何的微笑來，他們根本不必說什麽，彼此之間也可以明白對方的心意。

他們知道何麗君已經趕到，也知道何麗君一定已在孫天塵的巢穴之中動過手來了，唐青雲心中極其焦急，真恨不得立時趕到那巨宅去，可是他却怕陳若愚說他。

而陳若愚在略呆了呆之後，却立時沉聲喝道：「我們還在等什麽？」

唐青雲忙道：「是啊！」

他們兩人身形一幌，向林子深處疾投而出，轉眼之間便已穿出了那一大片林子，已可以看到他那巨宅的正門了。

只見那巨宅的正門之外，是兩株粗可合抱的大樹，在那大樹的樹幹之上，用各種各樣兵刃，釘着六七個人，全都釘在他們胸前的要害之處，看來是有人奪下了他們手中的兵刃，再將他們釘死的。

有這種本領的自然只有何麗君了。

那兩扇黑漆的大門正緊緊地閉着，唐青雲和陳若愚兩人一來到了門前，看到了被釘在樹上的死人，又略停了一停，陳若愚「嗯」地一聲道：「看來，她已經大佔上風了！」

唐青雲忙道：「只怕未必，孫天塵豈有那麽容易對付，我們快進去看看！」

他一面說，一面已直衝到了門前，脚起處，「砰」地一脚，踢在門上，那一脚的力道十分大，只聽得「嘩啦」一聲響，半扇大門已被他踢得向院子內直飛了進去，唐青雲人也跟着竄了進去。

在門被踢飛之際，唐青雲已然可以看到院子中的情形，只見院中冷清清地，分明一個人也沒有，是以他一踢開了門，便放心竄了進去。

却不料他身形才一竄進去，還未曾站穩，「呼」地一聲響，自假山之後騰地飛起了一張大網，已向他兜頭罩了下來。

那一下變化，可以說是突兀到了極點，唐青雲身子勉強向前穿去，他想先穿進了大宅之中，避開那一張巨網再說，可是那張網撒了開來，足有丈許方圓，全在大網的籠罩之下，唐青雲急切之間如何穿得出去，大網疾壓而下，已將唐青雲罩住。

大網一罩住，自假山石後，呼喝連聲，已跳出了四個人來，一起向前搶上。

這一切事全是在電光火石下之間發生的，在大門之外的陳若愚，却是看得清清楚楚，他一聲長嘯身形掠起，利劍閃閃生光，已向那假山石後搶出的四個人疾攻了過去。

可是，陳若愚才一挺劍攻出，自另一邊的假山石後，也轉出了兩個人來，那兩人的手中各執長矛，矛尖下的紅纓亂幌，「颼颼」兩聲，已向陳若愚當胸刺急了過來。

那兩矛實是迫得陳若愚非向後退去不可，陳若愚一退，那四人已經來到了唐青雲的身邊。

唐青雲突然被那張大網罩住，但是他身子仍然屹立着，四人一到了他的身邊，唐青雲一抖手，在網眼之中，突然刺出了一劍來，四人之中，一個靠得他最近的，咽喉已被劍尖刺中！

那人發出了一下悶哼聲，身子「砰！」地向後跌倒，另外三個人呆了一呆齊聲怪叫，抖起手中的兵刃齊向唐青雲刺來。

他們三人手中的兵刃，全是三股魚叉，尖刺足有尺許長，又細又利，敢情是專為對付被困在網中的人而設的奇門兵刃！

唐青雲被罩在網中閃避不靈。一柄魚叉刺到，他反手一格，握住了叉尖，第二枝魚叉却已刺中了他的肩頭，唐青雲的身子一側，向下跌了下去，那張網又大又重，唐青雲身子挺立着，已有不勝負荷之感，一跌倒在地，肩頭又受了傷，再想站起來却在所不能。

而唐青雲在倒地之際，仍然緊握着那被他抓住的魚叉，他手背用力向前一送，將那人送得向外跌出了一步，另一個的魚叉又向下刺來。

唐青雲身在網中，簡直避無可避，情形極其危險，陳若愚却又被那個長矛的人纏住，一時之間也脫不了身。

唐青雲勉力在網中滾了兩滾，避開了魚叉的兩刺。

唐青雲在網中實在無法滾動得太開去，是以滾了兩下之後實是已避無可避，唐青雲又驚又怒，不由自主大叫起來。

他出聲一叫，陳若愚的心中更是着急，連發兩劍，將身前的兩人逼了開去，身子疾衝向前。可是他只顧向前去救唐青雲，被他逼開的那兩人，立時長矛擰轉，又向他的背後刺了過來，他却無法預防了！

眼看陳若愚向前衝來，非但救不了唐青雲，連他自己也要遭殃時，只聽得「轟」地一聲巨響，起自巨宅大堂的頂部。

隨着那一下巨響，只見大堂屋頂上的瓦片一起向上飛了起來，在半空中紛紛碎裂，在碎瓦亂飛之中一個人疾竄了下來。

一時之間，還看不清自大堂屋頂中竄出來的是甚麽人，只見兩團精光左盤右旋，護住了那人的身子，那人一竄出之後，身形向後一翻，已疾翻了下來，不是別人，正是何麗君！

何麗君疾翻而下，陳若愚身形略凝，自他身後攻來的兩柄長矛，已將攻到。

陳苦愚連忙身形向前一仆，仆倒在網上，在他身後攻來的那兩人，一時收不住勢子，連人帶矛一起向前衝了出去，恰好迎向何麗君。

何麗君的動作也真快疾，眼看她自上面翻了下來，身形還未站穩，兩柄長矛已然刺到，實在不容易避得過去，可是也就在那電光火石間，只見她身子一扭，「唰唰」兩刀已然削出。

那兩刀去勢如電，刀鋒順着矛桿疾削了下來，削下那兩個人的手腕。

那兩個持長矛的人，武功也自不弱，不然，他們也不能纏住陳若愚那麼久。可是這時，他們攻向何麗君的兩矛却是收不住勢子，順勢刺出的和蓄意攻出絕不相同，是以叫何麗君檢了一個便宜。

何麗君雙刀疾削而來，他們兩人都大吃一驚，連忙要想縮手時却已慢了一步。電光火石之間，只聽得「啪啪」兩聲响，伴隨着兩下慘叫聲，那兩人的右手已被何麗君的雙刀齊腕削下，連同他們握着的長矛一起落在地上！

何麗君兩刀得手，身子立時又轉了過來，當她的身子一轉過來時，一柄魚叉已經刺到了她的面門，她上身硬生生向後一仰。

那持魚叉的漢子一振手臂，亮晶晶的魚叉尖刺，又向何麗君刺了下來。

但就在這時，罩在魚網之下的唐青雲也緩過氣來，他左手用力一托，將魚網托高了兩尺，右腕一翻，一劍自網眼之中穿了出去。

唐青雲那一劍正刺在那人的大腿之上，那人怪叫一聲，攻向何麗君的那一叉，便慢了一慢，何麗君反手一刀，揮了出去，刀尖正好在他的咽喉之上劃過，那人第二下還未曾叫出便已倒地死去，那時，陳若愚也已從地上一躍而起，使魚叉的漢子一共三個，這時已死了兩個，還有一個，見勢不妙，轉身想逃。

可是他那裏身形才一動，何麗君已然身形拔起，雙刀一砍，「啪啪」兩聲，刀身陷進了那人的背中，何麗君雙刀一中，身形略沉，一脚踢出，將那人的屍體，踢得向前疾飛了出去。

那人的背後鮮血狂冒，身子向前直飛了出去，「蓬」地一聲巨响，撞在大堂的窗檽之上，人已飛進了大堂之中。

何麗君身子立時轉了過來，她雙刀交在右手，左手抓住了網角，叫道：「陳大俠士！」

陳若愚悶哼一聲，在那樣的情形之下，陳若愚自然不能再顧及和何麗君鬥口，他也連忙俯身抓住了網角，兩人一起振臂，一聲大喝高高揚了起來。

網一揚起，唐青雲便一躍而起，也就在此際，大堂之中又有三五個人，各執着兵刃一起衝了出來，陳若愚和何麗君兩人，不約而同仍然抓住了網角，一起向前兜了過去。

兩人動作一致，大網兜了上去，那四五個人，才一衝出大堂來，便已撞進了網中，兩人一齊鬆手，大網已將他們罩住。

何麗君雙刀「霍霍霍霍」連發四刀，沒頭沒腦向網中砍了下去，網中慘叫之聲不絕，何麗君也不理會網中的那幾個人是死是活，身形一閃便進了大堂，叫道：「快隨我來！」

陳若愚早已來到了唐青雲的身旁，他看到唐青雲的肩頭上，鮮血涔涔，忙道：「你……」

可是，他才講了一個字，唐青雲便打斷了他的話頭道：「我不礙事，我們快跟何姑娘進去！」

陳若愚沒有再說甚麼，兩人身形掠起，越過了那幾個網中掙扎呻吟的四五個人，一起進了大堂之中。

他們一進大堂，便看到何麗君仗刀而立，凝視着一幅絲幔，大堂之中除了她一個人之外，別無他人。大堂中的陳設，本來也十分美麗，但這時已東倒西歪，全部損壞不堪，而且，大堂上也穿了一個大洞，地上滿是碎了的瓦片，兩人踏了進去，「卡卡」直响。

唐青雲一看到只有何麗君一個人，忙問道：「何姑娘，孫賊呢？」

何麗君伸刀，向那幅絲幔指了指。

何麗君道：「我剛才進來時，看到他身形一閃，由這裏走了！」

陳若愚手中長劍一挺，便向前奔了過去，一面奔，一面道：「明知他走了，爲甚麼不追！」

他身形極快，轉眼之間，已衝到了那幅絲幔之前，眼看他已可以衝進去了。

可是，也就在此際，只見何麗君的身形，陡地一矮，一刀向陳若愚的背後，疾砍而下！

陳若愚正在向前疾衝，陡然之間，背後一陣強勁的金刃劈空之聲傳了過來，他又驚又怒，急忙反手一劍，向後格擋了出去。

「錚」地一聲響，刀劍相交，何麗君立時後退，陳若愚反手出劍，向前衝出的勢子，自然也慢了一慢，他雙眉一揚，正待大聲叱罵時，却聽得「嗤」地一聲響，絲幔裂開，一隻五指箕張的手，已向他當胸抓了過來，那隻手，手臂之上，黑筋高高貫起，五指指節骨間，發出輕微的「卡卡」一聲，正是孫天塵的「鬼爪」！

孫天塵的鬼爪功夫，乃是橫練外功，手指彎曲，利如鋼鈎，照他這時裂幔而出的那一抓之勢來看，一被抓中，便是開膛破腹之災！

但是這時，他那一抓已抓到離陳若愚胸前不過寸許處，勢子已盡！

饒是他那一抓，未曾抓中陳若愚的胸口，但是陳若愚胸前的衣服，也猶如爲狂風所拂一樣，揚了起來，孫天塵五指一緊，已將他胸前衣服，撕下一大幅來！

陳若愚一聲驚呼，立時後退，而孫天塵一抓不中，也立時縮回手去，看起來，絲幔之後並無動靜，也不知孫天塵是走了，還是仍然躲在絲幔之後。

這一刹那間的變化，來得實在太突兀了，而且，人人可以看出，陳若愚若不是因爲反手一劍，去格擋何麗君的那一刀的話，他一定仍然向前衝出，那麼，孫天塵的「鬼爪」，突然裂幔而出，陳若愚是一定避不過去的，剛才的情形，實是凶險之極！

是以一時之間，不但陳若愚自己出了一身冷汗，連在一旁的唐青雲也不禁涔涔汗下。

陳若愚忙又向後退出了幾步，抬頭向何麗君望了過去，何麗君冷笑道：「你想說甚麼？可是想罵我在背後偷襲麼？」

陳若愚的面色倏青倏白，呆了片刻才道：「你早知孫天塵躲在後面？」

何麗君冷冷地道：「不是知道，是猜到的！」

陳若愚的心中暗叫了一聲慚愧，他自

然也知道，何麗君剛才在他背後突如其來攻出的那一刀，不是害他，而是救了他的性命！

這時候，若要他向何麗君道謝，他却也是難以開口，是以他嘴唇掀動了幾下，却是一點聲音也未曾發出來。

他未曾說出聲來，唐青雲却已忍不住道：「陳大哥，多虧了何姑娘那一刀！」

陳若愚苦笑了一下，何麗君却已道：「我外號叫刀不留人，一發刀，可就不安着好心！」

何麗君那樣說，自然是在譏刺陳若愚，陳若愚焉有不明之理，他悶哼一聲，仍然無話可說，唐青雲忙打岔道：「何姑娘，依你看，孫天塵還躲在幔後麼？」

何麗君並不說話，只是身形疾掠向前，一刀削出，將那幅絲幔削了下來，幔後空空如也，一個人也沒有了，何麗君沉聲道：「孫天塵鬼計多端，這裏是他最後的巢穴，他非將我們三人殺死不可，但如正面動手，他却敵不過我們三人！」

唐青雲忙道：「那麼，他若是躲了起來，我們要找他却也不易！」

何麗君尖聲笑了起來，大聲道：「不怕他出來，我自有辦法！」

唐青雲和陳若愚齊聲道：「放火？」

何麗君笑道：「看來兩位大劍俠想出來的法子，也和我差不多。」

陳若愚怒道：「對付孫天塵這種人，放一把火逼他出來，也不算甚麼。」

何麗君斜睨着陳若愚道：「我又說甚麼來？」

她一面說，一面已向前奔了出去，陳若愚和唐青雲兩人互望了一眼，連忙也跟了進去，那絲幔之後，是一條長長的走廊，何麗君一面向前去，一面雙刀揮動不已，「啪啪」之聲不絕，已將欄杆削下了數十根來，陳若愚和唐青雲兩人，將削斷的欄杆削成了一堆。

何麗君站在斷杆之旁，取出了火摺子來幌着，大聲叫道：「孫天塵，你躲着不出來，火頭一起，看你躲到甚麼地方！」

她一面說一面將火摺子，向堆成一堆的斷欄杆上拋了過去。可是，也就在此際，只見大堂之中，和走廊盡頭的一扇門中，突然骨突突地冒出了濃烟來，濃烟之中還夾着「嗤嗤」聲，亂嗤亂射的火燄！那些火頭，顯然是硫磺火硝引發的，而且，還夾雜着火藥，因爲火頭一起，一大團一大團的火球，炸了開來，轉眼之間，前後兩頭的去路，都已被熊熊烈火封住，濃烟直衝了過來，像是有兩條碩大無朋的墨龍一樣，張牙舞爪而來，勢子之猛，實是難以形容，何麗君等三人立時嗆咳起來。

變故來得如此突兀，而且，那變故是他們二人再也想不到！

他們剛準備放火，逼孫天塵自宅之中走出來，來和他們三人決鬥，却未曾料到，孫天塵也早有了放火的準備，竟先一步放起了火來。

而且，孫天塵顯然是早已在這所巨宅之中的樑柱之內挖了個空，全藏進了引火的物事，不然，火勢如何會一發便如此猛烈？

何麗君陳若愚和唐青雲三人，實在也料不到，在那樣的情形下他們還會中計。

他們點燃的那一大堆斷折的欄杆，火頭還沒有冒起，自兩頭滾過來的濃烟和火舌，已幾乎將他們三人全都包圍了起來。

他們三人，其實只呆了極短的時間，可是火舌夾着濃烟捲了過來，轉眼之間，只聽得走廊上的橫樑盡皆發出轟然巨响，一根一根都捲起火頭落了下來，他們三人的眉髮，已經發出「吱吱」的聲响來。

陳若愚最先開口，只見他身子一轉叫道：「別慌！跟我來！」

他才說了一句話，濃烟撲面，已嗆咳了好幾次，他身子轉動向前直衝了出去。

他是向着大堂的方向衝出的，那時候，通向大堂的那一端，烈火熊熊，已將去路盡皆封住，但是陳若愚的情形，像是想憑藉快疾的身法硬衝了出去。

濃烟早已佈滿了走廊，陳若愚的身形才一掠出了三四尺，唐青雲和何麗君兩人，便幾乎看不清他了，他們兩人連忙也展動身形，準備跟了出去。

可是，他們身形只幌了一幌，還未曾向前跨去，便看到前面，轟地一聲响，一根着了火的橫樑，直跌了下來，隱約可以看到，幾根火龍環繞的橫樑，正是向陳若愚頂頭壓了下去的！

唐青雲看到這等情形，心中大驚，失聲叫道：「陳大哥，小心！」

隨着他一叫，只見陳若愚的身子一躬，已經疾退了回來，也幸虧他退得快，這根着了火的橫樑，呼嘯着在他的面前，只不過尺許處掠過，捲起火的火頭，已將他的頭髮燒焦了一大片！

他退了回來之後，滿面皆是驚惶之色，這時，兩面的火頭已迅速逼近，看來，他們若不設法衝出去，一定要葬身在火窟之中了！

也就在這時，只聽得何麗君尖聲道：「唯一出路，便是破牆而出！」

何麗君一句話提醒了陳若愚和唐青雲兩人，他們兩人心中不禁暗叫了一聲慚愧，變故一生，先自慌了起來，反不如何麗君有急智。

何麗君一說完，一個轉身已然一掌向牆上擊去，唐青雲和陳若愚也跟着擊出。

只聽得「叭」地一聲巨响，他們三人的掌力到處牆上已出現一個兩尺見方的大洞，唐青雲叫道：「何姑娘，你先走！」

他也不等何麗君的同意，伸手托起了何麗君的身子，便將何麗君的身子，從那牆洞之中，送了出去，他這裏才一托起了何麗君，只覺得脅下一股大力湧來，自己也被陳若愚送了出去。

唐青雲滾過了牆，一躍而起，只見陳若愚也已經竄了過來。

牆的那邊本來是未曾着火的，但是牆上破了一個洞，濃烟夾着火頭，立時呼嘯着捲了過來，他們三人急向前奔出了幾步，只聽得身後傳來了轟隆巨响，屋頂倒坍，火勢已迅速地蔓延了過來。

他們三人手牽着手，向前疾奔出來。

他們三人穿出了一座月洞門，到了後園之中，才略鬆了一口氣，可是他們仍恐在後園中有埋伏，是以仍然不敢停留，直到掠出了後院，到了一條十分清澈，溪水湍急的小溪之旁才停了下來。

他們轉過頭去看時，只見整座巨宅，

都已陷在火海之中，火頭竄得老高。

他們三人總算已逃出了火窟，但是，想起剛才被困在火窟中的情形，饒是他們三人都是久歷江湖，見多識廣的人，心頭也不禁生寒！

他們都不由自主地喘着氣，互望了一眼，盡皆苦笑了起來。

因爲他們雖然逃出了火窟，但是却已是狼狽不堪，衣衫都有好幾處被燒毀，陳若愚的情形更糟，連頭髮也焦了一大片，面上汗水混着灰燼，黑一搭，白一搭，看來實在不像是什麽武林高手了！

他們苦笑着，俯下身去，掬起溪水洗了洗臉，才又一起站了起來。唐青雲苦笑道：「想不到孫天塵用心竟如此之毒！」

陳若愚也道：「是啊，我們險險葬身在火窟之中，幸而逃了出來！」

他在說那句話的時候，向何麗君望了一眼。

陳若愚這時心中也很佩服何麗君想到了破牆而出這個辦法，自然，他和唐青雲兩人也不致於想不出這個辦法來，但是只要想遲一步的話，會發生什麽樣的後果，眞是不堪設想了。

但是因爲陳若愚對何麗君心中仍多少存着芥蒂，是以他心中感激佩服的話，都未曾說出口來，只是向何麗君望了一眼，希望何麗君心中明白！

何麗君是何等聰明之人，她自然明白陳若愚的意思，但是她却是高傲、强項的人，也根本不希罕人家的感激。

何麗君冷笑一聲道：「你們若以爲現在已經安全了，那可錯了！」

唐青雲的身子陡地一震，剛才在火窟之中，情形如此危急，他連肩頭上被魚叉刺傷的傷處，都不覺得疼痛，但這時，隨着身子一震，肩頭上却是一陣劇痛，額上的汗珠比豆還大。

何麗君瞪了他一眼道：「那是意料之中的事，也不值得怕成那樣！」

唐青雲忙分辯道：「誰說我害怕？」

陳若愚站起身來道：「何姑娘，你是說，我們仍未逃脫孫天塵的重圍？可是孫天塵怎知我們是從那方向逃出來的？」

何麗君冷冷地道：「若是他知道，我們還能在這裏喘氣麽？但他一定派了人在到處守着，一發現我們，自然會去報與他知道！」

何麗君才說到這裏，陳若愚突然發出一聲怪叫！

隨着陳若愚的那一下怪叫聲，唐青雲也是一聲斷喝，只見他們兩人，身形雙雙向前撲出，撲向溪旁一堆奇形怪狀的大石之後。

他們才一到了大石之前，便見大石後，突然冒出了兩個人，那兩個人手中的單刀已向前砍來。

陳若愚利劍一橫，格開了單刀，何麗君叫道：「留着活口！」

陳若愚出劍極快，他一劍格開了單刀，手一沉，劍已向那人的咽喉疾刺而出，及至聽得了何麗君的一聲斷喝，他才縮了一縮手，可是那一劍，却也已「噗」地一聲刺進了那人的咽喉。

那人一鬆手，手中單刀嗆啷啷地掉在石上，雙手搓着咽喉向後退了出去，另一人見勢不妙轉身便逃，可是唐青雲是和陳若愚一起向前撲出去的，那人才一逃，唐青雲雙足在大石上一點，身子疾拔起來，在半空中一個翻身，已落在那人身前。

那人倉皇之間，砍出了一刀，唐青雲長劍一絞，「錚」地一聲響，那人手中的單刀已被掙脫，直飛到了半空之中，他還想再逃，唐青雲長劍一挺，劍尖已然抵在他的胸口！

這時候，何麗君也已趕到了過來，她先趕到那咽喉中劍的人身邊，「哼」地一聲道：「留着你也沒有用了！」

她話才出口，手起刀落一刀已向那人劈出！

那人被陳若愚一劍刺中咽喉，雖然未受重傷，但也已縮在一邊，一動也不敢動，何麗君刀出如風，他如何逃得過去，一聲慘叫便自了賬！

而何麗君身形一轉，已轉到了另一人的身前，冷笑着問道：「認識我是什麽人麽？」

那人的聲音打着顫，連聲道：「認得，認得，何姑娘，不論你問什麽，我都照說！」

何麗君道：「算你精，你們伏在此處作甚？」

那人道：「王爺怕火起後，燒不死你，你們必然會逃出來，是以各處都會有人伏着，一看到你們，便去報與他知曉！」

何麗君又冷冷道：「好，那麽，他在何處？」

那人道：「何姑娘你是知道的，他在後山的那石坪之上，一等有人去報信他立時就趕來。」

何麗君冷冷地道：「你敢說假話來騙我？」

那人忙道：「不敢，不敢！」

何麗君一聲冷笑：「你不敢，我一樣殺你！」

她說着手腕一翻，一刀眞的削了出去，在那人身旁的唐青雲一震，長劍揚起，格住了何麗君的一刀，道：「何姑娘，他已說了實話，不如饒他一命！」

何麗君怒道：「你們這些自命大俠的人，偏是這麽地婆婆媽媽，這種人如何留得？」

唐青雲回頭向那人望去，那人早已跪了下來，簌簌地發抖道：「大俠饒命，我家有八十歲老母要我奉養，大俠饒命！」

唐青雲一脚向那人踢出，喝道：「廢話作甚麽，還不快滾開去！」

那人捱了一脚，一骨碌滾開去，唐青雲收回劍來，何麗君厲聲喝道：「你要是敢玩什麽花樣，看還有什麽人能救你！」

那人抱頭鼠竄而去，如何敢說什麽？

唐青雲道：「我們先趕到石坪去，孫天塵出其不意，我們正可以攻其無備，他還有什麽花樣可說！」

何麗君哼聲道：「那可難說得很！」

陳若愚道：「那石坪在何處，請姑娘帶路！」

何麗君也不再說什麽，轉過身便向前奔了出去，唐青雲和陳若愚兩人跟在後面，轉眼間，便轉過了山角。

等何麗君、唐青雲和陳若愚三人轉過了山角，才聽得不遠處的一個草叢中，簌

簌發響，爬出一個人來，那人就是剛才險乎死在何麗君刀下的那人，他一面從草叢中爬出來，一面仍兀自在發抖。

他爬了好幾步，才勉力站起了身子，他的臉色雖然蒼白，然而在他的臉上却現出了十分兇狠的神色來，他向前急走了幾步，來到了他剛才藏身的那塊大石之下，揭起了一塊石頭來。在那塊石頭之下，是一個小小的地洞，石塊一揭起，一隻信鴿便撲了出來，那人捉住了信鴿向上一拋，信鴿振翅直飛了上去。

那人身形一倒坐在石上，望着他那個死了的同伴，頻頻抹汗，咬牙切齒道：「王爺果然神機妙算，這一去，叫你們有死無生！」

× × ×

何麗君等三人，一直在向前奔着，等到穿過了一片竹林之後，何麗君陡地一揚手，停了下來。

陳若愚忙低聲道：「怎麽？」

何麗君冷笑着道：「那畜牲倒沒有騙人，你們看，孫天塵正在那石坪之上！」

陳若愚和唐青雲兩人，一起循她所指看去，只見遠處，林木掩映之間，果然是一個大石坪，在那石坪上，有着好幾株盤虬曲折的古松。

在石坪上一株古松之下，坐着一個人，那人的面目如何看不眞切，但衣飾却極其華麗，金飾錦綉，在陽光下閃閃生光。

陳若愚道：「何以只是他一個人！」

唐青雲道：「他手下能有多少人，要分頭堵截我們，他自然只有一個人在此，等候信息了！」

何麗君道：「對付這種人，相煩你們，別再講什麽俠義，我可暗算他！」

唐青雲和陳若愚兩人苦笑一下，他們自然不肯暗算他人，但是何麗君的話似乎也無可辯駁，是以他們呆了一下，陳若愚道：「先掩近去再說！」

他們三人矮着身子，向前悄悄走了過去。當他們走過去的時候，離那石坪約有七八丈遠近，他們走近了兩三丈，只見坐在松樹下的孫天塵，站了起來，又坐下去，接連好幾次。

陳若愚道：「看來有些心血來潮，坐立不安！」

何麗君奔得最快，轉眼之間，已到了石坪之旁，向前看去，只見孫天塵背對着他們而坐，離何麗君所在處，已只有七八尺距離了！何麗君身子一閃，自大石之後閃出來，唐青雲和陳若愚兩人跟在她的身後，走近了幾步，已然來到了孫天塵的身後，只有三四尺處，何麗君一聲嬌叱，雙刀齊齊砍下！

那兩刀之勢，當眞快得出奇，右手刀才下，「噗」地一聲，正砍在頸子上，只見一顆頭顱，已骨碌碌地滾了出來，可是頭顱才一滾下，只聽得頸腔之內，「啪」地一聲響，濺出來的，不是鮮血，却是十數枚小鋼鏢！

這一下變化，可以說是突兀到了極點，何麗君的動作也算得快了，她連忙向後退去，但是小鋼鏢四下飛射，還是有兩枚射中了她。

那兩枚小鋼鏢，一枚射在她的肩頭上，一枚射在她的左腕之上，令得她五指一鬆，手中鋼刀，「嗆」一聲落到了地上。

唐青雲和陳若愚兩人，是緊跟在何麗君身後的，在何麗君右手刀落之際，他們兩人的心中，都鬆了一鬆，以爲已經大功告成了，却再也料不到，何麗君突然向後倒撞了過來，他們兩人連忙止住了勢子，何麗君還是幾乎直撞到了他們的身上！

而小鋼鏢暴射而出，何麗君中刀落地，都是在電光石火之間所發生的事，在剎那間，陳若愚和唐青雲兩人，實是再也想不透，何以剛才明明看見幾次起立的人，竟會是個假人！

但是，也就在此際，只聽得松樹之上「哈哈」一聲怪笑，隨着那一下怪笑聲，石坪的四周圍，冒起不知多少人來。

那些人，手中全拿着，弩弓一時之間，只聽得「嗤嗤」之聲不絕於耳，箭如飛蝗，一起向他們三人射了過來，何麗君發出了一聲怪吼，手中單刀飛舞，將射近身來的弩箭，紛紛擋了開去，但是弩箭來得實在太密，她左腿上又中了一箭。

唐青雲和陳若愚兩人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弩箭一輪急射之後，他們各中了兩箭，尚幸不在要害之處。

只聽得松樹上又是一聲怪笑，一條人影突然自樹上飛落而下，不是別人，正是孫天塵！

孫天塵一落了下來，弩箭也已停止發射，孫天塵滿面都是陰森森的笑容道：「想不到當年唐家門中的人還未死絕，又想不到三手判官的女兒，竟會勾引了唐家門中的人來與我爲難！」

何麗君一看孫天塵自樹上落下，右手刀在地上一挑，將落在地上的那柄刀挑了起來，左手一伸待將那柄刀握在手中。

可是她左腕之上中了一鏢，鏢雖已被她扔脫，然而鮮血涔涔而下，手指却是麻木不靈，五指已然碰到了刀柄，却不能將刀握住，「噹」地一聲，那柄刀重又跌落在石坪上！

孫天塵一看這等情形，哈哈大笑了起來。然而，就在他長笑聲中，唐青雲和陳若愚兩人雙劍齊出，已向他刺到！

孫天塵一看雙劍刺到，身子倏地向後退去，他一退，松樹之上，傳來了兩聲大喝，又是兩個人疾落而下，一個是身形長大，鐵塔也似的漢子，不是別人，正是鐵掌門的韓眞！

另一個，身形矮小，一身紅衣，樣子十分怪異，掀唇凹鼻，倒像是一頭猩猩。

那身形矮小的人，手中的兵刃更怪，乃是一隻飛輪，飛輪四周圍全是尖刺，他一抖，飛輪旋轉了起來，發出了一陣嗡嗡的聲響，已向陳若愚攻到。而韓眞身形還未站穩，雙掌一擊，發出「啪」一聲響。

緊接着，雙掌一分，便已向唐青雲劈面攻到，唐青雲急一縮手，劍尖直刺他的掌心！

韓眞大喝道：「來得好！」

跟着那一聲巨喝，只見他雙掌一送，又是「啪」地一聲，竟將唐青雲的長劍，夾進了他的掌心之中，唐青雲連忙想拔出劍來，却不料手臂一縮，竟然拔之不動！

唐青雲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

當紅衣怪人和韓眞攻向唐青雲和陳若愚兩人之際，弓弩手中，奔出四個人來，

撲向何麗君，何麗君一咬牙，唰唰兩刀已砍死了兩人，只見她身子着地一滾，緊接着一躍而起！

她身子躍到半空之中，才行彈直，倏起倏落，已落到了韓眞的背後。

而她身形未落，一刀已發出！

那一刀在韓眞背後，自頸至腹劃出了一道極深的口子來，韓眞發出一下狂叫，手一鬆轉過身來，隨着他轉身鮮血狂噴！

而何麗君一刀得手，連停也不停，身子又在石坪之上滾了一滾，等到她再彈起來時，已到了孫天塵的面前，一刀劈下！

那一刀去勢更是淩厲，可是孫天塵一聲長嘯，手一伸，手腕翻動，竟趁着刀尖快劈到他面門之際，一翻手將刀背抓住。

何麗君一覺出刀上一緊，連忙一縮手，刀中之刀已然掣出，又立時一刀刺出！

孫天塵手一沉將奪來的刀，格開何麗君的刀中之刀道：「我還會上你當麽？」

他一面說一面抬脚便踢，眼看這一脚踹向何麗君的心上，何麗君是萬萬避不過的了！但也就在此際，唐青雲咬着牙突然衝了過來，一劍向孫天塵的右足削下！

那一劍的來勢更是狠疾，孫天塵若不縮脚，非被唐青雲的一劍將他的右脚削斷不可，孫天塵又驚又怒，一聲怪叫，左手已向唐青雲的肩頭抓下，同時右足一縮！

他右足突然縮回來，勢子實在太急了些，雖然他武功極高，但是却也站立不穩，身子向旁一側，但當他身子向一旁側跌開之際，他的右手已然抓中了唐青雲的肩頭，是以，他的身子向旁跌去，是扯着唐青雲一起向下跌了下去的。

在那一刹間，何麗君也一個打滾避了開去！何麗君一滾開，立時便有兩人想佔便宜，兩柄單刀挾着「呼呼」的風聲向她砍了下來。何麗君身子突然一挺，已在兩柄單刀疾砍而下的空隙之中彈了起來，那兩人一刀砍空，已然呆了一呆，立時想抬頭時，何麗君的刀中之刀已然刺下！

那一刀橫揮而過，恰好劃在那兩人後頸之上！那一刀，雖然不至於將兩人的頭立時割了下來，可是那兩人的頸際，鮮血直冒，兩顆頭顱，搭拉在胸前，却再也無法抬起來了。

而唐青雲在一被孫天塵抓住了肩頭，一起向旁滾跌開去之際，他肩頭的痛楚當眞是難以形容！孫天塵的「鬼爪」功夫何等厲害，一抓住了唐青雲的肩頭，五隻手指就像是強勁有力的鐵鉗一樣，鉗進了唐青雲肩頭之中！

唐青雲只覺眼前陣陣發黑，在滾跌出去之際，咬着牙向前刺了一劍！

那一劍，本來是想刺孫天塵胸口的，可是肩頭的疼痛，實在太甚，是以劍歪了一歪，一劍只刺進了孫天塵的腿中。

那一劍，雖然不會刺中孫天塵的要害，但是唐青雲的肩頭，被孫天塵施展「鬼爪功」抓住，奇痛徹骨，那一劍的力道，也是大得出奇，劍鋒刺進孫天塵的大腿之中，足有四五寸深！

孫天塵在那刹間，也發出一聲嚎叫，隨着他那聲兇厲之極的號叫聲，他身子猛地一挺，已然站了起來。

當他站了起來之後，唐青雲雖然痛得眼前金星直冒，豆大的汗珠自額上直淌了下來，但是孫天塵五指陷在他肩頭之中，他却不得不跟着站了起來，這時，孫天塵和唐青雲兩人，都站了起來之後，姿勢實是怪異到了極點。

孫天塵大腿上仍然被劍插着，也一樣痛得他咬牙咧嘴，而唐青雲的身子痛得彎了起來，唐青雲的長劍刺在孫天塵的大腿之中，而孫天塵的左手却又抓在唐青雲的肩頭之上。他們兩人，其實都站立不穩，是以他們身子都在搖幌着，何麗君在砍翻了那兩個人之後，身形挺立，看到了唐青雲和孫天塵的這種情形，饒是她久歷江湖，也不知見過多少兇殘狠鬥，但是一看到這種情形，她的心中也不禁駭然！

尤其她對唐青雲，心中已有了一種十分微妙的感情，是以她一看到唐青雲已被孫天塵抓住，心中一亂，一時之間，竟不知該如何才好！而就在她一呆之間，祇聽得孫天塵又發出了一聲怪叫，「砰」地一掌，已擊在唐青雲的胸口！

他一掌擊中了唐青雲的胸口，唐青雲也發出一下吼叫聲，刹那之間只見兩股血泉，一起冒了起來，一股血泉，是唐青雲被擊之後，口中噴出了一股鮮血來。而另一股血泉，則是唐青雲被擊，身形向後退去，拔出在孫天塵腿中的長劍。

唐青雲的身子向後倒撞了出去，直撞向何麗君，而孫天塵也在那時直衝了過來，孫天塵向前衝過來之勢銳不可當，一衝七八尺，翻手又一掌拍開了唐青雲，五指如鈎已向何麗君的背後疾抓而出！

何麗君在唐青雲退到她身前之際，她連忙伸手去扶唐青雲，及至唐青雲身子又向外跌出，她也隨即一個踉蹌，是以孫天塵向她疾發而下的那一抓，她實在是無法躲避得過去的！何麗君自己也知道這一點，是以在刹那之間，她不由自主，她尖聲一叫，只聽得陳若愚突然在那時，大聲叫道：「何姑娘別動！」

在那刹間，何麗君實在還不知道陳若愚那一叫是甚麽意思，但也就在那刹間，何麗君已覺出有一個人，向自己的身上直撲了過來，何麗君的身子接着被壓倒，再接着便是「搭」地一聲，只聽得唐青雲一聲大叫道：「陳大哥，你……」

唐青雲咬牙切齒一劍刺出，當唐青雲一劍刺出之後，突然之間，四周圍完全靜了下來，何麗君手按在地上，身子向前一滑，轉過頭來，她看到孫天塵的右手三指，深深插在陳若愚的後心，但唐青雲的長劍，却又在孫天塵的頸際穿了過去！

何麗君只覺得心頭一陣微酸，她淚水撲簌簌地落了下來，道：「陳……大……哥，你爲什麽？」

陳若愚還未曾立時斷氣，他向何麗君眨了眨眼，但是，他却沒有說出甚麽話來，眼皮已漸漸垂了下來。

唐青雲僵立着，何麗君慢慢地站了起來，也僵立着，孫天塵的手下，一看到孫天塵已死，早已奔得不知去向，四周靜到了極點。唐青雲並沒有站了多久，便支持不住，「砰」地跌倒在地，何麗君忙伏在他的身上，唐青雲拋開了劍，握住了何麗君的手，四周圍更靜了。

而天色也黑了下來，一羣黑怪鴉，在昏暗的天空上盤旋着。（全文完）

日本野武士揭秘錄

千刀追殺

麥中青・文
可飛・圖

八百年前的武士幽靈，纏住寒山寺的瞎子和尚，方丈「慧根」叫「聽濤館」一流高手「花千刀」，前往金谷，幽門，追殺人鬼不分的武士，一直殺入黃泉！

日本的地理形勢，相當古怪，北方的一個大島叫做「北海道」，望之有如田螺，向南伸展，那是「本州」，再往下伸展，叫做「四國」，最後，幾乎貼近南北韓的朝鮮半島，那個地方稱做九州，由於地形狹長，看來有如一把刀，這種地理形勢註定它有許多武士出生，特別是「九州」「四國」之間，有海亦有湖，更加是英雄人物崛起的險要地方，至今仍有許多的武林高手在那一帶豪氣縱橫的山川生長，「山口剛玄」是空手道十段高手，威震全球，他就是在九州四國當中最有名氣的「山口縣」出生。

「山口」這個縣一千幾百年都是如此，有的是「道場」和佛殿，時至今日，仍然保持原狀，青磬紅魚之聲跟舞刀弄棒之聲互相呼應。大多數佛門子弟都是武功深厚的，因爲他們有的是時間，誦經禮佛之餘，往往想起練武，打發時間，兼且武功精湛就可以自衞，故此他們越練越精，有些和尚還偷偷的走下山跟道場裏面的教頭暢飲，印證武功，僧俗打成一片。

這種景象可以說是一團和氣，也可以說它蘊藏一股含有血腥味的危機。

花千刀劈死「戰刀胡炳」

有些道場只是教授拳脚，只稱「道場」，如果那道場除教授拳脚還有刀槍棍棒，互相輝映，它就稱做「道館」，另外有些地方只是教授兵器，包括暗器在內，殺氣騰騰，只稱做「館」，顯然它高級了些，不過，教頭跟門人切磋武藝之際，多數用鈍刀純劍，有些「館」還用「木刀」。

「聽濤館」就是「木刀流」當中的一派，館內不管刀槍劍戟，俱用木器，如果是棍棒，當然是從頭到尾俱用木料製成的，那個館最有名氣的是「反手刀」以及「鼠尾棍」，有功力深厚的門人，他們能夠用木刀打贏眞刀眞槍眞劍的對手。

「聽濤館主」叫做「東海望一」，名氣响噹噹，有五十多個門人，刀法一流最厲害的一個，三十六歲，形神俱壯，獨居，叫做「花千刀」，名符其實，他的刀法眞的有一千多種變化。

那一晚月色澄明，花千刀在聽濤館內，殺得性起，邀請館主「東海望一」落場玩，對方欣然點頭，兩把木刀上下翻飛，把一百零八式聽濤刀法的絕招施展出來刀刃俱絕，卻又每一刀都有化解，兩人打了半個時辰，然後收刀，沒有半點血，極端出色。

花千刀在收刀之後，對在場的門人以及看熱鬧的觀衆說：「聽濤刀法的特點就是變化最多，表面上看來，好像我們兩個早已決定用那一招出擊，對方用那一招抵擋，然後打得那麼快而沒有損傷，實則不

然，一共有一百零八式，俱是臨時決定用那一個招式搏鬥，熟能生巧，自然它看來十分逼眞，只有聽濤館的木刀才可以跟眞刀眞槍搏鬥。」

這番話是他說慣了的，觀衆早已聽慣，相安無事，料不到那晚突然有人站起來挑戰，說：「我是戰刀胡炳，不信你的三尺六寸長木刀，能够打贏我的五尺六寸長戰刀，希望你肯賜教。」

花千刀哈哈大笑，說：「我經常用木刀跟鋼刀過招，盡人皆知，你想我賜教，我願意接受，不過，決鬥總是有一個目的，我的意思是爲一杯酒而戰，你的意思怎樣？」

「好極了，我們二人交手，誰的武器被對方打落，他就是打輸，請在場的觀衆喝酒，來一個滿堂紅，因爲所有觀衆都是公證人，值得飲一杯，大概你不會臨陣退縮吧。」

「我怎會退縮？敬請觀衆留步，同到寒山食店喝酒，很快我們就分出高下，任由你們喝多少酒都有人付賬。」

轟然一聲，各人齊聲喝彩，只是一個人例外。

他就是聽濤館主「東海望一」。

他低聲說：「花千刀，這傢伙目露兇光，不懷好意，你考慮清楚才跟他過招，說不定他的兵器是一柄寶刀。」

「就算是寶刀，我也不怕。」花千刀說。

那邊「戰刀胡炳」又開口了，朗聲說：「我們二人較量刀法，印證武功，本來是友誼切磋，可是，刀劍無情，說不定任何一邊偶然不愼，被人砍斷十隻指頭，甚至頸上過刀，登時喪命，到時希望各位出頭作證，證明我們沒有私仇，倘有傷亡，死於意外，我沒有甚麼話要說明了，請各位驗刀，我的戰刀雖然染了許多鮮血，並非削鐵如泥的寶刀，希望對方所握的木刀也是眞材實料，並非刀內另有暗器。」

說完，拔出「戰刀」來，寒光閃閃。

凡是陣上交兵的戰刀，俱是很沉重的，胡炳所握的戰刀，並非如此，它相當輕便，刀身極薄，且又狹長，甚至刀柄以及護手的鐵罩也是特別輕的，似乎專心爲了跟木刀決鬥而設，刀鋒十分光亮，沒有半點污痕，看來它並非染上了血，這一切景象反映出胡炳蓄意向花千刀挑戰，明白事理的人，不想惹禍上身，沒有開口，另外一些人，看也看不懂，當然是更加不會開口了，很快就看完了戰刀和木刀，兩人分東西位站定，一聲號令，那一場精采緊張的決鬥，立刻展開。

「聽濤館主」雖然眉心緊皺，始終沒有開口。

兩個武士正式決鬥了，胡炳果然厲害，刀光如雪，捲住了「花千刀」，相當奇怪，花千刀頻頻使用「脫袍讓位」的刀法，把上中下三門保護得緊緊，加上了他的木刀又圓又滑，木質堅實如鐵，對方的戰刀有如排山倒海，向他施展最沉重的壓力，他仍是毫無倦意，甚至沒有跳出圈子之外。

觀衆的掌聲雷動，不過，「聽濤館主」看得出胡炳有備而戰，存心想殺花千刀，只是時機未到，沒有把他的殺手鐧施展出來而已，花千刀始終是很危險的，根本上木刀跟戰刀決鬥，已經走了下風。

再鬥一會，戰刀胡炳的刀法驟變，大喝一聲，叫在場的觀衆讓開，使他有更闊的面積，然後以車輪刀法出擊，不理會對方如何抵擋，只是把他的戰刀作出一個個圓圈，身隨步轉，向對方展開連環砍劈。

這一招果然厲害，花千刀完全沒法進攻，只是左跳右跳的閃避，幸而演武廳的面積十分寬敞，胡炳再兇也沒法傷害他。

照情形推測，胡炳太過傷氣力，不停的旋轉，當然是很吃力的，鬥到盡他就會弄到氣力不繼，到時花千刀便全力反攻，極有可能打贏，聽濤館的師兄弟頻頻喝采，另外一些觀衆，只是欣賞胡炳的刀法，他們也是喝采之聲不絕，整個場面更加熱鬧。

那一場決鬥逐漸顯得出高下了，胡炳眞的有些疲倦，他的刀子向對方迎頭劈下的時候，並非快得像一陣風，而是清清楚楚的看得出刀子，只是慢了一慢，花千刀就乘機反攻了，他把木刀往上迎格，特別起勁，竟然把對方的戰刀撞擊到脫手而飛，不過，他並非佔上風的，因爲胡炳趁住刀子飛出去的時候，雙手齊出，壓住對方的木刀，驟然飛起一腿，向對方的胸膛使勁撐去。

當時他的一雙手受了傷，刀子已經抛丟，如果他這一脚沒法把對方撐倒，他就是打輸了，故此那一脚非常兇狠，又快又準，向對方的胸部正中偏左撐過去，顯然是傾全力展開最後一次衝擊了，照理花千刀很難抵擋得住，他捱了這一脚，似乎渾身發抖，搖搖幌幌，可是，他沒有倒下來，定一定神，就向對方撲攻，木刀上下翻飛，只是一刀斬落對方的左邊肋骨，再斬第二刀，這一刀却是斬劈在對方右邊肋骨上面。

連續兩次砍劈，胡炳已經沒法支持，唇角流血，搖搖欲倒，花千刀毫不留情，繼續砍劈，木刀斬在肋骨上面，發出一陣陣折骨之聲，在場觀衆都看見胡炳是怎樣死的，左右兩邊十多條肋骨全部折開，內臟爆裂，鮮血如泉噴出，慘叫一聲，便即喪命。

他是活生生被人打死的，其實花千刀已經把他打倒，刀子脫手飛了出來，顯然打贏，不必殺他，花千刀沉不住氣，竟把胡炳殺掉，在場的觀衆有一部份認爲他太過兇，沒有鼓掌，另一部份觀衆，根本上是聽濤館的人，却不問情由的喝采。

就在這時，有一個很宏响的語聲飛出來，說：「我是胡炳的朋友，替胡炳請你們喝酒，這些銀両足够各位痛飲了，我不想露臉，吃剩的錢就給胡炳買山地棺材葬殮好了，別忘記，戰刀也放在棺內。」

那番話相當長，奇怪的是它繞着場內說出來，竟然沒有一個人看見他是誰。

不過，這個神秘客却是講得出做得到的，他剛剛閉嘴，就有一個布袋凌空而飛，剛剛抛在胡炳的屍體旁邊，相當沉重，有人解開它看看，赫然是花花白白的銀子，一看就知道它有百両過外。

聽濤館主低聲對花千刀說：「這個人必然是花錢買胡炳向你挑戰的，聞聲不見人，他的武功相當厲害，今晚不可不防。

你大概受傷了，要不要走入內進換過一件衣裳呢？」

他的意思是替花千刀療傷，花千刀說：「換過一件衣裳喝酒也好！」

說完，他跟隨聽濤館主走開，快要離開演武廳，他還很豪氣的揮手揚聲，大聲說：「輸家請喝酒，大家一齊到寒山食店去！」

他故意運用丹田氣講話，語氣够雄壯，藉此表現出他捱了一個穿心腿也沒有受傷。

聽濤館主始終摸不透他爲甚麼沒有受傷，他捱了一個穿心腿的一瞬，分明是震了一震，渾身發抖，怎會沒有受傷呢？走入內進，找個客房，只有他們二人，花千刀把上衣解開，他才恍然大悟。

在花千刀上身有一塊薄薄的銅片罩住，它已經震裂，如果沒有這一塊「護心鏡」，花千刀死定了，由此可以反映出花千刀早就有心防範，預知有人向他伏擊了，看到那塊片片碎裂的銅片，聽濤館主深長的嘆息了一聲。

慧根和尚夜探白骨坑

花千刀很快就換過衣裳，跟聽濤館主一起，走向「寒山食店」。

食店取名「寒山」的，少而又少，因爲那個地方叫做「寒山」，向海的一邊，有一座「寒山寺」，很有名氣，它叫做「寒山食店」，倒是有點意思，花千刀兩人抵達食店，已經坐滿了人，吃吃喝喝，十分熱鬧。

有一個食客說：「今晚的東道主叫做胡炳，看來不是本地人，竟然帶了戰刀上陣，好像跟花千刀有深仇大恨似的，眞是奇怪，我們跟他毫不相識，因爲他死了才有機會飲酒食肉，豈不可笑？如果我們吃得太多，神秘客抛下一百両銀子，不够付賬，那又怎樣辦？難道把他火葬嗎？」

另外一個人接上去，說：「何必火葬？索性把他抛入海裏餵大魚更爽快！」

言者無心，聽者有意，花千刀剛剛自遠而近，聽了這些話，不便插嘴，閃身走過，稍停，他跟聽濤館主坐在一個靠近壁角的座位，聽濤館主忽然說：「花千刀，你不要瞞我，胡炳沒有露臉，你已經帶了護心鏡，準備搏殺，究竟那一個人是你的仇家呢？你一向在山口縣過活，從來沒有聽見過你跟甚麼人結怨，何以忽然之間有人蓄意向你挑戰呢？希望你好好的回答這些問題，說不定我可以帮你忙！」

花千刀沉思了一會，說：「這是一場誤會吧了，不必把它放在心上。」

聽濤館主說：「抛出一百両銀子的一個人，腕力極強，那些銀子才可以越過人叢飛下來，他即抛即走，居然沒有人發覺他站在甚麼地方，可見他的軟硬功夫不弱，似乎他用銀子買胡炳出戰的，死了一個胡炳，還有第二個胡炳，請你細心想想，究竟你得罪甚麼人，能够隨時拿得起那麼多銀子買兇殺人，他本身還是一流的武林高手呢？」

聽濤館主一番好意，所以緊緊追問，如此關心，花千刀沒法永遠閉嘴，咬了咬牙，說：「我自問沒有仇家，想要我的性命那個人，不一定是活人，也許是鬼！」

這樣子的解釋，實在很難令人入信，難得聽濤館主如此友善，聽了仍然沉住氣查問，說：「就算你無意中得罪了一個幽靈，如果你問心無愧，只是那一隻鬼對你發生誤會，仍要想個辦法，解開這一個結，否則，刺客必然源源不絕而來。坦白點說，我全是因爲關心你然後問長問短，你千萬不要埋怨我多管閒事。」

「好的，既然東海先生這樣關心我，我索性把一個月前在荒塚纍纍的地方所發生的奇怪遭遇說出來，人是永遠鬥不過鬼的，萬一我死了，你明白我爲甚麼跟野鬼結怨，也是好的，現時我開始講述那一頁夢痕了，大概是一個月前的事，有一晚，我喝了許多酒，醉了仍然想喝，還帶了一瓶烈酒，向白骨坑這邊走，每走幾步，我就多喝一口，因此越走越醉，突然，我發覺有一個渾身雪白的人站在前面。

「我絕無懼色，問他是和尚抑或是扮鬼嚇人的小賊，他反問一句：『爲甚麼你不問我是人抑或係鬼呢？』我很快就回答：『因爲我從來不相信有鬼。』他哈哈大笑，說：『也許你正是我想找的人，你可否把眞姓名和綽號告訴我呢？』我說：『我叫做花千刀，還沒有出道，故此沒有綽號。』

「他似乎對我有點認識，說：『我跟聽濤館主東海望一先生的交情不錯，他曾經對我說知，聽濤館內刀法最好的人姓花，大概是你了，難得我們在白骨坑碰頭，似乎有些緣份，你跟我返寒山寺談談，好嗎？』

「『你是寺內的和尚？』我問他。

「他想了一想，說：『我是寒山寺的方丈，法號慧根。』

「『原來是慧根禪師，失敬了，我可否問一句，你爲甚麼三更半夜走到荒塚纍纍的地方呢？』

「『任何一晚，只要我發覺白骨坑那邊有鬼火飄浮，我就到這個地方來。閒話休提了，我們走吧。』」

聽濤館主忽然插進一句：「你懂得嗎？寒山寺的方丈慧根和尚也是武功深厚的，料想他把你帶返寺內，恐怕是想切磋武藝了，是也不是呢？」

「不，他絕口不談武功，談的是鬼！我跟他回到寒山寺內，他先行對我說：『我是個和尚，所有和尚都信鬼，然後拜佛驅魔，我有一個難題，想找人跟幽靈作對，他要跟一個家族的鬼作對，當然要澈底不信鬼了，既然你的武功很好，又是在聽濤館習藝，沒有跟甚麼人結怨，現時我正式聘請你做一個人的保鑣，晚上你睡在他的房間裏，你的一張床必須貼近門口，如果殘夜聽到異聲或者看見異物，你就拔刀應戰，傾全力保護他，因爲他是一個瞎子，你白天不必來，晚上到來睡覺好了，必須在午夜之前來，每月我給你五両金子，你是否願意站在我的一邊，保護瞎子法明和尚呢？』於是我答應了他，從那一晚開始，我就是瞎子法明和尚的保鑣。」

「究竟有沒有鬼企圖侵犯法明和尚呢？」聽濤館主忽又插進一句。

「有過一兩晚，我聽到房門外邊有些脚步聲，因爲方丈慧根和尚叫我必須發覺

有鬼或者有人闖進來，然後迎戰，別到外邊挑戰，故此我一直沉住氣半醒半睡的留在房間裏面，沒有離開半步，如是者渡過了大半個月，有一晚，我又聽到房門外邊有脚步聲了，沒法忍受，打開房門衝出去看看，果然不出所料，有一條黑影向海岸那邊飛奔，我提刀追殺，一口氣走到海邊的浮沙碎石之間，然後跟他臉對臉的站立，我看得清清楚楚，這傢伙的確是人，不過渾身穿了黑色衣裳而已！他下邊踏着黑鞋黑襪，頭上還要纏了一塊黑布，分明是想扮鬼嚇人了，我大喝一聲，抓起慧根和尚贈給我的一把桃木刀，直衝過去砍殺，逼他發招。

「他的刀法很好，那一把刀竟然是黑色的，鋒利無比，我跟他苦鬥多時，只是勉强取勝，事後我發覺自己不能够剛剛交手就把他殺退，唯一的關鍵就是他熟識地形，在碑石與碑石之間奔走，地面高低不平，沒有一脚踏錯。

「當時我只是想把他殺掉，後來，他忽然消聲匿跡，我沒法追逐，只好回到原處，當我走進了房間的一瞬，首先看見的一個人就是慧根和尚，跟着看見法明，直挺挺的躺在床上，燭光搖曳，慧根和尚跟我打個招呼，走到外邊交談，他替法明輕輕的關上了房門，然後走開。

「他對我說知，我中了調虎離山之計了，那些脚步聲只是爲了誘我追逐，離開寒山寺，對方另外有人潛入法明的房間，企圖把他刦走，法明沒有被擄，只是因爲他及時趕到，原來他晚晚徹夜不眠，在蒲團打坐，加上了他的聽覺特別敏銳，才有機會在刦匪的手上奪回法明，我認爲自己失職，無顏留在寒山寺，索性不告而別，此後，我的心裏總是浮起了一個陰影，好像有一柄黑刀隨時偷襲，故此我整天整晚佩戴護心鏡。」

所謂護心鏡，其實是薄薄的銅片，並非很沉重的，那晚花千刀能够死裏逃生，一點損傷也沒有，就靠這塊護心鏡。

他說倦了，伸手斟酒，一飲而盡，聽濤館主突然說：「花千刀，別再喝了，你已經解卸護心鏡，如果敵人再度偷襲，當胸一箭，你就命喪黃泉。」

花千刀嘆息了一聲，說：「這個敵人確是防不勝防，我十分後悔，如果我不是替法明做保鑣，就沒有這種憂慮。」

「不過，你並非白做的，慧根和尚不是答應每月給你五兩金子嗎？」

「我必須做滿了一個月，才有金子到手，不告而行，怎能向他討取金子呢？金子到手與否，不成問題，使我耿耿於心的還是那個瞎子和尚，你說吧，他有甚麼資格找人做保鑣？」

「花千刀，你眞是胡塗，你感到困惑的事情，我反而懂得一清二楚。」

「東海館主，你懂得一清二楚，再好也沒有了，可否對我說個詳盡呢？」

「當然可以，這個秘密是關於法明和尚的，也許你不知道，他最擅長的一招不是講經禮佛，而是彈琵琶，更妙的是一邊彈一邊唱，從他的歌詞曲曲傳出一段悱惻纏綿的故事，殊不料這種妙技使他名成利就，原因是有一晚他着了迷，被一雙玉手帶到野外荒塚彈琴演唱，聽歌的不是人，是鬼，此事傳出，有許多人憐憫他的悲慘遭遇，贈他一些財物，他就無端端發了達，使無數開眼的和尚羨慕不已。」

「眞是有趣，不過，你說他彈琴唱歌給幽魂傾聽，他是瞎子，不會覺得恐怖，爲甚麼你說那是一宗悲慘遭遇呢？」

「這事情是如此發生的，他在另外一晚，徹夜不返，慧根和尚獲悉他被鬼迷，彈了一晚琴，返寺之後，一雙手仍然抖動不已，叫他別去，還在他的身上各處，用硃筆寫下金剛經，又叫他渾身裸露，在隱晦的地方打坐，別回到自己的房間，免得被寃鬼糾纏，怎料這種措施，反而觸怒了幽魂，派出一個武士打扮的鬼，找他算賬，由於慧根和尚在他身上寫的金剛經，並非遮住他整個身體，漏了兩隻耳朵，沒有寫上，鬼武士雖然看不見他的身型，却看見一雙耳朵在空中飄浮，一怒拔刀，斬下他的一雙耳朵，法明和尚因此失耳，做了瞎子已經很可憐，失去兩隻耳朵，更加可憐了，你說吧，這種奇怪遭遇是否相當悲慘？」

花千刀嘆息了一聲，說：「世事相當奇，倘有這種事情發生，那又不能不相信有鬼了，這一個和尚年紀輕輕的就有那麼多悲慘遭遇，煞是可憐，照我所知，他還有另外一個傷心的故事，他並非出世就是瞎子的，本來有一個很好的家庭，父親嗜色如命，續絃之際，娶了一個妓女回來，變成他的繼母，那個妓女有兩個兒子帶來，爲了奪取家產，把他刺盲一雙眼，然後送入空門，他只是十四歲就在寒山寺出家，活到現在，也有二十歲了，沒有母愛，也沒有父愛，更加沒有男女之間的愛，有了錢也不知道怎樣揮霍，還要担心被寃鬼尋仇，把他殺掉，相信世界上再也沒有一個人比他更加可憐的了！只是可惜我那晚打開房門追出來，中了敵人調虎離山之計，得罪了慧根和尚，不然的話，即使我沒有酬金，仍想保護他。」

花千刀只是說了這幾句，忽然聽到背後有人縱聲大笑，那股笑聲似乎相當熟悉，不覺愕然，落足精神看看座上客當中那一個人發笑。

就在這時，隣座有人站了起來，轉身看着他，繼續發笑，這個食客竟然是寒山寺的慧根和尚，花千刀呆了一呆，反而聽濤館主站起，跟他打招呼，跟住說了一句打圓場的話，希望他饒恕花千刀一片胡言亂語。

慧根和尚不再笑了，很鄭重的說：「館主，花千刀是你的高徒，無怪武功如此出色，只是木刀，耍得神出鬼沒，佩服之至，剛才他對你說知，自稱他得罪了我，不好意思留在寒山寺內，這句話乃是他的酒後胡言亂語，不能作準，那天我沒有責備他，只是他不告而行吧了，既然他如此善心，仍想保護瞎子法明，希望他不必計較前事，回到寒山寺，同在一起過活，我已經帶了十兩金子到來，每一個細小的金元寶，就是一兩，五兩是補償他做過的一個月酬金，另外五兩，預付下一個月的酬金，這樣做大概可以表示我眞正的心願了！希望你替他作主。」

說完，慧根和尚探囊取出十個金元寶來。

那些元寶兩頭尖，中間闊，雖然細小，到底它是金子鑄成，耀眼生輝，看來他的確是眞心誠意聘請花千刀做法明的保鑣了，因爲花千刀已經喝醉，故此他叫聽濤館做主。

聽濤館主想了想，說：「和尚，俗語有云，財不露眼，那些金元寶可能惹人犯罪，你還是收回它吧，花千刀醒了，我才把這件事情對他說知，如果你有空，最好今晚伴着我把花千刀扶着走路，一起回到聽濤館，我們沒有醉，不妨再飲，等候他覺醒再談。」

「好極了，我也覺得帶了十個金元寶在身，走來走去，有些不妙，時間不早了！就此上路吧。」

準備付賬的銀両，已經交到寒山食店的掌櫃，他們不必操心，說走就走。

三個人搖搖幌幌的走出店外，花千刀其實沒有醉，充其量只是半醉而已！因爲慧根和尚突然出現，他覺得很是尷尬，索性走得歪歪斜斜，看來就像是眞的喝醉。

三個人都是武林高手，可惜有點醉，身上沒有武器，兼且有十個金元寶，夜色迷離，說不定有人偷襲，從寒山寺食店走向聽濤館，最低限度要走半個時辰，其中有一段路要穿過小樹林，十分幽暗，三個人不快不慢的走，剛剛進入小樹林，忽然聽到弓弦聲，跟住有一連串慘呼之聲透出來，有兩個人從樹上跌下，即時不能動彈，另外一個人，雖然沒有受傷，剛從樹上跳下，便即拔脚飛奔，慧根和尚從後面追殺，拋出第四個金元寶，這傢伙大叫一聲，倒地打滾，顯然受了重傷。

聽濤館主說：「和尚，你的金元寶原來是這樣有用的，你不怕他們接過元寶，便即逃命，拿它到前村買醉嗎？」

慧根和尚說：「只要抓住一個小賊，我已經够本有利。」

說完這一句，他湊近三個伏兵看看，一眼就看見他們俱是滿口鮮血，細心再看，他吃了一驚，說：「想不到這三個小賊竟然是如此忠心的，知道逃不了，咬斷舌頭，便即流血身亡。」

聽濤館主也感到不安，說：「他們必有幕後人差遣，在聽濤館拋出一百両銀子的神秘客，始終沒有現身，可能他就是那帮山賊的首領，說來眞是有點可惜，倘不是花千刀幹得心狠手辣，打贏了胡炳，還把胡炳拆骨，也許抓住他可以查個水落石出。」

慧根和尚說：「花千刀發覺胡炳受了傷仍是目露兇光，担心他日後尋仇，索性宰了他，不算是心狠手辣，假如他放過胡炳，胡炳也是死於拋出銀両那個人的毒手！眞正是心狠手辣的人，往往把自己人殺了滅口，你認爲我是否說錯？」

「一點也沒有說錯！」聽濤館主說。

奉命追殺扮鬼的武士

他們很輕鬆的回到聽濤館，再也沒有甚麼糾紛了，在聽濤館裏面，很是安全，三個人挑燈夜談。

花千刀說：「慧根禪師，承蒙你看得起我，我做錯事，你仍然肯僱用我做保鑣，感激不已，今後一定竭力而爲，盡可能的保護法明，不過，關於源氏家族的鬼魂，我始終不明白他們想報仇雪恨，隔了八百年，然後再動手，更加不明白他們何以揀中法明和尚，你懂得多，可否逐項解釋呢？」

慧根和尚說：「我也不是完全了解的，懂得那麼多就說那麼多好了，八百年前，整個日本分爲三個派系，最正統的一派當然是日皇本身了，儘管天下大亂，他仍是衆望所歸，不過沒有力量控制大局而已，其餘兩個派系，俱是掌握兵權的，海上的大將軍源通，霸佔了九州四國的海岸，以山口縣作爲建都之地，沒有人斗胆捋虎鬚，陸地始終以福雄大將佔上風，建都在福崗，不斷的招兵買馬，分裂做三帮，各不相讓，不知如何，源通大將軍忽然跟福雄將軍那帮人馬定期決戰，從陸地打到海上，本來發生海戰，對源氏家族有利，料不到忽然波浪滔天，源家軍的戰船離岸太遠，急於泊岸，看見福氏家族的戰船守住岸邊，也要衝過去，福家軍早有準備，下令放箭，箭頭有火，彷彿蝗虫似的密集射擊，源氏家族的戰船，極端不利，離岸較遠的船在風浪中沉沒，近岸的船，被火箭射中，發生大火，戰將叫苦連天，跳入海中必然溺斃，留在船上，活活的燒死，終於全軍覆沒，如果沒有那一場暴風雨，應該是源氏家族獲勝，因此之故，那個家族的人矢誓報仇，隱姓埋名，還有少許源氏勇將，根本上留在天皇身邊，沒有倒戈，福氏家族發力追殺，想不到那是一個後患，十多年後，天皇帮助源氏復興，跟福雄大將再度決戰，打了七晝夜，兩敗俱傷，天皇一口氣拔了兩管眼中釘，穩如鐵塔，累到源氏福氏代代尋仇，至於寒山寺，建於源家軍覆沒了一百年之後，目的是借着法事作出晨鐘暮鼓，告慰泉下的幽靈，以上就是源氏家族慘痛的夢痕，歷時八百年，忽然復興，也許是古代的雄魂厲鬼托世。至於法明和尚，被野鬼糾纏，可能是前生的寃孽，此事已成過去，如果有人照料他，相信他可以好好的活下去。」

花千刀說：「慧根禪師，最重要的一個問題，你還沒有好好的回答我，寒山寺多次被擾，我險些喪命，你認爲那是野鬼作祟，抑或是活生生的人，假手於源氏家族行兇呢？」

「我沒法回答你，因爲我是寒山寺的方丈，萬萬不能够說世上沒有鬼，你明白嗎？」

「我當然是明白的，假如所有進香客都改變習俗的觀念，認爲世界上一切關於鬼神之說，都是欺人之談，所有寺門都要關閉了，不過，你對鬼魂來說只能半信半疑，我却可以斬釘截鐵的說世上沒有鬼，我甚至可以追殺那些假借鬼魂現形之說去迷惑蒼生的人，如果你認爲我有些貢獻，希望你不要把我困在法明的房間裏，給我更多的權力追殺源氏厲鬼！」

「花千刀，你眞是豪氣迫人，佩服之至，相信不久，就會勞煩你跟許多的亡魂決鬥，不必担心英雄無用武之地。」

最後，慧根和尚由衷的說。

他口中所說的「亡魂」，其實是假扮幽靈到處作祟的「野武士」，不必解釋，花千刀以及聽濤館主，一聽就心裏明白，

不過，嘴上仍然沒有把這一宗秘密十分肯定的說出來，免得多生枝節。

就是如此，花千刀再度捲入漩渦了，他暫時離開聽濤館，夜裏回到寒山寺歇宿，仍是以前一樣的守衛，做法明和尚保鑣，不過，這一次他比較緊張，因爲鬼武士已經把他看做仇人，他不能不挺身而出，跟不知名的敵人作戰。

爲了備戰，他整天練武。

有一天下午，他跟法明說：「我想跟你很徹底的談談，你曾經發生過一頁奇怪的夢痕，有人邀你到一個地方彈琴，兼且歌唱，事後才知道聽歌聽琴的傢伙不是人，是鬼，你的感覺比較別人眞實得多，照你說，那晚聽歌聽琴的傢伙究竟是人抑或是鬼呢？」

「我不知道。」

「爲甚麼你不知道呢？」

「因爲我沒有眼睛，無法看清楚對方的眞面目。」

「儘管如此，你仍可以聽到對方笑語之聲，是也不是呢？」

「我彈琴唱歌的時候，只是一心一意演奏，他們也是一心一意傾聽，沒有人講話，也沒有人發笑，故此沒法分辨。」

「用一雙手拉住你的袈裟，走向一條又長又窄的路，在這一瞬間，你總會有些特殊感覺的，憑着這一點，你可能懂得她是人抑或是鬼。」

「我覺得她是人。」

「後來有一隻鬼作武士打扮，割了你的耳朵，這個武士你覺得他是人抑或是鬼呢？」

「我覺得他也是人。」

「現時我想你協助我找尋答案了，你的遭遇分明是鬼故事，你認爲它是人，那就顯然是有一帮人扮鬼扮怪去嚇你了，爲甚麼他們要這樣做呢？」

「我是瞎子，無論如何，比較開眼的人差些，實在沒法回答你。」

「爲了找尋進一步的認識，你可否帶我走那一條通到鬼城的路呢？」

「可以，我不必握手杖也知道怎樣走，其實是很簡單的，順着脚步走，從側門走到花圃，越過了它，再走就是鬼城，那個地方靠近海，碑石林立，不必我帶路，你也可以走到那邊去。」

「碑石照例有姓名的，如果死去的人是大官，還有官階，你懂不懂得，那些碑石刻了甚麼文字嗎？」

「碑上沒有姓名，也沒有官階，只有一個源字。」

「可能是爲了紀念源氏家族而設了，碑石下面有沒有人埋葬呢？」

「照我所知，當年源氏家族全部死在大海之內，沒有一個屍體留下來，所有碑石，只是擺擺樣子，給源氏子孫望着大海致祭，碑下沒有屍，棺材也沒有。」

「我很想到那邊看看，希望你同行，有我作伴，料想沒有危險，況且白日當空，更加安全，希望你合作。」

「好的，我可以用手杖引路，慢慢的走，如果有敵人，手杖也可抵擋一陣。」

他很快就拿到手杖，兩人先後離開寒山寺的側門，又再穿過花圃，所走的路徑正如他說過的話，一步也沒有走錯。

快要走近石碑林立之處，法明和尚忽然停下步來，說：「花先生，你是開眼的人，比較我看得清楚，可否俯頭看看我的手杖碰上了甚麼一個堅硬的物體？它滾了幾滾，却又不像是石頭。」

花千刀說：「好的，你把手杖指示一個位置給我看看。」

手杖向一個位置指示，花千刀低頭看看，果然檢了一件玉器，它相當厚，似是白玉，却又透着血紋，無疑的是一件古玉了，他把它送過去給瞎子法明摸摸，法明驚呼了一聲，說：「我記得起來了，這樣厚的玉指環，我曾經摸過，它曾經戴在那個女人的手上。」

「那一個女人？」

「她就是把我帶去鬼城的女人，現時沒有一個女人戴這樣厚的指環，我一摸就知。」

「你認得出這一個玉指環，再好也沒有了，分明是人扮鬼，如果眞是冤鬼現形，怎會有指環留下？」

兩人邊談邊走，在古舊的石碑附近兜了一個圈，花千刀回到寒山寺，當晚就單獨走到方丈慧根的禪房求見，說明此事，呈上指環。

慧根說：「這個指環是幾百年前日本武士戴在手上用來射箭的，一枝箭扣緊，箭尾必須有一件硬物支持它，不能够讓它直接壓在手指上面，現時放箭的人，全部改用鐵指環了，有了這件證物，顯然是那晚叫人把瞎子法明帶到鬼城的武士，一定是人，不是鬼！」

「我的想法也是如此。」

「花千刀，既然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相同，那麼，你不妨走到扮鬼嚇人的巢穴看看，我要主持寒山寺，不便走開，最好你單獨走動，沿着內陸走，經過蘭台，錫山，抵達金谷，幽門，那些地方全是源氏家族世世代代聚居之處，把他們武功最好的幾個人殺掉，那些人就不敢爲非作惡了，這個任務必須極端守秘，否則，你十分危險。」

「我逐漸明白眼前的形勢了，分明是源氏家族的後人，妄想興風作浪，在許多地方製造鬼怪事件，乘機把源氏家族後裔聚在一處，俟機叛變，蛇無頭而不行，只要找到當地姓源的有力份子，加以誅殺，便可以控制大局，我的想法是否符合事實呢？」

「是的，花千刀，你的確聰明！」

花千刀想了想，說：「即使我有本領向姓源的武士挑戰，如果他們聚族而居之處，個個武藝高强，我怎樣動手呢？」

「你不必担心，我早已打聽得清清楚楚，不單是知道爲首的幾個武士姓甚名誰，還知道他們的綽號，甚至知道那些人的起居飲食方式，所用的武器是甚麼，抵達鬼穴，你按照黑名單上面列舉的武士逐個誅殺好了，人生路不熟，你在深夜動手好些，你此去極爲隱秘，事前無人知情，你一定可以如願以償的，我想把兩種能够剋制源氏家族武士的獨門絕招傳授給你，你苦練半月，然後出擊，那就更加有把握取勝了。」

花千刀聽了，趕快跪下，說：「敬謝方丈的栽培！」

天雷貫頂殺了黑道高手

從那晚開始，花千刀就依然慧根和尚的指點，苦練幾種獨特的武功，半月後，下山出擊，分手之前，慧根和尚還把一柄上好的桃木刀賜給他作隨身武器。

因爲此行單刀入虎門，且又出於偷襲，故此花千刀沒有向聽濤館主透露半句。

有一個黑夜，星月無光，他飄然上路。從寒山寺向北走，沿着內陸的海岸綫，走了三日三夜，然後進入源氏家族聚居的第一個大鎭，叫做蘭台。

花千刀身上有一張黑名單，細心看看，知道在「蘭台」郊外，有一條孤村，叫做「止步村」，村裏有一名惡霸叫做「虎眼川」，正式名字是源敬川，手上兩把黑刀，殺害了不少英雄豪傑，經常到外邊扮鬼嚇人，碰着對方可欺，立刻截劫，此人必須剷除。

黑名單寫得清清楚楚，虎眼川最喜歡行夜路，應該出其不意的用「梅花釘」偷襲，因此之故，花千刀並非按址登門求見，而是夜間在他的歸途截擊。

黑名單講得很清楚，這個惡霸經常在晚上到村外的一間酒肆喝到半醉，然後踏着醉步返家，途中有一個水塘，路很窄，另外一邊是竹林，想截擊他，在窄路動手最有把握取勝，但却不可貿然出擊，殺錯了人，打草驚蛇，弄巧反拙，它還寫下「投石問路」的一招，花千刀決心照做。

那晚月色澄明，花千刀預先躲在竹林裏面，靠近午夜，遙見一個身型高大的人、背上有一個刀囊，走得歪歪斜斜，心上一喜，待他走近了，忽然飛出兩塊三尖石來，向這傢伙當胸拋過去。

果然不出所料，這傢伙身形一幌，已經雙刀在手，叮咚的兩聲响，兩塊三尖石已被黑刀削落，顯然他是惡霸「虎眼川」了，花千刀一躍而出，大喝一聲，喊了一句：「虎眼川，你認得我嗎？」

這傢伙愕然，說：「我不是虎眼川，叫做喪門神韓越，替他肩負刀囊而已，你想尋仇，請即留步，讓我叫他走過來！」

花千刀信以爲眞，站定脚步，怎料這傢伙剛剛閉嘴，便即發招，兩把黑刀如飛殺上，俱是向他的下三路出擊，花千刀把桃木刀拔了出來，是有足够的時間把它往下一插，擋住雙刀，整個身體凌空飛躍，才避得過，得勢不饒人，他索性把聽濤刀的刀法施展出來，配合靈活的步法，居然一把刀逼住雙刀。

局勢稍爲穩定，打個平手，花千刀說：「明人不做暗事，你必然是虎眼川了，倘非如此，你決不會偷襲，今天你的死期到了，有甚麼絕招，盡量施展出來！」

對方果然是虎眼川，哼道：「老虎頭上釘虱？你太過不自量了，這處地方不够闊大，我們到竹林之外的空地決鬥吧！」

說完，他退後三步，身形一閃，便躍出四丈過外，站在一處草地，等待厮殺。

置身於這種境地，慧根和尚教他的詭異刀法正好盡量發揮，那種刀法頻頻凌空飛躍，在空中出擊，對方如果不擅長飛躍，逼於採取守勢，只是飛躍出擊兩三次，他就把十多條鐵釘脫手飛出來，然後用那把刀夾在釘中出擊，這一招果然厲害，鐵釘向對方的臉孔如蝗飛出，虎眼川逼於雙刀齊出，護住中上門，不提防木刀從高處劈落，一招「天雷貫頂」，他的頭頂開花，腦漿以及鮮血飛濺，登時命喪黃泉。

這一場惡鬥不過一頓飯光景，便即結束，妙在單對單決鬥，無人知曉，到了天亮，村民發覺水塘浮了一個屍體出來，派人打撈，知道死者是有名的惡霸源敬川，那時花千刀已經走了百里過外。

殺了一個黑道高手，花千刀胆壯心雄，看清楚「蘭台」向北走的另一個站「錫山」，有兩個和尚，俱是武功特別出色的，夜間往往到外邊活動，或者替大戶人家做法事，最好趁着他們二人做法事的一晚動手，因爲兩人都是大和尚，照例穿了紅袍以及黃袍，唸經拜佛，其餘的和尚全是穿白袍的，一望而知，憑着這一點指引，花千刀問也沒有問他們的法號，便即下手，相隔三十多尺，就把桃木刀拋出去，那一把刀大頭細尾，形如曲尺，腕力堅强的人，苦練過一個時期，眞的可以把它拋了出去，能够繞一個圈子再飛回來，剛剛落在自己的手上，躲在暗處飛出，一陣風在背後掃過，便是斬頸刀，吃了這一刀，不死也受重傷，更妙的是拋出桃木刀的彷彿懂得隱身術，不易把他查出來。

那晚穿紅袍的「大山和尚」以及穿黃袍的「小山和尚」正在大戶人家做一場超渡亡魂的法事，「大山和尚」慘呼一聲，仆在地上，渾身顫抖，頸上有一處瘀痕，似乎被鷹爪抓了一把，「小山和尚」暗呼不妙，提高警惕，剛剛站起，便又蹲下，他只是聽到一陣風聲，站起來看，却又杳然無人，心知肚明，必有一個武林高手站在附近，先行叫人急救「大山和尚」，他打個手勢，擺出拜佛手這一招，單掌貼胸豎起來，保護自己，然後向黑暗中走去，站定脚步，說：「好漢請現身談談，我們兩兄弟如果有甚麼地方開罪兄台，敬請海量汪涵，見面再行賠罪。」

他盡量壓抑自己，說得謙恭，怎料對方毫不理會，反而趁他開口講話之際，一躍而出，脫手飛出一把鐵釘來。

一把鐵釘向他撲面飛出的時候，他整體向前飛躍，一刀橫劈，先斬肋骨後斬頸，「小山和尚」只顧得閃身避開鐵釘，無法兼顧，很快就連吃兩刀，頹然倒下來。

花千刀斬破他的喉核，他想叫一聲也辦不到，眼見他死定了，索性傾全力對付穿紅袍的「大山和尚」，疾步走過去。

「大山和尚」被人扛着走，需要急救，沒有力量抵擋，很快就變成刀下亡魂，在旁照料的源氏子弟，不知死活，紛紛拔刀，「花千刀」殺得性起，有如虎入羊羣，一口氣傷了七八個人，然後罷手。

鬼城一戰同歸於盡

雖然花千刀單人匹馬闖入源氏家族的禁地，高手雲集，他仍是任意砍殺，一連贏了兩仗，心上一喜，防範的念頭自然疏了，本來他是穿了一襲布衣，專揀山邊的野徑走動，那時豪氣逼人，不再理會前途是否穩如鐵塔，脚步一順，他就大着胆子走入市集喝酒，晚上還在一家客棧歇宿。

三更過後，他已酣睡，忽然嗅到一股焦臭氣味，濃烟密佈，他正想向房門口那邊衝過去，突然聽到軋軋之聲，瓦面被揭開，露出一個大洞，同時聽到一個陌生人的語聲，說的是：「這邊走好些！」

他立刻醒悟，抓了包袱和桃木刀，向上飛躍，居然從屋頂衝出去。

他還沒有站穩，火光已經一寸寸的冒升，趁着火光望到下邊去，一排弓箭手列陣，又看見一個黑衣人快如飛鳥，在弓箭手的身邊穿過，霎時間箭如飛蝗，向這個人發射，他趕快從另一方向逃走，從屋頂躍下，轉瞬間就走得很遠，火光以及弓箭手都給他拋在背後。

這黑衣人是誰？何以冒險救他？他苦苦的思索，總是莫測高深。

他不敢從大路走動了，再度依山行走，不過，眼前的一個大鎮叫做「金谷」，他要殺的人叫「源大耳」，顯然是兩隻耳朶特別大了，如果他有機會跟此人碰頭，當然可以一眼看得出來，不過，他是個孤客，希望走進大鎮向不知名的人叢找這麼一個人却不容易，他認爲必須冒險入鎮，打定了主意，他就大步走向「金谷鎮」。

進入了金谷鎮，他一時想不起怎樣查問，偶然看見有一個地方賣驢子，心上一動，走過去搭訕，然後東拉西扯的交談，似乎想向賣驢子的老伯攀交情，談了一會，他忽然說：「不錯的，驢子耳朶特別粗大，故此牠的性格馴艮，如果有人生出一對驢子的耳朶，你認爲他是貴格抑或是一生做牛做馬的鈍胎呢？」

賣驢子的老翁哈哈大笑說：「客官一定是外來的人了，這個金谷鎮就有源大耳這個人，武功蓋世，富甲一方，你說他是貴格抑或是鈍胎呢？」

花千刀趁勢說一句：「原來大耳就在這個鎮，我的父親叫我路經此地，帶個口訊給他，未知他住在那一處？」

老翁伸手向東方指了一指，說：「繞過一條橫街，順着脚步向東走，看見一座紅牆綠瓦的大府，大耳官人就住在那個地方，我一定要警告你，他的脾氣很壞，講話的時候，半句也不要得罪他。」

「多謝老伯指點。」花千刀很是興奮，說了這一句，飄然而行。

花千刀依老翁的話找尋那一座大府，果然找到，並且很輕易透過門房替他傳達，過了一會，他就被人帶入客廳坐下來。

稍停，有一個中年人走出，拱了拱手，說：「花先生，我似乎跟你素未謀面，有甚麼貴幹令你駕臨呢？」

「沒有甚麼，我只是想向你通風報信而已，我在一間野店裏面喝酒，湊巧身邊的另外一張桌子也有人喝酒，他們有一大堆人，打算闖入你的大耳廬打刦，故此登門求見。」

「難得你如此仗義進言，只就可惜你不知道我的來歷。」

「兄台的來歷究竟是甚麼呢？」

「現時我發跡了，發跡之前是個江湖大盜，怎會江湖大盜也被人打刦？看來你準是聽錯了，如果你不是聽錯，那就很可能借故闖入我的房屋，試探我的武功。」

花千刀覺得對方已經懂得他的來意，索性露出本來面目，說：「既然兄台知道在下的來意，我就不客氣了，坦白說，在下正是想領教你的高招。」

耳朶特別大的中年人哈哈大笑，說：「好極了，我們到晒谷場玩玩好不好？」

「好！」

過了一會，兩人置身於晒谷場，分東西位站定，花千刀仍然使用木刀，不過，對方却用特別長的黑刀。那種刀跟普通的刀劍不同，除了刀身，另有長長的柄，伸到盡有七尺長，如果他抓緊刀柄最是貼近護手的一邊，那就是五尺六寸長的刀，能够放長縮短，如果運用得靈活，確是佔上風的，單是兩種武器較量，黑刀當然遠遠的勝過木刀了，可是，他們二人正式交手，木刀並不吃虧，原因是它非常堅實，却又非常滑，黑刀斬下去，很快就滑過，剛剛收刀，還沒有機會變招出擊，它已攻上來，貼身出擊，又快又密，對方只是招架，屈居下風。花千刀佔盡上風，頻頻用刀向對方的咽喉劈殺，終於他抓了最準的一個機會，一刀斬下去。

刀子剛剛斬下，草堆的一邊忽然有人大聲喊叫：「停手！」

花千刀聽到這一聲呼叫，却又不肯停手，事實上刀子已經發力斬下去，中途罷手確是不容易的，一刀就把對方的咽喉斬破，沒法做聲，就此跌進鬼門關。

呼喝的人走出來，耳朶奇大，說：「你把我的替身斬死了，非塡命不可！」

花千刀吃了一驚，說：「你說他是替身嗎？那麼，你準是源大耳了！」

「對，下次你跟大耳朶的人交手，先要摸摸他雙耳，是否用膠耳朶套上去。」

「閒話休提，我要大開殺戒了，請你把武器亮出來。」

「我沒有武器，有的只是這一把雨傘，發招吧。」

江湖上有許多種奇門兵器，「鐵雨傘」就是其中的一種，可開可合，跟普通的雨傘一般無異。那時他看見對方的兵器是一把鐵傘，以爲這種兵器太過笨重，不必重視，怎料交手只是三個回合，他就暗吃一驚，因爲那一把傘子頻頻打開，又再閉闔，一開一闔，有一股怪風飛出來，他站也站不穩，此外，鐵傘打開，旋轉不停，中間還有一個尖刺，有如車輪滾動，另加一個槍尖，他有的只是一把木刀，無法抵抗，逼於節節退後。

「源大耳」擺出貓捉老鼠的姿態，說：「凡是腰間有一個布袋的人，必然藏了許多細而尖的暗器，俟機拋開，爲甚麼你不拋出暗器呢？是否看見我用鐵傘出擊，一切暗器都給它擋開，即使拋出去也沒有用呢？你不能够永遠退後的，只要你再退三步，就退到禾稈草那邊，草堆之內有幾十枝花槍，槍尖向外，碰上了它，你就腸穿肚破，我敢說你是完全沒有機會逃生，還是跪下來懇求我饒命吧。」

花千刀那裏肯依，不知如何，忽然滑了一脚，向後跌倒，對方的鐵傘動得更急，就快把它鋒利無比的邊緣向他割下來，突然聽到一聲慘叫，這傢伙向斜裏滾跌，鐵傘也拋在一邊。

花千刀以爲自己死定了，怎料救星從天而降，死的不是他，是源大耳，驚喜交集，站起來看看，四方八面杳然無人，至

於源大耳，只是背後有一個小洞，正是「命門穴」，鮮血不斷湧出，刺死他的人能够這樣快就出劍收劍，端的是上乘功夫！

花千刀認爲自己死裏逃生，不宜欸在敵人的屋裏，趕快一溜烟似的逃走。

他疾走了一段路，胡亂的找一個山崗躲起來，休息够了，然後打開那一張黑名單看看。

那是最後的一程了，如果他離開「金谷」再向北走，便是「幽門」，那地方是古代源氏家族的發祥地，有幾個古堡，其中有一個古堡叫做「諸神堡」，依山而築，堡內有許多座石像，祭祀許多個神，月圓之夜，必有許多信徒拜月，那一個教叫做太陰教，穿紫袍的人，武功最好，輩份最高，叫做太陰長老，年齡却是沒有規定的，只要他潛入「諸神堡」，行刺太陰長老，事成之後便是功德圓滿，隨時歸來。

黑名單還指出這一點，「太陰長老」率衆跪拜之際，不妨施展輕功，在各門徒的背上飛奔，走到太陰長老身邊，手起刀落，一招斬頸刀，便可取勝。

花千刀一向十分相信黑名單指點的殺人方式，當然是照做，殊不料這一次他却碰壁，對方有了準備，他雖然潛入「諸神堡」，踏脚在跪拜的門人背上，有機會逼近祭台，由於他的輕功並非登峯造極，背上被他踐踏的人，尖聲大叫，他還沒有機會接近太陰長老，已經有十多個人向他拋出漁網，很快他就變成網中魚。

他被人押解到山洞裏面，網已解開，可是，他所有武器已給敵人檢去，況且置身於敵人的巢穴，向他審問的人又是一流的武林高手，他簡直是完全無力抗拒，只好聽天由命，任由對方處理。

太陰長老叫各人退下，只是他一個留下來，緩緩的說：「花千刀，你的武功不錯，照計你是鬥不過胡炳的，他却死在你的手上！你還記得起有人拋出一百両銀代替胡炳請客嗎？我就是那一個人！」

花千刀愕然，說：「我可能死在你的手上了，只有一綫希望，如果胡炳只是你僱用的殺手，不是你的門人，我還有一綫生機，打算把一個人的性命跟我的性命交換，換句話說，我可以引渡你殺他！」

「此人是誰？」

「他是寒山寺的方丈慧根和尚，這一次出擊是他安排的，可以說是我的幕後人，目的是把源氏家族後裔武功高强的人趕盡殺絕。」

「只有你一個？」

「我只是知道他派我出擊，或者另外有人保護我。」

「爲甚麼他要這樣做呢？」

「我不知道。」

「你還是把他如何聘請你做殺手的情形和盤托出來吧，也許我會饒你一命！」

花千刀聽了，沉住氣把整個局勢講述，太陰長老嘆息了一聲，說：「慧根和尚希望寒山寺重振聲威，不惜挖盡心思做這一場戲，可鄙之至！」

「你說他做戲？怎樣做戲？」

「花千刀，你還不明白嗎？他預先安排一些人，扮成源氏幽魂，夜間召見瞎子法明，彈琴唱歌，另外一晚，又叫一個人扮演鬼武士，走進寺內，斬了瞎子兩隻耳朶，跟住散播消息，使源氏家族的富戶出頭，找他商量，給他大批財物，表面上說是可憐瞎子和尚失耳，其實所有財物都是到了他的手上，瞎子和尚毫不獲益，進一步就承受福氏後人的委托，派人追殺源氏家族的後人，我們從你的貼身衣裳一個袋子裏面搜出一張黑名單，可以證實你只是被他利用。至於他貪了人家的錢財，濫開殺戒，罪不容誅，如果沒有你帮忙，我也要去山口縣找他算賬，不過，由你把他引出，不必驚動寺內各人，總是好些，現時我接納你的請求了，一命換一命！」

花千刀趕快叩謝不殺之恩，休息兩天，他就啓程，回到寒山寺報到。

慧根和尚喜出望外，說：「花千刀，你眞是忠心耿耿，我給你很高的酬金。」

「不必給我甚麼金銀珠寶，我殺死太陰長老的時候，他跪下求我饒命，願意把三大缸的金條換命，說出埋藏金子的地方，我終於殺了他，此事極端秘密，無人知曉，如果我跟你兩人在殘夜出動，走向藏金地點掘了金子出來，一共有三大缸，你要兩缸我要一缸，豈不是皆大歡喜？」

「藏金地點在那一處？」

「它就是寒山寺外稱做鬼城的地方，那一處碑石林立，其中有三處碑石下面，入地六尺，便是大酒缸，缸上還有鐵蓋，可能它已生銹。」

照太陰長老的看法，慧根和尚貪財，一定上釣，果然不出所料，慧根和尚一口答應，當晚午夜過後他就叫醒花千刀，潛赴戶外幽徑，通往鬼城，掘取金銀珠寶。

他們二人只是掘出了一塊石碑下面的金塔，打破了它，看見一簇簇白骨，沒有金子，慧根和尚怒容滿臉，說：「花千刀，爲甚麼你對我說謊？」

「因爲我想你看看源氏家族的太陰長老。」

「他沒有死？」

一連串狂笑之聲响起，有人從石碑背後走出來，正是赦了花千刀一死的太陰長老。

慧根和尚從腰間拔出寶刀，說：「我們久違了，發招吧！」

太陰長老喊了一聲：「看招！」

他把鐵傘看做武器，跟寶刀決鬥，兩個武林高手殺得星月無光，碑石一塊塊的崩裂，花千刀嚇得躲在樹後，不敢出來。

很久，激戰當中，忽然有兩聲哀鳴，跟住沉寂下來，花千刀走近看看，只見兩個人都是腸穿肚爛，鐵傘割開慧根和尚的腹部，大小腸流出來，太陰長老的左肩吃了一刀，心肺露出體外，鮮血淋漓。

兩個高手同歸於盡，忽然在碑石林立當中，有人講話：「這個地方沒有你的事了，走吧！」顯然講話的人就是再次救他的高手，一言驚醒夢中人，花千刀立刻拔脚飛奔，甚至聽濤館主那邊也不敢去，遠走天涯，逃到北海道過活。

他認爲躲在背後保護他追殺源氏家族的武林高手，必然是站在福氏家族那邊的人，說不定他就是支持慧根和尚的神秘客，這個人絕對不是慧根和尚派出去保護他的，因爲慧根和尚跟太陰長老最後一戰，他沒有插手，可見在他的心目中，慧根和尚只是一隻棋子而已。（全文完）

血海仇

兩期完　俠義奇情故事

金玉明·文
可飛·圖

恩仇難分辨

他的童年美夢在七歲時便結束了。

那年他親眼看見過殺人！

血淋淋的！怪可怕的！

來殺人的是四個兇神惡煞的强盜。

被殺的人却是他的父母。

那年的夏天，天氣很燠熱，沒有風的晚上，他跟爹娘在院子裏納涼。

這是偏僻的鄉間，林裏一間小屋。

廳和寢房連在一起，門前是籬笆搭成的前院，種有兩棵樹！

他在那裏度過短短的童年。

剛懂事，覺得爹和娘都是溫和的好人，平時爹總躲在家裏看書，也教他認字，娘在做着家務。

眞想不到他們會死。

情苗長心頭

會有人找上門把他們殺死！

這晚上，闖進來的四位兇神惡煞的强盜，其中一個是蒙面的。

爹跟他們爭論了幾句，便撲進屋裏拿出了一柄亮閃閃的劍衝出來了。

奇怪，以前沒有看見過那把劍，也不知道爹會使劍的。

四人使出兵器圍攻着爹，雙方狂亂地廝殺着。

娘拉着他躲進屋裏去。

他親眼看見爹遍身浴血，蹌踉地走進屋裏來，娘撲過去扶住他，驟地刀光一閃，「唰」地一聲，爹的頭顱飛出，頸項中鮮血直噴如泉，原來那四人已緊躡撲入，一人迅速地揮出了一刀。

爹龐大的身軀跌倒地上，娘狂號着，隨手發出一蓬飛針。

奇怪，以前也不知道娘會射飛針的。

只見烏光一圈，那使三節鞭的把娘的飛針砸飛了，隨即鞭勢一轉，點在娘的前胸，「哎喲」一聲悶哼，娘張口一吐，吐出一股血箭，她楞在那裏，腳也不能再動一步，她的臉痛苦地抽搐着，眼睛鼻子已經痙攣地擠在一起，喉頭發出吱咯的嗥聲，跟着，整個人渾身顫抖，雙腿一軟，也癱在地上。

娘手足亂舞的掙扎好一會兒，然後是雙眼翻白，嘴裏血沫汨汨流出，手足一伸，竟也死了。

爹和娘都死了。

簡直不可思議，一刻之前，他們還是活生生的，一刻之後，爹的頭顱沒有了，娘也死在血泊之中。

「娘！」

他在陰暗的屋角裏撲出來，撲倒在娘的身體上哭着。

他委實不知道自己會這樣做，心裏很害怕，也很焦急。

「娘！」

可是娘沒有應他一聲。

以前，他曾問過娘，死亡是怎麼一回事？

「不會動，沒有氣息，渾身冰冷，出聲叫他，他也不會應你。」

娘是不會動了。

他大力地搖撼着娘的身體，摸着娘的手，是冰涼一片的。

娘也沒有他一聲。

難道是死了？

他哭得更响，跪在娘身傍哭着，似乎是一種天性的本能驅使他去哭。

「噹」一聲，他怔地抬頭一看，看見使鬼頭刀的麻臉漢子剛向自己劈來一刀，而蒙面人却一劍把他的刀封住。

麻臉漢道：「老大，把這小子也宰了吧！」

那麻臉的左眼斜睨着，原來他的眼尾有個三寸長的刀疤。

「不，這小孩是無辜的，殺了他的娘已經過份了。」

他記得那蒙面人的聲音是低沉的，蒼勁的，他想看看他是怎麼個模樣，可是他用黑布蒙着臉。

只是看見他的腰際繫着一隻鳳形的玉扣。

持鞭的道：「剷草除根呀！大哥。」

他淚眼模糊地看清楚是個虬髯環頰的漢子，渾身賁起的肌肉，胸前赫然有一顆紅痣，雜在茸茸的胸毛之中。

餘下那一人是身長七尺，高高瘦瘦，垂下的雙手都缺了中指，臉色是慘白的，雙眼翻着藍光，十分可怖。

那眼露藍光的人沒有說話。

又是那蒙面人說的好話，他說：「算了吧，難道怕這小孩子會找我們報仇？」

蒙面人隨又哈哈的一笑。

跟着，那三人分散在屋子裏四處搜索，好一會兒，又相繼地走出廳來了。

麻臉的手裏拿着一卷東西，說道：「老大，找到了。」

蒙面人道：「咱們走吧！」

這時，四個强盜正要走出門去，他狠狠地盯着他們的背影，陡地看見那身高臉白的回手射出一縷銀白的閃光。

「叮」地一聲响。

他錯愕地呆在那裏，也不會躲避，閃光剛襲到面門了，但見人影一掠，蒙面人已掠到自己眼前，劍一挑，把那襲來的鐵筆挑飛了。

只是電光石火一剎那的事，他迷惘地似乎帶着感激地望向那蒙面人。

蒙面人却望也不再望他一眼。

「走！」

蒙面人低叱着，那三人身形一幌，已掠出門外去，蒙面人也身形一幌，飛身而出。

留在屋裏的，只有兩具屍體，一個跪在地上嚇得再哭不出來的七歲小孩。

那殘留的燭光掩映，他覺得一切一切，太可怕！太可怕了！

× × ×

這十三年來，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樣活下來的，像一隻孤獨的小狼，徜徉在茫茫的曠野。

這就是十三年逝去的歲月。

他到處去求乞，吃着人家的施捨。

他偷偷地在菜地裏挖地瓜。

後來，他學會了在山野上獵取鳥獸，在河涌裏捕魚。

他就這樣活下去。

就這樣一天天長大了。

飽嚐着飢餓、寒冷、孤單、絕望的滋味，偏又沒有死。

他的心裏時刻想念着過去的雙親。

「父母之仇，不共戴天！」

不知道是什麼時候聽進了這一句話，對了，那是當他十四歲那年，他混進一座城鎮裏行乞，在城隍廟傍看見很多人在聽說書，那說書的老先生娓娓地說着一個故事。

故事是說一個人去報仇。

他雖然站在人羣外遠遠的在偷聽，可是說書老先生這句話牢牢的釘進他的腦子裏。

他也依稀地記得這故事，主人翁父母被仇家所害，便跑去尋訪名師，苦學武技，待學成之後，便去找尋仇家，報殺父母之仇。

從十四歲那一年起，他開始萌生着拜師學武的念頭。

是說書老先生給他啓發？

他沒有忘記那四個强盜，那麻面的左眼角有一記刀疤，那虬髯環頰的胸膛有一顆痣，那白臉身長的兩手沒有中指。

還有，那蒙面人，腰際的鳳形玉扣。

那低沉蒼勁的聲音。

「這小孩是無辜的……」

是蒙面人這句話讓他活下來。

他該恨？還是去感激？

× × ×

在十五歲那年，他在一座山嶺遇上一位老人，那時他在追逐一隻麋鹿。

他很瘦削，却很敏捷，在求生的本能中無形地不斷地鍛鍊了自己。

他飛身掠上樹椏，然後左手拉住樹枝，借力一彈，身形像箭似的激射過去，右手持着的木棒已凌空點下，看來這麋鹿是

難逃一死，他也該有一頓豐富的午餐了。

不知道怎麼的，斜刮來一縷勁風，他的木棒也力不從心的黏不下去，身形也陡地墮下來，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孩子，你跌痛了嗎？」林中走出一位老人，鷄皮鶴髮，仙骨道風，倒是臉含笑意，態度很是和藹。

他陡地想起了拜師的事，忙翻身雙膝一跪，連叩了幾個响頭。

那老人忙問道：「孩子，你這是幹什麼？」

「小的求師父收留我做個徒弟。」他訥訥地說了這句話。

「收你做徒弟？你想學什麼？」

「想學武功。」

「學甚麼武功？」

「我……我也不知道。」

他拙笨的態度令老人笑開來了。

老人道：「哈哈哈，好吧，你要學，我也不妨教教你，看你爲人倒是純厚樸實，也有些可憐。」

他道：「師父肯收我這個徒弟了。」

他大喜過望，又連叩了三個响頭。

老人說道：「慢着，我倒想問你一些事。」

「師父請問好了。」

他口口聲聲的叫師父，這點倒證明他是個並不太笨的孩子。

老人道：「你姓什麼叫什麼名字？」

「不知道，爹跟娘早死了。」

本來爹娘叫他做珠兒，聽起來豬兒豬兒的，怪難聽；此外，他也沒聽過爹娘對他提起是姓什麼的。

老人說道：「原來你是無父無母的孤兒？」

老人嘆息了一聲，好像是同情他了。

「是的，師父，爹跟娘被人殺死的，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我要學好武功，將來替爹娘報仇！」

他一口氣把從說書先生聽來的話重覆再說一遍，竟也琅琅上口。

「唉。」那老人長嘆一聲，接着道：「怨怨相報何時了，孩子，何苦哩？」

「師父，父母之仇，不共戴天！」

他重復說着，陡地腦際湧現起父母慘死的情形，又不禁熱血沸騰。

「哈哈，好有志氣！」

料不到老人誇耀了他兩句。

他仍舊伏在地上不動。

「起來吧。」

那老人吩咐他道，他慢慢站起來。

老人伸手指引着，現在，他總算有個追隨的人，有個教導他的師父，有一處定居的所在了。

×　×　×

跟師父學武五年，已得師傅十之七八，他已是二十歲了。

一天，師父叫他入室，有事吩咐：「阿棄，你武功不弱了。」師父說着，阿棄是師父給他取的名字。

「師父……」

他猜忖師父話中有因，正想說句什麼的，師父已緊接地說下去道：「你要報父母之仇，那就下山吧。」

阿棄道：「師父，我想……還是追隨你，服侍你老人家。」

老人道：「不，爲師的快有遠行，此去無牽無掛，你還是下山吧。」

「師父……」

「不必多言。」師父截住他的話，更堅決的說道：「阿棄，學以致用，你要報仇，也該及鋒而試了。」

他終於應聲道：「是。」

他學武五年，也有些技癢，况且師命不可違，他終於答應了。

老人又道：「只是有一件事，你不可或忘。」

「請師父教示。」

老人道：「我授你武技，決不可妄殺一人！要行俠仗義，鋤惡扶弱。」

「徒兒知道。」

老人道：「那麼你就快下山吧。」言罷，便遞給他一把劍，拔劍出鞘，看見劍身映耀一片湛然青光，的確是一柄寶劍。

「謝謝師父。」

他接劍跪地叩頭，隨即站了起來，却又有些不捨地道：「師父，徒兒此去，何日得再見仙顏？」

「哈哈。」老人白眉軒動，朗然一笑道：「那要看緣份了，你我師徒相依五年是緣份，將來能否再見，也要看緣份，阿棄，何必作兒女態，快下山吧。」

×　×　×

他又重新過着四處遊蕩的生涯。

這種生活對他來說並不陌生。

只是他現在身手不凡，再不是孤獨的小狠，該是隻猛虎了。

他並不覺察到自己的技業驚人，還是到達南陽城的一天，街上有幾個地痞覬覦着他的寶劍。

一大漢道：「小子，你身背寶劍，定是個會家子吧？」

眼前擋路的是個粗黑漢子，身裁魁梧，腰插一柄單刀，嘴角含着譏笑，眼露殺機。

阿棄看四周也有幾個地痞冷笑地包圍着他。

「讓我走！」他低沉地說了一聲，却惹來了地痞們一陣哄笑。

「哈哈，你走可以，可要留下那把劍。」那粗黑漢子說着時，已伸出蒲扇似的大手往劍柄抓去。

阿棄忍無可忍，陡地出手了。

「蓬」地一聲响，那粗黑漢子已像隻斷綫紙鳶，直飛二丈之外，跌坐地上，喘息不已。

也算是阿棄手下留情，不然那地痞胸前肋骨不斷掉兩三根才怪。

只是傍邊那個地痞不知好歹，竟然一聲吶喊，各自拔出尖刀，齊向阿棄攻去。

阿棄身形一挫，右腿一伸，旋風似的掃了一個圈，「劈啪」連聲，雜着幾聲慘叫，只見那幾個地痞齊齊跌出一丈之外，各自蹲着撫腿呻吟，大概是腿骨被阿棄踼斷了，都站不起來。

阿棄見自己一出手之間，先已傷了好幾個人，心中不禁一怔，他生平未曾打過架，這倒是第一次跟人相搏。

他心懷歉意，也不願在那裏逗留下去，掉轉身急步走了。

走進一條小巷，耳朵聽見背後有步履

聲，他警覺地回過頭來，見是一位態度和藹的中年人，那人衣服華麗，舉止雍容。

中年人見阿棄怔地回過頭來，忙上前拱手道：「閣下抱打不平，義氣干雲，在下十分佩服。」

阿棄微覺愕然，問道：「什麼抱打不平？」

中年人道：「剛才那幾個人是無賴地痞，平日作惡多端。」

阿棄倒是歉然，道：「我並非要打架，只是他們先出手。」

中年人道：「在下正想結交閣下這位朋友，請往酒家飲杯水酒一敍如何？」

阿棄無可無不可的點頭了，於是隨着那中年人往酒家去。

在酒家中，那中年人自道姓名叫張四海，是一位商人，要押一批貨往洛陽去，剛巧這條路上並不平靖，盜賊蠭起，他請求阿棄陪他往洛陽一趟，沿途保護，並願意付給阿棄重酬。

阿棄並不在乎酬金，他爲人素來是隨遇而安，也想四處走走，好訪尋仇人的，聽了張四海的話，也就一口答應了。

×　×　×

張四海僱了一輛馬車上道。

老車夫揮鞭趕着馬兒，阿棄本是與張四海安坐在車中的，他奇怪着張四海並沒有押什麼貨，車裏就只有一個包袱。

阿棄不喜歡多問，他是喜歡沉默的。只是他平時慣於走路，安坐車中反而渾身不自在，况且馬兒走得太慢了。

「我下車走路。」說着，阿棄便輕身跳下。

張四海來不及阻止，只好由他去了。

張四海其實不是個好人，他是洛陽黑道上赫赫有名的「三寸追魂」顏洪手下一位頭目。這次，張四海押運一顆夜明珠往洛陽獻給顏洪，風聞途中有人要截刦這顆夜明珠，看見阿棄雖然技業不凡，却是個性子單純的少年，便臨時拉了他做伴兒。

阿棄走在路上，比馬兒跑得還快，臉也不紅，氣也不喘的。

好容易走了二十多里路。

這正是平原上一片青紗帳起的時候，陡地一條人影掠出，如飛的直撲往馬車上，身形的矯捷迅疾，殊足驚人。

車上張四海手一揚，撒出三枚毒蒺藜，掠來人影凌空一翻身，堪堪避過，却已隨手拔劍一刺，眼見張四海要立斃劍下。

電光石火的刹那間，阿棄已腰身一彈，激射而來，身劍合一，襲向那人之背。

那人像背上長有眼睛似的，身形一扭，翻跌地上，剛避過阿棄一劍。

站穩地上，赫然是位標緻的少女，穿着粉紅色衣衫，一雙水靈靈的大眼睛，嘴角掛着一抹嬌俏的微笑。

那少女用劍尖指着阿棄問道：「你是誰？」

這一來，倒把阿棄問得滿面通紅，答不出話來，他呆呆地楞在那裏。

他是生平第一次跟一位美麗的少女面對面，她的微笑是甜美的，令他心悸的。

少女又道：「喂，你是誰？爲什麼插手管這樁事？」

原來少女不知道他是跟車上人一道的，以爲他是過路人，所以這樣問他了。

只是阿棄却想不出該怎麼回答，仍是呆呆的楞着。

「你是啞吧？」她輕罵了一聲，回頭一望，看見馬車已飛馳而去了，想是張四海見勢不妙，忙策馬要溜的。

少女嬌叱一聲，身形一拔，也如飛似的掠追過去，倒是阿棄也展過輕功，如影隨形的緊躡在她背後。

少女心中暗怒，「唰」地回手一劍，竟是凌厲已極的鳳點頭招式，她的存心要把阿棄傷在劍下。

阿棄去勢正疾，眼見避無可避，迎劍一擋，「叮」地一聲，二劍相交，阿棄用上八成眞力，那少女嬌呼一聲，竟然翻跌在路傍。

「颼颼颼」地幾枝毒蒺藜也激射而至，原來是車上的張四海射出的，少女花容失色，正要縱身滾避，電光星火之際，眼前劍光一圈，「叮叮」幾聲，那些毒蒺藜全被砸飛了。

少女訝然一望，見是阿棄出手相救的，剛才他不讓自己去擊殺姓張的，如今又不讓姓張的暗算自己，他究竟是站在那一邊的？

少女正好生奇怪地忖想着。

這時，張四海已走出馬車，右手裏拿着一柄刀，左手指着少女，面對阿棄，大聲叫道：「快宰了她！」

阿棄只是木然不動，他不願意去傷害這位美麗的少女，况且，他也不願意接受別人的命令。

少女冷哼一聲，道：「憑你也配？」剛說完，便已一扭身形，斜掠過去，竟繞過阿棄，直撲向張四海。

少女手一抖，幻起幾朵劍花，直刺張四海全身幾處大穴，張四海慌張地用力招架，「唰」地一聲，肩部被劃破一道口子，鮮血直冒。

張四海翻身一滾，直滾往阿棄身傍。

少女待發劍刺去，阿棄已倏地出劍封住。

阿棄的臉漲得通紅，訥訥地說道：「姑娘，走吧。」

少女訝然一笑道：「你不是啞吧。」

仍有些不服氣，劍尖往阿棄橫封的劍身一彈，身形直竄過去，竟是反手一劍，是貼身的劈殺招式，劍芒漫起，竟把阿棄及地上的張四海全罩在劍芒之內。

阿棄倒是不在乎地提劍一迎，「嗡」地一聲响，少女被震得連退幾步，才拿樁穩住身形。

她知道眼前這少年身懷絕學，也不敢戀戰下去，便冷哼一聲，轉身直竄入青紗帳裏，瞬間便失去踪跡。

×　×　×

張四海與阿棄安抵洛陽，但見通衢大道，車馬來往，行人熙攘，十分熱鬧。

阿棄東張西望，看得入神。

不久，馬車抵達一巨宅門前，張四海付了車資，便邀阿棄入內。

張四海伸手揖讓道：「阿棄哥，請進吧。」

阿棄抬頭一望，見朱門石階，氣派不凡，不禁有些茫然失措，道：「進去？」

張四海微微一笑，道：「正是，待小弟替你引見主人。」

阿棄道：「誰是主人?」

張四海道：「是我主人顏洪大爺。」

阿棄沉吟一下，道：「好吧。」

他又是無可無不可地點頭，便跟着張四海走進去了。

走過數重院落，前面便是一華麗已極的內廳，門口站着兩排勁裝持刀的護衛。

張四海叮囑阿棄在門外稍候，自己便恭恭敬敬地走進去，雙手遞上一精緻木盒，廳中端坐的人打開木盒，陡地光芒四射，盒內原來盛放着一顆夜明珠。

那明珠的光輝映出那人的臉，竟是慘白可怖之極，而他的雙手都缺去中指，站在門外的阿棄看得清楚，認出他就是那四位殺父仇人之一。

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阿棄想起「父母之仇，不共戴天。」這句話，陡地血氣上湧，狂怒不已。

他大踏步上前，却被四名護衛擋住。

阿棄雙臂一揮，那四人像斷綫紙鳶似的被摔出一丈之外，跌在院中假山之上，頭青臉腫的怪叫連聲。

這時廳內和院中的護衛多人齊舉刀槍把阿棄圍住，阿棄身形一彈，竟從密麻麻的人頭掠飛過去，已撲進內廳之中。

那人站起，果然是身長七尺，臉色慘白如紙，眼中藍光暴射，露出訝然之色。

那人喝道：「你是誰?」

張四海已搶前攔在中間，向阿棄拱手道：「阿棄哥，這位就是顏洪顏大爺。」

言下之意，似暗示阿棄不可無禮。

阿棄冷笑一聲道：「我不管他是姓顏什麼的，我只知道他在十七年前，殺了我的雙親!」

此言一出，嚇得張四海臉色大變，怔然退開三步之外。

顏洪雙眼中藍光閃爍，沉聲道：「誰殺你雙親?」

阿棄道：「我認得你和其他三人。」

顏洪臉色一變，說道：「你就是那小子?」

阿棄道：「正是，皇天有眼，今天特來向你討還血債的。」

顏洪怒斥一聲：「休想!」

他的雙手箕張，射出兩縷銀白閃光，原來是兩支鐵筆。

阿棄冷笑一聲道：「果然是你!」

手中劍捲出一道寒光，「叮叮」兩聲，阿棄的劍已把射來的兩支鐵筆砸飛。

顏洪手底並不怠慢，在阿棄用劍迎擋鐵筆之際，陡地從腰間抽出一條烏金軟索，往前一揮，宛如一條靈蛇一般，攔腰中路向阿棄襲去。

這烏金軟索是顏洪從南疆採用百毒之草藥煉製而成，十分歹毒，只要被它掃中一鞭，一時三刻之內，定要毒發身亡。

阿棄見顏洪出手迅疾，也吃了一驚，忙斜掠一步，堪堪閃過，背後有數名護衛衝上，刀槍齊舉，阿棄回身一劍掃去，劍芒一閃，血光立現，那幾名護衛齊齊慘叫一聲，倒斃地上。

顏洪之烏金軟索翻起狂風七式招數，如風捲雲湧似的襲來，因爲軟索是長兵器，施展在顏洪手裏，可硬可軟，有時像一柄纓槍似的連點起十數朵槍花，罩向阿棄全身大穴，有時如蒼龍翻騰，靈蛇吐信，但見烏光漫影如山，層層向阿棄襲去。

虧的是阿棄身手矯捷，左閃右躲的，他並不急於進攻，想要等待顏洪的招式用老了，然後尋個空隙直攻過去。

冷不防阿棄閃騰之際，張四海陡地發出一蓬毒蒺藜，阿棄聽風辨器，忙反手劍光一圈，將那蓬毒蒺藜砸飛。

却聽得「噗」地一聲，接連着一聲慘叫，原來在路上遇見的紅衣少女已如大鳥掠至，一劍將張四海刺死。

顏洪一見少女出現，臉有驚懼之色，回身往內便跑，阿棄待要追去，十數名護衛已湧來擋住，阿棄左右劈殺，殺出一條血路，直往內追去。

只見內進一層院落，顏洪正爲一個陌生中年人截住，那個中年人也是用劍的，二人厮殺得十分激烈，陌生人的劍術十分神妙，怪招迭出，顏洪身中數劍，快要落敗。

阿棄身形一幌，疾掠過去，「唰唰」數劍，顏洪招架不住，右手連同那烏金軟索被削斷，登登登的連退數步。

顏洪像一隻垂死的野獸，陡地軟跪在地上。

阿棄持劍一指，喝道：「快說，其他三人匿居在何處?」

顏洪左手抬起往阿棄身傍的中年人一指，嘴巴噏動着想說話似的，陡地左手箕張，又射出了一支鐵筆，電閃似的襲向阿棄。

阿棄一時不提防，險些兒着了道兒，虧的是那中年人長劍一挑，把那襲來的鐵筆砸飛了。「噗」地一聲，鐵筆倒射進顏洪的心窩中。

顏洪悶哼一聲，立時倒斃地上。

那中年人走前從顏洪懷中取出那顆夜明珠，這時，少女亦已走進來。

少女問那中年人道：「爹，東西到手了?」

中年人點點頭。

阿棄楞然地呆立一傍。

少女嬌笑一聲，走過來對阿棄說道：「剛才爹救了你一命，你還不上前道謝一聲?」

阿棄如夢初醒，怔然問道：「他是你的爹?」

少女道：「怎麼不是?」

這時，中年人招呼着少女道：「孩子，咱們走吧。」

說完，中年人與少女便騰身上屋，越牆而去。

只不過是剎那間的事，阿棄的思潮又恍惚倒轉往十二年前去……

那中年人長劍一挑的招式，又是如此熟悉。

那麼，這中年人難道也是自己的殺父仇人?又怎會這麼湊巧，竟然是這少女的父親?

想起那少女，阿棄心中一陣蕩漾，奇怪的，他從來沒有過這種微妙的感情，他一向是孤僻的，落寞的，從沒有喜歡過任何一個女子，而這次遇上這紅衣少女，倒令他對她起了愛念。

× × ×

在阿棄神智清醒之後，他馬上越牆追踪，他是追踪着殺父仇人?還是追踪着那

心愛的少女?

這對父女的輕功不弱，竟然在三岔口處，便失去踪跡。

阿棄有天賦一種本能，就像一頭野狠追踪着獵物，追到了風沙鎮。

這是一個寒傖的鎮甸，只有兩條街，街上有兩家客棧和三幾家飯店。

阿棄決定在風沙鎮守候着，他心中有一種微妙的感覺，他相信，他會在這小鎮甸上遇見那紅衣少女。

已經是黃昏了，阿棄感到飢餓，他在飯店買了兩個饅頭，便蹲在鎮外一棵大樹下啃着。

他習慣這種飢餐露宿的生活。

很滋味地啃着饅頭，眼看着西邊紅霞映天，暮色已近，野外的虫鳴漸起。

陡地，他站起來，因爲他看見一個紅色的影子，在街那頭消失了。

他疾迅地奔過去，只見街道上靜悄悄的，不見一個人。

他慢步走去，走到一家飯店門前，探眼望進去，赫然見紅衣少女在內。

紅衣少女名梅雪艷，她的父親是負有盛名的金輪劍客梅威，當年與銀輪劍客和號稱金銀雙劍，只是十數年前周和已匿跡江湖，曾惹起江湖人仕忖測一番。

梅雪艷是一個天眞爛漫的少女。

她一直跟隨父親生活着，所以她崇拜着爹的心理是很自然的。

爹也一直把她當心肝寶貝的，學藝這麼多年，才頭一次叫她跟隨自己行走江湖，先是叫她刦取一顆夜明珠，終算在洛陽城得手了，跟着是來到這偏僻小鎮，爹說要找一位姓焦的仇家。

梅雪艷有些難以明白是爹爲什麼要刦取那顆夜明珠?爲什麼要殺死那姓顏的?

她雖然是有所懷疑，却始終相信爹是對的，爹是天下間最好的人，他做什麼事都是對的，他刦取夜明珠和殺死那姓顏的，一定有他充份的理由。

只是倏然地想起遇見的少年，瘦削的身子，却是身手不凡的，在路上，自己栽在他的手底下，他不但對自己毫無惡意，反而出手相救了。

不料在顏家巨宅又碰上了他，他却跟姓顏的生死搏鬥。

爲什麼他替姓顏送那顆夜明珠?

爲什麼他又跟姓顏的搏鬥?

眞是令人費解。

梅雪艷剛涉足江湖，便遇上了許多敎她莫名其妙的事。

只是倏然地想起了那少年憂鬱落寞的眼神，她的內心激湧起一種莫名其妙的衝動。

是自己有些喜歡他麼?

生平沒有喜歡什麼人，娘早死了，只有爹，如今，自己難道對一位陌生的少年有了好感麼?

梅雪艷禁不住啞然失笑了。

她陡地想起了在路上，那少年對她呆楞楞的傻樣子。

他不會是個壞人!

她心裏如此想着。

在飯舖中，梅雪艷對店夥要了幾隻菜，待吃飽肚子，便要返回客棧去等待爹，爹跟她約好的，約好今晚夜探焦家莊。

料不到在飯舖中會碰上些麻煩，也料不到會又碰上他。

× × ×

號稱「塞外三虎」的解氏兄弟要往焦家莊拜見外號「鬼手魔刀」的焦獨，途經風沙鎮，三人打算飽餐一頓，然後再趕路的。

不料在飯舖中會碰上一位如花似玉的姑娘，三兄弟也就悠然地起了歹念。

首先說話的是馬臉倒掛眉的解老二。

他睨了那邊坐着的梅雪艷一眼，跟着湊過頭去跟兩位兄弟低聲道：「老大，老三，你們看那妞兒多俏。」

三角眼的老三淫邪地一笑，道：「的確沒有看走了眼，中原的妞兒比塞外的俏得多。」

獅子鼻、濃眉大眼的老大陡地哈哈狂笑，大聲道：「好極了，老二，你就過去請她過來，跟咱們兄弟喝幾杯!」

說着，老大捧着碗大口的喝酒。

老二不敢怠慢，隨即起身走過去。

梅雪艷早就聽見老大說的話，她心裏有氣，却沒有馬上發作。

解老二施施然走過來。

他對梅雪艷嬉皮笑臉的，道：「姑娘，咱們老大請你過去喝酒。」

梅雪艷狠狠的瞪他一眼，却沒說話。

解老二以爲美人青睞，反而有些飄飄然的，便伸手要去扶她。

不料手脚一搭在梅雪艷臂上，梅雪艷手底一翻，借勢一拉，竟把龐大的解老二直拋過去，「嘩喇」一聲，他整個身軀直把一張桌子壓破了。

梅雪艷露出這一手，倒嚇了解老大和解老三一驚，就是躲在飯舖門外偷窺的阿棄，他也禁不住心中喝采。

阿棄不跑進飯舖來，是爲了自己吃飽了，也爲了不想在梅雪艷跟前露了行藏，所以他躲在飯舖門外偷窺着。

這時看見解氏三兄弟已惱羞成怒，各自拔出兵器，把梅雪艷圍在中心。

那解老二是個銅皮鐵骨，一身橫練功夫，剛才梅雪艷出其不意，把他拋撞在桌子上，那厚木造成的桌子是粉碎了，解老二身上倒不傷分毫。

解老二一不小心，吃了個大虧，自是惱怒已極，便「颼」的一聲，從腰間拔出一把彈簧鐵尺，這彈簧鐵尺看來只有一尺四寸，運用起來，却是可長可短，短時可當點穴橛用，待要長時，只要一按彈簧，陡地伸出一尺的兩刄梭劍，常常在對方不提防下，便被解老二刺個正着，血濺五步，解老大使的是一柄倒鈎短戟，解老三使的是流星鎚，「塞外三虎」的武功以歹毒聞名，尤其是解老大，滿身都是暗器，塞外的英雄好漢不少栽在他們兄弟手裏。

三人把梅雪艷圍住，店夥剛巧要端菜上來的，睹狀嚇得回頭便跑，與掌櫃的一起躲進裏面不敢出來。

解老大一踏步上前，便開口罵道：「哼!你是吃了豹子胆，把我們塞外三虎也不放在眼內。」

梅雪艷神色鎭定，妙目一轉，逐個打量着眼前這三個粗漢，隨又冷冷一笑道：「我道是誰?原來是你們三個窩囊。」

解老三當堂氣得呱呱叫道：「好刁的

丫頭，胆敢辱罵我們，非教訓你不可！」

解老二已一擺手中鐵尺，喝聲道：「上！」

話剛說完，三般兵器已向梅雪艷迎頭砸下，梅雪艷不敢硬接，身形一幌，竟是旱地拔葱躍起一丈。

「蓬」地一聲，解老三的流星鎚不但把面前的桌子砸得粉碎，也把石板地砸得一個窟窿，解老大和老二倒變招得快，短戟和鐵尺已「颼」地往上削去，直想把梅雪艷的雙腿削斷。

倒是梅雪艷身手不弱，已凌空拔劍，一招「倒捲靑雲」往下迎擋。

「叮叮」兩聲兵器交擊之聲，梅雪艷又已借兵器相交之勢，身形如行雲流水般的直蕩過去，人已蕩往另一張桌子之上。

隨即一脚將桌上的醬油瓶子碟子筷子筒子踢得直飛過去，宛如漫天風雨一般，解老三閃避不及，臉上身上儘是些醬油，好不狼狽，那些碟子筷子直襲過來，把他打得很是疼痛，呱呱怪叫。

老大老二已斜掠閃身，二人分左右夾攻梅雪艷，老大施展的倒鈎短戟密如驟雨，老二一按彈簧，鐵尺變了兩刄劍，也施展得潑風不入，迅疾凌厲之極。

梅雪艷一出手便佔了上風，正在洋洋得意，誰料被老大老二一輪急攻，才發現敵人武功不弱，只好提起精神，掄着手中利劍，左右招架，亦堪堪打個平手。

這時解老三抹乾淨臉上的醬油，也上前舞動流星鎚，加入戰團，這流星鎚是重兵器，梅雪艷不敢硬接，迫得左右閃騰躲避，可憐的是這家飯舖內的桌椅傢俬，被解老三的流星鎚砸得稀巴爛，躲在厨裏偷窺的掌櫃看了，好不心痛。

三人戰住梅雪艷一人，雙方鬥了四五十回合，梅雪艷鼻孔沁汗，自知纏鬥下去，吃虧的準是自己，於是咬着牙，把劍勢使得更緊密，剛巧解老三一招「流星趕月」的直拋過來，梅雪艷側身閃過，人已借着這空隙直撲而出，「唰」地一劍，竟把解老三左肩削去一塊肉，鮮血直冒。

解老三忙抽身躍退，梅雪艷也趁勢撲出，身形一幌，待要掠出門外去，不料解老大手一揚，射出九枚喪門釘，九縷銀光一閃，直射梅雪艷的心背腿彎各處，梅雪艷以逃走心切，待發覺背後陰風襲至，情知不妙，待要滾地閃避之際，不料眼前人影一幌，門外的阿棄已飛身撲入，手中劍一揚，一道銀光九枚喪門釘已全被砸飛。

梅雪艷見進來的人是阿棄，不禁又驚又喜。

× × ×

解氏兄弟見門外掠進一位陌生少年，身法迅疾，又見他手中劍一揚，即把老大藉以揚名江湖的喪門釘全部砸飛，顯見武功不凡，三人不由得一怔。

解老大乾咳一聲，上前一抱拳道：「這位朋友貴姓大名？」

阿棄冷冷一笑，說道：「哼！何必多問。」

解老二一挑眉毛，勃然怒罵道：「小子，咱們瞧得起你才問你，難道你是沒名沒姓？」

阿棄最忌的是別人譏笑他沒名沒姓，臉上不禁一紅。

解老三剛才吃了梅雪艷的虧，瓢頭敷了金創藥，方才止得血，心頭仍是怒火如焚。

他挽着流星鎚，上前對老大說道：「老大，這小子偏多管閒事，別跟他多嚕嗦了。」

解老大以風沙鎭是焦獨的地頭，仗着「鬼手魔刀」的威勢，也就決心跟阿棄打一場，因此對老三點一點頭。

解老三陡地一擰手，流星鎚「呼」地一聲直拋過去，正向阿棄迎頭砸下。

阿棄身形往斜一掠，堪堪閃過，隨手一劍，「錚」地一聲，解老三的流星鎚鍊子竟被削斷，那鍊子是烏金打成的，堅靱無比，難道這小子手上那柄是削鐵如泥的寳劍？還是這小子的內功修爲極深，劍身貫注眞力，的確駭人？

不但解老三怔地連退三步，老大老二也嚇得各自一怔。

解老大知道不能善罷，也就與老二打了一個眼色，各自低叱一聲，分左右夾擊，兩人一出手便立施殺着。

阿棄毫不在乎的左右招架幾下，暗運眞力於劍，「錚錚」兩聲，老大的短戟和老二鐵尺上的尖刃立被削斷，二人立即抽身躍出劍芒之外。

「走！」

解老大對兩位弟弟招呼一聲，三人狼狽地竄窻而逃。

不過十招八招之間，阿棄便把「塞外三虎」打發走了，站在一傍觀看的梅雪艷看得好生羨慕，心裏暗中喝彩，却仍舊死要臉子的埋怨着阿棄，道：「瞧你，我本來要把這三個壞蛋引出街上，好把他們宰了的，你一進來，就壞了大事！」

總算是助她一臂之力，反被她埋怨了，阿棄一時倒楞住了，好不容易才訥訥而言道：「對不起，姑娘……」

還想說幾句解釋的話，却又想不出該怎麼說。

這時，躲在厨房裏的掌櫃和店夥已忽忽走出來，二人看見飯舖裏桌椅什物俱被打得破破爛爛，便哭喪了臉地向阿棄和梅雪艷走來。

那掌櫃一揖到地，眼中含淚道：「兩位客官，小店被你們剛才一場打鬥，打得破破爛爛的，教小人今後何以營生？」

言下之意，是乞討賠償了。

阿棄聽了，臉上紅一塊白一塊的，窘極了，也爲了他平時省吃儉用，腰包裏也沒有存幾両銀子之故，所以眞是十分尷尬，不知如何作答才好。

梅雪艷只是輕輕一笑，把一錠銀子拋給那掌櫃的，道：「這十両銀子算是賠你損失，剛才本姑娘點了的菜，煩你快端上來，還打上兩斤好酒，我要跟這位公子喝一杯。」

掌櫃接過銀子大喜道：「謝謝姑娘，請過來，那邊還有一張好桌子。」說着一邊伸着手揖讓着。

梅雪艷也就落落大方地挽着阿棄的手，拉他過去坐下。

阿棄生平是第一次給女孩子挽着手，當然是窘得滿臉通紅了。

只是不由自主的，他還是跟着梅雪艷走過去坐下了。

不一會，店夥和掌櫃殷勤地端上了酒菜和杯筷，而梅雪艷親自替阿棄倒上一杯酒。

梅雪艷又替自己斟上一杯酒，雙手捧杯，道：「先乾爲敬，我敬你一杯。」

言罷，梅雪艷仰首一飲而盡，爽朗之處，不讓鬚眉。

阿棄仍是坐立不安地楞住在那裏。

梅雪艷不禁啞然失笑，道：「喝呀！難道你沒有喝過酒？」

禁不住對方言語相激，阿棄只好捧起酒杯飲了下去，覺得酒的味道辛辣，有些不好受，但却不願示弱，嗆着喉嚨也强飲下去。

梅雪艷給他挾了一塊鷄腿，道：「吃點菜。」

給對方這麼殷勤的招待，阿棄有些難爲情，再加上酒力上頭，阿棄的臉漲得更紅了。

他仍忘不了正事，跟踪這紅衣少女，主要還是打聽着殺父仇人的下落。

阿棄訕訕地問道：「姑娘……」

梅雪艷道：「你想問些什麼？」

阿棄道：「姑娘……跟你在一塊兒的男人……」

梅雪艷道：「哦，你是說我爹？」

阿棄道：「令尊大人現在何處？」

梅雪艷詫異地打量他一眼，說道：「你認識我爹？」

阿棄爲人率直，不會說謊，訕訕地道：「倒是不認識，隨便問問吧了。」

他啃着鷄腿，覺得味道很鮮味，也就細細咀嚼着。

吃完，她又給他挾一塊魚，說道：「多吃一點吧。」

她顯得很殷勤，他只顧低頭吃魚。

梅雪艷又道：「你要是想見我爹，今晚到焦家莊吧。」

× × ×

夜涼如水，一彎明月，偶而被陰雲遮掩了，四周一片暗沉沉的。

阿棄摸索地到了焦家莊，他料不到在這寒傖偏僻的風沙鎭附近，竟會有這偌大而建築宏偉的莊院。

圍牆高也二丈，牆內但見樓閣相連，庭院重重，一個莊院，便佔了十數畝地，想見焦家莊規模之大。

阿棄施展輕功，穿過廊廳，轉瞬已穿過數重庭院，遙見前面是一座以白玉石爲階，氣象萬千，畫棟雕樑的廳堂。

那廳堂有勁裝持刀之護衛多人守着，想是莊主人所在處，阿棄本來也不識得焦家莊莊主的，只是在飯館裏聽梅雪艷說起，她的爹要來會會那主人。

究竟莊主人是誰？

梅雪艷的爹又怎麼會前來會莊主人的呢？

阿棄腦海裏湧現出這兩個疑問，他便縱身一跳，直竄上瓦頂。

他蹲在瓦頂守候着，一邊在盤算着，假如見到梅雪艷的爹，該怎麼辦？

既是自己的殺父仇人，却又是當年仗他一句話，留下了自己這條命，是仇人？還是恩人？

阿棄的心裏好生矛盾，又想起了梅雪艷，這個大眼睛，嘴角掛着一抹微笑的少女，自己着實喜歡她。

阿棄想到了梅雪艷，心中便悠然生起甜絲絲的感覺，似乎是愛情的魔力，令他對報仇的念頭也動搖起來了，他不願意殺死梅雪艷的爹，只想找他談，當年父親被殺的眞相，是怎麼一回事。

在飯舖的時候，他曾告訴梅雪艷有關自己的身世，梅雪艷很同情他，她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會殺死阿棄的父母，還天眞地對阿棄道：「爹是一個很好的人，你不妨找他談談，也許他會帮助你去報仇！」

現在，阿棄便守候在瓦頂上，等待着梅雪艷的爹。

奇怪的是她的爹仍未出現，底下廳堂裏却出現了好幾個人，首先映入阿棄眼簾的是曾在飯舖裏會過的「塞外三虎」和另外幾個僧儒道打扮的武林高手，跟着最後面出現的，赫然是個痲臉刀疤眉的中年漢子。

阿棄陡地想起了父母慘被殺死的一幕，當時父親就是被這痲臉人一刀削去頭顱的，想到這裏，阿棄不由得血氣上衝，眞想撲下去拚個死活，隨後又回心一想，見廳堂中人多勢衆，那痲臉漢的武功也不弱，自己雙掌一劍，未必鬥得過他們。

阿棄便索性坐着待梅雪艷父女的來到，再作道理。

奇怪的是梅雪艷的爹眞是當年的蒙面客的話，他跟這痲臉漢和已死的顏洪是一夥的了，何以在洛陽，梅雪艷父女要帮助自己，合力的把顏洪殺死？

那麼梅雪艷說過她爹爹要來焦家莊，難道是要來找這痲臉漢？

阿棄仍不能化解掉心中疑慮，這時，却看見底下廳堂中的人，已分別坐下。

痲臉漢端坐正中，他今天穿着繡金的紫袍，很有威儀，兩傍分別坐下八人，「塞外三虎」竟是陪着末座，想是其他五人輩份和武功都比「塞外三虎」爲高。

痲臉漢甫一坐定，便向兩傍拱拱手，說道：「今天各位大駕惠臨敝莊，是有一事，要請各位鼎力相助。」

左首上座的是位獨眼道士，頭戴道冠，身穿水火袍，他單掌當胸，稽首答道：「焦莊主有言儘管吩咐好了。」

躲在瓦面上的阿棄聽見道士這麼一說，便知道痲臉漢是莊主焦獨了。

焦獨哈哈一笑道：「難得凌虛道長此言，各位不愧爲小弟多年知己。」

右首那邊一個頭戴儒巾，手執摺扇之中年文士開口道：「莊主不必客氣，請問今日相約，是爲何事？」

焦獨陡地臉容一肅，輕嘆一聲道：「三寸追魂顏兄已爲梅威所害！」

兩傍的人一聽此言，俱覺大驚失色。

一身穿僧衣的束髮頭陀霍然站起，怒道：「焦莊主，眞有此事？」

焦獨點點頭，道：「金輪劍梅威且揚言今晚前來探莊。」

此言一出，全廳登時鴉雀無聲。

瓦面上的阿棄才知道梅雪艷的父親是赫赫有名的金輪劍梅威，也知道梅威跟焦獨這夥人是對頭。

阿棄決定先助梅威剷除焦獨，然後再向梅威查明父仇之事。

（下期續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郭鐵鷹、鐵鵬率領郭氏子姪救了崔府一門，知道黑衣堂會來尋仇，爲先發制他們，留郭子屏兄妹留守崔府，帶領郭氏一門直抵青銅關去消滅爲患陝北的黑衣堂總壇……去後不久，武當派掌門修圭道長也率領一批門人來到崔府向郭子屏兄弟追查郭子鉉偷去的劍笈，他們兄妹解釋無效，訴諸武功，被武當派的劍陣困，住情況危殆，此時郭子羽、方玫主婢、陰陽神魔等人先在路上擊敗金蠍門的白衣女郎等人，然後來到山陽縣趕到崔府，見兄妹等人被困劍陣，上前解圍，修圭道長只好悻然離去。武當派誤信留箋，但其中原因，一定有人中傷……

咸陽取劍經　門派互爭持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文·皐飛
圖·高可

鷹飛江南

陳琪早就注意方玫了，而且對她頗有好感，此時經郭子羽居間介紹，知道她與愛子的關係必非泛泛，因而握着她的手道：「令尊原來是俠名滿江湖蘿山雙奇，老身失敬了。」

方玫蠔首一垂道：「不敢當，先父母謝世已有三年，寒家就只剩下侄女一個人了。」

陳琪啊了一聲道：「對不起，姑娘，老身不是有意的。」

方玫道：「侄女知道……」

她們沿途交談，親若母女，郭子琴偶而插上兩句，氣氛顯得融洽以極！

另一方面郭子羽也將在方家養傷，及交結陰風神魔的經過說出，以免因爲結交魔道而受老父的責罰。

郭鐵鷹雖是沒有因此而出聲責罵，兩條濃眉却皺了起來，郭鐵鵬急忙打圓場道：「陰風神魔最大缺點是善惡不分，率意孤行，雖然名列魔道，並沒有重大的惡行，他能夠改過遷善，倒是十分難得。」

郭鐵鷹道：「這個我知道，只是此人是老一輩的人物，年齡只怕比你我都大，他跟羽兒這一忘年訂交，咱們豈不大爲尷尬！」

陳琪接說道：「怕甚麽，咱們各交各的。」

郭鐵鷹道：「也只好如此了。」

次日回到崔府，郭氏老兄弟倆對青銅關之行向崔夫人作了一番說明，他們本着首惡宜誅，脅從不究的原則，將黑衣堂澈底摧毀，縱便還有殘餘份子相信不敢再打崔府的主意。

翌晨郭鐵鷹等離開了山陽，除了郭子屏留在崔府，一門老少一逕向西安奔去。

由於他們沿途不少躭擱，因而與前來西北的武林各派脫了節，好在打聽這般人的行跡並不困難，一路之上總有一點脈絡可循。

待到達西安，形勢就紊亂起來了，武林各派好像失去了目標，有的北上綏遠，有的西走甘肅，有的東去山西，像一些沒頭的蒼蠅，到處亂鑽。

郭鐵鵬道：「怎麽的，大哥，咱們往那條路上走？」

郭鐵鷹沉吟半晌道：「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往那兒走都難免有錯。」

郭鐵鵬道：「大哥之意，咱們暫時住在這裏？」

郭鐵鷹道：「是的，咱們打探武林各派的動靜，必然可以瞧出一些蛛絲馬跡，待研判正確，再迅速採取行動。」

陰風神魔道：「老朽贊成大堡主的辦法，順便提供一點拙見。」

郭鐵鷹道：「請歐陽大俠指教。」

陰風神魔道：「客棧龍蛇混雜，住久了不太適宜，而且防人之心不可無，咱們的行踪最好能隱秘一些。」

郭鐵鷹道：「多謝指教，問題是咱們人數不少，要找一個隱秘的住處只怕不太容易。」

陰風神魔道：「城西五里有一個延秋莊，莊主慷慨好義，重友輕財，咱們如果前往作客，必被禮爲上賓，只不過……」

郭鐵鵬道：「那位莊主必然是名震江湖的豪傑之士了，但咱們素昧平生，怎好冒然相求？」

陰風神魔道：「這倒不成問題，一切包在老朽的身上。」

郭子羽道：「老哥哥適才那只不過三字，似乎意猶未盡。」

陰風神魔道：「老哥哥是怕令尊不肯前往，所以話到中途又嚥了回去。」

郭子羽道：「老哥哥如此說法必然另有所指，何不說出來讓咱們研究研究？」

陰風神魔道：「三十年前，江湖上出

現一個『虎神』，未知兩位堡主可曾有過耳聞？」

郭鐵鷹精神一振道：「何止耳聞，在下還欠他一份人情，怎麽，歐陽大俠莫非知道虎神的下落？」

陰風神魔道：「當然知道，不過老朽希望明白大堡主跟他是怎樣一種交情。」

郭鐵鷹道：「當年在下被數十人追殺，幸遇一位身着黃袍，頭戴虎頭面具的人拔刀相助，才能殺出重圍，在下請教他的名稱，他只說出虎神二字便飄然而去，不知歐陽大俠所說的是否同爲一個人。」

陰風神魔道：「正是他，此人姓獨孤，單名一個孤字，他二十多歲闖蕩江湖，黃衣虎具，來去若風，因而博得虎神的名號，但他年輕氣盛，個性流於偏激，對假冒僞善，以及以名門正派相標榜者均深痛惡絕，更毫不吝惜的予以揭發或出手懲戒，因而他不爲江湖所容，也被名列魔道，成了武林的公敵……」

郭鐵鷹嘆息一聲道：「世道崎嶇，江湖險惡，一個極負正義的青年，竟落得沒有容身之地，怎能不叫人仰天長嘆！」

陰風神魔道：「後來他心灰意冷，毅然退出江湖，並隱姓埋名，娶妻生子，如今已是綠葉成蔭子滿枝了。」

郭鐵鷹道：「他就是延秋莊主？」

陰風神魔道：「正是，也是老朽當年惟一的朋友。」

郭鐵鷹道：「好得很，當年在下來不及說個謝字他就走了，這筆賬倒要跟他好好的算算。」

陰風神魔哈哈一笑道：「走，咱們找他算賬去。」

× × ×

一片修竹，幾處蒔花，潺潺流水之間，是一條木質小橋。

沒有名山勝水，只是幾樣平凡的事物，但那份平淡寧靜的鄉野氣息，却使人塵俗盡消，心胸爲之一暢。

過橋約莫百步，聳立着幾幢竹籬茅舍，草木的清香，鷄犬的吠鳴，映出一副田園的樂趣。

籬旁樹蔭之下，立着一名年約十二三歲的孩子，他把玩着一根竹製的笛子，有時還模仿吹奏的動作。

有人走近竹籬，他只是嘴角牽動了兩下，他分明知道來了一夥人，却瞧都不瞧來人一眼。

陰風神魔嘆口氣道：「好一個深沉的孩子，看來獨孤孤是身在田野，心仍在江湖了……」

他是說虎神獨孤孤雖是退出江湖，而心有不甘，所以刻意訓練他的孩子，使其能光大門楣，重振家聲。

當然，陰風神魔並不認識這個男孩，是從他手中的竹笛，猜出他是獨孤孤的孩子，因爲「一枝竹笛百萬兵」，竹笛正是虎神當年成名的兵器。

陰風神魔沒有猜錯，他語音甫落，一陣豪放的笑聲帶來一位黑髯黃袍的中年大漢，道：「歐陽大哥？難道你就甘心？」

陰風神魔趨前幾步，抓住黃袍大漢的雙手道：「兄弟英姿不減當年，老朽已經失去那份雄心了。」

語音一頓，接道：「來，兄弟，老朽

替你介紹幾位朋友。」

郭鐵鷹不待陰風神魔介紹，已經踏上兩步，抱拳一禮道：「久違了，獨孤大俠，還記得當年洱海的故人麽？」

獨孤孤啊了一聲道：「難怪我覺得面熟，原來是飛鷹大俠郭兄，你們聯袂來到蝸居，兄弟實在太高興了，快請進。」

延秋莊雖是竹籬茅舍，草堂却頗爲寬敞，陳設並不名貴，但令人有一股舒適的感覺！

賓主落坐之後，陰風神魔說明借住之意，獨孤孤立即一口答允，同時微微一笑道：「郭大俠遠涉關山，必然是爲了三空藏劍經了，依在下推斷，前來西北的武林同道，只怕全是徒勞往返。」

郭鐵鷹道：「在下的確是爲了三空藏劍經而來，不過並沒有必得之心，只是碰碰機緣，湊湊熱鬧罷了。」

獨孤孤道：「碰碰機緣也得算，所謂多算勝，少算不勝，但不知郭大俠現有幾分勝算？」

郭鐵鷹道：「完全沒有。」

陰風神魔道：「兄弟，你呢？能不能給咱們一些指點？」

獨孤孤道：「指點不敢當，我只是對裴三耳的爲人多一點瞭解而已。」

一頓接道：「此人生性狡詐，機智過人，而且長於易容之術，在當代武林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材……」

郭鐵鷹道：「如此說來他根本沒有前來西北，但不知他是如何使人相信的？」

獨孤孤道：「這很簡單，放出一點風聲，或是用替身在西北道上虛幌一招，由於利之所趨，人們豈能不信？」

陰風神魔道：「果然高明，如若讓他練成三空藏劍經所載的武功，天下武林就刦數難逃了。」

獨孤孤道：「實情的確如此，所以我也希望能够找出他的下落。」

郭鐵鷹道：「這就難了，江湖如此之大，尋找一個人談何容易，何況他還會易容之術。」

獨孤孤道：「那也並不盡然，只要明白他的習性，知道他的缺點，要找到他也非難事。」

陰風神魔道：「看來兄弟是成竹在胸了，不知……」

他是想問裴三耳的習性及缺點是甚麽，話到嘴邊又嚥了回去。

因爲這兩項問題是裴三耳的秘密，誰要是掌握了這兩項秘密，就可能是三空藏劍經的得主，如果獨孤孤知道秘密，要他說出來豈不是強人所難？

獨孤孤自然明白陰風神魔想說甚麽，微微一笑道：「小弟如是知道那項秘密，這幾間茅屋怎能留得住小弟？」

陰風神魔哈哈一笑，說道：「兄弟說的是。」

此時草堂擺上了酒筵，獨孤孤邀請他們入席，談話只得暫告停止。

在筵席上，陰風神魔似乎感慨太多，他在與獨孤孤敍舊，也在不斷的感嘆過去，直待飲食終了，就沒有再涉及裴三耳及三空藏劍經的事。

晚間郭鐵鷹召開了一次協商會議，他要集思廣益，聽取大家的意見，所以除了他的家族，陰風神魔及方玫也被邀參加。

首先郭鐵鷹咳了一聲道：「咱們此次涉足江湖，奔波萬里，主要的是使本門子弟多一點歷練，所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有些事是書本上學不到的。」

一頓接說道：「當然，三空藏劍經是武林異寶，咱們雖是不想以武稱霸，却不願讓它落入壞人手中，這是咱們第二個目標。」

郭子羽道：「爹！裴三耳的習性咱們弄不明白，他的缺點應該瞞不過咱們。」

郭鐵鷹道：「你是說他的耳朵？」

郭子羽道：「是的，他名叫三耳，可能跟他的耳朵有關。」

陰風神魔道：「不錯，裴三耳原名裴淮，在一次與人搏殺中左耳被橫腰劈裂，以後就成爲裴三耳了。」

郭鐵鵬道：「如果這就是他的缺點，只怕沒有人能够查覺出來。」

郭鐵鷹道：「二弟是說……」

郭鐵鵬道：「在一個長於易容之術的人來說，讓人瞧不出耳朶上的異狀，應該不會有甚麽困難。」

陰風神魔道：「二堡主說的是，所以獨孤孤雖然給了咱們一點提示，實際上對咱們並無帮助。」

郭鐵鵬道：「那麽……大哥，咱們今後……」

今次怎樣行動實在是一個難題，郭鐵鷹雖是深謀能斷，也弄得焦思苦慮起來。

久未出聲的方玫忽然柳眉一揚道：「郭伯伯，侄女有一點淺見，不知道該不該說。」

郭鐵鷹道：「好，妳說。」

方玫道：「天下人都在找裴三耳，無論他如何狡詐，總會露出一點蛛絲馬跡的，如果當眞有人找到裴三耳，這人同樣無法一手掩盡天下人的耳目，那麽他就立刻變做第二個裴三耳，成爲天下武林追逐的目標了，所以侄女之意，咱們不妨靜觀其變。」

郭鐵鷹哈哈一笑道：「好一個靜觀其變，二弟，咱們回鐵鷹堡去！」

這是最深入的分析，最高明的抉擇，他們回堡養精蓄銳，讓別人去鷸蚌相爭。

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一項驚天動地的劇變，幾乎使郭氏一門陷於萬刦不復。

× × ×

咸陽，古秦地，始皇初併六國，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陽，鑄金人十二，並徙天下豪富十二萬戶於此，使咸陽富甲天下，成爲我國著名國都之一。

現在的咸陽沒落了，雖是盈虧有數，憑弔者仍然有着繁華不再的感覺！

然而今天的咸陽突然又熱鬧起來，但見人嚷馬嘶，呼喝喧囂之聲不絕於耳。

不過這與當年的盛況是不同的，因爲這只是江湖人物的暫聚，要不了多久，他們就會風流雲散，各奔東西了。

這般江湖豪客自然是爲了三空藏劍經而來的，莫非裴三耳是在咸陽潛伏？

江湖人物消息靈通眼皮雜，他們既是聚集咸陽，必然事出有因。

在咸陽的門派以丐帮的實力最爲雄厚，他們幾乎是精銳盡出，人數之衆，也爲各派之冠。

其次是令狐世家，門主令狐長善，二弟令狐長明，這兄弟倆親率四大公子，鸞鳳雙姝，及門下弟子五十餘人，力量也不可輕侮。

零星的湖海豪客，也有不少知名之士，只是勢單力孤，無法與上列兩派相比而已。

以咸陽一地來說，增加了這些人並不算多，只不過一粒老鼠屎，可以攪壞一鍋粥，這般人兇殘成性，動輒傷人，無意瞧他一眼，就可能惹來殺身之禍，如今來了這麽多的兇神惡煞，咸陽城豈不要亂作一團！

咸陽城的確很亂，聞說兇殺之事時有所聞，起初丐帮與令狐世家，在互相忍讓着，避免因小不忍而導致兩敗俱傷的不幸局面。

此等局面維持不到五天，一項軒然大波，終於暴發出來。

秦樓楚館，枇杷門巷，是最易滋生爭端的所在，咸陽城東的麗水街就有這麽一個名馳遐邇的好去處，

麗水街的東端盡頭，有一幢金碧輝煌的屋子名叫「東頭」，這兒整天車水馬龍，絃歌不輟，來往的全是腰纏萬貫的豪門貴冑，以及富商巨賈之流，這般人縱情酒色，一擲千金，鎭日徵歌逐舞，這「東頭」焉能不熱鬧非凡。

自然，一件事的成功，一個人的成名，必然有它成功成名的條件，東頭的主持者婀娜多姿，八面玲瓏，是它成功的第一個關鍵，其次是此地的姑娘不只是個個如花似玉，其中還有幾個風華絕代，清麗逸塵的尤物，這幾名顚倒衆生的嬌娃，名叫「怡情」，「柔春」，「弱惜」，「碰碰嬌」，「一滴翠」，「四點紅」。

那位八面玲瓏的主持者更是美麗動人，風情萬種，她每日週旋於達官貴人之間，使人們的感受是打從心底裏舒服，所以「東頭」名動西北，「諾椰娘」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試想咸陽城裏放着這麽一位可人兒，那般湖海豪客還能不趨之若鶩。

不過諾椰娘絕不接客，雖然她那絕世豐標尤在東頭六大嬌娃之上，却沒有人能達到一親芳澤的願望。

這天時方過午，東頭已經來了客人，他們是令狐玉虎及令狐玉豹，是令狐世家的二、三兩位公子。

令狐財丁兩盛，雖是武林世家，這般公子哥兒却也見過不少世面，哥倆年歲雖輕，在風月場所却也神色自若。

東頭的管事是一個長衫短髭，五旬出頭的老者，此人頗獲諾椰娘的尊敬，呼「墨老」而不名。

墨老見識高，眼皮雜，一見兩位令狐公子，就知道不是常人。

他親自將客人迎進一間陳設精美的「聽雨軒」，由僕人奉茶後，老鴇子張大脚也來向客人請安。

「請問兩位公子貴姓？」

「咱們兄弟姓令狐。」

「原來是令狐公子，久仰，兩位是初來敝地了，要不要找姑娘聊聊？」

「當然要，咱們兄弟是慕名而來。」

「哦，是那一位姑娘？」

「諾椰娘。」

「對不起公子，諾椰娘是這兒的老闆，不是一般的姑娘，其實咱們這兒的美麗姑娘多得很，南國佳麗，北地胭脂，環肥燕瘦，任君選擇，尤以東頭六嬌更爲其中的翹楚，她們的姿色絕不在敝老闆之下。」

「好吧，叫來瞧瞧。」

老鴇子張大脚立即吩咐丫環去請，片刻之後東頭六嬌娃來了四位，張大脚介紹道：「公子，她們是怡情、柔春、弱惜、一滴翠，妳們快見過兩位令狐公子。」

這四位姑娘每一個都是面目姣好，體態輕盈，一滴翠更是艷冠羣芳，當得是塵寰罕見！

他們四人向令狐兄弟福了一福，便緩緩退了出去，老鴇子張大脚道：「中意麽？兩位公子。」

令狐玉豹道：「好極了，江湖傳言果然不假。」

張大脚道：「那……公子中意的是那一位？」

令狐玉豹道：「我要一滴翠，二哥你呢？」

令狐玉虎也是中意一滴翠，既被玉豹搶了先着，只好退而求其次了，他遲疑了一下，道：「怡情吧，這位姑娘似乎也不錯。」

張大脚笑笑道：「何只不錯，東頭六嬌天下馳名，錯過了這一村就找不到另一店了，兩位公子請吧。」

令狐兄弟由兩名丫環帶走，客人也愈來愈多，而且幾乎全是武林人物。

東頭的姑娘不少，能够應客的總有二三十個，但這二三十個姑娘，却有粥少僧多之感。

按常情來說，這本來沒有甚麽，凡事都有個先來後到，到晚了只好多花一點時間。

只不過這般江湖豪客就不同了，他們沒有那份耐性更沒有容人的雅量，這般飛揚浮燥的人聚集一堂，還能不發生事故。

最先生事的是舒昭，他是丐帮帮主沙璞的得意弟子，此人年輕氣盛，性好漁色，到咸陽才不過一個多時辰，就找到東頭來了。

此時每一個姑娘都有客人，他到得晚，還指名要碰碰嬌前來侍候，管事墨老說盡好話，他還是不肯罷休。

最後他竟然帶着兩名親信，一逕闖向後院，墨老攔他不住，只好由他自去。

只是如此一來，可就闖出大亂子來了，因爲他聽不慣那些歡笑之聲，一脚竟將一扇房門踹開。

這是極端無禮的粗暴行爲，任何人都難以嚥下這口窩囊氣，何况他還趕了一個巧字，房裏的客人正是令狐玉豹。

令狐世家氣焰薰天，他們的眼睛一向是生在額頭上的，如果說世間還有人敢向他們找碴，這人必然是壽星公吊頸，活得不耐煩了。

今天是一個意外，丐帮的少帮主竟然找起碴來了，不過舒昭絕未想到裏面的客人會是令狐三公子。

丐帮並不畏懼令狐世家，却也不願輕易結下這麽一個強敵，以往他們雖然或多或少有過幾次衝突，但在咸陽城中他們誰都不願再生事故。

因此，舒昭呆了一呆，立即雙拳一抱說道：「對不起，三公子，在下不知道是你……」

令狐玉豹哈哈一陣狂笑道：「你如果知道是我，是不是就會放火燒掉這棟房子？哼，你也太狂了，姓舒的，今天犯到本公子的手裏就饒你不得！」

舒昭面色一沉道：「在下委屈求全並不是怕你，你要是不知好歹……」

舒昭原是一個頗賦心機之人，他分明是要趁機給令狐玉豹一次難堪，偏偏要說他在委屈求全，這樣一旦傳進他師父的耳中，他就不必担負妄生事端的罪名了。

他料想令狐玉豹不會就此作罷，表面上裝着若無其事，暗中却已提聚功力。

他沒有猜錯，在一聲叱喝之後，一條人影已經飛身撲了過來。

「咳咳，三公子，在下是無心的，已經向你道過歉，何必這麼認眞？」

他在閃避攻擊，同時不斷的分辯，一雙精芒如電的眼珠却暗含凌厲的殺機，只要被他找到破綻，必然會立施煞手。

狂妄無知的令狐玉豹那裏會想到眼前的危機，他認爲令狐世家威懾宇內，今天非叫舒昭丟人現眼不可。

一幌廿餘招，令狐玉豹出盡了風頭，舒昭似乎接應不暇，處境顯得十分狼狽。

最後令狐玉豹使出了本門掌法上的絕招「雙斧伐山」，雙掌倏分倏合，交叉連環劈出。

這種掌法不只是玄奧巧快，力道之強也如巨斧開山一般。

舒昭似乎沒有想到對方掌上的威力如此強大，口中驚呼一聲，翻身仆地便倒。

令狐世家威名顯赫，令狐玉豹以獨門掌法擊倒舒昭不能算作意外，意外的是在舒昭仆倒的同時，這位三公子竟然發出一聲慘呼，也跟着舒昭摔倒下去。

鬥場上有不少瞧熱鬧的，但絕大多數都在目瞪口呆，弄不明白令狐玉豹何以在獲得勝利之後還會仆倒。

不管甚麼原因，這一仗令狐世家是栽了，因爲舒昭只是身負重傷，令狐三公子却再也爬不起來了。

跟令狐玉豹同來的還有他的二哥，可惜令狐玉虎喝醉了，而且他是在另一個院落之中，待他酒醒趕來，已是曲終人散，無法挽囘這折股之痛了。

這是一個導火綫，一經點燃就形成一種難以收拾的局面，令狐世家要爲兒子報仇，丐帮却說他們一再相讓，此時已忍無可忍，因而這兩帮名滿天下的門派，連續發生了兩次大規模的搏殺，結果丐帮損失較大，令狐世家也沒有佔到多大的便宜。

如今他們在準備第三囘合的交綏，而且咸陽城裏的黑白兩道，幾乎一起牽連進去。

這當眞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沉重的氣壓籠罩着咸陽城，使人有點喘不過氣來。

× × ×

今日的天色不太好，陰沉沉的，令人有一種欲哭無淚的感覺。

咸陽城西五里玉龍崗上的氣氛跟天氣一樣的沉悶，而且兵戈耀眼，殺機四佈，一場大規模的搏殺，正在崗上醞釀着。

他們自然是丐帮跟令狐世家了，江湖恩怨，冤冤相報，只要掉進這個泥淖，就很難拔得出脚來。

此時在場中搏鬥的是風雲丐宗無咎，及令狐世家的總管葛城，這兩人都是當代武林的頂尖高手，也是成名多年老一輩的人物，他們出手都不太快，但一招擊出必然暗含無窮的變化與無限的玄機，任何一方只要稍有疏失，就可能落得個無法挽囘的終身遺憾。

不過這兩人的搏殺只是開場戲，再下去可能演變成大規模的混戰，這玉龍崗上只怕要變作腥風血雨的屠場了。

正在此時，一股撕心裂肺的嘯聲忽然由左邊的叢林中傳出，它像無數的鋼刀，刺進玉龍崗上每一個人的心房，似乎在一片片、一絲絲，將人們的肌肉、神經、一點點的撕削下來。

汗水由人們毛孔中大量的湧出，痛苦的呻吟在玉龍崗上此起彼落。

風雲丐與葛城的搏鬥早已停止，他們正以全力抗拒嘯聲，自然無力再鬥。

在場衆人之中，以丐帮帮主沙璞，金刀丐傅炳龍、令狐長善、令狐長明等四人功力最高，他們雖是全力運功，但也僅堪自保，那長嘯者修爲之深，豈不是駭人聽聞！

也許他不爲已甚吧，當人們頻臨崩潰的邊沿之際，嘯聲突然中止，使人們得到一個喘息的機會。

沙璞躍起身形，向左側叢林抱拳一拱道：「朋友好功力，既然高軒蒞止，何不現身一見？」

沙璞語音甫落，一名身材修長，輕袍暖帶的老者緩步走出，他身旁是一位紅衣紅裙，面蒙紫紗的麗人，兩人併肩齊步，相偕走進場中。

沙璞雙目大張，向來人愕然注視道：「你是夜雨莊主？」

來人冷冷道：「不錯，老夫正是公孫冠。」

沙璞道：「莊主素行高潔，超然物外，塵俗之中很難見到莊主的俠跡，今天大駕光臨咸陽這是咱們同道的一份榮幸。」

公孫冠面無表情的哼了一聲道：「別捧我，在下也是一個俗人。」

他身旁的紅衣女郎接口道：「你沒有說錯，咱們莊主原是不願涉足塵俗的，怎奈江湖之上羣魔亂舞，大好河山被你們任意糟踏，莊主雖是菩薩心腸，也不得不下凡來降妖捉怪。」

沙璞面色一變道：「妳是甚麼人，說起話來竟然這般無禮！」

紅衣女郎撇撇嘴道：「我對你說話已經相當客氣了，主子對奴才難道還要打躬哈腰不成？」

紅衣女郎太過份了，丐帮是天下第一大帮，帮主的身份一向受到江湖同道的尊敬，她居然在大庭廣衆之中說是主子對奴才，這不只是沙璞勃然震怒，所有在場的丐帮門下，沒有一個不氣忿塡膺，攘臂欲戰的。

公孫冠雖然是北聖一脈的傳人，但雙拳難敵四手，如若當眞以死相拚，他們不見得就能全身而退。

公孫冠不會想不到這些，紅衣女郎自

然也十分明白，她却陰森森的哼了一聲道：「別發火，帮主你何不先運功試試？」

聽紅衣女郎的口吻，沙璞可能中了暗算，及運功一試，他那張紅似巽火的面孔，忽然變成鐵青之色。

「妳敢暗中下毒……」

「這個麼，本夫人沒有這份能耐，也不敢掠人之美，其實誰下的毒都一樣，反正你們今後必須聽從咱們的指揮。」

「休想……」

紅衣女郎自稱夫人，她自然是夜雨山莊莊主公孫冠的夫人了，公孫冠是北聖一脈的傳人，雖然他很少行走江湖，武林各派對夜雨山莊仍然不敢稍有褻瀆，何況適才那一陣嘯聲，已然藝壓羣雄，人人畏懼，再加上在場者全部中毒，丐帮及令狐兩帮雖是人多勢衆，却巳失去戰鬥之力，此時是人爲刀俎，我爲魚肉，除了聽憑宰割，還能有甚麼法子？

不過，沙璞畢竟是一帮之主，他可以慷慨赴死，決不能屈辱投降，因而才說出「休想」二字。

紅衣女郎忽然幽幽一嘆道：「你這是英雄主義在作祟了，想想看，爲了你一點虛名，一點自尊，竟使丐帮精英毀於一旦，所謂天下第一大帮，就此萬刦不復，你縱使身死九泉，有何面目見丐帮祖先於地下！」

沙璞聞言一呆，豆大的汗珠立刻由面頰之上暴了出來，良久，他才面色一整道：「好，咱們聽妳的，但士可殺，不可辱，希望妳不要過份。」

紅衣女郎微微一笑道：「本莊志在天下，正要貴帮的合作，怎敢對帮主有什麼不敬，令狐長善，你怎麼說？」

天下第一大帮都俯首稱臣，令狐長善還有甚麼好說的？剩下一些小門小派，自然是讓人牽着鼻子走了。

大局方定，叢林中忽然趨出幢幢人影，爲首的是夜雨山莊的總管馬侯，身後是神火、青紗、聖刀，鐵牌等四隊列隊而出，這般人精神飽滿，神采飛揚，每一個都是能征慣戰之士，瞧得在場羣雄目瞪口呆，心頭暗中懍懼不巳。

敢情夜雨山莊是有備而來，他們縱然沒有中毒，只怕也難逃這一刦運。

沙璞長長一嘆道：「莊主志在天下，自然要咱們替你効力，但咱們身中劇毒，只是一些病夫，如何能爲莊主奔走？」

莊主夫人道：「說的是，卜前輩，勞你的駕。」

一名身着白衣的禿頂老者應聲由樹叢中走出，他身後跟着四名短衣大漢，每人手中提着一個水桶，桶裏盛着滿滿的黃色藥水，還有一柄長把木杓。

白衣禿頂老者命從人將木桶放置場中，然後大聲宣佈道：「桶裏是解藥，但不可多飲，每人以半杓爲限。」

丐帮五老之一的虎丐周杞道：「閣下姓卜，莫非是毒王卜海濤？」

白衣老者道：「不錯，老夫正是卜海濤。」

虎丐周杞道：「聽說前輩精研毒物，只是爲了濟世活人，可是……」

毒王卜海濤哼了一聲道：「人是會改變的，是嗎？快服解藥吧，多說廢話對你並沒有好處。」

毒王卜海濤名氣滿江湖，其使毒之能，天下無出其右，他居然也投入夜雨山莊，看來當今任何一門派，都難以逃出公孫冠的掌握了。

在場羣雄雖然都是一時之選，但人在矮簷下，誰敢不低頭，只好默默的飲用解藥。

當然，其中也有不甘臣服之人，寄望於劇毒解除之後放手一拚，縱使鬥夜雨山莊不過，山河如此之大，那兒不可以安身立命？

這是一部份人的想法，這般人的想法却瞞不過莊主夫人，當他們取用解藥之際，她立即貫注內力，發出浪浪嬌音道：「各位：有一件事你們只怕還不太明白，我說了雖然會使你們大失所望，但我又不能不說……」

闖蕩江湖的人物，警覺之心極高，那些意欲發難之人，在聽到莊主夫人的言語之後，立即按兵不動，想聽聽她的下文。

莊主夫人微微一笑，接着說道：「你們所中之毒是三步跳，及七尺倒，除了毒王的獨門解藥，天下沒人能解救你們。」

三步跳，七尺倒，是天下之至毒，一種就足以亡身，他們同時身受兩種奇毒，任是何等人物，也不能不悚然動容。

莊主夫人接着又道：「你們所服食的解藥，只能維持百日，如若不繼續服食，百日一到神仙也救你們不活，所以……」

她不再說下去了，因爲大家全都明白她的意思。

但人上一百，各種各色，雖然大家心裏有數，還是有打破砂鍋問到底的人物，在場羣雄之中令狐長明就是其中的一個。

「請問莊主夫人……」

「什麼事？」

「莊主夫人是要以毒藥控制咱們的行動了？」

「我沒有這麼說，閣下如果想走，儘管請便。」

「莊主夫人這樣就太過份了，妳明知不給解藥，咱們百日之後必死，爲甚麼還要咱們自趨絕地？再說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妳既然要咱們爲夜雨山莊効力，爲甚麼不解去咱們所中的劇毒？」

「閣下誤會了，敝莊並未懷疑各位，而且很想一次解除你們所中的奇毒，只可惜中毒的太多，尋找解毒藥物又十分不易，能夠在百日之內抑壓各位體內的劇毒，就要花去敝莊不少金錢和人力，所以一時之間實在無法作澈底的根除。」

莊主夫人口似懸河，說的話也入情入理，結果是令狐長明浪費了不少口舌，還是新瓶裝舊酒，對現況並沒有絲毫改善。

惟一不同之處是丐帮與令狐兩大門派，同時變作夜雨山莊的部屬，當年雄霸一方，如今俯仰由人而已。

× × ×

「赤水」是華縣以西的一個鎮集，距離華縣不足二十里，到這兒經過的旅客只是打尖，所以商業並不怎樣繁榮。

這天傍晚時分，一隊人馬來到赤水，他們只是想穿鎮而過，意欲趕到華縣投宿，但他們剛到鎮口就被一羣人攔住去路。

「站住，各位，此路不通。」

攔路的是鐵丐鐵山，虎丐周杞，及丐帮精英三十六紅衣血丐，這般人是丐帮的精華，名頭之响，江湖上無人不知。

除了這般丐帮弟子，還有兩名特殊的人物，他們一個穿褚衣，一個着黑袍，神色冷肅的立在丐帮弟子的前端，適才說話的就是那位黑袍大漢。

被阻於鎮口的正是郭氏家族，他們離開西安延秋村，方欲返回鐵鷹堡，不意才到赤水鎮口，便遭到丐帮攔截。

丐帮五老及三十六血丐，目標顯明，一望而知，那麽這位黑袍大漢必然也是丐帮的高人了。

郭鐵鷹止住家人，向黑袍大漢雙拳一抱道：「郭某與貫帮素無嫌隙，尊駕率衆阻路，究竟爲了甚麽？」

黑袍大漢說道：「你與丐帮有無嫌隙不干我的事，只要你是姓郭，那就不會錯了。」

郭鐵鷹道：「尊駕不是丐帮弟子？」

黑袍大漢道：「我是不是丐帮弟子，你就不必管了，出招吧，姓郭的，咱們除死方休！」

郭鐵鷹愕然道：「朋友：要過招咱們奉陪，但咱們素昧平生，無怨無仇，你這是爲了甚麽，總得把話說個明白。」

黑袍大漢道：「你當眞要知道？」

郭鐵鷹道：「是，在下洗耳恭聽。」

黑袍大漢道：「咱們奉莊主之命來殺你們，只要是姓郭的，斬盡殺絕，寸草不留。」

郭鐵鷹勃然震怒道：「貫莊主與敝堡必然有殺父之仇，奪妻之恨了，請問貫莊主是那位高人？」

黑袍大漢道：「夜雨莊主公孫冠，閣下必然有過耳聞。」

郭鐵鷹呆了一呆，忽然仰天一陣狂笑道：「北聖一脈的傳人？這倒是咱們的榮幸。尊駕呢？強將手下無弱兵，自然也是一位高人了。」

黑袍大漢道：「好說，在下卜占山，這位是木昆右。」

郭鐵鷹道：「果然是兩位高人，咱們是單打還是羣毆，請閣下命題。」

卜占山回顧鐵丐道：「鐵長老！勞你的駕……」

在鐵丐應聲奔出之際，郭子丹越衆而出道：「爹！讓孩兒會會鐵長老。」

郭鐵鷹道：「鐵丐名滿江湖，你可得當心一些。」

郭子丹道：「孩兒知道。」語音才落，身形急轉，衝着鐵丐雙拳一抱道：「晚輩郭子丹候教，前輩請賜招。」

鐵丐道：「不必客氣，少俠請。」

郭子丹道了一聲「有僭」，左臂倏伸，一掌拍了出去。

鐵丐平生不用兵刃，但一對鐵拳天下無雙，打遍南北十三省，替他掙得一個鐵丐的美譽。

面對此等高人，郭子丹自然不敢掉以輕心，一掌拍出，稍沾即走，不待招式用老，迅速變招換式，攻防之間全都十分謹慎。

鐵丐連攻十餘招，招招有如巨斧開山，却佔不到半點便宜，老花子打出了眞火，鐵臂飛舞，拳出嘶風，這等威勢，眞箇驚人以極。

在一旁觀戰的木昆右道：「卜兄，郭子丹還未使出全力，鐵老兒就巳經氣喘如牛了，要不要讓小弟接他下來？」

卜占山搖搖頭道：「姓郭的大有能者，一對一咱們佔不了便宜。」

木昆右道：「那咱們就一擁而上，給他一個倚多爲勝。」

卜占山道：「看來也只好如此了。」語音一落，舉手急揮，同時，當先向郭氏家族撲去。

郭氏家族瞧到此等情形，絲毫都不慌亂，郭鐵鷹郭鐵鵬老兄弟倆接着卜占山及木昆右，郭子丹仍然拚鬥鐵丐，陰風神魔攔住虎丐周杞厮殺，剩下堡主夫人陳琪、郭子孚、郭子鉉、姚玉姑、及子珍、子姮、子琴等迎着三十六血丐狠拚起來。

只有郭子羽沒有投入戰局，因爲他不放心堡主老兄弟，想在必要時替他們打個接應。

方玫主婢惟郭子羽馬首是瞻，他不出手，這雙主婢自然不會加入戰鬥。

此時喊殺之聲震撼四野，刀光劍影殺看一團，但最兇狠的應該算是三十六血丐，這般人是千中選一的年輕高手，再加以嚴格訓練，才能加入血丐之林。

他們平時就巳養成心狠手辣，動輒傷人的習慣，一旦投身戰鬥，個個奮不顧身，郭氏子弟幾曾見過如此兇殘的搏殺，一上來就幾乎吃了大虧。

雙方接戰不過十招，郭子珍郭子姮兩姐妹就負了傷，雖然傷勢並不嚴重，但在氣勢上巳然落了下風。

他們原是以寡敵衆，如今氣勢被懾神情難免陷於慌亂，往後更是不堪設想了。

好在方玫早巳留心這邊的情形，一見大事不妙，立即對郭子羽道：「大哥！三十六血丐兇殘無比，伯母她們心存慈悲，只怕應付不了那般兇人！」

郭子羽道：「妳說的不錯只是我這裏分身不開，請妳們主婢去接應一下吧。」

方玫道了一聲好，彈身一躍，去勢若電，身形還在空際，一片刀芒巳向三十六血丐的身後劈去。

這般丐帮弟子全是久走江湖，見多識廣的人物，不必回頭瞧到，他們巳經知道來人這凌空一刀，具有極端驚人的威勢，他們任何一人，都難以單獨接它下來，

於是，在一聲叱喝之後，五條人影同時翻身出招，反應之快，配合之妙，不愧是名列三十六血丐中的人物。

但聽一聲嗆然巨响，同時血雨四飛，三條人影在哀嚎中仆到下去。

這是方玫凌空一刀，名滿江湖的三十六血丐，在這一刀痛擊之下，竟然喪失三條大好生命。

在江湖道上三十六血丐具有極爲响亮的名頭，縱然是名滿湖海的一方霸主，也不敢說一招之中就能放倒他們任何一個。

方玫只是一個年紀輕輕的姑娘，這個年輕姑娘却能一刀三命，像摧朽拉枯一般，對三十六血丐作無情的毁滅。

跟隨方玫出手的小燕也有斬獲，軟鞭連環揮出，幻起一片烏雲，當面的三名敵人一死兩傷，使名滿江湖的丐帮精英顫抖在她鞭影之下。

三十六血丐崩潰了，郭氏子弟乘機反攻，在兩面夾擊之下，他們幾乎巳失去還手之力。

堡主夫人陳琪心腸慈悲，不願意趕盡殺絕，總算讓他們留下十五個，不過這險死還生的十五血丐，巳是劍傷披體，失去再戰之力了。

血丐全軍覆歿的嚴重打擊，使鐵虎二丐魂胆皆顫，他們原本就勝不了郭子丹及陰風神魔，此時自然要雙雙敗下陣來。

縱觀全局，夜雨山莊對郭氏的截擊，巳經陷於全面瓦解，除了卜占山及木昆右，可以說全盤皆墨。

卜占山名列三孤，木昆右是五行者中的人物，在夜雨山莊他們是重要份子，功力之深，也不是一般江湖高手所能望其項背的。

因此，郭氏二老遇到前所末見的勁敵，他們全力以赴，仍然處處落在下風。

當丐帮全面失敗之後，卜木二人的眼神射出淩厲的殺機，夜雨山莊是不能失敗的，縱使有的挫折，他們要由郭氏二老的身上收它回來。

「破雲刀法」傳自北聖，是武林中最霸道最玄奧的刀法，由於它太過兇殘，所以又稱作「死亡之刀」。

夜雨門下從不輕用此種刀法，只要用它，就算一招，敵人一定非死即殘。

如今卜木二人要用這「死亡之刀」了，因爲他們必須反敗爲勝，那就不得不施展夜雨山莊的絕學。

郭氏二老修爲極高，在當代武林之中應該是不易多見的頂尖高手，不過，這只是對一般而言，如果遇到的對手是南北二聖或靈空神尼一脈的傳人，那就要另作別論了。

郭氏二老知道這些，郭子羽更加明白，這是他專心觀戰，一步都不肯離開的原因。

及卜木二人懷抱長刀，凝功待發之際，他們週身所放射出來的兇霸之氣，像旋風一般的向外擴張，使四週木葉蕭蕭，充塞着一股肅殺的氣息。

這是一個極端可怕的危機，郭氏二老正面臨死亡的威脅。

只要卜木二人一刀揮出……

只要他們的長刀迎空一劃……

這將是怎樣的一個後果？

北聖絕學豈同凡响，死亡之刀自非徒具虛名。

然而，就在他們揮刀擊出的一瞬之間，忽然劍芒瀰空，風吼雷鳴，天地爲之失色，好像世界巳到末日一般。

在卜木二人來說，世界的確巳到末日，因爲他們不只是沒有揮出死亡之刀，而且血洒荒郊，身首異處，三魂渺渺，巳到鬼門關報到去了。

是誰具有如此驚人的功力？一劍劈掉兩顆六陽魁首而且還是夜雨門下的高人。

這自然是郭子羽了，除了他，誰能具有此等超凡拔俗的功力。

不錯，的確是他。

他並非嗜殺之人，但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旁觀的陰風神魔歐陽胆第一個叫起好來，道：「小兄弟眞高明，老哥哥當眞服了你了。」

他由衷的欽佩，事實倒也不假，除了身負數家之長的郭子羽，沒有人能够一劍劈掉夜雨門下的兩位高人。

這項輝煌的勝利，並未爲郭氏二老帶來喜悅，因爲找碴的是夜雨山莊及丐帮，兩個門派，在當今武林，全都具有極端可怕的潛力。

而且這是一場糊塗仗，殺得屍橫遍野，還不知道爲了甚麽，堡主夫人陳琪倒是想得開，她見郭鐵鷹面色不好，因而勸慰道：「不要管這些，堡主，是禍躲不脫，躲脫不是禍，今後咱們當心一點就是。」

陰風神魔道：「他們栽了一個觔斗，必然不會善罷甘休，往後咱們抓活的，不怕他們不說。」

適才他們獲得全面勝利之際，敵方曾經留下不少活口，只是郭子羽那天地失色的一招痛擊，將所有的人吸引過去，他們忘情於那神奇的一劍，那裏還會想到找一個活口問問？

郭鐵鷹向門塲瞥了一眼，道：「子丹！將這些屍體埋了吧！」

郭子丹道：「是，爹。」

他們將鬥塲作了一番清理，繼續趕往華縣投宿，次日束裝東行，逕向關洛大道奔去。

這天到達澠池，日色才剛剛偏西，由於連日僕僕風塵，郭鐵鷹不想再趕路了，他要利用這半天的時間，使大家的體力獲得一點調息。

澠池城關不大，但却十分出名，當年戰國時代，秦趙二王澠池之會正是此地。

午餐之後，他們多半都在歇息，也有不願歇息的，郭子琴就是其中的一個。

「五哥，咱們出去走走，好麽？」

大家都是兄弟姐妹，不過她跟郭子羽較爲相投，只要出去玩，她必然會拉着五哥。

「走什麽，妳不累？」郭子羽沒有拒絕，只是問她累是不累。

「走一點路那裏就會累壞了，走吧，五哥，人家常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此地的名勝古蹟多得很，要不去憑弔一下，這趟澠池豈不是白來了？」

「有道理，五公子，咱們也去。」

接話的是方玫的丫頭小燕，這位有着幾分野性的姑娘，只要有玩，她是不會放棄的。

郭子琴道：「那好，玫姐咱們走。」

方玫並沒有要去玩，不過只要有郭子羽結伴，她是不會反對的，於是，他們出北門向一座山頭馳去。

池位於淆山山脈，是一個丘陵處處的山城，它北枕黃河，南臨澗水，形勢頗爲險要，勿怪當年秦趙兩國國君，要以這兒作會盟之地。

他們剛剛爬上山坡，忽然聽到噹的一聲脆响，郭子琴一怔，說道：「這是甚麽聲音？」

小燕道：「好像是報君知。」

郭子琴道：「什麽是報君知？」

小燕道：「報君知就是算命的敲的小鑼嘛，小姐連這個都不知道？」

方玫瞪她一眼道：「世事千奇百怪，妳又能够知道多少？」（下期續完）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可　飛·圖

崑崙三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瓜州街尾一間小酒館，幾十個客人在喝酒，淮北三狠向兩個賣布販子找碴，强要他們身上的紅貨，當淮北三狠正自得意之時，忽然發現這兩個布販竟是鐵筆、鋼爪要命販子要淮北三狠砍下手掌作爲懲罰，嚇得忙向他們賠罪，要命販誤以爲他是黑虎神，連忙應承，讓淮北三狠離去……酒館老板出來勸阻，正當取出鋼刀欲砍時，酒館老板叫虎爪孫，只是黑虎神的手下而已，此刻黑虎神正和惲大俠對峙，雙方均以拳掌相對，一輪快攻之後，遇上了險招，雙方各自分開……

勇救賣花女　軟劍贈書生

粗看起來，他們並沒有方才打的激烈，但實則雙方各自施展出看家本領，見招破招，一招出手，往往中途變招，誰也不宜把招式使老，予對方以可乘之機。

這種打法，只要有一個稍露破綻，對方即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舉擊敗敵人。

兩人這樣舉手揮袖，比劃了一陣，突聽黑袍人口中發出一聲怪嘯，嘯聲乍起，雙手當胸，五指箕張，作勢欲撲。

這一瞬間，只聽他全身骨節，跟着發出一陣連珠般的暴響，一個人也似乎比剛才高出了許多，一雙手爪，色呈灰白，也比普通手掌，脹大了幾乎一倍，洪笑道：「惲兄接我一爪！」

一個虎跳，縱身撲起。

青袍人早就注意着他，心中暗想：「看情形，這是黑虎神生平絕技『黑虎毒爪』了！」

心念一動，立即運起全身功力，蓄勢以待，不等對方撲落，大喝一聲，雙袖陡然朝上揚起，揮了出去。

雙方這一擊，幾乎是各盡全力，但聽一聲裂帛似的巨響！

黑袍人撲到中途全身如受重擊，身形一震倏然墜地，不由自主的後退了兩步。

青袍人同樣悶哼一聲，像是力道使盡，上身搖幌，再也站不住樁，緩緩的後退了一步。

這一擊，黑袍人雖然後退兩步，但他是撲起的人，身在半空，較爲吃虧。

青袍人雖然只退後了一步，那是他雙足站穩，以地對空，因此無論功力，雙方仍是半斤八兩，誰也沒有輸給誰。

但兩人在這一擊之後，就各自緩緩闔上眼睛，在原地調氣運功再也沒有說話。

就在此時，突聽一個婦人聲音喝道：「蘭兒，幹麽躲在小酒館裏還不出來？」

酒館內賣花娘子聽得精神一振，一下站了起來，急忙叫道：「娘……」

虎倀敖無忌喝道：「什麽人？」

那婦人聲音道：「不用理他，妳只管出來。」

賣花娘子一手抄起竹籃，喜孜孜的回過頭來，朝青衫相公道：「我娘來了，你快跟我出去。」

青衫相公抬頭道：「姑娘……」

賣花娘子急道：「你這人，還不快些走？」

伸手一把拉住青衫相公衣袖，急步朝外奔去。

只聽虎倀敖無忌沉喝道：「你們走得了麽？」

虎爪孫無害大聲道：「二位酒錢還沒付呢！」

他們兩人正待出手攔阻，驀聽那婦人聲音尖笑道：「你們也沒問問老娘是誰？就想把我女兒留下來麽？」

賣花娘子拉着青衫相公衝出店門，但見一片細碎寒光，夾着洒洒之聲，像風吹萬點雨絲，從兩人身邊掠過，往後面飛洒出去。

在兩人身後，還有一條個子瘦小的人影，從兩人中間鑽了出去，快若脫弦之箭，一下就投入暗影之中，消失不見。

只聽虎爪孫叫道：「天女散花，妳是賣花婆竺三姑？」

那婦人尖聲道：「你知道就好。」

賣花娘子拉着青衫相公衝出酒館，一直奔出去數丈開外，才脚下一停，抬頭叫道：「娘，妳在那裏呢？」

那婦人的聲音只聞其聲，不見其人，說道：「娘還有事，妳只管先走，哦，這小子是什麽人？」

賣花娘子依然拉着青衫相公衣袖沒放，急道：「他……」

她娘也並不知道他是誰，這叫她如何回答？

因此說了一個「他」字，底下的話就接不上來。

那婦人聲音道：「不用說了，此地不宜久留，妳快走吧。」

賣花娘子道：「娘，女兒到那裏找妳去呢？」

那婦人聲音催促道：「不用找我，你們還不快走？」

賣花娘子聽她口氣，心知情勢緊急，不敢多問，急忙轉身說道：「我們快些走路！」

拉着青衫相公急急往鎮外奔去。

青衫相公因人家是一番好意，自然不便掙脫她的手，只得跟着賣花娘子急步奔去。

兩人一口氣奔出去了十幾里路，賣花娘子早已跑得嬌喘吁吁，在黑裏俏的臉上，也隱見汗珠，她脚下不覺一緩，放開了拉着的青衫相公衣袖，舒了口氣說道：「咱們在這裏歇歇再走。」

青衫相公拱手作揖道：「多蒙姑娘援手，在下感激不盡。」

賣花娘子紅馥馥的臉上，飛起一片盈盈笑意，盯着青衫相公說道：「不用謝，我想問相公一句話。」

青衫相公道：「不知姑娘問什麽？」

賣花娘子問道：「你會不會武功？」

青衫相公道：「在下練過幾年。」

賣花娘子嗔道：「好啊，你果然深藏不露，嘿，早知道你會武功，何用我拉着

你跑？」

青衫相公道：「在下雖然練過幾年武功，但從未和人動過手。」

賣花娘子撇撇嘴道：「只要看你跑了十幾里路，氣不喘，臉不紅，一身輕功，分明還在我之上呢！」

青衫相公道：「姑娘誇獎，在下愧不敢當。」

賣花娘子看他舉止斯文，不像江湖上人，忍不住斜睨着他，輕輕問道：「我還沒請教相公貴姓呢？」

青衫相公道：「不敢，在下姓岳，賤字少俊，姑娘芳名是……」

賣花娘子忽然感到心頭一陣狂跳，她在江湖上，從未紅過臉，更沒有一個男子會使她心跳的，這回却紅着臉，低頭道：「你沒聽見我娘叫我名字？」

岳少俊道：「沒有，那時我心裏慌慌張張的，令堂說些什麽我都沒有聽見。」

賣花娘子噗哧笑出聲來，抿抿嘴說道：「沒聽見拉倒，我才不告訴你呢！」

自顧自找了一塊大石坐下。

岳少俊臉一熱，囁嚅的道：「姑娘請恕在下冒昧。」

賣花娘子嫣然一笑道：「瞧你，眞像個書呆子，我只是逗着你玩的，我叫竺秋蘭……」

岳少俊道：「原來是竺姑娘。」

口中低低吟道：「紉秋蘭以爲佩。」

一面抬頭道：「姑娘這名字很美。」

竺秋蘭聽他讚美自己，心頭一甜，臉上却紅紅的，秋波一轉，瞟着他問道：「你方才說的是什麽？」

岳少俊道：「那是楚詞上的句子，是讚美秋蘭，可以紉之爲佩。」

竺秋蘭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閃着異樣光采，展齒一笑道：「你在掉書本，我可聽不懂。」

她不待岳少俊說話，接着問道：「岳相公，你也是尋劍來的吧？」

「尋劍？」

岳少俊望着她，怔道：「在下只是路過此地，沒得趕上渡船，姑娘說的尋劍，是怎麽一回事呢？」

竺秋蘭疑信參半，似笑非笑，睨着他道：「你會不是？那麽虎爪孫怎麽會不肯放過你的呢？」

岳少俊道：「在下眞的不知道，不知姑娘能否明白見告？」

竺秋蘭移開了點身子，用手拍一拍身邊大石，說道：「你也坐下來，我再告訴你。」

人家姑娘這般大方，岳少俊自然不好推托，就傍着她坐下。

他出生詩禮之家，從未和女孩子有過接觸，更從沒和女孩子坐得如此近過，他感到心頭一陣跳動，不覺微露侷促之態。

好在夜月之下，竺秋蘭也看不到他，只是幽幽的道：「到瓜州尋劍，目前已是江湖上轟傳着的一件大事，岳相公眞的一點也不知道？」

岳少俊道：「在下從未在江湖行走，也從沒聽人說起過，姑娘是否不相信？」

「唔！」

竺秋蘭道：「我相信事情是這樣，嗯，這故事應該從宋朝高宗南渡說起……」

岳少俊道：「時間有這麽久了？」

竺秋蘭輕「嗯」了聲，接下去道：「瓜州運河分口處，叫做三叉河，附近有一條揚子橋，宋高宗南渡時，渡過此橋，金兵已經追踪而至，當時由民族英雄晏孝廣和他的女兒晏貞姑保駕，和金國大軍在揚子橋頭激戰！父女兩人力戰之下，殺死了數千金兵，才保護了宋高宗的安全，也因此才奠定了南宋的江山，但父女兩人，終因衆寡懸殊，力戰而死，壯烈成仁……」

岳少俊道：「這故事和尋劍有關？」

「自然有關。」

竺秋蘭續道：「那晏貞姑娘使一手梨花槍，在千軍萬馬之中，殺敵果敢，就像摧枯拉朽，所向無敵，據說她臨陣之時，左手還使一柄寶劍，這柄劍，叫做『吹金劍』，是用銅椰島萬年磁鐵鑄製而成的，不僅堅逾精鋼，鋒利無匹，它最大的功用，就是能吸敵人的兵刃，晏貞姑左劍右槍，用劍引開敵人兵刃，再用槍取敵，才能有輝煌的戰績，晏貞姑壯烈成仁之後，這柄劍據說就沉落在揚子橋下……」

她口氣頓了頓，接道：「後人爲了緬懷先烈，就叫它『貞姑劍』，直到最近，有一名漁人，就在橋下網起一柄古劍，不但毫不生銹，而且依然寒光照人，劍才出匣，就把漁船上所有的鐵器，一股腦兒吸了過去，才知道這柄劍，就是傳說中的『貞姑劍』了，這消息也就一傳十，十傳百，很快傳了開去，於是也引起了江湖上許多人的覬覦，紛紛趕到了瓜州來，尋覓此劍。」

岳少俊道：「一柄能吸兵刃的劍也沒有什麽，値得大家如此熱烈追求麽？」

竺秋蘭道：「這劍對武林中人用處可大呢，武林中人使的都是短兵器較多，只要右手長劍把敵人兵刃吸開，左手就可以取敵了，不僅如此，只要『貞姑劍』在手，就能吸取一丈以內的暗器，任何人也莫想用暗器傷人。另外還有一種傳說，用劍的人功力愈高，吸力也愈強，還可以用本身內家眞氣，透過長劍，變爲『靈磁眞氣』，可以在一二丈之外，吸取敵人手中的兵刃，它有這許多好處，江湖上誰個不垂涎？」

岳少俊含笑道：「姑娘也是爲此劍來的了？」

竺秋蘭道：「我只是好奇，想來瞧瞧熱鬧罷了，江湖上有不少高手聞風趕來瓜州，憑我這點能耐，那能和人家去爭？」

只聽一個低沉聲音接口道：「姑娘這話，不是太自謙了麽？」

竺秋蘭倏地回身喝道：「什麽人？」

「當然是小老兒了。」

暗影中人影一閃，走出來的正是酒館老板——虎爪孫無害。

竺秋蘭臉色一沉，冷冷的道：「你來作甚？」

虎爪孫無害聳着雙肩，笑嘻嘻的道：「敝主人知道姑娘是賣花婆竺三姑的令媛，才要小老兒專程趕來相請。」

「請我？」

竺秋蘭奇道：「是黑虎神要你來請我的？」

「當然，當然！」

虎爪孫無害聳聳雙肩，陪笑道：「不是敝主人有請，小老兒有幾個腦袋，敢假傳敝主人之命？」

竺秋蘭冷冷道：「他請我去作甚？」

虎爪孫說道：「這個小老兒就不知道了。」

竺秋蘭道：「我不去。」

虎爪孫諂笑道：「小老兒奉上差遣，姑娘說不能不給小老兒一個面子呢？」

竺秋蘭道：「我說不去就是不去。」

虎爪孫道：「姑娘如果不去，叫小老兒如何向敝上覆命呢？」

竺秋蘭一扭頭道：「那是你的事。」

虎爪孫道：「小老兒既然來了，不把姑娘請去，這怎麽成呢？」

竺秋蘭冷笑道：「你要把我怎樣？」

她話聲甫出，只見又有兩條人影，一閃而出，逼近了過來，那是一胖、一瘦，鐵筆、鋼爪要命販子，李北魁、何伯通二人。

竺秋蘭目光一瞥，撇撇嘴道：「他們兩個大槪已經投到你們主人手下了吧？」

鋼爪何伯通笑了笑道：「正是，咱們兄弟多蒙孫老引進，現在就在敝主人手下當差。」

李北魁接口道：「敝主人請姑娘前去一見，又要孫老趕來相請，這是給姑娘天大的面子，依在下相勸，姑娘妳還是去的好。」

岳少俊一直沒有開口，這時走上一步，接口道：「竺姑娘不願意去，人各有志，你們豈能相強？」

虎爪孫看看岳少俊，忽然詭笑道：「依小老兒看，竺姑娘一個人是不肯去的，那就由相公陪竺姑娘去走一趟吧。」

竺秋蘭一下攔到岳少俊身前，說道：「岳相公，他們要找的是我，這不關你的事。」

虎爪孫道：「姑娘是答應去了？」

竺秋蘭道：「我不去。」

她在說話之時，右手已經暗暗伸進了左手挽着竹籃之中，竹籃上面蓋着一方花布，誰也不知道她籃中放着些甚麽？

虎爪孫看了她一眼，陰森一笑道：「姑娘回答的如此堅決，那是敬酒不吃要吃罰酒了。」

竺秋蘭右手一抬，但聽鏘的一聲，寒光閃處，從竹籃中抽出一支細長軟劍，鋒芒吞吐，一望即知是一柄好劍。

她手拿長劍，一手還挽着竹籃，冷然道：「虎爪孫，我不知道罰酒是怎樣吃法，你劃道吧！」

岳少俊道：「姑娘何必要和他們動刀劍呢？」

竺秋蘭嬌嗔道：「啊喲，我的岳相公，人家已經找來了，還會放過我麽？」

虎爪孫朝鐵筆李北魁暗暗點了下頭。

李北魁其實已把一對鐵筆取了出來，這就舉足跨上了一步，冷森森一笑道：「姑娘有意賜教，就由在下奉陪如何？」

竺秋蘭道：「你們三個人一起上來好了。」

李北魁豁然笑道：「對付你竺姑娘，李某一個已經綽綽有餘了。」

竺秋蘭哼道：「好，看劍！」

話聲甫出，身形倏然一側，刷的一聲，細長軟劍已挾着森森寒鋒斜刺而出。

她出手奇快，手法精妙，又狠又準！

鐵筆李北魁橫跨一步，讓過劍勢，口中嘿道：「姑娘果然有一手。」

他先前對這個賣花小娘子估價並不高，但此刻看了竺秋蘭的出手一劍，不得不承認她劍上有相當功夫。

口中說着，雙筆一分，右筆順勢橫點對方執劍手肘，這是一招虛招，隨着身形倏然朝右轉進，左手鐵筆快若掣電點向竺秋蘭身後右肩。

竺秋蘭趕緊回身發劍，劍身朝外撩出，但聽「錚」的一聲，撩是給她撩着了，只是她手中乃是一柄軟劍，再則她內力也不如李北魁遠甚，雖然借勢讓開了鐵筆，但一個人却被震得後退了兩步。

李北魁是何等人物，眼見竺秋蘭被自己鐵筆震出，不待她站穩，大喝一聲，飛身揮筆攻去。

她雙筆揮舞如飛，一連三招，把竺秋蘭逼得連連後退，但竺秋蘭也不是省油之燈，口中嬌叱一聲，立還顏色，手中軟劍幻起一片晶瑩之光，朝李北魁飛洒過去。

岳少俊站在她邊上，只是袖手旁觀，他眉宇間已經隱現焦灼之色，顯然他是在替竺秋蘭担心，和他雙筆拚鬥，在數量上就先吃了虧，以一敵二。

何況李北魁使的是打穴手法，左右上下全是他的筆影，你只要稍微露出一點破綻，他一點筆影，就會很快的乘隙而入。

一個人就是練劍數十年，也難免沒有疏忽之處，一套劍法，就是完整得如武當「兩儀劍法」，少林「達摩劍法」，也難免沒有破綻之處。

竺秋蘭究竟是女孩兒家，限於天賦，時間一長，就漸漸落了下風，一支劍左撩右撥，大有應接不暇之勢，這一來，自然就露出了空門（破綻）。

鐵筆李北魁口中「嘿」的一聲，右筆疾劃，一下撩開竺秋蘭的長劍，左筆乘虛而入，一下點在她左肩「肩井穴」上。

他出手雖輕，但「肩井穴」乃是十二要穴之一，竺秋蘭只覺身如着電，肩頭一麻，全身力道盡失，五指一鬆，軟劍「噹」的一聲落到地上。

岳少俊看得心頭大急，急步衝了上去，問道：「竺姑娘，妳怎麽了？」

虎爪孫回頭朝鋼爪何伯通呶呶嘴，意思是示意他：「把這小子也給拏下了。」

何伯通不用他明說，自然會意，立即一閃而出，攔在岳少俊面前，嘻嘻一笑道：「好個多情相公，你正該陪她一起去一趟才是……」

話聲中，正待探手朝他抓去。

他外號「鋼爪」，是對敵之時以左手戴上特製淬毒鋼爪而出名，但對付岳少俊這樣一個讀書相公自然用不着戴上鋼爪。

岳少俊見他攔着自己，不由心頭一怒，眉劍挑處，朗聲喝道：「你攔住在下，意欲爲何？」

鋼爪何伯通左手要伸未伸，和他目光一對，只覺岳少俊雙目之中，射出兩道森寒如電的目光，甚是懾人，心頭不期一怔，暗道：「這小子莫非身懷上乘內功？」

一時之間，竟然忘了出手。

岳少俊突然出手，一把扣住了何伯通的左手，口中喝道：「站開去。」

一帶一摔，把何伯通摔了一個觔斗，跌出去七八尺遠。

他此時心急竺秋蘭安危，再也不去理會何伯通，一步跨到鐵筆李北魁前面，凜然道：「你快放開竺姑娘。」

原來李北魁點了竺秋蘭穴道，剛把她挈住，還不知道何伯通是被岳少俊摔出去的，聞言不覺笑道：「你想做甚麽？」

岳少俊俯身從地上拾起竺秋蘭的軟劍，大聲喝道：「在下要你放開竺姑娘。」

他方才一時情急，無意之中使出師傅敎他的一記手法，才把何伯通摔了出去，但他從未使過軟劍，拿在手中，就像一條軟軟的死蛇。

憑他，自然唬不住要命販子老大李北魁。

鋼爪何伯通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會在陰溝裏翻船，被人家糊裏糊塗的摔了一個觔斗，他站起身子，拍拍身上灰塵，一下掠到岳少俊身側，陰笑道：「好小子，原來你還有兩手！」

他雖然沒戴鋼爪，但以「鋼牙」出名的人，自然精擅擒拏手法，這一記要是給他抓上，縱不把你胳膊捏斷，至少也會廢了你這條手臂！

岳少俊沒待他抓到，倏地轉過身去，左手反抓，一下就扣住了何伯通的左腕。

這一記手法奇幻，快速已極，何伯通本待抓人，不料反被人抓住，而且根本連人家如何出手，都沒看清，心頭猛然一驚，正待運勁翻起！

岳少俊根本連想也沒想，順手往外摔出，何伯通一個臃腫身軀，又被他像草稿人一般，摔出去一丈來遠！

這下，李北魁看得清清楚楚，對方隨手一抓，隨手一摔，就把何老二摔了出去，何老二一身武功，和自己在伯仲之間，豈是這般容易就會被人抓住，一下就摔得出去的？

他一手放開竺秋蘭（竺秋蘭被點了「肩井穴」，神志雖極清醒，就是不能轉動肢體），目注岳少俊，沉笑道：「閣下深藏不露，倒是李某看走眼了，來，來，李某筆上討敎了。」

雙筆倏然一分，左手上揚，右手護胸，筆尖全對着岳少俊的身前，等候對方發招。

他擺開架式，正是不敢輕視岳少俊之意。

岳少俊手中依然提着軟軟的軟劍，說道：「在下從未和人動過手，只要你們放了竺姑娘，大家不就沒事了麽？」

這話口氣說得嫩極！

李北魁心中暗道：「這小子看來極嫩，似非故意裝作！」

仰首大笑一聲道：「閣下說得倒是稀鬆！」

岳少俊道：「那麽你們要待如何？」

「老子要你的命！」

一團人影，虎然有聲，朝岳少俊身後撲到。

那是鋼爪何伯通，他兩次被岳少俊莫名其妙的摔了出去，心頭殺機已起，左手迅速套上鋼爪騰身躍起，凌空飛撲而來。

要命販子原是黑道中人，那會和你講什麽江湖過節？

何况他們初次投到黑虎神手下，自然要立個頭功，表示自己兩人並非庸手。

賣花娘子竺秋蘭已被點了穴道，只消把岳少俊制住，豈非就是大功一件？

鐵筆李北魁眼看何伯通已經發動攻勢，口中沉笑一聲，雙手疾發，一記「上下交征」，兩點筆影，快若流星，飛點而出，襲向岳少俊身後的兩處要害。

竺秋蘭身不能動，口不能言，但心頭神志，極爲清楚，她睜大了一雙俏目，眼看兩人聯手對岳少俊發動攻擊，一時目含焦灼，流露出驚怖之色。

岳少俊看得大怒，雙目之中，忽然射出兩道冷電般的精光，手中握着的軟劍，手把一緊，軟劍突然挺直！

他脚下及時橫跨一步，就極自然的脫出了兩人前後夾擊之勢，劍使「神龍抖甲」，但見劍光繞身而起，叮叮兩聲，震開李北魁的鐵筆。

緊持着又是「拍」的一聲，劍身拍在何伯通的左腕之上，他沒拿劍鋒削他左腕；已經是劍下留了情。

須知岳少俊雖是從未和人動過手，但敎他武功的人，乃是昔年武林中大大有名的武學宗師，是以一出手，就能應付裕如，把兩個黑道高手的攻勢，化解無遺。

鐵筆李北魁只覺對方劍上震力極強，自己兩支鐵筆被震蕩開去，胸前登時露出了一個大空門，心頭猛然一驚，立即身向後仰，一下倒飛出去數尺來遠。

何伯通飛身撲來，舉爪攫向岳少俊後心，只覺眼前人影一閃，岳少俊已經輕靈無比的避開了自己淩空一擊。

不！在對方閃出之時，自己左手脈門上如中鞭擊，奇痛澈骨。

他撲來的人，原本還未站穩，趕緊後退，一時那裏剎得住，騰騰地連退了五步，才算穩住，低頭看去，左腕被擊之處，已經泛起一條極狹的紫血瘀腫，分明只是被對方用劍身拍擊了一下。

岳少俊只使了一招，就把兩人逼得後退，這一情形，直看得虎爪孫無害目中異芒連閃，他一時之間，竟然看不出對方出手路數，究竟是何來歷？

岳少俊一劍逼退兩個要命販子，跨上一步，搶到了竺秋蘭身邊，舉手一掌，推開了她被制的穴道。

竺秋蘭口中輕「啊」一聲，舒展了下手臂，驚喜的道：「岳相公，你的功夫眞好！」

岳少俊道：「姑娘誇獎，在下今晚還是第一次和人動手。」

鐵筆、鋼爪李、何二人原是黑道中人，平日心狠手辣，雖被岳少俊一劍震退，明知對方極非易與，但他們並未負傷，豈肯就此罷手？兩人一聲呼嘯，正待撲進。

虎爪孫却及時一擺手道：「慢着。」

兩人不敢違拗，只好硬生生剎住身子，往後退了一步。

虎爪孫目光落到岳少俊的身上，陰森一笑道：「岳相公身手不凡，可否告知尊師是誰麽？」

岳少俊道：「家師無名老人。」

虎爪孫笑了笑道：「小老兒從未聽說過江湖上有令師這麽一位絕世高手，岳相公說的是眞話？」

岳少俊正容道：「在下騙你作甚？」

虎爪孫陰惻惻道：「那很好，小老兒不自量力，頗想跟岳相公領敎幾手。」

岳少俊道：「你要和在下動手麽？」

虎爪孫詭笑道：「不錯，小老兒十招之內一定可以看出你的師門來歷來了。」

岳少俊怫然道：「老丈這話，是不相信在下的話了？」

竺秋蘭道：「動手就動手，岳相公還會怕了你不成？」

虎爪孫笑了笑道：「小老兒和岳相公只是隨手比劃，點到爲止，當不得眞。」

竺秋蘭哼道：「黑虎神手下，平日以心狠手辣出了名的一爪一倀，遇上一個，就等於閻王爺下了帖子，怎麽這樣好說話起來了？」

虎爪孫陰笑道：「姑娘這麽說，倒好像小老兒是嗜殺成性的人了，唉，江湖朋友，就是這樣陰損，摔一個人就摔上你三十三天，損一個人就損到你十八層地獄去了。」

岳少俊道：「老丈要如何比試？」

「悉聽岳相公尊便。」

虎爪孫堆起一臉滿佈皺紋的笑容，說道：「岳相公如果習慣用劍，那就用劍好了，小老兒一向不用兵刃。」

竺秋蘭道：「你外號虎爪孫，雙手如鈎，善於撲擊，自然不用兵器的了。」

她這是提醒岳少俠，虎爪孫不是易與之人。

岳少俊初出茅廬，沒有聽清竺秋蘭話中之意，爽朗的道：「孫老丈既然不用兵刃，在下自然也徒手奉陪了。」

他把手中軟劍朝竺秋蘭遞了過去說道：「這是姑娘的寶劍，請姑娘收好了。」

竺秋蘭暗罵一句：「眞是書呆子？」但岳少俊既然說出來了，她只好伸手接過，捲成一捲，收入竹籃之中。

虎爪孫抱抱拳道：「岳相公請。」

岳少俊也跟他抱了抱拳道：「在下從未和人動過手，還是老丈請吧！」

虎爪孫對他眞有些莫測高深，看他說話語氣，分明是個初出道的雛兒，但他方才出手對付鐵筆、鋼爪要命販子二人的手法，乾凈俐落，不着痕迹，即使是武林高手，也不過如此。

虎爪孫能當上江湖黑道巨擘黑虎神的左右手，自然並不簡單，今晚他是奉命來「請」竺秋蘭的，但如果不能制住眼前這位文質彬彬的岳相公，竺秋蘭自然也「請」不去了。

自己此次出手，能制住岳相公自然好，萬一制不住他，至少也要摸清楚他的師門來歷，才能去回報。

要摸清他底細，自然不能在一兩招之間，就分勝負。

虎爪孫心裏早已暗暗定了個譜兒，這一場交手，出手幾招，必須全力施爲，不論生死，以能把他制住爲最好，一旦出手無功，那就要和他纒鬥，好歹也要查出他的拳脚路數來。

虎爪孫呵呵一笑道：「岳相公這是不肯佔小老兒的光，小老兒恭敬不如從命，那就只好先出手了。」

話聲一落，脚下倏地後退半步，身形一弓，雙手隨着縮回，當胸前提，五指勾屈，儼然虎蹲。

你別看他個子瘦小，這一作勢，就可看出他功夫老到，雙手未發，但十個指尖，每一指尖，都籠罩着敵人胸前一處穴道，辛辣兇毒之極。

岳少俊一點也看不出對方凝神蓄勢的手勢，十分厲害，他臉上竟然流露出茫然之色！

原來他自幼跟一位敎書老夫子所學的武功，並不是整套拳劍，只是許多劍法、掌法的散手。

所謂散手，就是從人家整套劍法、拳法中拆散出來的招術。

故而凡是散手，即是這套武學的精華所在，也是尅敵制勝，最實用的手法，但散手必須靈活使用，應用得法，即可一招破敵，如果用的不得當，就會爲敵所乘。

因此在對方還沒有出手之前，他不知用那一招才好。

虎爪孫可絲毫沒敢小覷了這位年輕相公，雙爪當胸，沒有立即發難，目注岳少俊，徐徐喝道：「岳相公小心了。」

他話聲聽來那般迂緩，但等到最後一個字出口，雙脚猛然一頓，一個人虎躍而起，爪先人後，迅如電射，朝岳少俊當頭撲來。

鋼爪何伯通也以「爪」成名，但目覩虎爪孫這一撲之勢，虎然生風，威猛絕倫，也自歎不如遠甚。

岳少俊只是靜靜的站着，連門戶也未立，直等對方當頭撲來，左脚忽然橫跨一步，身形半蹲，雙手化掌，朝上托起。

虎爪孫這一撲，正是他成名的厲害殺着，十指籠罩數尺方圓，任你如何閃避，都極難逃得出他雙爪之下。

在他想來，這一撲之下，岳少俊縱然不當場重傷而死，亦必然會被自己掌心湧出的內力震昏，倒在地上。

那知事實却大謬不然，自己堪堪撲到，岳少俊不但沒有躲閃，身子一蹲，雙掌往上托來，隨着他一托之勢，突覺一股暗勁直逼上來。

不！暗勁力道並不強，但却隱含反震之力，那是內家「四兩撥千斤」的巧勁，只覺那暗勁一震，居然把自己凌空撲來的人，往上托起！

「海蟾托天！這是道家南宗衡山派的手法！」

虎爪孫心頭暗暗吃了一驚，但他畢竟久經大敵之人，就在身形往上騰起之際，猛吸一口眞氣，藉勢朝前撲起。

這一記有如天馬騰空，去勢更快，越過岳少俊頭頂，飛出去足有三丈多遠，才落到地上，轉身呵呵一笑道：「岳相公再接小老兒幾招。」

他這一轉身，快捷如風，瞬間已到了岳少俊面前，右臂一探，雙方相距還有六七尺遠近，五指如鈎，已然抓到肩頭，不知他手臂何以會長出這麽多來？

岳少俊似是對招式甚熟悉，每一招出手，都必須思索着對方這一招該如何化解，因此出手就不如虎爪孫的快速。

眼看爪勢快要抓上肩頭，他才斜退半步，左手掌指伸張，朝上翻起，扣拿虎爪孫的右手關節。

這一招出手雖遲，但恰似虎爪孫把手

肘湊上去的一般。

「手縛龍爪，這是少林絕技十八式『擒龍手』！」

虎爪孫心念閃電一動，反手一縮，左手又快速向岳少俊腰際抓去。

他一伸一縮奇快無比，最奇的還是他手臂會突然暴長，一探之間，幾乎比平常要長出三分之二，手法古怪，江湖罕見。

這一記岳少俊根本來不及化解，他「手縛龍爪」，堪堪使到一半，只得中途變招，本來扣拿虎爪孫右腕關節的左手，五指一鬆，反手用手背朝虎爪孫左手拍下。

虎爪孫又是一驚，忖道：「他這記手法，明明是昔年少林寺怪傑反手如來『反手八掌』了，莫非他是少林弟子！」

他究竟臨敵經驗豐富，心念轉動之際，豈肯讓岳少俊反手拍中，左手一縮，右爪又疾然探出，抓向岳少俊左臂。

他果然不愧虎爪孫之名，雙手箕張，一縮一探，倏忽來去，連拍帶抓，專攻敵人要害大穴，變化奇奧，快速逾電。

岳少俊吃虧在招式不熟，出手之前，往往須經思索，再行發招，出手雖比虎爪孫要遲上半招，但使出來的招式，却極爲精妙。

不論虎爪孫雙手攻勢如何凌厲，均被他輕描淡寫的一招，化解無遺，尤其化解之中，暗寓攻勢，一招出手，往往把虎爪孫逼得收招不迭。

片刻工夫，兩人已相搏了十四五個回合，虎爪孫本來認定岳少俊是少林弟子，那知在這十幾個回合之中，他發現岳少俊使出了衡山、少林、華山、武當、八卦、形意、和關外長白、雲貴點蒼等派武學。

簡直就像大雜會，你休想從他拳掌指爪之間，看得出他的路數來。

最使虎爪孫感到驚異的，還是這些各門各派的武功，本來有些招式，極爲普通，但這些普通招式，一旦從他手中施展出來，就顯得威力驚人。

生似這些招式，在某門某派中，一直未被發現，到了他手上，才取精用宏，去蕪存菁，變成含蘊着極爲神奇的絕招！

虎爪孫在江湖上闖蕩了幾十年從未遇上過這等奇怪的對手，他越打越覺不對，本來岳少俊每一招出手，還要加以思索。

這一陣工夫下來，他似乎漸漸熟練了，出手反應也比方才快得多了，好像他一個人身兼天下各派之長奇招絕學，源源不絕的搬了出來，自己豈不成了在給餵招？

虎爪孫突然沉笑一聲：「好！」

身形隨着急撲猛攫，攻勢突變凌厲，忽爪忽掌，交相擊出，每一爪掌，都挾起呼嘯勁風，一條條的臂影，此起彼落，一個人好像生出十幾條胳膊來，這份攻勢，當眞猛惡驚人！

這才是虎爪孫眞正的看家本領。

岳少俊在對方凌厲爪掌的逼攻之下，展開步法，一個人忽左忽右，看似躱閃虎爪孫的攻勢，但虎爪孫空自爪掌揮舞得漫天臂影，根本連他一點衣角都沒抓上。

他出手雖快，但每次都等岳少俊閃出去之後，他的掌勢才到，就像專門找岳少俊的空隙處下手，才記記都落了空。

岳少俊其實遊走的並不快，而且有時也還手反擊，只要他一出手，虎爪孫就有被迫的施展不開的感覺。

這一回，因爲雙方勢道均快，搏鬥的時間雖然不多，但雙方少說也打了三十招左右。

虎爪孫心頭愈打愈驚，疾攻三掌之後，就喝了聲：「住手！」

突然往後躍退出去。

岳少俊依言收勢，問道：「老丈可是看出在下來歷來了麽？」

虎爪孫老臉一紅，陪笑道：「岳相公果然高明，小老兒不是岳相公對手，自認輸了。」

竺秋蘭睜大眼睛，看着兩人這場搏鬥，先前她還替岳相公暗暗担心，但看到後來連岳少俊的身法都看不清了，虎爪孫好像也打不着他，心頭也就漸漸定了下來。

這時兩人人影乍分，虎爪孫居然自承落敗，這下聽得她幾乎懷疑自己的耳朵聽錯了。

虎爪孫一身武功，在江湖上已是少有敵手，他會認輸？

但這話出自虎爪孫之口，那是千眞萬確的事了！

她喜得一雙秋波閃着異樣的光采，嬌滴滴叫道：「岳相公，你眞的贏了！」

岳少俊含笑拱手道：「老丈好說，老丈功力深厚，在下望塵莫及。」

他說的也是實話，在虎爪孫來說，只要他一出手，就會被迫得施展不開手脚。

但在岳少俊來說，他是第一次和人動手過招，從對方一招出手，就要思索如何才能破解對方手法，自己該選用那一招最爲恰當，等他想到，對方的手幾乎已迫眉睫，他必須以極快手法，出手破解，是以打來也十分吃力。

虎爪孫看了竺秋蘭一眼，回身道：「咱們走！」

三條人影，走得很快，轉眼就在黑暗中消失。

竺秋蘭秋波一轉，盈盈笑道：「虎爪孫眞的被你嚇跑了，你武功這麽高，方才爲什麽還一直瞞着我。」

岳少俊道：「在下眞的從沒和人動過手，方才是第一次和人動手。」

「哦！」她一對亮晶晶的眸子望着他，輕聲問：「你師父眞的叫無名老人？」

「是的。」

岳少俊道：「他老人家就是在下的授業恩師。」

竺秋蘭抿抿嘴道：「這不是廢話，他傳你武功，自然是授業恩師了。」

岳少俊道：「不，在下是說，他老人家是在下啓蒙的老夫子。」

「教書先生。」

竺秋蘭好奇的道：「你是說教你書的老夫子，也傳了你武功？那你怎麽不知道他的姓名呢？」

岳少俊臉微微一紅，說道：「也許家父知道，在下從小就叫他老夫子，不知他老人家姓甚名誰，後來，在下年事稍長，也問過他，他老人家只是笑着說：『老夫已有多年不用姓名，孩子，你一定要問，老夫一向自號無名老人，你就稱老夫無名老人好了。』」

竺秋蘭眨直眼睛，說道：「他一定很怪。」

岳少俊道：「他老人家十分慈祥，一點也不怪。」

竺秋蘭忽然好似想起了什麽，偏頭問道：「哦，岳相公，你還沒告訴我呢？你到瓜州是做什麽來的？」

岳少俊道：「在下只是路過此地，渡江到鎭江去。」

竺秋蘭問道：「你是鎭江人？」她很關切。

岳少俊道：「不，在下到鎭江有事去的。」

竺秋蘭道：「自從貞姑劍消息傳開之後，許多武林高手聞風趕來，齊集瓜州，你武功雖高，只怕也不是黑虎神的對手，如果光是爲了渡江，那就不用回瓜州去的好。」

岳少俊說道：「姑娘說的極是，只是……只是……」

他臉上流露爲難之色。

竺秋蘭看他面有難色，登時想到他一定初次出門路徑不熟，不覺嫣然一笑道：「這裏離眞州已經不遠，那邊也有渡江碼頭，渡過江，對岸就是下蜀，到鎭江也很近呀！」

岳少俊抱抱拳，說道：「多謝姑娘指點。」

竺秋蘭抿抿嘴，笑道：「你這人酸禮又多，走，我陪你去。」

岳少俊道：「這個在下如何敢當？」

竺秋蘭嫣然而笑，接着道：「瞧，我剛說你又酸又禮多，你又來了，你不認識路，我陪你去，這有什麽不敢當的？好啦，相公，請吧！」

她「相公」二字出口，黑裏俏的臉上，驀地紅了起來！

鼓詞兒上，「相公」，「娘子」，不是兩口子互相稱呼對方的稱呼麽？

她沒敢抬眼看他，低頭就走。

岳少俊跟在她身後，奔行了一段路，忍不住問道：「竺姑娘，這裏離眞州還遠不遠？」

竺秋蘭抬手向前面指了指，說道：「就在前面了，那黑壓壓的，就是城牆，要渡江，就不用進城，渡江的碼頭，就在城外。」

她指的地方，果然隱隱有着燈光。

竺秋蘭脚下忽然一停，回過身來，脈脈的凝注着他，說道：「從這裏去，不過三里來路，就是碼頭了，送君千里，終須一別，我還要找我娘去，不送你了。」

岳少俊作了個長揖道：「多謝姑娘相送，在下……」

竺秋蘭截着他話頭，嗔道：「瞧你，又來了，我送你就是爲了你這聲謝麽？」

岳少俊一怔，口中「啊」了兩聲，一時答不出話去。

竺秋蘭又是嫣然一笑，張了張口，似要說話，但却咬着嘴唇，也沒說話，過了半晌，才抬眼道：「岳相公，我想……送你一件東西……」

岳少俊看她神情有些不同尋常，嚅嚅道：「姑娘……」

竺秋蘭已從左手挽着的竹籃中，取出一個黑黝黝的小鐵球，低低的道：「就是這個，你方才使過的軟劍，我看你身上並沒帶劍，你是讀書相公，自然不佩劍的好，如果身上佩了劍，就會引人注意。但你有一身武功，應該佩劍的，這柄軟劍，雖然不是名劍，但它是緬鐵製的，尋常刀劍，一削即斷，不用時，可以圈成一團，也可以束在腰間，携帶方便，對你是最適合了……」

岳少俊連連搖手道：「這個在下萬萬不能收，姑娘盛情，在下心領。」

竺秋蘭嗔道：「我話還沒說完呢，這支劍原是我娘從一個黑道人手中奪下來的，我看它好玩，才要了來，但使用軟劍要本身功力相配，我怎麽使也不能趁手如意。方才我看你使得很趁手，這叫做寶劍贈勇士，我總算替它找到了主兒，你不用和我客氣，快收下了罷！」

岳少俊還是不肯收，搖搖頭道：「這是姑娘隨身兵器，在下如何能收？」

竺秋蘭盯着他，嗔道：「你這人就是婆婆媽媽不好，我們萍水相逢，總是……嗳，你如果把我當朋友，就該收下，我籃裏的東西多着呢！」

岳少俊道：「不，姑娘……」

竺秋蘭看他執意不肯收下，嬌急的「嗯」了一聲道：「你怎麽啦，我已經拿出來了，還會收回去麽？」

突然抓住岳少俊的手，把鐵球一下塞到他手中，急促的道：「你快收着，有人來了。」

她忽然轉身跑了，跑得很快！

岳少俊回頭看去，根本沒有人來，但竺秋蘭的倩影，很快就消失不見。

黑暗之中，只剩下他一個人，他來不及叫住她，手中握着小鐵球，只有苦笑。

同時也明白過來，她爲什麽不送自己到碼頭上去，要在這裏站停下來？

那因爲碼頭上還有燈火，有燈火，一定有人，她不願別人看到送劍給自己。

這就是女孩兒家的心，他感覺到她握過自己的手腕上，依稀還留着一縷温馨，他望着她倩影消失方向，怔怔的出了一會神。

即使追上她，她也一定不肯再收回去的，何況此刻已經追不上她了，他只好把小鐵球收入懷中，然後朝着有燈火的碼頭奔去。三里路，自然很快的就跑到了。

碼頭上黑沉沉的並沒有燈火，老遠看到的燈火，是懸在船桅上的兩盞風燈。

敢情船快開了，碼頭上，正有兩名船夫在解着船纜。

岳少俊趕到碼頭，也沒看清那是一條什麽船，只看到渡船解纜欲開，就急急忙忙趕了過去，叫道：「船家，等一等，你們可是到對江去的麽，在下搭個便船，船資……」

那正在解纜的兩個漢子中的一人，沒待他說下去，就大聲喝道：「站住，你要幹什麽？」

岳少俊拱拱手道：「你們如是到對江去，在下想搭個便船。」

那漢子瞪了他一眼，粗聲喝道：「你也不瞧瞧，這是什麽船，還不快滾？」

岳少俊聽得不禁有氣，說道：「在下只是問你們是不是開往對江去的，在下想搭個便船，就算不是，這也沒有什麽，你怎好說話如此無禮？」

（未完・二）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寒月聽譚三姑說出自己的師傅雅號劍帝，言之鑿鑿，才知道自己所學的絕技，無怪她不是自己的對手，譚三姑很謙虛的認輸，認爲劍帝對他垂顧，授以技藝，他的天資自有過人之處，七王爺對蕭寒月也格外禮遇，請他和衆人一起到花廳裏坐下，支持他們追查白羽令門的事，常九說出刺客可能藏在公侯府第，不敢擅入追查，王守義見七王爺口諭支持，心胆俱壯，七王爺先辭退，衆人商議對策，蕭寒月建議用鐵傘防止蛇頭白羽箭，繪圖由張嵐找人打造，議定在永樂堂爲對敵堂口，轉移白羽令門人目標，蕭寒月回去又向武鳳黑衣人作一番瞭解。

授打坐練氣口訣　教鐵傘攻守眞功

蕭寒月道：「妳來的很好，正有很多事要告訴妳。」

趙幽蘭緩緩坐下，笑道：「是不是王守義和張嵐要撒手不管？」

「不！他們不但不撒手，而且，還要全力追查這案子，只是這件案子牽連的廣大，却出了人意料之外！」蕭寒月詳細的說明了事情經過。

趙幽蘭沉吟了一陣，道：「爹只是一個醫術精湛的大夫，想不到却牽扯出如此巨大的風波。」

蕭寒月道：「張嵐、王守義心中顧忌已去，有七王爺作靠山，我相信很快會查出内情，我担心的是妳……」

趙幽蘭接道：「你眞的很關心我？」

蕭寒月道：「當然，對方似是已把這股怨恨之氣，落在了妳的身上，一擊未中，豈會甘心，最好妳先找個地方躲躲。」

「我能躲到那裏去，天下雖大，只怕沒有可容我安身之處了！」

蕭寒月道：「七王爺的府中……」

趙幽蘭接道：「不行，七王爺肯爲家父失踪一事出面，我已感激不盡，我怎能再妄想進入王府避難，如若因我避入王府爲王府招來麻煩，那就百死莫贖了。」

蕭寒月道：「說的雖是，不過……」

「蕭兄，我對保護自己的能力，越來越有信心，只不過，還要你助我一臂之力？」

「只要能力所及，自當全力以赴。」

「傳我練氣的方法……」

蕭寒月道：「妳要學武功？」

趙幽蘭點點頭，笑道：「雖然晚了一點，但總比不學好些，我知道，學武功不是三兩年能有成就，但我希望因學會練氣術，使身體强壯一些……」

蕭寒月接道：「幽蘭姑娘……」

「能不能把——姑娘兩個字去掉？」

「好！幽蘭，我練的內功，似是一種激進功夫，幾乎要了我的命，如非令尊七針滙穴救了我，只怕我屍骨已寒。」

「我懂醫道，精通人體經脈穴位，小心一些，應該不會出錯。」

蕭寒月道：「我立刻可以傳妳打坐調息之法。」

趙幽蘭溫柔一笑，不避嫌疑的行入內室，登上木榻。

蕭寒月雖然有點拘謹，但見趙幽蘭落落大方，也就逐漸的放開胸懷，一面口述要訣，一面動手糾正趙姑娘的坐姿。

趙幽蘭果然是聰明絕倫的人，只用一個時辰左右，已完全領悟了口訣眞傳。

蕭寒月想到當年那無名老人傳授自己的內功時，化了四個時辰以上的時間，才完全記得眞言，把一百一十七個坐息吐納的動作連成一體，老人直讚自己聰明，是練武的天才，但趙幽蘭却在一個時辰之內，把三百六十個字的練功眞訣，倒背如流，一百一十七個精確的動作連成一體，達到了要求的效果。

驟然之間，發覺了一個聰明、才智高過自已數倍的人，蕭寒月也不禁黯然一歎。

趙幽蘭睜開雙目，緩緩下了木榻，慢慢行近了蕭寒月，低聲道：「是不是我太笨了，令你失望？」

「不是！妳很聰明……」

「眞的，……」趙幽蘭的臉上泛現起如花笑容，接道：「希望你是眞心的讚美我。」

緩緩把嬌軀偎入了蕭寒月的懷中。

蕭寒月沒有推拒，這位忽然間失去了歡樂、幸福的少女，以纖纖弱質，承担起沉重的担子，給人的感覺是那麼楚楚可憐。

忽然間，蕭寒月感覺到前胸處，衣衫濡濕，不禁一呆，道：「幽蘭，妳哭了？」

抬起埋在蕭寒月前胸的臉兒，趙姑娘雙目中尤有着瑩晶的淚水，道：「蕭兄，我好怕你會突然離去……」

蕭寒月笑問道：「妳怎會有這種奇怪的想法？」

「我不怕敵人强大，也不怕他們殺了我，我在爹爹那裏，學到了很多醫學知識，在爹收藏的萬卷醫書中，得到了一些稀奇古怪的用藥方法，平常看過，只不過多一些用作談笑的常識，但現在，我確把它們用在實務上……」蕭寒月說：「說的仔細一些，妳把用藥的方法，用在實務上，是什麼意思？」

「我配製了很多藥粉，也用調配的藥物弄了一些……」突然住口不言。

望着趙幽蘭，蕭寒月有些茫然的道：「怎麼不繼續說下去了，弄些什麼？」

趙幽蘭道：「你一定會討厭那些東西，不過，牠們很管用，等救出我爹之後，我就不再飼養牠們了？」

蕭寒月道：「說了半天，你還未說明白，妳養的什麼東西？」

「蚊子、蜜蜂……」

蕭寒月呆了一呆，道：「妳說是些蚊子、蜜蜂，難道牠們眞的能保護妳？」

趙幽蘭點點頭，道：「是眞的，用一些調配的藥物，給牠們食用之後，牠們就有了克敵之能。」

蕭寒月哦了一聲，道：「花園裏那個黑衣人，是妳用蜜蜂傷他的？」

「不是蜜蜂，是蚊子！」

蕭寒月啞然一笑，道：「勿怪風七一直想

知道是什麼暗器傷了他，連張嵐、常九那等經驗豐富的人物，也弄不清楚是怎麼回事？原來是被妳養的蚊子所針的？」

趙幽蘭說道：「我很慚愧，爹搜羅的醫書、奇藥，是爲了濟世活人，我却用這些藥物害人！」

蕭寒月歎息一聲，道：「幽蘭，這種事無可奈何，妳是爲了保命，如非妳有這些豐富的藥物知識，也許早被她們殺害了。」

趙幽蘭長長吁了一口氣，說道：「你不怪我……？」

蕭寒月拍拍趙幽蘭的秀肩，接道：「怪妳，爲什麼要怪妳？妳有自保的能力，我高興還來不及呢！」

「寒月……」趙幽蘭抬起頭來，兩道明亮的目光，流露出無限深情，接道：「這幾個月的煎熬，我能夠支撑下來，你可知道是爲了什麼？」

蕭寒月搖搖頭。

趙幽蘭道：「因爲有你！」

「我……」

「是的，你給了我反抗信心，也給了我反抗的勇氣！」

蕭寒月笑一笑，道：「能得如此，是我之願，幽蘭，武鳳和那黑衣人失去武功，也是妳施的手段了？」



「不錯，我在食物之中，放下了一些藥物，可以使一個人筋骨軟弱，不過，不會傷害他們，只要服下解藥很快可以復元。」

蕭寒月沉吟了一陣，道：「那藥物，還有沒有別的作用？」

趙幽蘭凝目思索一陣，道：「可能會使一個人性格變的和順一些。」

蕭寒月心中忖道：「配製得法的藥物，竟有如此强大之力，能使一個人武功消失，性格改變。……」

趙幽蘭輕輕的歎息一聲，道：「我得走了，杏花一個人恐怕是無法照顧。」

蕭寒月道：「幽蘭，雖然妳保護自己的能力很强，但也須要小心一些，江湖上的詭計、陰謀，是防不勝防的，妳不會武功，尤其是要提防飛刀、毒針這一類的暗器。」

趙幽蘭點點頭，取出一個白玉瓶子，道：「這裏有十二顆防毒丹丸，每一粒的效用，可以維持兩個時辰，服下之後，可避毒蜂、藥蚊的追襲……」

蕭寒月接道：「如是被毒蜂、藥蚊咬傷的人，這藥物能不能解救？」



「能！不過，一粒只能救一個人，但如用於防範，方圓八尺內，藥蚊、毒蜂不近，擠一點，同時可以保護很多人，只是配製這種解藥的主藥，存量不多，不能浪費。」

蕭寒月點頭笑一笑，正想再問一些養飼藥蚊的事，趙幽蘭已先行接道：「此事請蕭兄暫守隱密，我走了。」回身急步而去。

想一想，也許趙姑娘有不便的苦衷，蕭寒月也只好暫時按捺一下好奇之心，掩上房門，運氣調息。

× × ×

譚三姑趕到趙府時，已經是掌燈的時分，王守義、蕭寒月、常九、張嵐，都已在賞花軒中等候。

韓伯虎、何剛、張傑、羅鏕，也在趙府，只不過，他們都帶着一批精幹捕快，和重金禮聘來的六名鏢師，分守在趙府各處。

既然，要把趙府作爲發號施令的堂口，自然要加强防守，趙姑娘有銀子，又不怕花，辦起事自然容易，由韓伯虎出面，以一人每月五百兩銀子的價錢，請來了金陵城中三家鏢局內六位鏢師，單是這一項開銷，一個月，就要三千兩銀子。



譚三姑閱歷豐富，目光銳利，一路觀察下來，發覺趙府中的戒備相當森嚴。

事實上，韓伯虎、張傑等四人再加六位鏢師，十位相當不錯的高手，配合着三十多精幹捕快，防守趙府這片不算太大的地方，確也做到飛鳥難渡的嚴密。

「這裏的防守佈置，」譚三姑有些讚許的說：「看起來比王府還要嚴密。」

張嵐笑道：「這裏的地方不大，呼應上方便一些。」

譚三姑道：「不止是應天府的人吧？」

王守義道：「班房的人只能搖旗吶喊，最重要的還是張兄請來的幾位朋友。」

「還請來幾位鏢局的鏢師……」張嵐解釋說：「金陵三家大鏢局，每一家請了兩位，雖然，他們不一定是鏢局裏武功最好鏢師，但他們接下了生意，一旦出了麻煩，總不能坐視不理。」

言下之意，是把三家鏢局不也拖了進來，鏢師擋不住的事，總鏢頭自然是不能不理。

譚三姑苦笑一下，道：「也只有如此了，張兄，鐵傘什麼時間可以交貨？」

張嵐道：「我要他們以最好的材料打造，明天可以先交付二十把。」

譚三姑點點頭，道：「一共造了多少？」

「五十把。」

「應該夠用了，蕭公子設計的鐵傘，既可保命，又可克敵，老身替它想了一個名字，叫它作陰陽傘……」

常九接道：「好名字……」

「如果蕭公子能再想出幾招武功，配合陰陽傘的妙用，那就威力更大了。」

蕭寒月沉吟了一陣，道：「這方面寒月倒也想過，似乎只有一招劍法上的變化，可以套用，我已把它略作修正，不知是否合用？」

譚三姑道：「那必是一招絕世奇學，老身也想了三招變化，加上蕭公子想出來的，把它配合起來，立刻傳授給他們，不過，學的人一定要有相當的武功基礎，才能在一兩天，學習純熟，應用克敵，這人選方面，得要張兄和王總捕頭決定了！」

張嵐道：「老前輩和蕭兄弟除外，我們在座三人，韓伯虎、何剛，大概可以，至於那六位鏢師的武功如何？我不太清楚，要老前輩看看他們的武功再決定了。」

王守義道：「應天府的人，只有張傑、羅鏕可以試試，但還得譚前輩看了他們的身手再說！」

譚三姑道：「蕭公子那一招老身要學！」

「不敢當，老前輩想的三招，寒月也要練習。」

譚三姑年紀雖大，性子卻急，立刻把韓伯虎等十人請入花軒，要他們當面獻藝。十人之中，韓伯虎武功最高，何剛次之，張傑、羅鏕和六名鏢師，都在伯、仲之間，勉强可以。

譚三姑用一把普通雨傘，先把三招變化演練一遍，雖只三招，除了韓伯虎很快學會之外，其餘九人，耗去快一個時辰，才練熟習，張嵐、常九、王守義雖未下場演練，也都跟着比劃，只是這三招和陰陽傘配合的十分佳妙，比



自己的一身武功，高出很多，白髮龍女之名果非虛傳。蕭寒月也在暗中學習，他是難得的武學奇才，看過一遍，已瞭然於心。

學會譚三姑三招變化，蕭寒月也傳了一招，其變化之妙和白髮龍女的三招，又不相同，雖是一招，卻融合了防守、攻敵，和發射傘中暗器三個步驟，變化突如其來，全無脈絡可尋，就連譚三姑暗中練了幾十遍，仍覺無法得心應手，其他的人，更是拏捏不準，完全走樣。

練了半個時辰，沒有一人練成，蕭寒月雖然用心教導，仍是收效不大，不禁有些氣餒，歎息一聲，道：「也許在下傳授方法不對，倒是累了諸位啦！」

譚三姑笑一笑，對韓伯虎等說道：「蕭公子這一招淵博奇奧，恐非短時間，可見成效，你們記住要竅，自行練習吧！只要能練得三五成，就是你們造化了，已過初更，不就誤你們時間了。」

韓伯虎等十人退去，蕭寒月苦笑一下，道：「在下慚愧！」

譚三姑道：「別說他們了，連我都練的有些吃力，你的武功別具一格，和你練的內功配合，才能完全發揮，劍常奇學，豈是人人能夠練的，他們之中，能練到五分成就，再和本身



武功滔滙，就夠他們受用不盡了。」

事實上，張嵐、常九、王守義也都有着束手縛腳的感覺，但他們都能感覺到那是很精奇的一招，暗中決定痛下苦功，把這一招學會。

譚三姑喝了一杯茶，道：「這趙府之中，受到過襲擊沒有？」

王守義道：「被發覺一次，生擒一人。」

譚三姑道：「蕭公子出了手？」

蕭寒月搖搖頭，道：「不是。」

「噢！那是什麼人？」譚三姑目光轉動望着張嵐。

「也不是我？」張嵐解釋說。

譚三姑道：「是何人出手？」

王守義道：「老實說，那人怎麼被擒，到現在，我們還是不太清楚？」

譚三姑怔了一怔，道：「不太清楚，什麼意思？」

王守義道：「他們突破警衞，潛入花園，但卻被一種奇怪的暗器所傷……」

「總該有一個施放暗器的人吧？」

王守義搖搖頭，道：「到目前爲止，我們還無法找到那暗中幫忙的人。」

譚三姑沉吟了一陣，道：「那人傷在什麼樣的暗器之下？」

王守義看看張嵐，道：「一陣使人暈迷，失去抵抗能力的暗器。」

譚三姑頗有打破沙鍋問到底的決心，接道：「到後來，那人又怎麼醒來的？」

王守義道：「趙姑娘給他一粒解藥……」

譚三姑奇道：「你是說，趙姑娘給他一粒解藥，人就淸醒了過來。」

「正是如此？趙姑娘醫術，已得趙大夫的眞傳，不但能配製各種解毒藥物，而且，也能調製一種迷魂藥粉，以鬼刀侯玄那樣的身手，也爲那藥物所制。」

王守義說的十分清楚，但譚三姑心中的疑問，卻是越來越多，藥物制敵，和暗器傷人，完全是兩回事情，不禁一皺眉頭，道：「王總捕頭，施放暗器傷敵，也是趙姑娘了？」

王守義道：「應該不是，趙姑娘不會武功。」事實上，王守義心中是疑竇重重，自己都不明白，如何能說的讓人明白。

但蕭寒月心中明白，只不過，不能說出來罷了。

譚三姑未再追問下去，卻看着常九，道：「找出一點眉頭沒有？」

常九點點頭道：「最可疑的是楊尚書的府第，不過，在下不便搜查。」

王守義道：「楊尚書不在家中，只有楊夫人常住金陵，人口不多，怎麼會……」

烏衣巷中三大宅院，如果七王爺沒有問題，那問題就應該出在李大將軍府第，一則是李家世襲武將，家傳武功高强，二則，李大將軍遠在邊關，李夫人大半時間隨夫在外，只有李公子留在金陵，李公子年輕好强，惹過不少麻煩，而且交遊亦很複雜，更可疑的是最近一年來，一向呼朋喝友到處飲宴玩樂的李公子，突然間銷聲匿跡，深潛李府，足不出戶的，一反常態。

（未完・十九）



「四大名捕」傳奇故事

骷髏畫

溫涼玉·文
可　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冷血沿路找尋丁裳衣，高風亮和唐肯的下落，見一批衙差擄走附近村落的老太婆，婦女，嬰兒和小孩，據說是未有繳納稅銀的，冷血將衙差打走，放他們回去……那邊言有信，言有義押解丁裳衣等三人來到一個小村落，因姦殺鄉民夫婦，驚動了鄉民將他們圍攻，卒遭他們弟兄二人打走，言有義因火併同黨時受了腿傷，入房敷藥調息，丁裳衣伺機向言有信假獻殷勤，並謊說餉銀被高風亮埋在這屋子附近，叫他取走餉銀共同遠走高飛，言有信信以為真，將此事告知言有義，言有義見財起歹心，反將自己的親兄言有信當場擊殺，自己也受了傷……

苛捐猛於虎　名捕懲奸官

丁裳衣見言有義這麼殘暴，想驚叫，但她叫不出聲。

言有義捂腹喘息着，雙眼盯着言有信的屍體，久久呼息才能平復。

他指着言有信的屍首恐懼地道：「你是什麼東西？別以為你是我的親哥哥，就可以這樣佔便宜！偷『僵屍拳法』，是我的主意，不然你會有今天的武功？逃出言家堡，也是我的意思，要不然你早死在言家了！在言家堡裏攪得雞犬不寧，我們才有機可趁，也是我的建議，沒有我，你早就死了！但你樣樣有份……」

他越說越咬牙切齒，戟指罵道：「拳譜你有份，而且練得比我好！身份地位，你做哥哥的，那一樣不比我高？名譽利益那一樣比我少？可是功勞是我的，却事事要跟你分享！現在擺着一大堆黃金，你憑什麼資格跟我分着花——」

他竟跑過去一脚把言有信的屍首踢得飛了起來：「剛才你和她說話，你以為我沒聽見？你以為我沒有注意？你本來就想和她挾欵私逃，你有了女人，還會有我這個弟弟？你現在不出賣我，焉知日後不殺死我？就算你不想殺我，你也必定聽這個惡毒女人的話來加害我的！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是你逼我殺你的，你，你怨不得我！」

他又一脚對準言有信的頭顱踩下去：「聽到嗎？你死了，怨不得我！怨不得我！」只聽一陣格勒勒，頭殼已被他大力踩爆，他還一脚一脚的往下踹。

言有義只覺一陣血氣翻騰，眼前金蠅直舞，言有信臨死前功力回挫及那一記膝撞，確也令他負傷不輕。

他強吸一口氣，寧定情緒，狠狠地指着丁裳衣，道：「我現在去掘金，要是有金，我回來，先跟你快樂快樂，再跟那個小妞快活快活……要是沒有金子——」

他冷笑，走了出去。丁裳衣也冷笑。

夜風極寒，夜央之前的風最冷，霧最濃。

言有義肯定丁裳衣不會騙他，原因是：他一早從李鱷淚那麼勞師動衆來料理此事中已經斷定，這筆稅餉一定有問題。

——一百五十萬兩黃金，本來是拿來進貢朝廷的，現在拿來進奉自己，有誰不動心？有誰不眼紅的！

言有義覺得有些昏眩，但是，他一直堅持走過去。

他忽然覺得脚下有些滋滋的聲响。

他覺得土地很柔軟——可是土地怎會柔軟的呢？他以為是自己受傷後的錯覺，所以又多走了幾步。

驀地他發覺雙脚被吸入泥中，已越過脚踝：——這塊地眞的是泥淖一般的！

他第一個念頭是：他要以最快的速度越過此處，到寶藏的地步！

於是他拔足出來，向前奔去！

人生往往在一個意念裏，決定了生死成敗，榮辱存亡，他才起步，就發現他奔走的方向，完全是泥沼，而且濕泥已浸至他膝蓋上了。

要是在此際他立即往回跑，那麼，以他的功力，還是會有極大的生機的，不過，在這刹那間，他不是驚怕，而是在痛恨那婊子竟敢騙他！也有些懊悔，他竟為了一句謊話就殺了老大！更有些迷茫，究竟寶藏在不在前面？

這一遲疑就害了他的性命！

泥淖已淹至他臀部。

他狂嘯一聲，自恃藝高，以圖一拔而起。可是泥沼之處，無可着力，他一沉之際，身子猝然沉至腰際！

這下他可嚇得魂飛魄散，畢竟仍是經過翻風掀浪的武林人，立即聚起功力，全力往回路拖着泥濘一步步地捱過去。

却在這時火光點起，吶喊聲四起。

村民高擧火把，圍攏上來，用石塊、鋤犂、任何可以扔擲的東西向他扔來。

換着平時，言有義根本不怕，可是這時，泥淖已浸至他的胸際，而且還往下沉，寸步難行，他才接了一部份丟出來的東西，已捱了七八下，額上頰上都淌着血。

村民恨他歹毒，繼續扔丟東西過來，那壯漢正利用石弓，彈了一塊大石過來，言有義無法閃躲，頭上吃了一記，渾渾噩噩中，泥已浸在頭部。

他嚇得哭叫起來，嘶嗄地叫了兩聲，早被村民的怒罵聲音所掩蓋，再叫的時候，泥水已湧入他的口裏。

他嘴裏一旦脹塞了東西，下沉得更快，一下子只剩下幾綹髮絲，半响間連髮絲都消失不見了，只有一些泥水的漩渦，還有幾個小泡沫。

幾個小泡沫組合在一起，變成一個又大又髒又稠濃的泡泡，「波」的一聲，泡泡散碎了，泥淖又回復了平靜。

村民們看着泥沼，還悻悻然的咒罵着，直至有人提起：「進屋救人去囉！」大家才忽然想起似的，紛紛搶入屋裏去。

可是要解除高風亮、唐肯、丁裳衣三人身上的穴道，村民束手無策，那村醫也一樣無計可施。

還好剩下一個丁裳衣還有知覺，她手脚雖不能動彈，但用語言相導，使村民又搥又揑的，好不容易才撞開了高風亮身上所封的穴道，高風亮一旦能起，丁裳衣和唐肯身上的禁制自然不成問題了。

丁裳衣偷偷地收起了那隻葫蘆，留下身邊僅有的銀兩交給那淸甜可愛的小女孩，安慰一番，又拜謝過村民，並表示這兩個惡徒有惡勢力撐腰，把屍首埋掉便算，不必報官，村民唯唯諾諾，惟望不再有這些惡客來到，當然不再招惹麻煩。

三人別過村民，走出村落，唐肯昂首闊步，丁裳衣忙叫住他：「小心，別踩着了泥沼。」這時天已微亮，只見有幾處地方都波波連聲，有稠泡冒上來，上面是一些鬆動和乾裂的泥塊。

唐肯道：「不怕。這地方我很熟，叫做『小滾水』，這兒一帶的人走熟了都不會誤踩進去的。」原來這一帶的火山以前曾經爆發過，現在還留存幾處仍噴着熱泥，久之積成泥塘，太陽猛烈時晒成泥田，跟三十里外的「大滾水」激噴熱泉形成一動一靜兩處奇區，熟悉這一帶的鄉民，都不會誤踩，就算有人不小心踩進去，只要從回頭路迅速離去便是了，合當言有義財迷心竅，命中該絕，終於逃不過這一刼。

高風亮問：「是了，丁姑娘不熟稔這兒一帶的地形，又怎會把那傢伙引入泥沼之中呢？」

丁裳衣道：「我被押進屋子裏之前，已有留意屋外的形勢，那氣泡的聲音更引起了我的注意，後來，我在那位胖子哥哥的耳畔說：你們不是這兩人的對手，趕快退出去，把屋前那處泥淖舖上草葉，然後快躲起來，我會引他們掉進去的。沒想到那位胖子哥哥倒也機警，事情都一一辦得妥當，舖上草葉，看去便難以覺察，才叫那喪心病狂的傢伙掉入了陷阱。」

她笑笑又道：「這件事，我心裏向關大哥祈禱過，能成事，一定是他在天之靈的保祐。」

唐肯被她的語氣所感動，隔了一會兒，喃喃地說道：「不知道冷捕頭那兒怎樣了？」

高風亮肯定地道：「依我看，冷捕頭的武功遠遠高過聶千愁，他不會有事的。只是……」他歎了一口氣，說道：「這兩個禽獸不如的東西這樣一攪，害了好幾條人命，這一帶的村落人家，對付外來人和官府派來的人，只怕難免更懷敵意了。」

丁裳衣也惋嘆道：「更可憐的是阿來那一家人……」

高風亮道：「那叫蒸魚的小姑娘最可憐了……要我還是有神威鏢局在，一定把她兩姊弟帶回去撫養……」

丁裳衣道：「只怕今晚的事，蒸魚她一輩子也忘懷不了……」

他們往青田鎭的方向走去，這時天色漸明，曉風微拂，高風亮要回鏢局去跟家人告別，唐肯也要拜別父母，至於丁裳衣呢？她到青田鎭去，也為了件心事，關飛渡有個親弟弟，就在青田鎭裏一個很有名的學堂讀書，這件事極少為人所知，她也想在浪迹天涯之前，竭盡所能的對關小趣作出安排。

而他們所提起的、所担憂的、所憐惜的蒸魚小姑娘在日後人世的諸多變遷中，竟然承担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她之所以會有那麼大的改變，會因性格所致，而造成她性格轉變，主要是因為這個晚上可怕的夢魘，這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　×　×

三十多里路對冷血而言，並不是一個遙遠的距離，他本來很快就可以趕到「小滾水」，可是他却不熟路。

在夜晚山區，不熟悉路的人武功再高，脚程也無法快得起來。

他趕到「小滾水」的時候，天已亮了，他發覺到這小村落的人們，正在埋葬幾具屍首，其中一具，給人狠狠的踩來踢去，還恨恨的詛咒着。

這具屍首赫然是言有信！

冷血大吃一驚，他知道憑這些村民是斷斷撂不倒這言氏兄弟的，忙上前去問個究竟。

他不問猶可，這些村民因昨夜之事對外來人已心生畏懼，且具敵意，見冷血腰間佩劍，前來問長問短，幾乎就要揮舞耕具，羣起而攻之。

冷血如何解釋也沒有辦法，他又不想傷害這一羣無辜善良的人，有人用一盆髒水當頭淋下，一面咒罵着：「你們這些吃公門飯的人，辛辛苦苦繳了錢又說要加稅，交了稅又說弄丟了，要我們重新再繳！你們當我們是人不是！我們天天到田裏山上流血流汗，掙回來半餐不得溫飽，你們拿我們的血汗錢去做什麼？打仗、殺人、建皇宮、築酒池，天天花天酒地，左擁右抱，還跑來這裏強姦民婦，殺害良民，你們是人不是！」

冷血聽得冒起了一身冷汗，沒想到公人幾曾何時開始，已在民間造成了這樣一種任意搜括的形象，痛心疾首之下竟忘了閃躲，給髒水淋個正着！

他渾不覺身上的臭味，只想到那些公人恣意肆行所造成的鄙惡形象，不知要多少人再花多少努力，才能有所更易！

冷血想拿點錢給村民，沒料那胖子喝道：「假慈悲！」拿着木棍正想迎頭砸下，忽給人叫住，說道：「胖子，且慢，有話好說。」

冷血一看，楞住了。

來人是那襤褸老者。

老者咳嗽着，走過去，村民也不認得他，不過，老者從苗秧何時下種說到田鼠的脾性，一下子，已經和鄉民打成一片，甚是融洽。

昨晚發生的事，也從這些不經意的對話中，探聽得一清二楚。

老者笑着謝過他們，還接受村民餽贈一些小食品，才拉冷血離開「小滾水」。

路上老者道：「沒想到言氏兄弟竟落得如此下場，這也是善惡到頭終有報。」

冷血默然地走着。

老者道：「看來，高局主他們已經脫險，不過，仍是往青田鎭處去。」

冷血沒有說話。

老者笑道：「我經已把那些人都平平安安送回家去，你心裏用不着犯嘀咕。」

冷血陡地停了下來。

老者笑指着自己：「怎麼，你不認識我了？」

冷血冷冷地望定他：「你是誰？」一個咳得行將斷氣的老人，居然送了一羣弱小的人回莊後還可以跟冷血同時趕到「小滾水」，這個老人就絕對不是一個咳嗽的老人那麼簡單。

老者笑着，又咳，咳着，又嗆笑了：「你眞的不認識我了。」

冷血忽然笑道：「你似乎並不老。」

老者也笑道：「我只是臉上的皺紋多了些。」

冷血自從笑過之後，整個氣氛都緩和了下來：「我本來問你是誰，可是，你也沒有問過我是誰。」

老者咳嗆道：「誰是誰並不重要，是不是？」

冷血道：「只要誰對誰是沒有惡意便夠了。」

老者停止咳嗽瞇起眼睛，問道：「你看我對你有沒有惡意。」

冷血笑道：「我們好像已經是朋友了，是不？」

老者笑，又咳嗆起來，這時，他們已處身在官道上，忽然背後响起了急促而整齊的步伐聲。

冷血眉一聳，同時間，他感覺到大量整齊的步伐之外，還有兩個無聲無息的步履，已貼近背後。

冷血感覺到的同時，那兩個飄渺靈動的步履已驟分了開來。

冷血眼角瞥處，兩條人影已分一左一右，趕上了他，夾住了他。

這兩個人，一貼近冷血左肩，一貼近冷血右肩，兩人同時拔劍。

兩人錦袍下擺上都有一柄鑲有明珠寶石的名貴寶劍。

冷血倏然出手，雙手已按在兩人的手背上，兩人雖同時握住劍鞘，却拔不出劍來。

但這兩人的反應也快到極點，既不吃驚，亦不叱喝，兩人彷彿心靈相通，動作一致，空着的手，同時已搭住冷血左右肩上。

這刹那間，冷血要不受制於人，只有放手，但只要一放手，這兩人就可以出劍了！

冷血如果要應付這兩把劍，也只有出劍迎敵一途。

這兩人竟在一招間，就逼得冷血非出劍不可！

出劍後的情形難以猜測——但冷血並沒有出劍。

因爲聽到一聲斷喝，自後傳來：「住手！」

這喝聲一起，那兩人搭在冷血肩上的手，就一齊鬆開。

冷血也收回搭在兩人劍鍔上的手。

老者像受到驚嚇，一個蹌踉，冷血下意識地用手扶住，老者却以疾逾電光的手法各在冷血肩上一拂。

冷血微微一楞，只見那兩人已跪倒下去。

這兩人錦袍解衣，額角高聳，眉清目威，很是俊秀，竟都跪在地上，神情恭敬已極，簡直像是在上朝時向九五之尊跪拜一般恭謹。

冷血扶好老者，緩緩回首，只見後面道上，停着一頂轎子，轎前轎　，整齊地分列着超過八十名軍士，另外，還有二十名錦衣侍衞，那頂轎子繡金雕紅，十分華麗。

垂簾「霍」地一聲，一振動，一隻手

伸了出來，中指戴着似龍眼大的翡翠玉戒指。

這隻手一伸出來，人人都低垂了頭，彷彿多看一眼，都會褻瀆此人似的。

冷血挺起胸，昂着首，看着轎子。

轎子裏的人終於走了出來。

這是一個高大的人。

茂盛的長髯，在微風中像一把黑色的拂塵；如玉的臉色，像蘆葦在秋盡時的容顏。

這人長得像比屋宇還高，小小一頂轎子，百來個侍從，全給比下去了，但認眞看去，才知道此人原來不高，只是氣勢迫人而已。

但氣勢迫人當中，這人又有一種內斂謙虛的神態。

他背後有一柄劍，劍鍔是翠玉製的，很長，身著淡綠色的袍子，看去雕上上面的花紋，像是活着會動一般。

他緩步走過來，却一下子就到了冷血的面前，端詳冷血一會，「啊」了一聲溫和地笑道：「冷捕頭果然功力高深。」

他這句話可謂奇怪已極。

冷血並沒有見過他，可是他一眼便認出冷血的身份，這不算奇怪，奇怪的是他不讚冷血的劍法，却先誇讚冷血的功力。

實際上，冷血的功力也並不太好，甚至可以說是他武功上較弱的一環。

冷血微微一揖道：「李大人。」

那人一笑道：「哦，你怎麼知道我不是王大人、張大人或趙大人？」

冷血指了指他背上的劍：「雙手神劍三品官，李大人，就算我不認得你的劍，也久仰你的氣派風範。」

李鱷淚仰天大笑，道：「人說冷血冷傲堅忍，睥睨武林，如今一見冷捕頭這張口，還勝過朝裏多少出使名吏。」

冷血忽道：「李大人，今天敢情是您心情好，出來遊山玩水？」

李鱷淚笑道：「你看我帶那麼多人，像是遊樂麼？遊玩是需像冷捕頭這樣的三、五知音，用不着跟上一班俗人。」

冷血淡淡地一笑，沒有答腔。

李鱷淚用一種長輩看年輕人的眼光看着冷血道：「實不相瞞，我這次來，却是爲了公事。」

按照道理，冷血應該問他是什麼事，有無効勞之處，可是冷血道：「正好我也有公事在身，就此別過。」

他轉身就走。

李鱷淚道：「冷捕頭。」

冷血止步。

李鱷淚悠然道：「我這件公事，恰好就是京城諸葛先生交給你的事。」

冷血淡淡地道：「世叔並沒有要我追逼稅銀。」

李鱷淚笑道：「冷捕頭對這件事似乎很不滿？」

冷血緩緩轉身道：「稅銀不見，應該追賊，怎麼反而要百姓多繳一次！」

那兩個年青人都變了臉色，李鱷淚却不引以爲忤，道：「抓賊上頭另派人去幹了，朝廷要等各路稅餉抵京，用來剿滅亂黨反賊，是爲急用，我們怎能拖延。」

冷血冷冷地道：「逼人錢財的事，我可不在行。」

李鱷淚揚手制止了那兩名青年的拔劍，微笑道：「那是上命，我也不能違抗，可是，犬子之死，冷捕頭善於捉拿兇手，可不能不管。」

冷血居然道：「令郎之死，據悉是在公門之內，濫用私刑，殘殺犯人所致，這樣的案子，我一向都沒有承辦過。」

李鱷淚笑了一下，笑聲清越，他摸摸眼眉，說道：「可是……那一幅畫，聖上却一定要諸葛先生尋回。」

冷血一震。

李鱷淚趨前一步，道：「冷捕頭想必知道那一幅骷髏畫罷？」

冷血失聲道：「就是這一幅……」

李幅淚有點神秘地道：「就是那一幅——」然後退了開去，望定冷血。

冷血用手按在劍鍔上，他的手一握住了劍鍔，整個人才鎭定了下來，長吸一口氣，道：「這幅畫，聽說是傅丞相託交令郎編製的……」

李鱷淚接道：「可是這幅骷髏畫——當然也叫做萬壽畫——本來也是要呈給聖上的，現在犬子被殺，貢畫被盜，冷捕頭豈可說不是爲此事而來！」

冷血點點頭，道：「不錯，我正是爲這件事而來的。」

李鱷淚微笑道：「魯問張已先出發，到了青田鎭，安排這件事，這次盜餉的是『神威鏢局』和『無師門』的人，越獄的是他們，拒捕的也是他們，殺人的也一樣是他們，看來『骷髏畫』也一定在他們手上……冷捕頭，咱們既然志同道合，何不同行共進？」

冷血斷然地搖首：「我這次來，爲的是畫，緝捕盜畫的人，是我的責任，至於盜畫的人，是不是『神威鏢局』和『無師門』的人，我還沒查清楚，只怕……」

李鱷淚依然風度很好：「請直言。」

冷血接道：「……只怕，道不同，不相爲謀。」

這一句話說下來，人人倏然色變。

李鱷淚撫髯道：「好，好一句，道不同不相爲謀……這一句話，很多人曾對傅丞相說過，可是，而今，這些人，好像都……」說到這裏，微笑不語。

冷血冷峻地道：「諸葛先生在十年前，就對傅大人說過這句話，他如今清健如昔。」

李鱷淚揚眉道：「哦？要是諸葛先生沒說這句話，恐怕，他勞苦功高，應該早已手握兵權，是可號令天下了罷？」

冷冷血笑道：「有些人，對號令天下並不像某些人那麼有興趣。」

李鱷淚笑道：「是嗎？我却知道有些人對管閑事特別有興趣。」

他笑笑又道：「聽我的部下說，你屢次掩護『神威鏢局』和『無師門』的人，這可是勾結亂黨，死罪加一啊……不過，當然，冷捕陳忠於朝廷，別人的饞言，我聽過就忘，不會上報的，哈哈哈……」

私通亂黨，翼助叛逆，犯的是通匪大罪，冷血臉色變了變，反問道：「這案子結了麼？」

李鱷淚怔了一怔，隨即問道：「甚麼案子？」

冷血道：「盜餉、殺人、搶畫的這一

件案子，已查明了是『神威鏢局』和『無師門』的人所爲了？」

李鱷淚道：「犬子確是『無師門』的人殺的，有言氏兄弟、易映溪、聶千愁爲證，畫也同時失竊；那筆稅餉的確是『神威鏢局』的人監守自盜的，他們局裏的鏢師就可證明此事。」

冷血不知怎的，突然想起一件事，這件事像流星自長空劃過，剛亮起便熄滅了，再追尋却已無從。冷血却知道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他已沒機會再想下去，只說：「黎笑虹？」

李鱷淚似乎微微有些錯愕，隨即道：「便是。就是這個鏢師大義滅親，勇氣可嘉，我已將之嚴密保護，任誰也不能傷害他。」

冷血冷哼道：「案子審判了沒有？」

李鱷淚一愕道：「這倒還沒有。」

冷血緊迫地道：「既然案子尚未定罪，那『神威鏢局』和『無師門』的人充其量只能說是嫌疑犯罷了，我協助他們只是爲了要方便破案，不能說是從犯。」

李鱷淚也冷笑道：「冷捕頭，萬一他們眞要是罪犯，你知道犯法可也不輕……你知道，要定他們的罪是很容易的事，冷捕頭跟他們非親非故，前程遠大，犯不着爲他們冒險。」

冷血道：「不過在眞相未大白之前，只要一天未審判定罪，我就有責任去追查眞相，要查清楚誰才是眞兇，誰才是受害人。」

這一句話一說，兩人都靜了下來。

好一會，李鱷淚才大笑道：「好，好！有種！有志氣！」

然後說了一句：「你可知道，傅丞相那兒也來了幾位朋友？」

冷血淡淡地道：「有李大人在這兒座鎭，傅丞相還用得着操心嗎？」

李鱷淚神神秘秘的笑道：「冷捕頭太看得起在下了，傅大人神機妙算，計無遺策，燭見萬里，自比我等識見高妙得多了。也許他老人家早已算出這次剿匪的事有阻撓吧，丞相大人體恤軍民，特遣身邊三名愛將『老、中、青』三位高手過來，披荊斬棘，摧陷廓清一番，看來，這次盜匪可謂刦運難逃了！」

冷血長吸一口氣，一個字一個字地自牙縫裏吐出來：「老、中、青？」

李鱷淚眼睛閃亮着：「老不死，中間人、青梅竹。」

冷血的手緊握劍柄：「就是他們三個人？」

李鱷淚人沒有笑，眼睛却笑了，笑得滿是狡獪之意：「當然，他們三位來意只是殺叛賊、起回貢品，押送稅餉，與冷捕頭無關。」

冷血抿起了唇，使得他堅定的五官更加倔强，道：「這個當然。如果是爲冷某而來，李大人和『福慧雙修』，以及這裏百來位哥兒們，已綽綽有餘了，何需勞師動衆。」

李鱷淚的黑髯在陽光下閃閃發亮，道：「冷捕頭知道就好。」

冷血道：「不過，縱是爲了抓拿反賊，護送貢品，保押鏢銀，出動到『老中青』三位，也未免小題大作了罷？」

李鱷淚笑道：「這是呈給皇上的貢品，反賊膽敢奪取，傅丞相處處爲皇上効忠，自然派高手平定。」

冷血點點頭，道：「如果沒有甚麼吩咐，李大人，在下這就告辭了。」

李鱷淚忽道：「冷捕頭，傳言中你有一柄天下難得之快劍，吾久欲觀之，今日得逢一見，不知可否賜下一賞？」

冷血楞了一楞。李鱷淚雖然不是他直屬上司，但官位極高，冷血如非份屬御封「天下四大名捕」之一，有免死鐵卷，生殺金牌的話，李鱷淚倒可一語格殺之。

冷血的武功，全在劍上。

而今李鱷淚竟是提出了一個要求，要看他的劍！

如果冷血沒有劍，對方動手，他用甚麼武器還擊？

如果冷血拒絕給他觀劍，那麼，敵意畢現。

李鱷淚一怒之下，下令攻殺他，這局面又如何應付？

冷血刷地拔出了劍。

× × ×

李福、李慧身子一幌，已掠到李鱷淚身側，手按劍柄。

李鱷淚微笑依然，神色不變。

冷血托劍平舉，劍尖離李鱷淚胸膛僅及一尺，道：「請看。」

李鱷淚緩緩地、緩緩地、用兩隻手指夾住劍鋒、眼睛盯着劍勢，一眨也不眨，笑道：「這樣賞劍，未免凶險。」

冷血却一震肘，「福慧雙修」嗆然拔劍，不料冷血把劍柄已交到李鱷淚手上，道：「李大人賞愛，請拏去觀賞便是。」

冷血這種做法，無疑是等於把劍全交到敵人手上。

這連李鱷淚臉上也變了變，李福、李慧兩人各望一眼，怔怔收回長劍。

李鱷淚拿着劍，嗤嗤在冷血身前劃了兩個劍花，只聞劍光猶在劍風之先，李鱷淚道：「好劍，好劍！」

這刹那間，也靜到了極點，只有老者慘淡的咳嗽聲。只要李鱷淚陡然出手，或一聲令下，冷血只怕就難免殺身之禍。

李鱷淚雙眼凝視着劍身，劍光映寒了他的臉，他忽將劍遞回給冷血，道：「劍看過了，好劍法！」

他不讚劍却讚劍法，衆皆惘然。冷血接過了劍。李鱷淚一稽首，返身呼道：「啓轎！」步入轎中，整隊起駕而去。

冷血抓住劍柄的五指，因過份用力而發白。待隊伍退去之後，他汗濕衣襟。

捕王靜立在那兒，李鱷淚由始至終，未曾正式望過他一眼，他是名動八表的捕王，因人皆不識是他，所以誰也不覺意他的存在，他站在那裏，有種深沉和悲哀。

冷血也感覺到了，不過除了這點之外還有一種更深沉的舉動，冷血就不瞭解了。

× × ×

轎子隊伍走了好一段路，在轎旁的「福慧雙修」還互觀看，弄不明白——那明明是一個除此眼中釘的大好機會！

李福、李慧是李鱷淚的義子，兩人武功都由李鱷淚親身指點，李府之中，以聶千愁武功最高，但最貼心的是這李福、李慧，其次才輪到言氏兄弟和易映溪。

在轎裏忽然傳出了聲音：「你們都覺得奇怪，是不是？」

李福、李慧惶惑的對望一眼，感覺到轎中人彷彿能洞悉他們心中所思似的。

「我也想殺他，」轎裏的李鱷淚發出一聲嘆息：「只是，我一拿到他的劍的時候，旁邊那個癆病鬼，突然發出比劍氣還要凌厲的鋒芒！」

李福、李慧大吃一驚，沒料到那個看來毫不起眼的襤褸老者竟有那麼大的威脅性！

「我縱能一舉殺掉冷血，但是，不一定能制得住這兩人聯手。」李鱷淚彷彿很惋惜：「沒有把握的事，我總要等待時機，等到更有把握的時候才做，除非……除非是逼不得已……希望這逼不得已的日子永不要來臨。」

「其實，『老中青』主要是負責取回骷髏畫，上頭派了一個人來，這個人才是四大名捕的死敵。」李鱷淚的聲音在微微巓簸的轎子裏顯得很恍惚：「這個人除了奉命殺死叛賊外，必要時，還可以把四大名捕逐一自世間消失。」

李福失聲道：「捕王？」

李慧接道：「李玄衣？」

李鱷淚道：「任是捕王李玄衣。我接到綫報，李捕王已逼近這一帶……」他的聲音漸漸低沉下去，低沉得只有李福、李慧兩兄弟聽得到。

「……其實我剛才也不想動手，因爲，我帶來的人那麼多，難保沒有一個洩露出去說：冷血是我殺的，這樣，我不但要受到各方面的指責，而且，還會引起諸葛先生對丞相大人起疑心，預早防範，這叫小不忍大謀則亂。」

李福也用一種很低微的聲調問：「這些人不都是忠心耿耿効忠大人的嗎？」

李慧亦用細微的語音道：「誰有異心，請大人指示出來，我倆兄弟先把他剜心剖肺！」

李鱷淚淡淡地道：「誰是臥底，我不知道，但臥底想必是有的，諸葛先生的心腹，不也一樣安插了我們的人嗎？以諸葛先生的智慧，不可能完全沒有安排的。要做這些事，可以暗的來做，三幾個人來做，不然，我們只幹掉他一個手下，却落入人口實，亂了陣脚，那就化不來了。」

以李鱷淚與「福慧雙修」的功力，說話只要他們三人聽到，那就決不會有第四人聽見；縱然有「第四人」想聽，也不敢聽。

李福李慧聽得又敬又佩，齊聲道：「是。」兩兄弟心中都同時想到：政海鬥爭，洶湧翻騰，但有李大人在後面照住，傅丞相前面指示，他們一定能官運亨通，出人頭地，平步青雲，穩操勝劵的。

李鱷淚的心裏却在尋思：那個癆病鬼是誰？那個癆病鬼到底是誰？

× × ×

冷血和老者又走了很遠，鷄啼和鵝叫摻在一起，還有犬隻汪汪地吠着，這些聲响交織起來，使人想到村落，還有慵倦的午憩。

冷血望到遠處有一棵樹，强悍的棕色樹幹托着一大把茂盛的翠綠，而在盈活的翠意裏，點燃着一叢又一叢的鮮紅花朵，好像鮮血綻在青苔上燃燒，美極了。

老者咳嗽着說：「青田鎭，快到了。」說着自衣襟裏摸出包芝麻酥，是剛才小滾水的村民送給他路上吃的：「你餓不餓？一起吃罷。」

不料才打開包紙，芝麻酥像粉末一般散倒出來，老者一時不及提防，掉了一地，老者楞了楞，用舌頭把紙包上餘剩的餅末舐了個乾淨，又吹了吹沾有粉末的手指頭，還頗惋惜的看着沾着星星白粉的褲管，解嘲地道：「嘿，沒想到這麵粉發酵得不勻，都碎散了。」

冷血淡淡地道：「不關麵粉的事，剛才您聚起功力，嚇退李鱷淚，揣在懷裏的芝麻酥，又怎抵受得住？」

老者許是因爲舐餅末時嗆了喉，大聲咳嗽起來，支吾地夾着語音道：「哦？是麼？我自己還不知道哩……」

然後像意外似的發現遠處道旁有一座茶寮，喜道：「我們過去泡杯茶再說。」

雖然是在晌午，這茶寮十分冷清，人客也沒多幾個。冷血和老者坐下去後，老者就不斷的在咳嗽，冷血問那小二：「有什麼吃的？」

店小二說了幾樣，都是糢糢，烤黃豆之類，冷血於是叫：「來碟毛豆，兩個棗泥餡的自來白，一碟花生和兩碗龍鬚麵——還有沒有鹵肉？」

店小二苦着臉道：「客官，這兒一帶，那還有肉吃？別說棗泥餡的，就算蒜泥餡的也沒有——就吃捲切糕，將就將就點罷？」

冷血忙道：「好的好的。」店小二一搭白布轉身出去，冷血忙喊：「來兩碗高粱！」

店小二又苦着他一向就已愁眉不展的臉容道：「客官，這兒那來的高粱！」

冷血只好道：「白乾，白乾吧！」店小二這才去了。

老者一面吃力地咳嗽着，一面擠出了話：「隨便點，隨便點吃。」

後來桌子也有幾個人，每一個也是愁容滿臉，一個嘴裏怨載連天，一個更慘，弔唁般的臉孔，只有一個矮子，笑嘻嘻的，一副什麼都可以的樣子，看裝[illegible]言談，都是鄉巴裏人。

怨載連天的道：「兩位敢情是外地人，不知道這裏比兵荒馬亂還淒慘，咱們這兒，納完前貢又復稅，咱們做牛做馬，也繳不完苛稅暴徵！」

那弔唁臉孔的人着急地示意說話的人道：「小心，病從口入，禍從口出。」

冷血道：「諸位放心，我不是來徵稅的人，貴鄉的稅收，怎麼這樣厲害的徵收法？」

愁容滿臉的人彷佛臉上寫滿了「愁」字，以致說話的時候一個個「愁」字吐了出來：「在我們這兒，多養一隻鷄就多一隻鷄的稅，多種一棵樹就多一棵樹的稅，所以我們寧可把鷄宰了，把樹砍了，可以省下重稅。」

冷血道：「你們這裏不是已經繳了稅麼？」

怨載連天的人道：「你以爲這些稅銀容易繳麼，交不出來的有上萬的人，他們現在，不是死了，就四肢不全，或在監牢

裏等死，或者充軍墾荒去了。」

冷血勃然怒道：「那有這種事！誰執行這事的！」

那怨載連天的人哈了一聲道：「這你都不曉得麼？官府呀，當然是官府呀！」

那老者喃喃地說道：「這還有王法的嗎……」

愁容滿臉的人道：「這兒只有無法無天，沒有王法可言。」

老者問：「那您閣下的稅可繳出了沒有……？」

愁容滿臉的人慘笑道：「我們一家五口，一年辛勞工作所得，不過三兩銀子，而今稅收六兩，敎我從哪籌去？我要交得出，也不必成天愁眉苦臉了。」

老者又問那哭喪着臉的人道：「那你呢？」

哭喪着臉無精打采的說：「我祖上三代，一塊田也沒賸下來，跟人耕作到現在，那官吏不知怎的一算，算到我有田七畝，不由分說，要我繳稅……」說到這裏，眞要哭出來了：「您老說，敎我們那兒拿銀子交去？」

冷血只好安慰他，見怨載連天穿得較光鮮，便問：「您——？」

怨載連天的道：「我剛把老婆賣到外省去，交了年稅，不料又報稱稅餉叫人刦了，現在，叫我賣什麼好？」

冷血苦笑了一下，見剩下一人仍笑嘻嘻，心裏有一綫希望，問：「人人都爲繳稅苦，閣下倒是歡容滿面，不知——」

笑嘻嘻的人仍是笑嘻嘻，木然的望着冷血。

怨載連天的嘆道：「唉，他巳經給徵稅的人逼瘋了，那能回答你！」

哭喪着臉的人道：「我們帶他吃完這餐，就任由他自生自滅了，我們也沒能力再照顧他了。」

愁容滿臉的人道：「我倒羨慕他，一家子死的死，瘋的瘋，豬也沒養一隻，連塊遮雨瓦也沒有，倒是不再怕徵稅了。」

冷血聽了，極之憤怒，這時酒菜巳經上來了，酒菜淡粗，頗難入口，老者仔細而津津有味的吃着，吃到一半時，後面那四人便嘆息怨憤着離去。

冷血仰脖子一口乾盡了杯中酒，道：「天下那有這樣子的徵稅法！」

老者淡淡地道：「偏偏現在天下都是這樣子徵稅法，只是看執行者是不是變本加厲，貪得無厭罷了。」

冷血忿然道：「這樣子，豈不是變得官逼民反！」

老者在吃着最後一塊捲切糕，並小心地掄起最末一片葱絲，聽到這話，忽抬起眼來，眼光森寒：「你這句話要是給別人聽到，報上去可是抄家之罪！」

冷血冷笑道：「抄家就抄家，我沒有家，要就定我一個死罪！」他本來不喝酒，由於激於義憤，便喝多了，再斟壺巳乾了，揚聲便喊：「小二哥，再來瓶酒！」

小二懶洋洋地應：「大爺，小店就只有這些，再喝，也沒有了。」

冷血也沒心情吃得下，匆匆便起來付帳，老者慌忙道：「我吃的，我來付。」

只見他連饅頭皮也呑個乾淨，見到有髒處便用手揩去，揩不去也照吃不誤。

冷血道：「這餐要您賞面，算是我付的。」

老者道：「不行，我付，我付。」

冷血搖手道：「這小小意思，還算什麼？」

老者正色道：「我吃的錢由我付。」

冷血這才意識到老者的堅持，楞了一楞，便道：「這一點小錢，怎麼算呢？」

老者一字一句地道：「我向不習慣被人請的。我用勞力賺來的錢，替自己付賬，我不要人請，也不要請人。」說罷，又劇烈地咳嗆了起來。這次咳得那麼劇烈，彷彿連肺葉都要嗆出來似的。

冷血忙道：「好，你付，你付。」他加了一句：「你請我好了。」

「不，我不請你，」老者大口大口的喘着氣，說：「老實說，我請不起你。」

他自懷裏掏出了一些碎銀，算着算着，還不到一兩銀子，老者苦笑道：「實不相瞞，我一年只有四兩銀子，只能省着用，不能亂花的。」

冷血看了於心不忍，道：「尊駕的工作，年餉這般的少，不如——」

老者截斷他的話，臉上浮現了一個滿足的笑意：「我喜歡我的工作，錢，多少不是問題，何況，我巳幹了三十多年，不想再轉行了。」

冷血也順着他的意思，沒有再說下去，但仍頗爲難的看着他手上的碎銀——那五錢的帳只怕這小店還找不開來。

老者把碎銀端到鼻端細看着，彷彿捨不得，又似分辨不出，那店小二正要苦着臉說：「客官，你給我這撮碎銀，我們定是找不開的呀——」話未出口，却聽喀哧一聲，老者用姆食二指一捏，眞的切下一小截正好值五、六錢的銀子來，塞到他手心裏。

店小二直了眼珠，不相信他剛才看到的是眞的。

冷血也吃了一驚。他知道這老者武功深不可測，但不知道對方內力竟深厚到了這個地步；那塊碎銀只有指甲般大，要用兩隻鈍指夾下小月形的一塊來，這是連冷血都無法辦到的事。這人的武功大大超出了冷血的估計。

老者再用手秤了秤似乎對自己切得很適當，很滿意，點頭起身道：「走了。」

兩人走了出去，沿官道行着，附近人家也多了起來，沿路的溪流都有縫紉機的聲音，吱咕傳來，又有搗衣聲，咚一下咚一下的，都是人間烟火清平樂好的聲音。

忽見一家屋宇竹籬外，有幾匹官馬停着，門前有人吵鬧着。

只見一個師爺打扮的人物，手裏翻着本黃皮册子，另一隻手持毛筆，瞇着眼湊近書具去看，另外有兩個衙差，乾瘦的一個托着硯砵，供師爺書寫，粗壯的一個手裏握着刀柄，一手揚鞭，大聲的呼喝着。

「捱千刀的，你們的稅給是不給！」

那屋門前的老頭兒拄着杖入手及跪下去，哀求道：「官差老爺，再通融通融，再通融通融吧！」在他身旁還有一男一女，是兒子媳婦。

那師爺「嘿」地一聲，好整以暇地道：「生壽老爹，你這是什麼意思，你要我們通融，咱找誰通融去？這可是天子皇命

交下來的差事，咱們有幾個頭，敢不依時依候做好侯砍頭？吭？」

生壽老爹皺紋摺出了老淚，哀求道：「師爺，再寬限多幾天吧。」

那扶着他的男子生得黝黑，是他的兒子，怒道：「你們講不講理，咱們只養了一口豬，却要納一頭牛的稅，這算什麼嘛。」一老二少都用悲憤但情知無力的眼光望着來人，這時，屋裏傳來嬰兒的哭聲，那女的匆忙把手在圍裙上擦兩下，一扭腰就要轉入屋裏去。

那師爺彷彿這才發現那女人似的，用他那又孄又瘦的身子一攔，涎笑着說：「這女人是您媳婦兒罷？」

那男子氣冲冲地道：「你要怎的？」

師爺一聳肩嗤笑道：「沒什麼怎的，」轉過頭去問生壽老爹：「要納一頭牛還是一口豬的稅，要看我手上的筆了。」

生壽老爹一聲聲的哀求：「求師爺秉直上報，秉直上報。」

師爺推了推生壽老爹，男子忙過去扶住，怒目看他，師爺冷笑說：「什麼秉直上報！誰知道你是不是在河塘底下收着七八頭牛。」

男子橫前一步，說：「你想怎樣？」

師爺斜乜着眼，反問一句：「你媳婦兒？」

男子護在女人面前，還未說話，那粗壯的衙差一巴掌摑在男子身上，男子脹紅了臉要說理，衙差一脚把他踹踏在地。

生壽老爹叫了起來：「這，這是幹什呀——」

師爺冷哼道：「你兒子勾結匪黨，罪有應得，來人呀——」

兩個差役一齊呼喝一聲，師爺得意洋洋慢滋滋的說下去：「鎖他回去！」

女人和生壽老爹都一起跪了下來，兩個衙差早巳不必吩咐便對地上的男子拳打脚踢師爺歪着咀笑道：「生壽，你老糊塗了，我王師爺有個什麼嗜好，你不是不知——」他聳了聳肩，一副事不關己己不關心的看着衙差吆喝着踢打：「有時候，保得了兒子保不了媳婦唷！」

說完這句話，王命君師爺打從心底裏竊笑：這婦人皮膚白得就似花結的水飄的，一點也沒有農婦人家粗糙，看來他就有甜頭可嚐了……突然間眼前來了兩個人。

這兩人毫無來由的出現令他震了震。年青的問：「你是吃公門飯的？」一雙冷眼像瞧進他的骨髓裏。

王師爺隨即想及他的身份是這地方的「師爺」，壓根兒沒理由會去怕兩個陌生來客，挺一挺胸，道：「你是什麼東西？」暗地裏招招手把一個衙差招到身邊來。

冷血道：「我也是吃公門飯的。」

師爺見衙差在側，胆壯起來，嘿地一聲乾笑道：「你也是？你吃的是我吐的，也配與我相提並論！」

冷血說道：「官衙裏就是因爲你們這些人，所以才沒有當它是個除暴安良的地方。」

師爺怒道：「巴拉媽子！我是魯大人近前首席師爺，我要怎樣就怎樣，我想怎樣就怎樣，你管得着！」

冷血搖首，搖得很用力，說：「我不想殺你。」

師爺一愕，瘦子衙差上前揚着拳頭道：「你說什麼？」另一個粗壯衙差也捨了倒在地上的男子，攏了過去。

冷血仍是搖頭：「我本不想殺你的。」一說完，瘦子衙差只見電光般寒了一寒，巳閃到了師爺的眉心！

按照情形，師爺是死定了，但在一旁那毫不起眼的老者忽然一招手。

劍光閃了三次，老者也揚了三次手。

瘦子衙差摟在中間，但冷血出劍，他完全接不住、躲不了，甚至到現在還弄不清楚到底是劍光還是電光，是刺向他還是刺向師爺？

冷血却很清楚，要不是老者接了他三劍，師爺至少巳死了九次！冷血倏然收劍，問道：「爲什麼不讓我殺他？」

老者搖搖首，彷彿他這一搖首不是獨對一個人搖的，而是對整個人情世態搖的：「他罪不致死。」

冷血冷冷地道：「這種人欺壓了多少百姓良民，還不該死？這個人，叫王命君，就是當年背棄『白髮狂人』的兄弟之一，以致使聶千愁步入魔道，還不可殺？」

老者嘆道：「就算要處死也得有上級命令，不然，也要依法處置，你我只是捕快沒有資格定人生死，否則與民同罪！」

冷血眼睛一亮，沒有說話。

師爺聽出來人身份亦非同小可，既道破他的來歷，而且出乎更連招架也無從，於是使出了他當師爺的看家本領，道：「兩位，不打不相識，大水冲着了龍王廟，原來是自家人，不如……」

老者截道：「沒有用的，他不會受這一套的。」

師爺小心翼翼地打探道：「那位大哥是——？」

老者咳着笑道：「御封『天下四大名捕』，江湖上人稱『武林四大名捕』之一，冷凌棄、外號人稱『冷血』二字，便是他。」

師爺一聽，幾乎暈倒。

那兩個衙差因沒聽人說過，倒不覺怎麼，但見師爺臉白如紙，知其人來頭不小，忙着小心恭謹起來。

師爺在絕望之中忽想到眼前還有一個要死不活的老頭兒，剛才好像還出手救了自己，忙挽住他的衣袂，央求道：「這位大爺，煩你就說幾句好話，請這位……冷爺饒了我們這一次罷……我們也只是奉公行事呀！」

老者搖首道：「强徵稅收，借勢行淫，這叫奉公行事？你犯了法，叫誰也饒不了你。」

師爺還是不死心，哀告道：「你就行行好事罷……我必忘不了您的好處……」那生壽老爹見先時是他哀求，而今會報應在師爺身上，老眼望望天，覺得眞有箇天老爺在賞罰人間。

冷血冷冷地道：「你求他也沒有用，他不會答應您的。」

那粗壯的衙差大着胆子問了一句：「他又是誰？」

冷血一笑：「他是誰？他就是你們這行的老祖先，大宗師。」他字句清晰地道：「捕中之王，『捕王』李玄衣。」

（未完・八）

新派武俠　中篇連載

劍斷情未斷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麥青青見師伯來到統一盟將一包毒藥交給她，叫她下毒將盟主，副盟主，護法等人毒死，她心神不定，掛念谷晴風，來到怡德院附近，這裏是副盟主住的地方，見谷晴風和錦袍客王夢仙二人口角爭風，爲的是盟主陰天晴的事，繼而動武，互相打鬥，王夢仙先將谷晴風打傷，麥青青在旁看見很是着急，最後見谷晴風借力拆涼亭來擊傷王夢仙，此事驚動陰天晴出來調解才了事，谷晴風見麥青青偷窺，忙將她帶回房裏，麥青青再向他理喩，不要痴戀陰天晴助紂爲虐，他也不理會。麥青青決定下毒將統一盟的人毒斃，却被他們發覺拉去刑堂審問……

刑堂親審問　母女暗相逢

梅凌雪見麥青青呆呆地站立着，只道她害怕，輕嘆一聲：「既知有今日，何必當初！這件事關係實在太大，我担當不了，你莫怪我！」

麥青青心頭一暖，道：「梅姐，我不但不怪你，還很感激你這般時日對小妹的關懷，今生無法報答你，就等下世吧！」

梅凌雪雙眼有點濕濡，執着她的手道：「男人們喜歡說十八年後又是一條好漢，我也要照說了，你放心吧，後事有我替你辦！」

麥青青忍不住哭了出來：「姐姐，請受小妹一拜！」盈盈拜下，却被梅凌雪攔住。

麥青青正想走進刑堂，忽聽到一個沙啞的聲音叫道：「小菁小菁，我苦命的小菁！」

麥青青轉頭一望，見來的是披頭散髮的顧大嫂，顯然是她聽到曾瑛的報告便追了過來的！麥青青叫了一聲大嫂，便撲入她懷中哭了起來。

顧大嫂嗚咽地道：「小菁，大嫂知道你是好人，若不是爲了我，你怎會落得如此下場，你命眞苦呀，沒人疼你，沒人替你遮瞞……」

梅凌雪截口道：「事情太大，誰也担當不了！」

麥青青道：「大嫂，您千萬莫怪梅姐姐，這件事與她無關，大嫂，姐姐，我有一件事求你們……」

顧大嫂與梅凌雪齊聲問道：「什麽事快說。」

「你們兩個都是好人，希望以後少點爭執，我在九泉之下也瞑目矣！」

顧大嫂與梅凌雪互相交換了一下眼色，一齊握住麥青青的手，想不到這三個出身不同、性格脾氣不同、年齡不同的人在這刹那，却似熔合在一起了！

半晌，麥青青才掙脫了她們的掌握，道：「姐姐，帶我進去吧！」

梅凌雪雙眼微紅，走在前面，不吭一聲。顧大嫂在後面道：「小菁，你安心去吧，我會請高僧替你多唸幾遍經的！」

刑堂廳堂十分高大寬廣，光綫却有點昏暗，森嚴之中還帶着幾絲陰森恐怖的味道，廳上站立着幾個漢子！一見有人進來，便分兩旁立好，就好像是衙門內的衙差一般，一個高大老成的漢子問道：「來者有何事。」

梅凌雪把情況簡述了一次，那高大漢子立即走至一隻大掛鼓前，舉錘用力擊之，咚咚咚，咚咚咚，鼓聲震得人耳朵發痛，心頭怦怦亂跳。

麥青青此刻心情反而一片平靜，連谷晴風的影子也消失了，呆呆地望着那些「衙差」。

過了好一陣，才聽到裏面有人喊道：「堂主到！」

堂前的「衙差」一個接着一個地喊道：「堂主到！」單調而威嚴，與衙門上一樣，那高大漢子道：「堂王到，請兩位先跪下！」

麥青青與梅凌雪剛跪下，便見到一個臉皮黧黑，身栽矮壯，長得一張國字形臉龐的中年漢子，穿長袍高靴走了出來，在正中的長桌後面坐下，道：「什麽事驚動本堂。」

他聲音宏亮雄壯，聽來更覺有威勢，梅凌雪又把事情經過述了一遍，那堂主道：「梅香主請站到一邊去！」接着轉頭對麥青青道：「楊菁，剛才梅凌雪所述，你認爲如何？」

麥青青平靜地道：「堂主不必再問，我承認就是，梅香主所述全是事實。」

那堂主姓邢，見她如此爽快，不由一呆，忍不住道：「意圖要殺本盟頭領，乃犯了本堂的第七條規章，須判五馬分屍，你可知道？」

「知道與否已完全沒關係，因爲事情巳經發生！」

「放肆！」邢堂主不由大怒：「你爲何要這樣做？」

「我不値陰天晴的所爲。」

「陰天晴？」邢堂主一愕，脫口問道：「誰叫陰天晴？」

「便是統一盟盟主！」

「據本座所知，盟主可不是叫陰天晴，你眞是個糊塗蛋，來人，把她押進水牢，待本座禀明盟主之後，再行發落！」邢堂主道：「梅香主，你可先回去了！」

忽見一個漢子匆匆自內走了出來，輕聲在邢堂主耳邊說了幾句話，邢堂主唔了一聲，道：「來人，帶她去盟主那裏，她要親自審訊！」

兩個「衙差」立即走前，替麥青青加上枷鎖，再道：「堂主，屬下等去了！」扯着麥青青自另一扇門走去。

梅凌雪有點替麥青青担心，因爲她知道盟主手段不比尋常，奈何自己職位太低，無法影响她的主見，只得懷着一顆無可奈何的心返回飲食閣。

×　×　×

陰天晴在她居所孔雀園請客，所請之客都是統一盟的高層人物，如副盟主，護法及堂主，因爲是一家人，所以所吃的也只是家常便飯。

由於盟主所要的湯發現被人下了毒，所以臨時換了，與其他人所喝的一樣，爲了安撫屬下，他們自然不敢當衆發作，不過陰天晴到底是女人，心胸比較狹窄，忍不住要親自提犯人審訊。

飯菜已經撤去，接着刑堂弟子便押着麥青青進來了。麥青青的頭笠着一隻麻包袋，是以谷晴風認不出來。

陰天晴吃飯時臉上那塊綠紗捋起，此刻却放了下來，道：「把麻包袋拿開，讓本座看看她是什麽三頭六臂的人物！」

麻包袋解開之後，麥青青雙眼尚未適應環境，但谷晴風却認出她來了，忍不住發出一道驚叫聲。

陰天晴轉頭問他：「谷副盟主，你認得她？」

麥青青此刻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於度外，代他答道：「我也認得他了……」

陰天晴在這刹那也醒起了，哈哈笑道：「谷副盟主，想不到你倒還風流！嘖嘖，這娃兒竟然爲你而混進來啊！當日在雲陽鎭，她對你已經是一片痴心了！」

谷晴風大窘，答不出話來，麥青青道：「我的事與他無關，你要殺便殺，要剮便剮！」

陰天晴冷哼一聲：「要殺你還不容易？你給我閉咀！」轉頭望住谷晴風：「谷副盟主，她的事與你可有關係，本座要你親口說說！」

谷晴風瞥了麥青青一眼，道：「屬下與她……根本毫無關係……屬下甚至連她是何時進來的也不知道……」

陰天晴側頭道：「眞的？那天發現刺客，九成便是她……嗯，聽說你也參加追捕……好，本座不與他爭辯，如今她下毒欲毒殺在座之人……嗯，你替本座審問她

一下吧！」

麥青青道：「不必審了，我麥青青一人做事一人當，毒是我下的，與谷大哥完全無關！」

「谷大哥？哈哈……」陰天晴格格大笑：「谷副盟主，你的妹妹要死？你有何話好說！」

谷晴風胸膛起伏，側頭瞥了麥青青一眼，見她一對眸子如秋水一般，也正看着自己，他心頭紊亂，久久都作不出決定，見陰天晴冷笑聲更是尖銳，他熱血一湧，挺胸道：「盟主，屬下有一個請求……」

陰天晴臉上綠紗顫抖：「什麼事？」

「她年少無知，請放了她！」

陰天晴陡地爆出一陣笑聲，王夢仙和幾個堂主也跟着笑了起來，谷晴風第一次覺得陰天晴對自己沒有一絲情義，臉上也變了色。

陰天晴笑了好一陣才停下來：「她已懂得爲別人神魂顚倒，誰說她年少？她這死罪是免不了的，否則將來有人效法，咱們豈不寢食難安？」她見谷中樹就站在麥青青背後，便道：「請右護法點了她的痳穴！」

麥青青自忖無法與對方十數高手爲敵，完全不作反抗，谷中樹略一沉吟，伸出一指戮在麥青青後腰上的痳穴。

陰天晴滿意地點點頭：「爲了證明谷副盟主與她沒有瓜葛，請谷副盟主動手殺死她！」

谷晴風臉色大變，他實在料不到陰天晴會用這種手段來迫自己，幾乎懷疑在夢中，身子倏地急遽地抖動起來。

陰天晴嘴角噙笑：「谷副盟主莫非想抗命？」

谷晴風輕咳一聲道：「晴……盟主，此姝與屬下總算相識，我又何堪這般對付她？想盟主亦非要屬下做個不仁不義的人吧！」

「哈哈！好一個有仁有義的人！這樣說來，不仁不義的反而是本座呢！」

谷晴風吃了一驚，忙道：「屬下絕無此意！」

王夢仙忽然道：「盟主，谷兄是大英雄大豪傑，要殺的人，理該是些大奸大惡之輩，像這種小角色，要他動手，無疑宰鷄用牛刀，太委屈了，屬下認爲盟主另派別人比較適合！」

這句話無異是向陰天晴陳明利害，谷晴風是個大將，可堪利用，可不能因一個小女子而失去他的心！

陰天晴心思玲瓏，一點即透，忙道：「王副盟主說得有理，本座一時魯莽得罪了谷副盟主了！」

谷晴風連聲不敢，陰天晴又道：「谷副盟主既然與這件事無關，本座提議谷副盟主回去休息一下！」

谷晴風看了麥青青一眼，麥青青道：「谷大哥，咱們來生再見吧！」

谷晴風胸膛急遽地起伏着，轉頭輕呼一聲：「盟主……」

陰天晴尚未答話，麥青青已道：「大哥，你去吧，我不怕！反正這世間又沒有什麼值得我留戀的……你保重，我會在陰間保佑你！」

陰天晴冷笑道：「眞是郎情妾意呀！谷副盟主，請你顧着自己的身份！」

谷晴風撐身快步出廳，但旋即又退了回來。「青妹，你的心意我知道，今生沒法報答你，期望來生吧！你……你的後事我一定做得隆重風光！」言畢再離開。

麥青青心頭好像打翻了一瓶五味散，暗暗地道：「想不到我以前沒人疼，沒人愛，臨死前才有人搶着要來替我辦後事！唉，這到底是涼還是暖？」

忽聽陰天晴沉聲問道：「臭丫頭，你是那一個門派的？誰是你們師尊？」

麥青青不答她，心中却想道：「我不能毒死你這妖婦，師父跟師伯一定失望極了，啊！我竟然忘記師伯被他們抓住，生死未卜！」

「臭丫頭，你到底答不答？」

麥青青冷冷地道：「任你怎樣問，我也不會答你！所謂邪不能勝正，終有一日你的下場一定比我還慘！」

陰天晴一陣冷笑：「本座一生最不相信這種所謂定理！邪不能勝正，本座就偏要做給你們看！」

「現在你當然意氣風發，但往後當你的手下知道你只是利用美麗的謊言在欺騙他們、利用他們之時，你便死無葬身之地了！」

話音剛落，陰天晴已摑了麥青青一巴掌，道：「來人，把她的衣裳脫光！」

谷中樹忽然走前輕聲道：「盟主，這小丫頭長得跟您很相像，留着也許有用，請盟主三思！」

陰天晴眉頭一掀，不由地反問了一句：「她長得與本座相像？」

谷中樹惶恐地道：「也許屬下看錯，不過盟主可以問問別人！」

左護法「白衣銀槍」魏景仁也道：「屬下當日在雲陽一見到她時，也有這個感覺！」

「哦？」陰天晴冷哼一聲：「你們兩個一定是老眼昏花了！這死囚也能與本座相提並論！」

王夢仙本來也想說幾句，見她發了脾氣，連忙閉嘴。

一個丫頭來到麥青青身前，正在猶疑不決，該不該把青麥青的衣服脫下，忽聽陰天晴道：「讓開！本座親自來，我就不信她的肉是鐵的，嘴是鋼的！」

只見她手一翻，食中兩指已挾了一柄精利的匕首，谷中樹等人要廻避，不料被陰天晴喝住：「你們怕什麼？都站着看！」她玉手一抬一落，「嗤」的一聲，上衣當中裂開，露出裏面的一件湖水綠色的肚兜，陰天晴再把她的袖管切下。

麥青青雖然不怕死，但這樣受辱，可是來前想也想不到的，忍不住撲簌簌地淌下兩行清淚。

「哈哈，臭丫頭，你知道厲害了麼？左護法，你們都看着，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陰天晴笑聲如同銀鈴一般！她匕首再次落下，「嗤」的一聲響，那肚兜當中裂開，兩團軟肉彈了開來，一陣搖曳，麥青青羞得淚水長流。

陰天晴意猶未足，匕首輕輕割斷肚兜的吊帶，上衣遮掩之物，全部不見，麥青青閉起眼睛罵道：「殺千刀的妖婦，我麥青青做鬼也不放過你！」

她罵後只道陰天晴會立即殺死她，是以心中暗暗地道：「谷大哥，師父，師伯，還有顧大嫂和梅姐姐，我要去了……」

可是陰天晴仍未下手，她忍不住悄悄睜開一絲眼睛，只見那些男人們的眼珠子都凸了出來，看得目不轉睛的，女的則都有妒忌之色，而陰天晴却似儍了一般地望着自己。她臉上一陣滾燙，忙緊緊地把眼睛閉上，罵道：「妖婦，你有種的便快快把我殺了吧！你要取悅男人，何不自己把衣服脫光……」

話音未落，忽聽陰天晴大叫起來：「你們全都給我滾！聽見沒有？快滾！」

谷中樹和魏景仁等人臉上都不大好看，甚至王夢仙也有點難堪，可是陰天晴再喝了一聲：「你們到底聽見了沒有？難道還要我再說一遍？」

王夢仙乾笑一聲：「盟主息怒，屬下們遵命！」轉身揮手帶谷中樹等人離開。

麥青青十分奇怪，忍不住再度睜開眼睛，只見廳內只剩下陰天晴及一個小丫頭，大家都是女人，羞恥之心沒有剛才那般強烈，便也瞪着陰天晴，心中却忖道：「不知她要用什麼手段整治我！」

陰天晴忽然問道：「你眞的叫做麥青青？」

麥青青傲然道：「行不改名，坐不改姓！要毒死你們的，無論是策劃，主謀及行使者，都是本姑娘麥青青一個人！」

陰天晴好像沒有聽見般，再問一句：「麥青青眞的是你的原姓名？你父母叫什麼名字？」她忽然伸出食指，又挑弄麥青青肚臍兩旁的痣，似乎生怕那是假裝的一般。

麥青青這兩顆痣十分奇特，剛好在肚臍的兩旁，無論大小，距離及高低都一樣，眞巧罕見，這剎那，她聽見陰天晴這兩句話，心頭狂震，旋即泛上一陣難言的滋味！

陰天晴見她不作聲，仍然柔聲地說道：「你告訴我，我發誓絕對不會對他們不利！」

「哈哈，我才不怕呢！」

「他們死了麼？」陰天晴聲音有點失望：「但人死也有名字！」

「對不起，他們有沒有名字，我根本不知道！」

陰天晴嬌軀一震，脫口問道：「你是孤兒！」

不知爲何，麥青青竟然不能抗拒地道：「是！」

陰天晴嬌軀又再一震。「你可曾聽你養母述及拾你的地點及時間麼？」

麥青青「嗤」地一聲笑了出來。「姑娘爲什麼要告訴你？」

陰天晴又沉吟了一陣才道：「夏蓮，把她抱到我房內去！」

那丫頭十分奇怪，却不敢多問，攔腰把麥青青抱起，跟在陰天晴的後面走去，麥青青畢生第一次被人這般抱着，雖說夏蓮也是女子，但仍羞得粉臉發燙，星眼緊閉。

不久，夏蓮停了下來，麥青青睜開一絲眼縫偷瞧，原來已到了一間女子的寢室，房內飄着一股似蘭非蘭、似麝非麝的香氣。

「把她放在床上，這裏沒你的事了，把門帶上！」

陰天晴解下臉上的綠紗，坐在銅鏡前卸粧，秀髮如雲，披在肩上，陰天晴又到屏風後面，麥青青十分奇怪，不知她在鬧什麼玄虛，又不想問，只盼她不要想出什麼古靈精怪的手段對付自己，便已是上上大吉了。

不旋踵，便見陰天晴自屏風後轉了出來，身上已換了一件白袍，曲綫可辨，肌膚隱見，就像是閨房中的妻子般，那股高傲，冷酷以及使人呼吸難暢的殺氣都不見了！

她螓首一搖，頭後的秀髮飛起，在半空打了一個美妙的旋轉，拉了一張椅子坐在床前，望着麥青青。

麥青青看了她一眼，頗有自慚形穢之感。「她，她眞是人間的尤物，天上的仙女……古人把花用玉來形喩咱們女子容貌之美，但這些都沒法表達其一分，唉，難怪谷大哥要爲他痴醉！」

她只覺對方有一股令人不可迫視的魅力，忙把眼睛移開，倏地又泛起一個問題來：「她今年到底幾歲了？」暗中一算，谷晴風與她分別了十八年，假如當年她十七歲，如今也已三十五歲了！可是如今在她臉上，任何人都找不到歲月該留下的痕跡！

「你在想什麼？我剛才問你的問題，你還未回答呢！」陰天晴的聲音，溫柔得像母親。

麥青青反問一句：「我懷疑你不叫陰天晴，你叫什麼名？」

陰天晴吸了一口氣，道：「不錯，我眞名叫梅影瘦！」

麥青青冷笑一聲：「原來你對王夢仙的感情才是眞的，却一直去騙谷大哥，你爲什麼連名字也不告訴谷大哥？」

「我告訴你，你是否也肯對我說眞話？」梅影瘦語氣充滿委屈求全的味道。

麥青青忖道：「她根本不愛谷大哥，只是谷大哥一廂情願，我快死了，假如我知道她的詭計，便可以報夢與谷大哥知道了！」

想至此，她心頭舒暢了許多，便道：「好，不過你得先說！」

梅影瘦道：「也沒什麼好說的！當時，我跟他在酒樓內邂逅，正是陰天，但柔弱的陽光不斷自雲層縫中漏下來，剛巧他自我介紹說他叫谷晴風，又問我的姓名，我轉頭一望窗外，便隨口以陰天晴三字答之！」

「你不知道騙人是不對的麼？」

「萍水相逢，有什麼對不對的？」梅影瘦悠悠地道：「谷晴風這名字不也是很怪麼？當時我也以爲他這名是胡謅的哩！」

梅影瘦問道：「好啦，輪到你了，那個問題你還未答我哩！」

麥青青又問道：「你且莫急，我再問你一句，你這十八年來，到底有沒有負谷大哥？」

梅影瘦乾笑一聲：「這話如何說呢？一個人十八年全沒音訊，任何人都會以爲他死了，我又不是他妻子，難道就不能夠移情別戀？」

麥青青不由啞然，梅影瘦怕她再糾纏

自己，便先發制人：「你今年幾歲？」

這問題十分平常，所以麥青青想也不想便道：「十七歲多！」

梅影瘦問：「十七歲另多少個月？」

「不知道！」麥青青道：「你當年是不是騙谷大哥跳下懸崖的？」

梅影瘦撇撇嘴，冷哼一聲：「他年紀比我大，我騙他，他會相信麽？」

「會的！因爲他太愛你了，就算懷疑你在騙他，他也會爲你做任何事！」

梅影瘦臉上微微一紅，略轉開螓首道：「那是他要陪我死的，又自願先到黃泉路接引我……」

「胡說，分明是你要他先跳下去的！」麥青青道。

梅影瘦倏地摑了她一巴掌：「臭丫頭，要你來教訓我，你谷大哥有沒有告訴你？他是怎樣說的？有沒有懷疑我騙他跳下去的？」

麥青青微微一呆，半晌才道：「他對你死心得很，怎會……」

「那不就得了！你乖乖答我的話，我給你一個痛快，否則我的手段可有得你受的！」

麥青青冷冷地說：「痛快是死，不痛快大不了也是死，有什麽了不起的！」

「眞是孩子話，你聽過生不如死這句話沒有？天下間最慘的事乃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麥青青忽然覺得這話十分耳熟，心念轉了一下才記起是谷中樹曾對自己說過。

梅影瘦見她臉色變動，便續道：「本盟有一個叫歡樂堂的地方，你知不知道？你若不聽話的，我把你的武功廢掉，舌頭割掉，戮斷三絕脈，使你變成一具行屍走肉，但四肢沒一點力，沒法撞牆自盡，也不能噬舌而亡！那歡樂堂乃慾海飢民的集中地……」

麥青青臉上早已變了色：「不必說了……要問快問吧！」

梅影瘦心中大喜：「你這臭丫頭要跟老娘鬥，沒的自尋苦吃！」當下道：「你到底是十七歲零多少個月？」

麥青青說道：「其實我也不知道，因爲我是孤兒，家師拾我上山時，仍在襁褓中！」

「她也會告訴你，當時，你大約有多大！」

麥青青說道：「家師說大約三四個月大！」

梅影瘦嬌軀一抖，再問：「是在什麽地方拾的？」

「麥田裏，那時麥還青呢！」

「什麽地方的麥田？」

麥青青道：「我只知道是懷玉山脈的大茅山下，詳細地點就不曾問家師了！」

「十七歲多，麥青時分……那就是八九月份呀……江南可種兩次麥，嗯……錯不了……」梅影瘦自言自語，嬌軀却不斷地抖動着。

麥青青十分奇怪，反問：「你問這個作甚？咦，難道你認識我父母？」

梅影瘦心頭一動，忖道：「不知她對這件事作何看法。」當下問道：「如果你知道你父母在何處，你會否去找他們？」

麥青青沉吟了一下，搖搖頭道：「不會！」

「如果你們偶然邂逅而知道眞相，你會怎樣做？」

麥青青眉頭一掀，說道：「我會問他們爲什麽這般狠心，把自己親生的骨肉丟棄在麥田裏，萬一被狼銜去，他們又于心何安！」

「也許他們另有苦衷呢！」

「不管如何，他們都未盡做父母責任！既然如此又何必把我生下來！」

梅影瘦臉色大變，心中不斷地叫道：「她不原諒我，她不原諒我……」

麥青青見她臉白如冰，身子如發冷般抖個不停，忍不住問道：「你有病麽？」

梅影瘦深深吸了一口氣，問道：「你有什麽希望？」

麥青青一怔，只道梅影瘦故意作弄自己，不由怒道：「你這是什麽意思？」

「我是誠心問你的！」梅影瘦矍然一醒，忙道：「我不殺你了！來人！」

俄頃，那丫頭又進來了。梅影瘦道：「替她挑一套衣裙來，要好的！」

那丫頭十分奇怪，但積威之下，也不敢稍作逗留，應了一聲便走出去了。麥青青十分詫異，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你說什麽？你不殺我？我不相信！啊，對啦，你給我最好的衣裙，又不殺我，那定是要送我去什麽歡樂堂了！妖婦，你好狠！你也不會有好下場！」

梅影瘦道：「你放心，我也不會送你去歡樂堂！」

麥青青更是傻了眼，那丫頭拿着內外衣衫進來了，梅影瘦道：「把衣服放下，你回去吧！嗯，通知灶房，煮兩樣可口的菜來！等等！」她有點急亂，轉頭向麥青青道：「你喜歡吃什麽菜？」

麥青青一張咀根本合不攏來，梅影瘦不耐煩地對丫頭道：「叫她們弄七八個菜吧，要最好的，儘快送來！」

那丫頭也十分詫異，行了一禮退了出來，順手把門帶上。

梅影瘦親自替麥青青穿着衣裙，麥青青如在夢中，不明所以，由於麥青青厤穴被制，無法穿好，是故穿了很久才總算穿戴整齊，梅影瘦看了幾眼，覺得頗爲滿意，喃喃地道：「這才有點像！」

「像什麽？」麥青青再也忍不住：「你到底在鬧什麽玄虛，姑娘我可不怕你……我死了也會化鬼來報仇！」

梅影瘦輕罵了她一聲道：「眞是傻孩子！唔，還差一樣，你等等！」她忽然走到梳粧枱前，拉開抽屜，取出一枚金澄澄的鳳釵來，又把它插在髮上，再解開了麥青青的穴道：「起來起來，你自個到鏡前照照！」

麥青青神不附體地走到鏡前，抬頭一望，鏡中的麥青青與以前絕無不同之處，若有不同的，那也只是多了一根鳳釵！

梅影瘦把手放在麥青青肩膊上，柔聲問道：「你看是不是比剛才美了很多？」

麥青青淡淡地道：「我完全沒這個感覺，美的只是衣衫，更不是人。」她把頭上的鳳釵拔下，拋在地上。「你待怎地，爽快一點吧！」

梅影瘦道：「我決定把你留在我的身邊……」

麥青青截口道：「要我助紂爲虐，還是要我服侍你？」

梅影瘦道：「不必，你是這裏的千金小姐！」

麥青青道：「我還是不明白，你最好爽快些，把話說清楚！」

「我認爲已說得很清楚！以後你便住在這院子內，你喜歡吃什麽，穿什麽，喜歡打誰罵誰，全都可以！」

麥青青睜開了一對星眼，望着梅影瘦。梅影瘦道：「你不相信麽？」

「我只想知道爲什麽你會改變主意，而且一反常理！」麥青青道：「我知道，你絕對不會無緣無故，讓我生活得如此寫意！」

「原因很簡單，我突然覺得跟你很投緣！」

麥青青大笑。「我已十七歲，不是十七個月大，這種話連鬼也不會相信！假如你覺得與我投緣的，剛才爲什麽又在那些臭男人臉前侮辱我？」

梅影瘦結結巴巴地道：「後來……來到這裏才有這個感覺的！」

「不，你一定得說清楚！」

梅影瘦幾時曾經這樣忍氣吞聲過？她忍無可忍地道：「那你到底要留在這裏做小姐，還是要去歡樂堂做妓女？」

麥青青再也硬不起來，半晌才想起一件事來，又問道：「你問過我，有什麽希望……」

梅影瘦臉色稍霽，道：「不錯，你說吧！」

「我希望離開這裏！」

梅影瘦毫不猶疑地道：「不行……不行！」

「那你又說……」

「這一項不難！誰是這裏的主宰，你不會不知道吧？」梅影瘦傲然地道。

麥青青想了一下，道：「我想跟谷大哥住在一起！」

「不行！」梅影瘦大聲道：「你是黃花閨女，這種話虧你也說得出口？連想都不許！」

「什麽都不准，你還問來作甚？」

梅影瘦道：「隨便你，但你每夜都得回來此處過夜，一日不見我，我便懲罰谷晴風！」

「你怎地如此無懶！」

「你若爲他好的，便乖乖聽話！」梅影瘦話音剛落，忽聽房門「局局」地响了起來：「誰？」

「盟主，菜來了！」

「送到飯廳內去！」

梅影瘦道：「你還未吃飯，先回去吃吧！」

麥青青心想不吃白不吃，便跟梅影瘦出去，來到剛才那座小飯廳裏，只見桌上放了七八碟香噴噴的小菜，還有一壺酒，兩副杯箸。

麥青青老實不客氣地坐下據案大吃，梅影瘦見她吃得津津有味，不知如何，竟然流露出温情，喜悅的目光，呆呆地望着麥青青。

麥青青突然有所發現，不好意思地放下筷子：「你，你怎不吃？」

「我吃過了……唔，好吧，就陪你吃一點！」

麥青青再吃了幾箸，便停了下來，道：「我飽了！」

梅影瘦柔聲道：「睡一覺吧！」

「不！」麥青青瞪着梅影瘦：「我想到外面走走可不可以？」

梅影瘦雙手一拍，那個丫頭便在屏風後出現了：「夏蓮，你帶麥小姐到四處走走！」

「我要自己走！」

梅影瘦冷哼一聲：「這裏若能讓你隨便走得，還能稱龍潭虎穴麽？」

麥青青想起上次偷偷潛進來，誤觸機關，幾乎被捕的情況，不敢再作聲，默默跟在夏蓮後面，走出飯廳，便是迴廊，麥青青這才知道此乃一座小樓，正是上次自己來偷窺的地方。

夏蓮帶她到樓下，道：「這裏是客廳、客房、書房以及奴婢居住的地方，孔雀園除了這座小樓之外，還有很多地方，我帶你……」

麥青青截口道：「不用啦，我想離開此院！」

「到那裏去？」

「嗯，去飲食閣姐妹的住所怡神院走走，你帶我走出孔雀園就行了！」

夏蓮果然只送麥青青出孔雀園，便返回去了。麥青青輕輕拍一拍自己的後腦，幾疑在夢中，由今午到現在爲止，所歷的時間雖不長，但風起雲湧，忽凶忽吉，令人難以逆料，麥青青直至如今，才知道自己從鬼門關口走了回來！

由死到生，令到此刻的麥青青，顯得格外欣喜，她三步併作兩步地走進怡神院，大聲叫道：「梅香主梅姐姐，花姐姐！我來了！」

花十六首先探身出房，見到麥青青打扮整齊，身上尚穿了一套新衣服，心情與麥青青一樣，說不出的詫異：「你，你怎會回來的？」

「嘿，梅影瘦放我回來的！」

「誰是梅影瘦？」

「啊！你們都不知道麽？她便是統一盟的盟主嘛！」

麥青青話音剛落，梅凌雪與梅凌霜已在房內衝了出來，見到麥青青大叫一聲：「菁妹妹，你還未死麽？」

「多謝姐姐關心，是盟主她教我出來的！」

梅凌雪喃喃自語地道：「這種事可說是鳳毛麟角，我從未聽人提過！」

麥青青道：「你們都好？」

梅凌雪道：「菁妹，你通知了顧大嫂了沒有？」

「還沒有！正想去。」

梅凌雪說道：「她爲你哭了一場哩，剛才還叫曾瑛來查問過，看有沒有你的消息！」

麥青青心頭一暖，雙眼模糊，心中暗道：「她們雖在魔窟，但都是好人！」她一陣激動，大聲道：「諸位姐姐，小妹有一件事要宣佈一下，我不叫楊菁……小妹眞姓名是麥青青！」

梅凌雪忙道：「姓名只是一個記號，叫楊菁也好，叫麥青青也好，總之就是你！咱們陪你一起去找顧大嫂吧！」

衆人轟聲應好，一齊出院，不想經過怡德院時，見谷晴風在樹下團團亂轉，麥青青又一陣激動大聲叫道：「谷大哥！」

谷晴風身子一抖，一陣風般轉過身來，見到穿戴整齊的麥青青，不由一怔，喃喃地道：「青妹，你，你還未死吧？」

麥青青見他是爲自己而担心，再也忍不住，衝前過去，叫道：「谷大哥，我還未死。」

「晴妹她，她肯手下留情。」

麥青青點點頭，道：「我已經約了她們一齊去看顧大嫂。谷大哥，我等下再來找你。」

谷晴風道：「且慢！盟主她爲什麼肯放你？」

麥青青煩惱地道：「大哥，我也不知道，最好你替我問一問。」

谷晴風忽然抓住她的手臂，問道：「盟主還說了些什麼？」

「她說叫我去她那裏住下來，做一個千金小姐，她好像突然間受到一種什麼刺激似的，語無倫次。」麥青青看了梅凌雪她們一眼，忽爾把聲音放低，道：「谷大哥，原來你們盟主不叫陰天晴，而叫梅影瘦的，而且我還發現她並不愛你。」

谷晴風忽然道：「你跟她們去開心一下吧，不要管大人的事。」

麥青青撇撇小嘴道：「谷大哥，我去了，等下再來！」便與梅凌雪等人去了。

谷晴風正想去找梅影瘦，不料被王夢仙攔住。「谷兄有何要事去得匆匆的。」

谷晴風道：「此事與閣下無關。」

王夢仙悠悠地道：「剛才她說的話，我聽見了。」

谷晴風不由厲聲道：「那又如何，王兄拚死吃河豚的精神眞令人佩服。」

王夢仙沉着臉道：「谷兄，小弟多次看在同僚份上不與你計較，你却千萬莫以爲王某怕了你。」

「你若不是目中無我谷晴風，又怎會跑過來偷聽谷某與人談話。」

王夢仙道：「王某何須如此鬼祟，我只是有事過來與你商量無意中碰上的。」

谷晴風道：「有什麼事好商量的。」

「便是那丫頭，谷兄，你是否認爲她長得與盟主有幾分相像。」

谷晴風道：「人有相像，物有相似，也不奇怪。」

王夢仙道：「但她倆不似普通的相像，嗯……其相像的程度，就好像是兩姐妹一樣。」

谷晴風道：「胡說，晴妹是孤兒，那來的一個妹妹。」

王夢仙笑道：「王某還以爲谷兄與那丫頭相熟，比較清楚，原來所知道也不過如此，再見。」

谷晴風道：「王兄無端端跑過來說這兩句話，到底用意何在？」

王夢仙抱拳道：「絕無他意，嗯，谷兄不必多心，其實這件事盟主一定知道，她突然不殺這丫頭，不是有點奇怪麼？」

谷晴風心頭一動，忖道：「當日我與青青結伴同行，便是因爲她長得與晴妹相像，今日晴妹不殺她，到底道理何在？」

他好奇心一起，索性去孔雀園求見，這次他不翻牆過去，來到院門外，對守門人說了，那人立即進內通知，經過幾重手續，最後才由夏蓮告訴梅影瘦！

梅影瘦略一沉吟，道：「帶他到內廳坐。」

夏蓮傳令下去，不久他們傳話到園外，谷晴風便進入內廳等候。

梅影瘦沒有現身，她立在屏風後，問道：「你來此所爲何事？」

「屬下想知道你放走麥青青的原因。」谷晴風道。

「道理有很多，不過却沒有必要告訴你。」

谷晴風忽然問道：「我已經知道，若非她是你的至親，你才不會改變主意。」

「笑話。」梅影瘦道：「天下間有誰可以使我改變主意的！」

谷晴風忽然大着胆子，一字一頓地道：「她是你的女兒！」

「你——」屏風後的聲音，顯然甚爲異樣：「你，胡說什麼？」

「你一定是認出她是你女兒，所以才突然改變主意，不過，我相信她現在還不知道。」

屏風後沒有聲音，谷晴風續道：「我亦希望她不知道眞相……」

梅影瘦尖叫一聲：「爲甚麼？」

谷晴風輕咳一聲：「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假如麥青青知道自己的生母，竟然在人前脫光自己的衣服，你叫她如何自處？須知這件事對她的影响必定極大，其他的我也不說了。」

「谷晴風，你這算是什麼，故意來打擊我？來教訓我。」

她這樣說無異承認麥青青是她的女兒，谷晴風道：「我無意如此，我覺得我對她有一點責任，若不是我，她也不會來此，若不來此，也不會……」

梅影瘦說道：「本座正要多謝你，若非你，咱們母女也不知要在何時才能見到面！」

「你敢與她相認麼？」谷晴風道：「晴妹，我再問你一件事，她爹是誰？」

「本座爲甚麼要告訴你，你還有甚麼事沒有？」

「晴妹，我認爲你如把她留下來，始終有一日，她會知道自己的身份，到時只怕你與她的關係會更僵！」

「你要拆散我母女？」

「不敢。這次不殺她，也許已留給她一個好印象，以後有機會再慢慢補償以前的不足，屆時再相認效果可能更好！此乃我衷心之言，希望三思！」

屏風後久久都沒有聲音，谷晴風只得道：「屬下去了！」

谷晴風滿懷心事地返回怡德院住所，一推開門，他便發覺屋內有人了，而此念一起，他又肯定屋內的人是麥青青，是以輕聲問道：「青青，你在裏面？」

他居所是一個廳堂，一個寢室，一間書房，此際書房與寢室的門已關着，時近黃昏，太陽雖未完全下山，但轉轉折折地射入這大屋，已顯得十分昏暗，谷晴風點起油燈，不知麥青青在作甚，心頭有點忐忑。

「青青，你在作甚麼？快出來！」

麥青青沒有應他，谷晴風心頭更感難

安，先走至書房外，把耳朵貼在門板上凝神靜聽，却聽不到甚麼，正想走到寢室那邊，忽聞裏面傳來一個沙啞的叫聲，好像有人被人掩住嘴巴般！谷晴風大吃一驚，只道麥青青遇險，退後兩步，把門撞開！

房門撞開之後，只見床上蚊帳放下，床板發出吱吱聲，帳子也搖幌不已，似有人在床上掙扎！

谷晴風想也不想，身子射出，人未至，袖子已如利刀一般向蚊帳「切」去！「嗤」的一聲，蚊帳落下，却仍罩住床上！

谷晴風大叫一聲：「青青，你沒事吧！」話音未落，已飛至床前，右掌一撥，那張蚊帳如遇狂飆般被吹飛起來，跌在床旁！

谷晴風目光一落，不由呆了，半晌才顫聲問道：「青青，你，你作甚！」

光綫雖然昏暗，但床上的麥青青好像是聖潔光亮的明月一般，令人眼前一亮！原來麥青青盤膝坐在床上，身上一絲不掛！長髮低垂遮蓋不了羊脂般的肉球，纖腰可握，肌白如雪，無一不美。

谷晴風定一定神，把頭別開，問道：「那人呢？」

麥青青嫣然一笑：「除了你之外，還有誰？是我引你進來的！」

「你怎能這般胡鬧！」谷晴風彎腰拾起地上的衣裙，把它拋向床上：「快把衣服穿好！」

「誰說我胡鬧！那天殺的梅影瘦，要我在人前赤身露體，但你偏不在場，所以……谷大哥，你是不是嫌棄我？」

谷晴風進退不得，十分尷尬，一個勁地說道：「你快穿好衣服，咱們再慢慢說話！」

麥青青手腕一翻，掌中已多了一柄精光四射的匕首。「谷大哥，今夜你若不要我！我便死在你面前！」

谷晴風這一驚非同小可，忙說道：「你瘋了麼？你怎能這樣糟蹧自己！你這樣不但是汚辱了你的清白，也侮辱了我的人格！」

「我不管！」麥青青自床上跳了下來，身上曲綫更加表露無遺，她把匕首抵在胸膛上：「我只要你……一句話……」

谷晴風囁嚅地道：「甚麼話？」

「你今生到底要不要我？」

「青青！」谷晴風誠懇地道：「你本不是這種人，何必因一時的衝動而幹下傻事。」

「剛才你見到我與梅氏姐妹有說有笑，便以爲我很快樂？我只是因爲感激她們對我的關懷，不想她們爲我多担憂，所以才裝出一副笑容而已！」麥青青悲苦地道：「其實這幾個月來，我何嘗快樂過？我心中的愁苦，又有誰知道？」

「這個完全是……」谷晴風實在不忍說出自討苦吃四個字來。

豈知麥青青却替他說下去：「我知道你一定會笑我自討苦吃，可是你以爲我眞的喜歡麼？到我發覺其苦時，還不知道爲何會這樣，也許這便是老人們常掛在嘴上的前生結下的寃孽吧！若是前生註定的，凡人們根本沒法逃避，怎談得上自討苦吃？就好像你喜歡梅影瘦那般，在外人眼中，何嘗不是自討苦吃？但你自己可以作出一個比較合情合理的解釋麽？」

麥青青在極短的日子內，由於飽受情慾的煎熬，所以成熟得極快，連谷晴風都大感詫異，他澀聲問道：「你要我解釋什麼？」

「你明知梅影瘦極可能不愛自己，爲何十八年來仍對她如此痴迷，除了美麗的外表之外，她根本沒有一次值得你爲她犧牲！」

谷晴風一呆，他心中喃喃叫道：「莫非這眞是前生結下的寃孽？」

麥青青道：「谷大哥，我的話你還未答我，你莫以爲我眞的不敢死，我生無所歡，能够死在心愛的人的面前，也感瞑目了！」

谷晴風大急，道：「你且等等……」他腦海內倏地閃過一道靈光，忍不住道：「青青，你師伯還未死，你爲什麽不求盟主把他放走！」

麥青青嬌軀一抖，脫口道：「眞的？但……她怎肯聽我的話？」

「肯的，別人的話她可以不聽，你的話她一定聽！」

「爲什麼？」

「我剛才去問過她了，她只這樣說，她以後絕對不會再做出什麽令你傷心難過的事，而且你的要求她一定答應！」

「眞的？」麥青青聲音十分平淡，「可惜這些我根本不在乎，我只要……」

谷晴風大急，連忙截口道：「有一件事你一定在乎的，你不相信？你想不想知道你父母的下落？」

麥青青臉色果然有了變化，谷晴風怕她隨時會自刎，一對眼睛一直不曾離開她持匕首的手腕！

「谷大哥，你知道？」

谷晴風略一沉吟，道：「還未十分確定，因爲還未經最後的證實，相信一年左右便可以水落石出了！」

「一年的時間太長了，我等不了！」

谷晴風誠懇地說道：「青青，這是眞的，無論如何，爲人子女的，也該關心父母！」

「他們不關心我，我爲何要關心他們呢？」

「你怎知道他們不關心你？也許當日他們有不得已的苦衷，比如遇到強敵，估計沒有機會逃生，所以事先才把你放在田間，希望能逃過敵人的耳目……」

麥青青撇撇嘴，截口道：「他們根本不關心我，不愛我，這些都是你安慰我的說話！」

「不，他們把你藏在麥田裏，正好說明他們愛你，希望事後再來抱回你，否則爲何不隨便拋在路邊。」

這幾句話說得合情合理，麥青青不覺有點意動，谷晴風續道：「所以你應該關心他們？」

麥青青目光一閃，又恢復了那幾分厭世的神色。「谷大哥，我找回父母之後，你是不是就肯要我了，我不敢要求你娶我，只求你陪我三天三夜，我，我便心滿意足了！」

谷晴風心頭暗暗着急，就在此刻，外面忽然傳來一道尖銳的嘯聲，接着又响起一道道鑼聲，谷晴風心頭一動，左袖一拂

，向窗子拂出一道袖風，喝道：「誰！」

這動作猝然發生，麥青青不由自主地轉頭望向窗外！她這個動作，谷晴風全看在眼中，右手早已有所準備，手指在左袖下一曲一彈，發出一縷指風！

「嗤！」指風撞在麥青青的手腕上，麥青青關節發痳，五指不由一鬆，匕首登時跌落地上！

谷晴風又隨即飛過去，麥青青却彎腰去抓匕首，谷晴風左袖一捲纏住她的手臂，把她帶開幾步，伸出一指封了她的痳穴！谷晴風直至此刻才噓了一口氣，剛才眞是險極，萬一麥青青有什麽不測，不但他自己良心難安，而梅影瘦也不會放過他。

他舉袖拭去額上的汗珠，拾起匕首，把它拋掉，再把地上的衣裙拾起，掛在麥青青的肩上。「青青，目前是先找到你父母才是正事，其他的以後再說，今夜來了強敵，我先出去看看！」

他說罷解了麥青青的穴道。「記得求盟主放了你師伯，我在外面等你！」

麥青青本來還有話要說，聽了他最後那句話，登時把話嚥下，谷晴風也不看她一眼，穿窗而出。

出了怡德院，便見到手下們來同十分緊張，他忙問：「來了什麽強敵？」

一個漢子答道：「啓禀副盟主，東南西三面都發現敵踪，左右護法已經去了，王副盟主去保護盟主！」

谷晴風冷哼一聲，問道：「左右護法往那邊去了？」

「左護法帶人去東面，右護法剛才亦帶了人去西面！南面是邢堂主……」

谷晴風問道：「你們要去那裏？」

衆漢子惘然，谷晴風道：「都跟我去南面！」

衆人向南而去，谷晴風武功高強，很快便拋開了他們，只聽沿途都有人在敲鑼。谷晴風喝道：「敵人在那裏？」

一個漢子舉手一指，道：「邢堂主帶人從這邊去的！」

谷晴風拐入一條小徑，可是却不見有何異狀，他吸了一口氣，雙脚一軟，飛上一座假山，放眼望去，只見左首有一道黑影閃入一叢竹樹！

谷晴風毫不猶疑地飛了過去，星月之下，但見那人背影十分熟悉，却是邢堂主！邢堂主聽見脚步聲，轉過頭來，見來的是谷晴風，喜道：「副盟主來得正好！」

「敵人在何處？」

「廖堂主在對面，咱們相約向中間迫進！」

谷晴風探頭一望，原來前面是一座池塘，塘邊翠竹環生，十分幽雅，但却也是最佳的藏身之地！

谷晴風跳了出去，繞過幾棵樹，自另一邊包圍過去，就在此刻，塘邊竄起一道人影，只見那人衣袂飄飄，飛向池塘，脚尖在一座石燈上一點，身子再度飛起！

綠衣堂主廖香芝已迫至塘邊，見狀首先發難，橫飛過去，人未至，掌風已橫掃而至。

那刺客身子一歪，在另一座石燈上落下，隨即轉身發出一掌！

廖香芝落在中間那座石燈上，對方的掌風已至，倉猝接應，只聞「蓬」的一聲，兩股掌風相觸，罡風四處流竄，刮得兩人的衣袂獵獵作响！

廖香芝只覺內腑氣血一陣翻騰，退了一步，脚下一虛，「嘩啦」一聲，已跌落池塘中！

那刺客却借力再度飛起，一飛三丈有奇，勢將盡之時，只見她右脚尖在左脚面上一點，再度斜飛丈餘，半空一個盤旋，剛好落足在岸上！

谷晴風隔遠望見禁不住喝了聲采，邢堂主叫道：「是個娘兒！」

谷晴風叫道：「閣下既然有胆進來，何去得匆匆乎？」長嘯一聲，去勢更疾，如離弦之矢般射出，脚尖在塘中的石燈上幾次起落，也已到了岸邊。

廖香芝剛好自水中爬了上來，見狀心中暗暗佩服：「難怪他一到，盟主便要他爲副盟主！」

那刺客見追兵勢強，不敢稍作停留，望前急飛。忽然花叢中跳出幾個統一盟的弟子來，叫道：「趕快束手就縛，饒你不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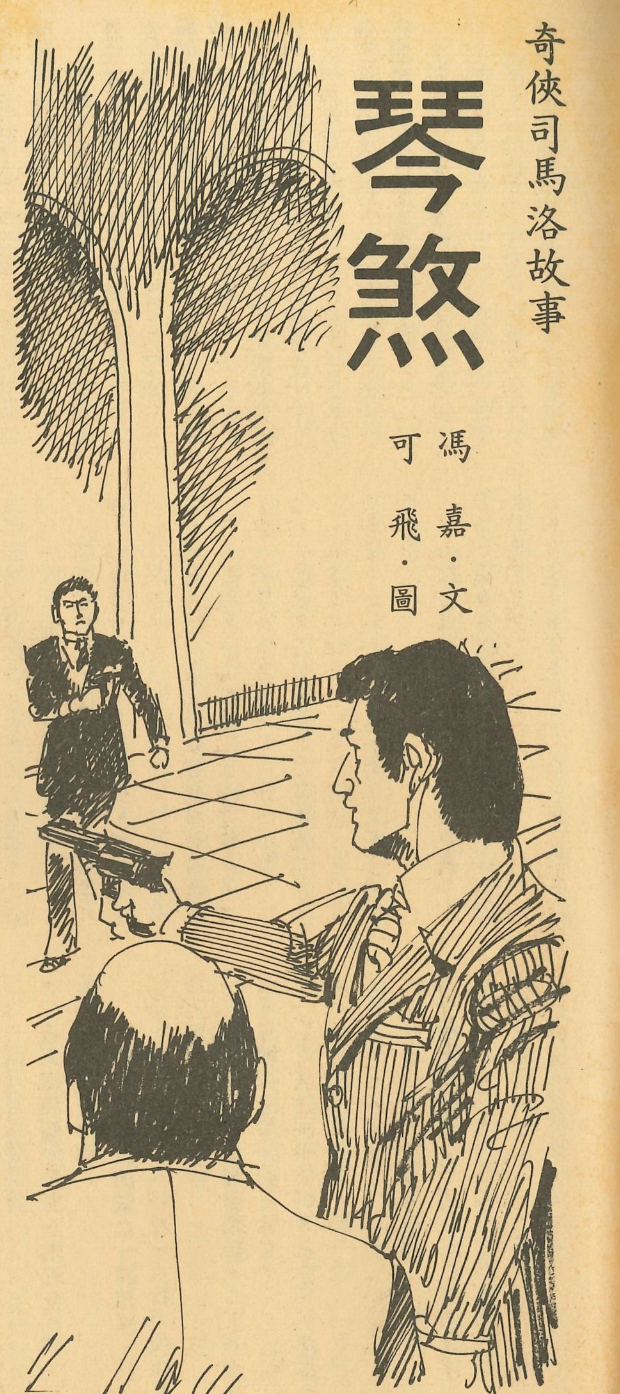
那刺客喝道：「讓開，我只要找梅影瘦那賤人算帳！」

話音未落，已至跟前，那三個漢子兵器齊擧，把她攔住，刺客長笑一聲：「找死！」長劍一挽一閃，劍尖已送進一個漢子的胸膛，可是只此一耽擱，谷晴風已追了過來，兩人打了一個照面，同時一呆，齊聲叫道：「是你！」（未完・十一）

奇俠司馬洛故事

琴煞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找到了酒店的公關小姐梅寶，查詢琴師佐治的下落，證明佐治晚上作案的時間，證實兇手就是他的，但佐治已去如黃鶴，無法找到了。佐治在這件事情上做得俐落，不等到司馬洛找上門，就溜到別一個城市去，他不是躲避，而又另有殺手任務，他邂逅了一位女郎叫愛麗絲，又是他愛聽的名字，女郎也愛慕他請他教彈琴，而且更滅燭留宿，享盡溫柔。第二天晚上他又執行他的任務，先找到綫人黃鼠狼，重金買了韋先生家裏出入的圖紙，又如法泡製將黃鼠狼槍殺滅口，摸到韋先生的家將他和神槍哥羅士槍殺，自己也受了傷，逃回愛麗絲家裏躲避……

大起殺機

那位律師高先生亦是一個大人物，也是一個忙人，因此，司馬洛在他的寫字間裏等了近兩個鐘頭才能見到他。

高先生咬着雪茄揮揮手，請司馬洛在那張舒服的客椅上坐下了，說：「司馬洛先生，你已經跟我的秘書談過了，他告訴了你，我現在已經很少親自辦案，我手下有許多律師替我辦，但是你堅持一定要我親自替你辦。」

「是的。」司馬洛說。

「我的價錢是非常之貴的，」高先生說：「而且，還要是一件對我很感興趣的案子。」

「是！」司馬洛說。

恩將仇報

「你姑且講一講吧。」高先生說。

「一個人被殺了，」司馬洛說：「我想找到兇手。」

「這是警方的工作，或者私家偵探的工作。」高先生說。

「這是我的工作。」司馬洛說。

「你是說——」高先生皺眉看着他。

司馬洛說：「死者是你的朋友韋先生，我想找到兇手！」

「你是什麽人？」高先生更加詫異地問。

「我相信，」司馬洛說：「這個兇手也殺死了我的一位朋友，所以，我要找他，也因此，我與你是互惠的，你收費雖然貴，也不要緊，我不信你會收我的錢。」

「哦？」高先生說：「兇手是誰？」

「假如我知道，」司馬洛說：「我就不必來找你了。」

「假如我知道，」高先生說：「我又何嘗需要與你合作？」

「別忘記，」司馬洛說：「你們已經找了二個星期，却是還沒有找到兇手！」

「你也來得眞早，」高先生說：「你等了二個星期才來！」

「這世界上謀殺案多得很，」司馬洛說：「有些我根本不知道，有些則是與我無關的。」

「你不知道兇手是誰。」高先生說：「然而你却認爲這個兇手就是你要找的兇手？這不是有點矛盾嗎？」

「因爲我要找的案件，」司馬洛說：「就是那些似乎並無殺人動機的案件，照我所知，死者韋先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人物，然而他這一次的死却是毫無殺人動機的。然而這又不是刧殺，來人是爲了殺人而來的，而且來者又是一個高手，抑或，你知道殺人的動機是什麽，然而不公開出來？」

「這一點我不便置評。」高先生說。

「這裏不是法庭，」司馬洛說：「是你的寫字間，你講什麽話，都不是一定要負責的！」

「我不認識你！」高先生說。

「你現在認識了，」司馬洛說：「而我們繼續談下去，是可以互相了解的。」

高先生搖搖頭：「我看不出我們有什麽可以互惠的地方，也許，你不是要我得益，而是你自己想得益？你想找一份工作

，你想我聘用你，調查這件事情，假如是的話，你是找錯對象了。」

「我不是來找工作，」司馬洛說：「我巳正在工作了，我祇是想與你互惠，你首先答覆我的問題，是不是韋先生的死是眞的毫無殺人動機的，抑或有而你不肯透露？假如是前者，那我就會與你合作。假如是後者，那我就走，不再浪費時間。」

「你現在是正在浪費我的時間。」高先生說。

「你有甚麽損失呢？」司馬洛說：「我又不是要向你拿錢，假如我是騙你，我又騙不到甚麽的，假如我找到兇手，那你做不到的一件事情就做到了。」

「我不想與陌生人談得太多，」高先生說：「而且，我有一個約會，假如你不介意——」他按了一個按鈕，他的女秘書很快就推門而入了。他說：「替我送這位先生出去。」

看來，假如司馬洛不走，這裏也是會有比這個女秘書有力得多的人把司馬洛送走的，於是司馬洛祇好站起來，他說：「假如你改變主意——我目前是住在帝皇星酒店，你在那裏可以找到我！」

高先生沒有回答他，巳經拿起桌上的文件翻閱起來表示他是正在繼續工作了。

司馬洛離開了高先生的寫字間大廈，在市中心逛了一陣，就回到他所住的帝皇星酒店，那裏巳經有人在等着他了。

即使不是司馬洛這樣富於經驗的人，亦一樣是不難察覺到的，因爲酒店的掌櫃指出來了，酒店的掌櫃看見司馬洛，就點點頭作爲暗示，司馬洛走到那裏去拿房門鎖匙的時候，就有兩個人從左右兩邊走過來，而司馬洛看見他們，就知道他們是便衣探員，探員是有他們一副特別的樣子的，也因此，當他們出示證件，表示身份的時候，司馬洛也一點不覺得意外。

「我們要搜你的身。」那二個人說。

司馬洛亦不反抗，因爲在一個非自己勢力範圍的地方，與這些人作對是相當吃虧的，雖然在衆目睽睽之下給人搜身似乎是失面子一點，但司馬洛亦正是喜歡這衆目睽睽，在太多人看着的場合裏，那些人亦是不敢做那些不適宜給太多人看見的事情的。

他們在司馬洛的身上却搜不出甚麽來；司馬洛是沒有懷着武器的，他們搜身，初步自然是看看有沒有武器。

「我可以把手放下來嗎？」司馬洛在他們顯然已經搜了一個徹底之後問。

「放下來吧。」其中一人說。

司馬洛把舉着的手放下來，亦站直了身子，另一人說：「我們走吧！」

司馬洛起先以爲他說是他們要收手離開，但是另一人却推司馬洛要他一起走。

「我們到甚麽地方去？」司馬洛問。

「我們要帶你回去！」另一人說。

「我犯了甚麽罪嗎？」司馬洛問。

「你形跡可疑，」那人說：「我們有權帶你回去問話，祇要不超過法定時間放你走就行了。」

「我得先提醒你們，」司馬洛說：「我是不能够就此失踪的。許多人看着你們把我帶走！」

「你很懂法律嗎？」那人不悅地說。

「這不是法律，」司馬洛說：「這祇是常識，我不想你們担負不起這責任！」

「我們的責任就是把你帶走！」那人說：「你究竟來不來？」說着，槍也出來了，指着他。客堂中的人有些看見手槍出現，就連忙走避。

司馬洛祇好跟他們走；他亦是不方便與槍咀拗氣的。

二人把司馬洛帶了出側門，進入停車塲，押上一部車子，沒有其他人接應，不過他們是其中一人與司馬洛一起坐在前座，另一人則是拿着槍坐在後座，這就使司馬洛不敢抵抗了。

不過司馬洛暫時亦不打算抵抗。

車行了一段路，司馬洛說：「我們現在不是到警局去？」

「我們沒有說要帶你回警局呀！」開車的一個得意地微笑着。

「我得再提醒你們，」司馬洛說：「我是不能够失踪的。」

「我們已經聽清楚了！」

「那麽？」司馬洛說：「我們現在是到甚麽地方去呢？」

「去到的時候你就知道了！」車後那人得意地哈哈笑着說。

「是高律師叫你們來？」司馬洛問。

「甚麽高律師？」那人說：「我們沒聽過！」

「在這裏，」司馬洛說：「沒有人會沒有聽過高律師，一如沒有人會不知道有韋先生，尤其是你們警界，高律師是我的好朋友！」

這二個探員哈哈笑起來：「高律師是他的好朋友！他拿高律師來壓我們呢！」

「假如你們是聽過他的，」司馬洛說：「那你們對我就不要亂來！」

「我們不會對你亂來的，」其中一個警探說：「事實上，我們還會當你貴賓招待，行了嗎？」

「心裏有數就好了！」司馬洛說。

車子把他載到了一間郊外的別墅，駛進去。

司馬洛說：「這是甚麽地方？」

「你自己不是講過了嗎？我們不是帶你到警局去！」後面的一個探員說。

司馬洛沒有指出，他認得這個地方，這裏就是韋先生的家，韋先生就是在這裏被刺殺的。他說：「我看，你們除了正薪之外還有拿其他的薪水，也許其他的薪水比正薪還多呢？」

「一個人除了要生活之外，還是要享受的。」開車的一個說道。

司馬洛苦笑搖搖頭。當然這是人之常情，誰不想享受，誰不想多賺些錢呢？不過身爲公僕，利用職權而做這種事情，那就不對了，但這很難講，這裏的風氣乃是如此，他對他們講也是沒有用的，風氣巳經形成了，必須要作很大的改革，除了要有人決心領導之外，還需要很長的時間，還需要市民的合作，司馬洛一個人是無能爲力的，他雖然很想改變世界，但他知道這是永遠辦不到的事實上，即使叫他改變一壓小小的城市，他也是辦不到，他祇是有時能够改變一個人。

他給押進了屋中，進入了一間房間。其中一個探員指指窗外：「你看見的

，這裏的園中有不少人守衛着，你最好別想逃走！」

司馬洛看見的，而他亦想到，這許多守衛，也未必就是有用的，上一次，佐治就是潛進來殺了兩個人，又逃了出去，這些守衛亦未能制止。不過司馬洛也是沒有指出這一點，他說：「我不逃走，但是我留在這裏幹甚麽呢？你們想要甚麽，乾脆說出來，不是節省許多時間了嗎？」

這時另一個探員拿進來了一隻手提錄音機，放在桌上，說：「這東西，我相信你是懂得用的吧？」

「應該沒有問題！」司馬洛說。

「你的好朋友高律師就是要你招供，」那探員說：「你把你的口供在這錄音機中錄下來！」

「甚麽口供？」司馬洛問。

「爲甚麽來這裏，你的眞正目的是甚麽？」那探員說：「你所知道的一切。」

「爲甚麽不叫高律師自己問我呢？」司馬洛問。

「因爲，」那人說：「高律師是一個很忙的人，他目前沒有時間，他爲你也爲自已節省時間，合作一些吧，朋友，免得大家都難做！」

他們出去了，關上了門。司馬洛聽見他們在外面把門鎖上了，窗子則是沒有關的，司馬洛隨時可以爬出去，不過，正如那人剛才所講的，外面的花園中有武裝的人守衛着，而且其中一人還是坐在對着窗子的地方，司馬洛爬出去是沒有好處的。

司馬洛扭開了錄音機。

那二個探員離開時，遠遠望進窗內，看到司馬洛在對錄音機講話，就滿意地微笑。

不過司馬洛對錄音機裏講得不久，很快，他便把錄音機關掉，而躺在床上了。

× × ×

佐治與愛麗絲正在愛麗絲的家中一起看着電視。

愛麗絲說：「假如我彈琴彈得那麽好就好了！」

電視機上有一個綜合性節目，訪問一位路過此地的女名鋼琴家，並且請她表演一曲。

「她很好，」佐治說：「你是沒有機會追上她的！」

「你眞會鼓勵人！」愛麗絲說。

「我不是說你很糟，」佐治說：「我祇是說，你也是跟我一樣，沒有機會自小就練習，失去了的時間是追不回來，但是，你仍可以娛悅自己。」

「也許，娛悅自己是最重要的。」愛麗絲說。

「當然不及能公開演奏那麽好，」佐治說：「但是既然不能做到，也祇有求其次了！」

「你可以停一停你的手嗎？」愛麗絲說。

佐治那條受過傷的手臂正攬住愛麗絲的腰，但那隻手却不斷在一開一合着，肌肉抖動，就使愛麗絲怪不舒服的。

「我要盡快恢復靈活，」治佐說：「我得殺人！」

「你的手已經沒事了，」愛麗絲說：「不需要這樣運動，而你也別老是對我提殺人好嗎？」

「這是我的工作，」佐治說：「我不能不提，這一如你老是提起彈琴！」

愛麗絲不做聲，他們繼續看電視，電視上又換了另一個片段，這一次則是訪問一個禿頭的中年男人，這個人以極其碍眼的步伐走出來。

「方祿華先生，」司儀說：「恭喜恭喜，你被選爲最有風度男性之一，你可以告訴我們一些保持風度的秘訣嗎？」

方祿華開口說話，他講的話却被佐治的哈哈聲掩蓋了。

佐治說：「他是最有風度的男人嗎？他走路像一隻鴨子，笑起來像哭，假如他哭起來，一定像笑！」

「他當選是因爲有錢。」愛麗絲說。

「唔，」佐治說：「他是一個有錢人？他連像都不像一個有錢人，還說最有風度的男人。」

「他是有錢，」愛麗絲說：「除了其他生意之外，他有三十六間夜總會！電視台有很大部份廣告都是他的，假如不選他，那就很沒面子了。」

「錢的世界，」佐治說：「臉上貼了鈔票，也可以成爲最英俊的人了，你看，他連聲音都不好聽！」

「就像用一件硬東西刮在牆壁上。」愛麗絲說。

「我要殺死這個人！」佐治說。

「你不要殺死這個人！」愛麗絲說：「你不能够平反對世界上一切不公平事情，而且你也不是一個仗義不平的俠客。」

「這個人實在太討厭，」佐治說：「我要殺死他！」

「別傻吧！」愛麗絲用手肘在他的肋骨上輕輕撞了一下咭咭笑着：「你不能殺他的另一個理由就是，他是我的舅父！」

「你有這種討厭的舅父？」佐治說。

「甚麽人都有討厭的親戚，」愛麗絲說：「有甚麽辦法呢？親戚又不是我自己揀的，好在我也不能把你介紹給他——雖然我是想把你介紹給他的，但你一定不願意有別人知道你存在，你不能够，我也不能够解釋你是幹甚麽的！」

「是呀，」佐治說：「不過，你再告訴我一些關於你的舅父的事情吧，我很感興趣！」

「對一個這樣討厭的人，」愛麗絲說：「你很感興趣？」

「我想知道這一個這樣討厭的人是怎樣生活的。」佐治說。

× × ×

司馬洛在那張床上睡着了，醒過來時已經天黑，是有人開門進來把他吵醒的。

這一次進來的人乃是高律師。

高律師微笑着走過來扭開那錄音機，顯然是那二個探員告訴他，司馬洛巳用過了這錄音機了，這一次他又有一個手下在門口等着，但不是早些時的探員。

司馬洛坐起來微笑：「我巳經肚子餓了，你得請我吃飯！」

錄音機放出聲音來了，而放出來的却是一連串骯髒的咒罵。之後就甚麽都沒有了。

高律師臉也黑了，猛的轉過來，對司馬洛吼道：「這算是甚麽？」

「你叫我講話，我講了，」司馬洛說：「但你這樣對我，我不是應該講這些話嗎？」

「你這是自討苦吃！」高律師說。

「我要吃的是晚飯！」司馬洛說。

高律師一揮手，門口那個人就跳進來，要把司馬洛教訓一番。司馬洛一脚踢在他的脚脛上，那人痛得大叫一聲，蹲了下來。司馬洛手中出現了一把劍，那是一把一呎多長，很尖很幼的利劍。

那個人身上是有槍的，此時正狼狽地把槍拔出來，但是高律師已經到了司馬洛的手中，司馬洛把高律師捉住了，劍尖點在高律師的喉嚨上，說：「假如你不把槍放下，這劍就要刺進你的老叛的喉嚨！」

高律師嚇得盡量把頭抬高，雖然他的雙脚是沒有離開地的，他吶吶着命令道：「聽他講，把槍收起來！」

那人祇好把槍收起來。

司馬洛又說：「叫他出去！」

高律師祇好命令道：「你先出去！」

「你逃不掉的！」那人說。

「我沒有問你的意見！」司馬洛說。

「出去！」高律師對那人喝道。

那人祇好出去了，司馬洛又說：「關上門！」

那人出去之後亦在外面把門帶上了。

高律師說：「你這樣是逃不掉的！」

「是嗎？」司馬洛說：「我有你在手，叫人拿車來，叫人給我槍，你以爲我逃不逃得掉呢？」

「殺我，你就逃不掉！」高律師說。

「我甚麼時候說過要殺你？」司馬洛說：「假如我是來殺你的，你現在早已死掉了，你根本不會有機會與我見面！」

「那麽你現在這樣又算是甚麽呢？」高律師問。

「你問我算是甚麽？」司馬洛說：「你叫人把我捉來，要我招供，假如我不招供，你就會叫人向我動拳頭，我不喜歡做到這一步，我要談話的時候，我是喜歡大家客客氣氣的。」

「現在——我們可以好好地談談了！」高律師說。

「唔，你現在就會這樣講了！」司馬洛說着放了他，坐回床邊上，仍把玩着那把劍：「你可以叫人進來對付我，不過，假如你是眞有誠意的話，最好不要！」

「你贏了！」高律師說：「我是有誠意談的，你也是有誠意談的，我們談談好了。」

「我的晚飯如何？」司馬洛說：「我已經對你講過，我的肚子很餓！」

「呃——」高律師說：「我請你出去吃如何？」現在司馬洛對他露了一手，他對司馬洛敬意大增，態度也大不同了。

「假如在這裏也有得吃的話，」司馬洛說：「那我們就用不着出現在公衆場所了。」

「這樣也好，」高律師說：「我叫厨子準備，」他過去打開門，對那還守在門外的保鏢吩咐了，又回進來。他說：「我手下的飯桶太多了，他們搜過你的身竟然搜不出你有這樣一把劍！」

「這不是他們的錯，」司馬洛說：「我會變魔術，他們搜身搜不出來的！除了這劍之外，我還有其他的武器，亦是他們搜不出來的！」

司馬洛並不說出，他是如何把這劍變出來的。其實這劍乃是由四支更幼的金屬合成的，每一支就藏在褲管的骨內，因爲幼，就很軟，搜身時亦是摸不到的。

這四支金屬是特製的，拔出來之後可以嵌合在一起，合起來時就成爲這樣一把劍了。雖然現時高律師看到了司馬洛手上有這樣的一把劍，但是他仍然想不出這把劍是從何而來的，他祇是知道這必然是司馬洛自已帶來的，因爲他這裏沒有這樣一件東西。

晚飯很快就弄好了，他們在餐廳中進食，高律師也陪着吃一點，其他的人則是都已迴避了。

司馬洛說：「我相信，你現在大概也明白，我並不是來求職的吧？」

「我很抱歉，我低估了你，」高律師說：「我相信，我們現在可以合作了。」

「請你先弄清楚一點，」司馬洛說：「我也祇是爲了我自己的利益而與你合作吧了，並不是爲了喜歡你，因爲我不喜歡你這種人！」

高律師倒也不尷尬，祇是微笑着：「這世界上，有許多人合作，都是不互相喜歡的。但是，你可以告訴我，你是爲什麽而來的嗎？」

「我早巳告訴了你，」司馬洛說：「是你不相信吧了。」

「我現在相信了，不過你講得不够詳細。」高律師說道。

「你先回答我的問題吧，」司馬洛說：「我問過你，你還沒有回答的，韋先生的死，謀殺動機問題。」

「就是沒有動機，」高律師說：「假如有，我們就已經知道兇手是誰，也在捉他或者報仇了！」

「即是說，」司馬洛說：「根本沒有人要殺他！」

「是的，」高律師說：「照我們所知，就是沒有人要殺他，假如有人要殺他，我們是會知道的，而且殺了他，應該有些人有些好處的，但是又沒有，坦白講，以韋先生今日的地位，沒有人要殺他，而他亦沒有要殺他的仇家。」

「那麽，」司馬洛說：「殺他的兇手，就應該是我要找的人了。」

「我還是不明白，」高律師說：「一個你不知道是誰的兇手，不知道爲了什麽而殺人的，這才是你要找的人？」

「是的，」司馬洛說着，取出一支筆來，在桌布上寫了一串名字，「凡事都是有蛛絲馬跡可尋的，有一個系統，這個兇手的系統就是看來沒有系統，這些都是被殺的人，都是沒有明顯的被殺動機的，起先以爲是他們的對頭人所做，但是對頭人也跟着被殺了，又是很明顯地被同一人所殺——在韋先生之前的兩個死者就是如此的。」

「你是說，」高律師說：「這些死者之中，應該是有些共同的關連的？」

「目前我所知道的有關連就是，他們都是認識的。」司馬洛說。

高律師小心地看了一遍那些名字，說：「這之中，我知道有三個是韋先生認識的，其他的認不認識我不知道，但即使認識的這三個也不過是泛泛之交，並沒有什麽往來。」

「唔，」司馬洛說：「極可能全都是認識的。」

「即使是認識，也沒有來往，」高律師說：「起碼我可以肯定，他與這三個人是沒有來往的。」

「這個神秘兇手的系統就是他殺的人都是互相認識的。」司馬洛說。

「我也認識韋先生呀，」高律師說：「而且——你也知道我與韋先生是關係密切的，怎麽又沒有殺我？」

「你怎知道這個兇手不打算殺你？」司馬洛說：「也許下一個就是你，不過他受了傷，當然就不能動手了，是不是？但現在，假如他所傷不重，他可能是已經痊癒了！」他的叉子一刺刺在一塊帶血的牛排上。

高律師立即臉色微變，世界上沒有不怕死的人。

司馬洛微笑，把那塊多汁的牛排送進咀巴：「你担心吧，我並不是說，這個兇手是要把死者所認識的人全部殺掉，我祇是說，他殺的人是死者認識的吧了。」

高律師舒了一口氣。

「困難的就是在這裏，」司馬洛說：「他殺人的動機未詳，我們就很難知道他的下一個目標是誰。」

「你——的目的又究竟是什麽呢？」高律師問。

「我已經講過了，」司馬洛說：「他殺的人之中，有一個是我的好朋友！」

「聽你的口氣，」高律師說：「你似乎自命是一個行俠仗義的人，但是，以一個行俠仗義的人的觀點來說，這些死者，似乎全部都是該死的人。」

「我那個朋友的名字不在這名單上，」司馬洛說：「因爲他不是主角，他祇是一個被利用之後而被殺掉的人。一如這一次韋先生被殺，兇手也是利用了一個人供應他槍械，打探了屋中的情形，就殺死了這個人，拿了他的車子，這也是兇手的特色之一，他喜歡不擇手段利用別人，我的朋友不是主角，但他的性命也是性命。」

「唔，」高律師說：「我們似乎還是合作不出一些什麽來，祇是知道了兇手可能是你要找的人。」

「浪費了時間。」司馬洛說。

「也可以說是浪費了時間。」高律師說。

「我是說你把我關了大半天是浪費了時間，」司馬洛說：「拖遲一些，兇手的傷就痊癒得早些，他痊癒了之後就更難找到了。」

「我們已出盡了辦法，」高律師說：「這裏顯然有人把他收留起來，否則，一個受傷的人是藏不起來的。」

「在你跟我談過了之後，你就不應該這樣想了，」司馬洛說：「他的作風是把利用他的人殺掉。已經殺了一個，誰還敢收藏他呢？而且，這樣的人，一定也是不信任任何人的，沒有人收藏他。」

「那他有什麽地方可以躲？」高律師問。

「他不是把車子棄在街上嗎？」司馬洛說：「棄車的附近找過了沒有？」

「找過了，但，那個地區——」高律師把探長的助手所講的道理講出來。

最後，高律師說：「你看，一定是有人收藏着他，不然怎能車上有血而車子旁邊的地上沒有留下一條血路的呢？有人替他把車子開出來棄在那裏呀！」

「沒有一個稍爲內行的人肯收留他，而他又放心被收留的。」司馬洛說。

「一個外行人？」高律師說：「這就難找了，假如是三教九流的人，我們是應該可以查到的，外行人？整座城市大部份人都是外行人。」

「這不但是一個外行人，」司馬洛說：「而且還應該是一個女人，一個單身居住的女人，祇有這樣一個女人，才不會認識到這個兇手的危險性，而這個兇手亦放心住在她那裏的。」

「他有一個情人在這裏？剛巧有一個情人在這裏？」

「不是剛巧有一個情人在這裏，」司馬洛說：「他在這裏勾引了一個女人。」

「一個女人——」高律師說：「這座城市裏有的，不是男人就是女人，事實上，世界上的人，不是男人就是女人！」

「你那兩位大偵探太聰明，」司馬洛說：「聰明到鑽進了牛角尖。這個女人，就是住在棄車之處的區內！」

「媽的！」高律師憤怒地一拍桌上：「他們眞笨！一個獨居女人，還要收藏着一個中了槍的傷者而不被人發現，這個女人，一定要住這一區那一類的屋子，而且，由於她到底是外行人，不懂得把車子棄得太遠。即使他後來知道車子不是在太遠，他並不敢再叫她去弄了！」

高律師在司馬洛一提之下，就想出了這許多道理來，他的確是相當聰明的，但是亦不比那二個偵探聰明很多，不然他老早就想出了司馬洛想出來的辦法了。

「時間已經浪費了不少，」司馬洛說：「派人找吧，找一間一個女人獨居的屋子。」

高律師也幾乎要飛身撲過去打電話了，不過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還未問，所以還是先問。他問道：「那個兇手呢？」

「可能是一個叫佐治的男人，」司馬洛說：「曾經在夜總會裏客串做過琴師，很喜歡鋼琴，又特別喜歡彈一首叫『愛麗絲』的。」

「佐治！」高律師說：「老天！有多少人叫佐治？這個佐治是什麽模樣的？」

「不像你也不像我，」司馬洛說：「又沒有照片，而且，也未必一定是他。所以，還是找這個女人好些，和這個女人一起，一個來歷不明的男人，身上有新的槍傷傷痕的！」

高律師撲過去打電話。

有這樣的範圍，以高律師的勢力，就不難找了。

他們在午夜的時候就已找到愛麗絲。

「你看，」司馬洛說：「正如我所講的，你浪費了寶貴的時間！」

愛麗絲已經死去了，她眼睜睜地躺在床上，胸前全是血，中了兩槍。

看樣子，她是站着的時候中槍，而槍彈的撞力使她跌回床上去的。

「沒有留下任何指紋！」在現場調查的探員說：「連她自己的指紋亦是沒有找到。」

「都抹去了，」司馬洛說：「抹得乾乾淨淨才走！」

「我看！」醫官說：「初步的估計，我們是來遲了三個鐘頭！」

「三個鐘頭！」高律師恨恨地揮着拳頭：「假如我們早來三個鐘頭，就可以把他捉住了！」

用不着司馬洛提醒他，這三個鐘頭就是他浪費掉的，他自己也知道。

「他還保留着那把殺人的槍，」司馬洛說：「他又再用了，用來對付救了他一命的人，這個人眞可怕，永遠是在不擇手段地利用別人，利用過了之後就無情地殺掉！」

「這裏——沒有留下什麼醫療的用品！」高律師說：「沒有剛剛解下來的綳帶之類，看來他是已經痊癒了！」

「這位小姐是一個及格的護士，」一個探員說：「她因爲家境好，不必做護士謀生。我猜是她替他療傷的，這眞是養虎爲患！」

「這位小姐也是愛好鋼琴的，」司馬洛翻着鋼琴上面的琴譜說：「我看我沒有猜錯，我要找的就是這位琴師，他顯然是利用鋼琴與她搭上了的。」

這些人，一有綫索，倒工作得眞快，已經有人找到愛麗絲一位女朋友問話，而此時也打電話回來報告了。他說，那位女朋友說，愛麗絲一直都是沒有男朋友的，而這兩個星期也特別怪，什麽應酬都拒絕了，祇是躲在家裏，也拒絕朋友來探她。

「她把兇手收在家中，」高律師說：「直到他痊癒了爲止！豈有此理，三個鐘頭，唏，司馬洛，你在幹什麽？」

「我在彈琴。」司馬洛在琴前輕彈起來。

「你不能亂碰東西！」高律師說。

「有什麽關係呢？」司馬洛說：「這是一個高手，他不會留下什麽指紋的，而且，這鋼琴上也驗過是沒有指紋了，你知道我彈的是什麽嗎？」

司馬洛這個人什麽都會一點，彈鋼琴也一樣會，祇是不精而已，不過也不太差，起碼好過愛麗絲。

「我沒有心情欣賞這個，」高律師說：「我也不懂！」

「這叫『給愛麗絲』，」司馬洛說：「眞有趣，這位小姐也是叫愛麗絲！」

「完了，」高律師說：「這個人的傷已經好了，人也走了，到什麽地方去找他呢？」

司馬洛一曲彈了一半，忽然停下來了，站起身，說：「這個人還是帶着那把行兇的槍，他是用不着的，爲什麽不早些丟掉？」

「他用槍殺了這位小姐。」

「他不用槍也一樣可以殺她。」司馬洛說。

一個探員也說：「對了，一個這樣本領高強的人，要殺死一個弱女子，容易之至啦！」

「他留着槍——」高律師說：「也許是因爲他的傷還沒有痊癒，怕人追上他，有人追上他，他就可以用槍抵抗！」

「很可能是這樣，」司馬洛說：「但同時，亦可能是因爲他還要用槍殺人，而且應該是一個本地的人！」

「誰？」高律師問。

「很可能是你！」司馬洛說。

高律師瞪他一眼：「這並不好笑！」

司馬洛聳聳肩：「不過現在你也用不着担心，有這樣一大羣探員包圍保護着，要把你殺死，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是一個高手，也暫時辦不到。」

「那麽，」高律師說：「除了我之外，他可能的對象是什麽人呢？」

「應該是一個韋先生認識的人。」司馬洛說。

「老天！」高律師說：「韋先生認識那麽多人，這個可能是什麽人呀？」

「就是麻煩在這裏，」司馬洛說：「相信是本地人，乃是因爲這兇手仍把槍留在手上，假如不是本地人，他會把槍棄掉的，到了別個地方，再行事的時候才另找武器，但是，他要殺的本地人是誰呢？這就無法可以猜到了，而且，我們並不能夠發出警告，叫每一個認識韋先生的人都提防被殺！」

× × ×

佐治下一個要去殺死的人就是方祿華，那個在電視上被選爲最有風度的男性之一的人。

他把愛麗絲也殺掉了，就是因爲方祿華是愛麗絲的舅父，殺方祿華，愛麗絲是不會贊成的，殺別人，她不會反對，殺方祿華就不行了。

也許，即使愛麗絲與方祿華是沒有關係的，佐治還是不會放過她，因爲她知道得太多，而佐治是不喜歡人家對他的事情知道得太多。

佐治在那黑暗中，對愛麗絲的事情顯然還是感到難過，他向愛麗絲打聽過了方祿華的一切之後，他就起床穿衣服，他記得，愛麗絲問過他：「你要到什麽地方去？你沒有講過要出去呀！」

「你總是不相信我講的話，」佐治說：「我已經對你講過，我要殺死方祿華，我現在就是要去殺死方祿華！」

「你在開玩笑！」愛麗絲說。

「看這個，看看我是不是在開玩笑？」佐治說着，就讓愛麗絲看到那把槍。

愛麗絲的咀巴詫異地張開，佐治放了兩槍，愛麗絲就死去了，但可能她在死前仍不能相信這是事實。

現在，佐治就是站在方祿華屋外的黑暗中。

他喃喃着說：「我一定要殺死她，沒有辦法！雖然她是叫愛麗絲！我殺死了一個愛麗絲，但是我也救過一個愛麗絲！」

一部汽車遠遠駛來了。

佐治停了口，雖然他這樣喃喃自語，來的車子裏的人也是不會聽到的。

他還是特別小心，一位特別小心的高手。

佐治的眼睛小心地看着那部車。最初看到的，就祇有兩盞車頭燈而已，直至車子到達了屋子的前面，他才看得到那是什麽款式的車子。

此時，佐治的臉上的表情就有所變化

，變得猙獰起來。

因爲，這裏是方祿華的地方，而他是在這裏等方祿華的，然而來的却不是方祿華的車子。

車停了，車上下來的人却是方祿華。此時佐治也可以看到，開車的乃是一個美麗的女人。

「下來呀，」方祿華對那女人說：「到我家裏來喝杯酒吧！」

「你還喝得不够嗎？」那女人說。

「來呀，」方祿華說：「下來！」他伸手拉開車門，又伸手進去捉住那女人的手。

佐治喃喃地咒駡着：「一個女人！怎麽，這樣容易的一件事情都有阻滯，難道近來我的運氣眞是那麽差？我不能在這裏逗留太久！」因爲愛麗絲已死了，他無地容身。

方祿華與那個女人爭持起來。

方祿華被選爲最有風度的男人之一，上過電視之後，他還留在電視台裏，與那些藝員們嘻嘻哈哈，喝酒玩樂，直到現在才回家。

這個女人，就是一位電視明星。

她開車把方祿華送回家，她却不肯下車進入他家。

「你醉了，」她說：「你怎可以再喝呢？」

「那我答應不喝好了，」方祿華說：「你進來，我們談談好了，不喝酒，好好地談談！」

「時間已不早，」那女人說：「何不明天才談呢？」

看來，她開車送這個有錢人回家，並不完全是爲了巴結他的，祇是因爲他醉了，不適宜開車，然而方祿華對她則顯然是另有所圖的。

「我不能等，」方祿華說：「我很急於跟你談！」

「我也累得快要倒下來了，」她說：「我得回家睡覺去！」

「不如在我家睡吧。」方祿華說：「我家裏房間多的是！」他還是死命拉着她的手。

「方先生，」她說：「請別跟我開玩笑好不好？」

「我——是醉了！」方祿華說着就在地上坐了下來，幾乎把那女人也拉得從車中墜出來：「沒人扶，我進不了屋子！」

最有風度的男人，就是這樣的風度。

「呃——你先進屋，」她說：「讓我把車停好才進來，乖一點！」

「好吧，好吧！」方祿華搖着一隻手指：「但是不准你騙我！」他終於放了她，向後爬了兩步，仍坐在地上。

那個女郎把兩隻車門都關上了車子，却是絕塵而去，不理他了。

「哼！」方祿華跳起身來，咒駡着，「騙我！母狗！賺錢的機會，也自己放棄了！眞不識抬擧！」

佐治說：「看來，也有些女人是不爲金錢所動的！」

「哼！」方祿華說：「在娛樂圈裏混的女人，也有好東西嗎？她也不知道跟多少男人睡過了！」

「也許她祇是與自己喜歡的男人上床，」佐治說：「而不是爲了錢！」

「有不要錢的女人嗎？」方祿華說。

「剛才那個就是了。」佐治說。

「唏！你是誰？」方祿華忽然懷疑地看着他。

「你喝醉了，」佐治說：「你不明白的道理，我來對你解釋清楚吧了！」

「你——我用不着你——」方祿華掉頭就走。

「方先生，」佐治說：「你知道，你身邊沒有保鑣是很危險的，要殺死你，實在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爲什麽有人要殺我？」方祿華說。

「你想一想吧。」佐治說。

「你瘋了？」方祿華說：「沒有人要殺我！」

「我就是要殺你！」佐治說着，槍就出現在手中。

方祿華正再度轉身要回到屋中，此時就呆住了，看着佐治手中的槍：「你……你在開玩笑！這是玩具槍！」

佐治祇是看着他，陰陰地微笑着，這微笑比什麽辯白要有效，他用不着說話，也明白佐治手中那一把果然是眞的槍。

「我——我會喊救命的！」方祿華愚蠢地說。

「試試吧，」佐治說：「我這槍有滅聲器，看看誰快吧！」

「你——你一定弄錯了！」方祿華說：「我——我沒有仇家，沒有值得人家殺死我的地方！」

「哼！」佐治說：「許多人都認爲自己是君子，做了什麽事都是不該殺的！」

「你——你有什麽不滿意，你講清楚好了，」方祿華說：「不要亂來！我有什麽對不起你的地方？」

「我聽說！」佐治冷酷地說：「當一個人到了地獄去報到時，閻王就會把這個人在生時的罪狀一一宣佈，那時，你就會知道了！」

「不……不要！」方祿華混身冷汗。他差點就要跪下來了。

佐治放了兩槍。方祿華打了一個轉，仆在地上，他抬起頭，難以置信，自己竟是被人槍擊，而且快要死了，但這是事實，幾秒鐘之後，他就死掉了。

佐治把槍上的指紋抹去，丟在他的身上，從容地走進黑暗中。

殺死方祿華的確是很容易的，方祿華又沒有保鑣。

× × ×

「但是爲什麽呢？」高律師問：「爲什麽殺方祿華？這個人沒有什麽值得殺的地方。」

「值得與否，是人人的看法不同的。」司馬洛說。

「殺人的原因，一是仇恨，一是利益之爭，一是意外，這決不是意外，是可以肯定的了，」高律師說：「然而，我也可以肯定不會是仇恨，也不會是利益之爭，方祿華沒有這樣的仇人，而殺了他，也沒有什麽人可以爭得好處。」

「一如殺了韋先生，」司馬洛說：「也是沒有什麽人爭得好處，情形既是如韋先生一樣，那麽顯然原因就是方祿華認識韋先生！」

「但這不算是一個原因！」高律師說道。

「這是一個共通之點。」司馬洛軟軟地攤在那張沙發上。

「那麽，」高律師說：「方祿華又認不認識你的名單上的其他死者呢？」

「這個我不能肯定，」司馬洛說：「我得查一查，你也查一查吧，看看方祿華的家人說他認不認識那些其他的死者。」

「我巳經派了人查！」高律師說。

「很好，」司馬洛說：「認識有勢力的人，也總是有一些好處的，有些事情，不必自己跑來跑去做，省了許多體力和時間。」

「但是，」高律師說：「方祿華是死了的愛麗絲的親人，這會不會是一個原因呢？」

「方祿華並不是爲了愛麗絲而死，」司馬洛說：「是愛麗絲爲了方祿華而死，她被利用，先被利用作爲容身之所，跟着又被利用作爲調查方祿華的生活情形的橋樑，利用價値完畢之後就殺掉！」

司馬洛這個推測也是大致正確，他祇是不知道，原來佐治與愛麗絲的結識是巧遇，而並不是有計劃的。

「老天！」高律師說：「講來講去，就是講不出是爲了什麽，殺人是總得有一個理由的，現在却是完全沒有理由！」

「正如你所講的，」司馬洛說：「這種事情的原因不外乎是仇恨或利益之爭。方祿華之死既然不是利益之爭，那就是爲了仇恨了！」

「方祿華沒有這樣的仇人！」高律師說。

「這一點，」司馬洛說：「就是連方祿華自己也不能肯定講。我和你，都可能有這樣的仇恨。我們都可能做過一些事情，是有意或無意傷害了別人的，我們自己不放在心上，受了傷害的人却是恨之入骨，要殺死我們而痛快！」

「並沒有人企圖殺我！」高師律說。

「想殺與能殺，又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司馬洛說道：「有許多人都想殺死自己所痛恨的人，但是祇是想，而無能力實行！」

「這倒是眞的，」高律師說道：「不過，方祿華與韋先生，他們會有共同的仇人？」

「他們有合作做過一些什麽事情嗎？」司馬洛問。

「照我所知就沒有了，」高律師說：「而且，假如是合作過一些事情，因而製造了一個共同的仇人，那麽，豈不是全部死者都要一起合作？有這可能嗎？」

司馬洛揉着自己的額，他也頭痛了起來了。

一個共同的仇人？的確，這許多身份地位不同的人，又不是住在同一個地方，雖然互相認識，亦不是深交，怎麽可能有一個共同的仇人呢？然而，假如不是尋仇，那又是什麽呢？司馬洛無法想得出另一個解釋。

「你查清楚一下，」司馬洛說：「韋先生與方祿華的任何聯絡，或者有機會一起做過的任何一件事情吧。盡快！」

「你趕着離開嗎？」高律師問。

「不是，」司馬洛說：「目前我又沒有什麽地方好去，不過，假如這個兇手在別處再殺了一個人的話，那我就馬上就要走了！」

「假如他要殺的人巳經殺完了呢？」高律師問。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假如巳經殺了，我就很難再查下去了，不過去時，我也總是希望他不要再殺人，不要殺人太多的。」

也許，高律師的想法又會不同了，殺多少人，他並不放在心上，最重要的是捉到這個兇手，因爲，這是與他自己有利害關係的，在未捉到兇手之前，他不能够放心，不知道他自己是不是也會有被殺的危險。

× × ×

司馬洛等在那個地方，當然是沒有希望捉到佐治的，因爲佐治在殺死了方祿華之後就離開了那座城市。

一星期之後，佐治巳經到了另一個地方，那是一個相當遠的地方了，就是不太遠，恐怕分別也是不大的，因爲司馬洛不知道他的目的地。

佐治踏入了一座酒店，那裏的樓下也是有一座酒吧，亦有鋼琴設備的。

他走到櫃枱那裏，掌櫃恭聲地問：「先生，有什麽可以帮忙你的嗎？」佐治看來像是遊客。

「我可以見經理嗎？」佐治問。

「有什麽貴幹呢？」掌櫃問。

「哦，」佐治說：「我聽說你這裏要聘人！」

掌櫃抬頭望望佐治的身後，在佐治能够轉過去看之前，有人在後面說：「你找我嗎？」

佐治轉過來，掌櫃說：「這就是我們的經理馬田先生。」

馬田先生是一個高大的美國人。

「是關於這個琴師的空缺。」那掌櫃說。

「是的，」馬田先生說：「我們這裏是需要一位琴師，舊的剛剛走了。你會彈琴嗎？」

「我相信我是會的。」佐治說。

「來，」馬田先生搭着他的手臂，「你到那邊去試試！」

他指着酒吧那邊那一座空了的琴，說：「白天人少，是沒有人彈琴的，但晚上沒有，我希望有。」

佐治點點頭，走過去掀開鋼琴，坐下來，試一試音。

在那裏的人客聽見琴聲，都詫異地抬頭，有些熟客是知道這裏白天沒有人彈琴的，白天這個時間，客人們也是喝咖啡的多，喝酒的少。

佐治試過了琴音之後，就開始彈奏一曲。

奏完了之後，有人拍掌。

佐治又再奏了一曲。

座上似乎不乏知音之客，他們都很開心。

經理馬田先生就站在鋼琴前，用手肘支在琴蓋上，托着腮。

佐治說：「你認爲如何？」

馬田先生攤手：「我是不懂音樂的，

但是，他們喜歡，也即是說你幹得好，你得到這份工作了——假如你對我們的待遇沒有異議。」

「待遇要依我的條件！」佐治說。

「這個——」馬田表示爲難：「薪酬是巳經固定了的，要更改並不容易，不過，假如分別是不太大的話——」

「分別很大，」佐治說：「我不要支你們的薪金，祇是住一間房間，在這裏吃就是！」

「這個——」馬田微笑：「算起來也許是比薪金更貴的，不過，實在我們要付出的並不多，房間難得會沒有空着的，吃的東西，廚房裏有的是。我看不成問題。好！」

「還有，」佐治說：「兩個星期，我就要走了！」

「噢！」馬田苦着臉，「你不能逗留得久一些嗎？兩個星期後，我又得要找人了？」

「也許你不滿意我，或者我不滿意你們呢？」佐治說：「我們在兩個星期之後再決定。假如到時互相滿意，那麽我們再繼續好了。」

「很好，」馬田說道：「你叫什麽名字？」

「佐治。」

「佐治什麽？」馬田問。

「祇是佐治。」

「假如你不介意，」馬田說：「你可以告訴我你的完整姓名嗎？我們的員工是需要登記的。」

佐治微笑：「你沒有付我錢，就不必登記了，這樣我也不必交稅！」

「哦？」馬田說：「正在逃稅？」

「也許是的，」佐治還是微笑着：「你接受就一言爲定，不接受就算了！」

「好吧！」馬田說，「你是我的朋友，我招待你在這裏住，你客串彈一下琴，如此而已，並不是金錢上的交易。」

「大致上就是這個意思。」佐治說。

「很好，」馬田說道：「那你的行李呢？」

「我沒有行李。」佐治說。

「我給你一間房間吧。」馬田說。

世界是很小的，這天晚上，在佐治下了班之後不久，梅寶就踏入酒店。

她就是上一次找司馬洛談過那位公關小姐梅寶，她與司馬洛一面之後，就分手，因爲她要到外地去實習，她調到了這間酒店來，這酒店與上次佐治客串的那一間是聯號，梅寶就是在這裏任公關小姐。

「呀，梅寶，」馬田迎上前去：「你的一天假期過得還好嗎？」

「我現在回來，就是不大好了，」她說：「否則我會明天才回來！」

「呀，」馬田說：「男朋友對你毛手毛脚，是嗎？」

「對了，就像你那樣，討厭死了！」梅寶把馬田攬在她腰上的手解開來。

「我是要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嘛！」馬田說。

「好消息也用不看碰我！」梅寶好像在做柔道搏擊似地把他的手解開來：「什麽好消息，我加了薪水嗎？」

「這個是一定的，」馬田說：「祇是時間問題，我的好消息就是彈鋼琴的巳經請到了！」

「你一切小事都要向我報告的嗎？」梅寶說：「今天吃過多少頓飯，上過多少次洗手間？」

「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呀，」馬田說：「是値得慶祝一下的！」

「對了，什麽事情都要慶祝。」梅寶說。

「但我們的一個頭痛問題解決了！」馬田說。

「你的頭痛問題解決了，」梅寶指正：「這可不是我的事情。」

「無論如何，」馬田說：「陪我喝杯酒如何？」

「他呢？」梅寶問。

「佐治？他剛剛下了班，」馬田說：「假如你早點回來就可以見到他！」

「佐治，佐治什麽？」梅寶問：「是一個出名的人嗎？」她的心震了一震，但是並沒有在臉上作任何表示。

「他祇是佐治，」馬田說：「沒有姓，一個很有趣的人，但他是一位好琴師，客人們喜歡他！」嘆一口氣：「就可惜，我的頭痛可能止得不久，兩個星期，他就要走了。」

「唔，」梅寶說：「你的頭痛，倒是値得慶祝一下的，我爲你的頭痛請你喝一杯！」

「哎，梅寶，別當我是仇人好嗎？」馬田說：「難道不知道我是喜歡你的？」

「我知道，」梅寶說：「但是不要用你的手來表示，現在，我請喝酒！」

他們到酒吧中去，其實在這裏，他們誰請誰都是一樣的，不過是簽簽單子，公費開銷吧了。

馬田其實祇是以佐治作爲藉口來纏住梅寶而巳，所以一喝起酒來就忘記了佐治的問題，後來，好久，梅寶才把話題兜回佐治的身上。

「哦，這個人，」馬田說：「我猜他是一個逃稅的人，他不願透露姓名，也不要支薪金，不支薪金就不必登記，祇是在這裏住一房間，吃我們的！」

「藝術家都是怪脾氣，」梅寶說：「是哪一位怪脾氣藝術家介紹的？」

「他祇是自己來的，」馬田說，「沒有人介紹！」他又壓低聲音：「我告訴你一個秘密，我認爲他可能是一個正在逃走的人！」

「哎，你在嚇我。」梅寶說。

「這是眞的，」馬田說：「你說吧，不透露姓名，祇是爲了逃稅那麽簡單？」

「馬田，」梅寶說：「假如不是爲了逃稅那麽簡單，我看，你還是完全不要提的好，這對你是沒有好處的，你有什麽懷疑，就放在心裏，當作什麽都不知道好了，最不好的就是到處對人講！」

「這個——」馬田呆了一呆：「你認爲這眞是一個危險人物？」

「我怎麽知道？」梅寶說：「我又沒有見過他，是你告訴我的。」雖然，她比馬田知道得更多。

「唔，」馬田說：「一個可疑的人，眞的要小心一些！」

（未完・三）

神槍雙傑故事

龍驥・文
可飛・圖

星島火玫瑰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彭莎莉把洪英豪救走，並把車子駛向『情人山』，兩人對『龍鳳閣酒家』火併的事作了一番討論，但却想不出一個原因來，彭莎莉接將車子駛回『星島賓館』，雷夢娜已在房中等候着洪英豪，洪英豪向她詢問爲何失約，雷夢娜自有一番道理解釋，爲了使洪英豪對她信任，又向他說出一項秘密，洪英豪聽了半信半疑，可是雷夢娜表情誠摯，使洪英豪難以確定她的話是眞是假……雷夢娜又說彭莎莉不可輕信，還提出了一些證據，洪英豪在幾分鐘之前還認爲彭莎莉的話可信，現在又覺得她的話的眞實性要大打折扣……

緝拿元兇 眞相大白

雷夢娜和洪英豪迅速地交換了一下眼色，很明顯的那不是侍應生敲門的聲音，而是另有其人。

洪英豪很快地閃在門後，雙手抱胸，做了一個隨時準備拔槍的姿勢，同時向雷夢娜打了一下眼色。雷夢娜這才站了起來，身體貼着門旁的牆壁，很快地挑開了房門的鎖鏈。

房門打開，出現的赫然是彭莎莉。

彭莎莉並沒有徵求雷夢娜的同意，也沒有說任何客套的話，就很快地衝了進來，將房門關上，用背部抵住了門板，目光向站在她左右的洪英豪和雷夢娜冷冷地一瞥，然後低聲說：「雷夢娜小姐！我用不着自我介紹，妳也知道我叫彭莎莉，妳把我當敵人，我也沒有將妳當朋友。不過，現在我們好像應該携手合作，共同對付另外一個敵人了，不知道妳同意不同意？」

當彭莎莉突然出現的時候，雷夢娜的確有點感到意外，不過，此刻她的心情非常鎮定，她一眼就可以看出對方身上沒有任何武器，即使有武器在，憑她的槍法也可以制服對方，於是，她冷笑地問道：「彭小姐！請問另外一個敵人是誰？」

「夏玫！」

雷夢娜冷冷地一搖頭說：「對不起，我拒絕合作。」

「雷夢娜小姐！妳回答這句話太欠考慮了，我敢打賭，等到五分鐘以後妳就會後悔的。」

「噢！那我倒想證實一下。」

「雷夢娜！」彭莎莉冷冷地說：「妳別以爲『星島賓館』是妳的巢穴總站，是妳的實力中心，妳就可以高枕無憂，事實上，妳等於是關起門來做皇帝，對外面的情況一無所知。」

雷夢娜聲音一沉，冷叱道：「彭小姐！妳說的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請妳到外面去看看，令姐所主持的這家『星島賓館』，已經被夏玫雄厚的火力所包圍了。」

此語一出，不但使雷夢娜花容失色，

洪英豪也是大大地一驚。兩個人同聲低吼道：「眞的？」

彭莎莉目光向洪英豪一瞟，冷笑着說：「如果不是爲這件事，我又何必來打擾二位的清談呢？雷夢娜！我從來沒有想到過把你當朋友，可是爲了我們目前的處境和我自己的安全，所以也才向妳報信！怎麼樣？不合作嗎？」

雷夢娜並沒有去理會彭莎莉的冷嘲熱諷，迅速地拿起了電話，疾聲叫道：「快派一個人察着外面的動靜，夏玫的槍手可能都到齊了，你們竟然一點情況都沒看出來。」

說完之後，砰然將電話掛斷，氣忿忿地雙手抱在胸前，仰起脖子，連睬都沒睬彭莎莉一下。

洪英豪冷眼旁觀，發覺這兩個女人都有倔強的個性。如果彭莎莉方才所說的話並非虛張聲勢，那麼她們兩人此刻絕不能發生任何衝突，否則，就使夏玫有了可乘之機，於是，他出面向彭莎莉問道：「彭小姐！妳剛才出去過了嗎？」

彭莎莉瞟了他一眼，冷冷地問：「去那裏？」

「自然是去賓館的外面，否則，妳怎麼知道夏玫已經集中了火力將賓館包圍了呢？」

「洪先生！自從我們一起從『情人山』回來之後，我一直就沒有離開『星島賓館』爲客人們準備的舒適床榻。」

雷夢娜將眼光盯在她的臉上，冷叱道：「那麼，妳怎麼知道外面的情況？」

「別問。」彭莎莉冷冷地說，同時將眼光轉移到床頭的一具電話機上。「妳手下的報告已快要來了。」

她的話聲剛剛一落，電話鈴聲接着「叮鈴，叮鈴」地響了起來。

雷夢娜拿起話筒，聽了一陣之後神情大變，以近乎吼叫的聲音下達命令：「你們這些飯桶！趕快把前後門通統上鎖！」

話一說完，重重地將話筒擱下，差一點沒有將話筒砸碎。

彭莎莉冷笑一聲，問道：「怎麼了？我的消息不錯吧？」

雷夢娜氣呼呼地說：「姓彭的！妳旣然認爲『星島賓館』的主人爲客人準備的床榻舒適，那麼妳就回到床上去好好睡覺，妳是客人，受『星島賓館』的保護，用不着妳多管閑事。」

彭莎莉冷笑了一聲說：「雷夢娜！做事得講道理，如果我不來向妳報這個信，恐怕人家攻進來了，妳還不知道哩！怎可以用這種態度對付我呢？」

「那麼我應該怎樣對付妳呢？」

「我也是一條生命，妳總得讓我參加一點意見吧！」

洪英豪發覺目前的情況是非常的危險，這兩個女人針鋒相對，逞強爭勝，幾乎忘記了外面的敵人，於是，他連忙插口說：「好了！妳們爭這些幹什麼呢？雖然夏玫派了槍手包圍『星島賓館』，可是她未必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像軍隊那樣猛烈地開火吧！」

「洪先生！」彭莎莉以調侃的口氣說：「你對星洲的事瞭解得少，而你對火玫瑰瞭解得更少。除非她不想動，只要她想動武，別說這兒是一家旅館，就是星洲的警署，她也照樣敢開火攻擊。」

「噢！」洪英豪不禁一楞：「火玫瑰竟然如此無法無天嗎？」

雷夢娜向洪英豪打了一個手勢，示意他不要說話，然後，又向彭莎莉問道：「說吧！妳有什麼建議？」

「雷夢娜！我這個建議也許不大好聽，但却對妳非常有利，那就是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輕率使用武器。」

雷夢娜兩道眉毛倏然挑了起來，低吼道：「妳是什麼用意？」

彭莎莉神情鎭定地說：「我是爲妳好的。」

雷夢娜的右手已經貼在她右腿邊，顯然已經隨時準備要拔出佩在她右腿內側的手槍，同時，沉聲說：「彭莎莉！妳少在我姓雷的面前要花樣，妳說！妳是什麼身份？」

連洪英豪都不禁爲彭莎莉暗暗地着急，然而她却面帶微笑，顯得毫不在意地說：「在這兒我應該是客人的身份。」

「妳冒充是某一個私家偵探的妻子，妳瞞得了姓洪的，可是妳瞞不了我姓雷的，妳現在居然又出主意，敎我在任何情況之下不得動用武器，妳口口聲聲說要找夏玫，還編出一個動聽的故事，其實妳很可能就是夏玫的內奸。」

彭莎莉絲毫不動聲色，翻着眼睛盯在雷夢娜的臉上，冷冷問道：「妳的話說完了沒有？」

雷夢娜氣喘喘地說：「限你一分鐘之內回到妳的房間去，否則我就對妳不客氣了。」

「那麼，我要說一句同樣的話。」說到這裏，彭莎莉的語氣，突然一沉：「限妳一分鐘之內，打電話通知妳的部下，絕對不准向外面衝進來的人開槍。」

「妳憑什麼？」

洪英豪也附和着說：「莎莉！妳總得說個理由呀！若不還擊，豈不是閉目等死嗎？」

「洪先生！請勿參加意見。」彭莎莉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然後又向雷夢娜辭色冷峻地說：「雷夢娜！聰明人別作糊塗事！而且妳姐夫已死，妳也不可以將妳姐姐這點僅有的產業被摧毀掉。」

雷夢娜突然將神色緩和下來，目光凝視着彭莎莉，喃喃問道：「彭小姐！妳到底是幹什麼的？」

彭莎莉搖搖頭說：「請不必問，妳應該看得出我此刻對妳絕無惡意。」

洪英豪插口說：「莎莉！何必如此神秘！爲了使我們確信妳的善意……」

彭莎莉未去理會他的話，情急地指着電話機說：「雷夢娜！趕快吩咐妳的手下打開前後鐵門，若無其事地照常工作，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反抗。」

雷夢娜幾乎有些信服了，然而又免不了猶疑地問道：「這樣作又有何用意？」

「讓對方順利進來，避免傷亡。」

「彭小姐！妳是存心要我被殺嗎？」

「只是希望妳被夏玫的手下綁去！」

彭莎莉的語氣極其平淡，同時目光向洪英豪一瞥：「洪先生！自然還有你。」

洪英豪不禁心頭一怔，沉聲問道：「

彭莎莉！妳究竟居心何在？」

彭莎莉冷冷地說：「請二位服從，對二位可說有好無壞。」

洪英豪和雷夢娜迅速地換了一下眼色，然而他們並沒有取得默契，因此也未採取任何行動。

彭莎莉又低叱道：「雷夢娜！妳眞忍心眼看妳姐姐的這點產業被毀嗎？」

雷夢娜神情沉靜地說：「彭小姐！妳的神情鎭定，言辭古怪，手無寸鐵，却充滿了無比的信心，妳似乎該揭穿妳的眞實身份了。」

彭莎莉冷聲說：「我一旦揭露眞實身份恐怕我倆敵對的態勢就更加明顯了。」

洪英豪插口說：「放心！即使妳是警探，要控告雷夢娜犯謀殺罪，我也會帮助妳去逮捕她，妳若堅持不洩漏眞實身份，很可能會造成更大誤會。」

雷夢娜淡笑着說：「小洪多此一舉了，如果彭小姐眞是警探，而又要控告我犯謀殺罪的話，我也不會拒捕，因爲在情勢危急中彭小姐還不忘照顧我姊姊的產業，應該感謝。」

彭莎莉沒有再說話，却默然解開上衣。她這種舉動，頗使二人大感驚訝。

彭莎莉不但敞開了上衣，而且還繼續鬆解乳罩，她戴着的乳罩是在胸前開口的。她鬆下搭鈎後，一隻手掩住赤裸的胸部，另一隻手，翻開乳罩的內部，神情肅穆地說：「我是國際警察總部的警探，這是證件。」

證件縫合在乳罩內層一個透明軟塑膠套內，雷夢娜也許不識眞僞，然而洪英豪却是見多識廣的，一看就知道那不是僞造的，他欣喜而又驚奇地低呼：「莎莉！妳果然是一個職業警探！」

雷夢娜自然不會去懷疑彭莎莉所表露的身份，在此之前，她已經有幾分感覺到了。

她驚異、震駭，同時也感到沮喪，默然不動地凝望着彭莎莉。

彭莎莉語氣和平地說：「雷夢娜！別太吃驚，妳雖然犯了嚴重的謀殺罪，然而那是本地警方的事，我偵辦的是另外一件案子，需要你們帮忙。」

雷夢娜神情又振作起來，疾聲問道：「如何帮忙法？」

「你們佯裝被夏玫綁去。」

「就這樣嗎？」洪英豪問：「我們不在乎冒險，但是，是否對妳的任務確有裨益呢？」

彭莎莉點點頭說：「自然有益。而且你們只是有驚無險，我對夏玫的瞭解遠比你們所瞭解的深切，她絕不會殺你們。」

雷夢娜就按照彭莎莉的吩咐，打電話吩咐他的手下去了。

彭莎莉重整衣衫，等待雷夢娜放下了電話，立刻一擺手說：「二位可得僞裝像樣點！我走了。」

說完之後，就疾步退出房去。

二人互望一眼，幾乎同聲地互問：「我們都是有名槍手，在那種情況之下，才沒有機會拔槍？」

雷夢娜很快地又說出答案：「裸體相擁在床上，那是最不露痕跡的僞裝。」

「妳可不能全裸，這一方面我小氣得很哩！」

房門輕輕旋動，緩緩推開，床上的人無動於衷，也許他們根本沒有覺察到，依舊相擁厮磨，親吻得嘖嘖有聲，其惹火場面令人一見就會心跳如奔馬之蹄，面熱如熔爐之火。

突然，一個冷冰冰的聲音在這春光無邊的小室裏爆了開來：「嘿嘿！二位雅興不淺啊！早知如此，我該晚來一步了。」

雷夢娜匆忙扯被遮體，洪英豪一驚轉身，他身上僅餘一條短褲，那種尷尬神情，驚惶之態，逼眞巳極，絕不像是故意喬裝的。

進來了三個男人，中間一個就是趙飛龍，他手裏拿着一枝三號左輪，大姆指壓在「擊火栓」上，神情倨傲，滿面孔得意之色。

洪英豪故意問道：「你……是誰？」

趙飛龍冷笑了一聲說：「問問你身旁的女伴吧！她認識我。」

雷夢娜一面在被單中摸索着穿上了衣服，一面低吼着說：「趙飛龍！你想幹什麼？」

她在被單中的動作，頗引起了趙飛龍的注意，不過，他一進房之初，就巳看清楚兩副槍套併排放在化粧枱上，情知雷夢娜是在穿着衣衫，也就未去阻止她，因爲他也想早一分鍾離開此地。

「姓洪的！」趙飛龍並未理會雷夢娜，逕向洪英豪叱喝：「你不趕快穿衣服，還等什麼？」

「怎麼！」洪英豪不示弱地說：「你想綁人嗎？」

雷夢娜這時掀開了被單，站立在床上開始穿着外衣，同時冷笑道：「姓趙的！勸你少打歪主意，你雖然混進來了，我却保證你走不出去。」

「哈哈！」趙飛龍得意地笑着說：「雷夢娜！許多男人多半犯了個『色』字的毛病，所以才栽觔斗，想不到妳竟然也因貪色而失敗，妳只顧抱着這個漂亮小伙子品嚐風流滋味，却被我摸進了妳的老巢，等妳出去的時候妳就會明白，妳的那幾隻三脚貓現在動彈不得啦！」

雷夢娜楞住了，而且還楞神很久，才語氣頹然地問：「你……你想怎麼樣？」

「請二位走一趟。」

洪英豪一面穿衣，一面問道：「去那裏？」

「何必明知故問？」

「哼！」洪英豪冷笑了一聲。

然後，他繼續穿衣，抽冷子突向化粧台撲去。

趙飛龍也是個能搏善鬥的小伙子，眼明手快，一脚踢在洪英豪的下頷處，使洪英豪摔了個元寶翻身。

由於洪英豪表演得太逼眞，連雷夢娜也感到意外，連忙跑過去，將他扶起來，憐惜地說：「小洪！何必自討苦吃哩！」

趙飛龍得意非凡地連聲冷笑：「嘿嘿！俗語說得好！多聽老婆話，不會遭橫禍，姓洪的！你最好老實點，不然，我就讓你吃一粒槍彈躺下，永不再爬起來。」

「哼！」洪英豪仍然顯得悻悻地打從鼻孔裏噴出一股冷氣，饗不情願地從地上站了起來。

這時，又一個大漢推門走了進來。

趙飛龍連忙轉身問道：「怎麼樣？」

那大漢搖搖頭說：「房內沒有人，四處搜過，也未發現。」

「也許躱在其他的客房裏了。」

「搜過。此刻賓館裏只有三對夫婦和一個單身男客在，而那三個女人不但都是外國黃髮婆娘，而且都在四十歲以上。」

「噢？」趙飛龍聳起了眉目，轉身向洪英豪問道：「姓洪的！彭莎莉到那裏去了？快說！」

「誰姓彭的？」洪英豪故意裝糊塗。

「就是和你同車自『情人山』回到賓館的那個女人，我在登記簿上巳經查出她的名字，你別裝糊塗。」

洪英豪聳聳肩頭說：「你比我行！我到現在還不知道她的名字哩！」

「說！她到那裏去了？」

「說出來你千萬別吃驚！」

「少來這一套！」

「告訴你，她駕艇到海上潛水去了，想不到她竟成了漏網之魚，以後你們有的是厮煩。」

趙飛龍的神情微微一楞，隨後又冷笑了一聲：「嘿嘿！夏玫小姐主要請的客人就是二位，姓彭的女人並不重要！二位請走吧！」

「哼！」雷夢娜冷笑了一聲。

她顯然想叱責對方看走了眼，洪英豪唯恐洩漏了彭莎莉的眞實身份，於是連忙插嘴說：「夢娜！我們走吧！」

趙飛龍得意地說：「洪先生倒是很識相。」

雷夢娜冷叱道：「姓趙的！你別得意，你方才公然搜查房間，巳經驚動了客人，你前脚走，警方隨後就會去掃蕩你們的巢穴。」

趙飛龍神采飛揚地說：「請儘管放心！我們搜查時是用的警方名義，客人並未受驚，至於令姊和妳的部下，想必也不至於愚蠢地去報警，因爲那樣不但救不了妳，反而會加速妳的死亡，我可不是嚇唬人的。」

「走吧！」洪英豪擺了擺手說：「不知道走出這家賓館之後，你是否還照樣拿槍，在身後押着我們？」

「嘿嘿！湊巧賓館外面是條僻靜的小巷。」

× × ×

洪英豪和雷夢娜二人被趙飛龍挾持着來到夏玫所主持的俱樂部賭場之後，就被關進了一間密不通風的屋子。

這屋子四週無一扇窗戶，也沒有桌椅，幸虧通氣孔送進來陣陣冷氣，否則這種大熱天關在這裏眞不好受。

二人席地而坐，背脊靠着牆壁，誰也沒有說話，洪英豪一雙銳利的目光四下一射，良久，才輕聲地說：「我敢打賭，這間屋子沒有竊聽裝置。」

雷夢娜瞟了他一眼，冷冷地說：「小洪！我看還是賭別的方面吧！」

「賭什麼？」洪英豪不瞭解她這句話的意思。

「我突然覺得答應彭莎莉的要求，太冒險。」

「這我可不敢賭。」

「這樣說來，你對她也沒有信心？」

「我相信她的身份，但我不相信她能保障我們的安全。」

雷夢娜以埋怨的口吻說：「既然如此，你爲何又輕率地依照她的話做呢？你如不首肯，我是絕不肯答應的。」

「夢娜！人生本來就是一連串地冒險啊！」

「算了！別向我談人生哲學。」雷夢娜顯得懶洋洋的：「小洪！你眞以爲她是國際警探？」

「難道妳不信？」

雷夢娜搖搖頭說：「我不信。」

「噢？妳從何處看出了破綻？」

「如果她是警探，既然預見你前往『龍鳳閣酒家』赴約非常危險，她就該通知星洲警方。」

「可是那證件……」

「那有什麼稀奇的？我也可以弄到一張。」

雷夢娜的話使得洪英豪的信心動搖起來，他沉吟良久，才輕聲問道：「夢娜！你是現在才想到的麼？」

「早就想到了。」

「既然早巳想到，又何必聽任她的擺佈？」

「她有一句話打動了我。」

「噢！什麼話？」

「我不能將我姊姊捲進漩渦之中，更不能讓她那僅有的產業受到損害，那是她的活命根基。」

「偉大！也愚昧！」洪英豪說到這裏吁了一口長氣，復又喃喃地說：「但願我們有好的運氣。」

「噓——」雷夢娜食指豎在唇間，提出警告。

原來，有步履聲在屋外响起。

門打開，首先露面的是趙飛龍，接着是兩個手端輕機槍的彪形大漢，最後出現的是一身火紅的夏玫。

夏玫目光向兩人一掃，然後停留在雷夢娜臉上，冷笑了一聲：「嘿嘿！雷夢娜！那三十五萬美金還想不想要？」

雷夢娜竟然毫無畏懼之色，沉聲說：「只要我能活着離開此地，少一分錢我要妳的命。」

「好狠！不過，不知道妳是否够聰明，活着離開此地的機會並非沒有，說！來星洲的眞正目的何在？」

雷夢娜逞強地說：「夏玫！妳是在說廢話，在幾個小時以前我就告訴過妳了，前來星洲就是爲了向妳敲詐那三十五萬美金。」

「敲詐！憑什麼？」

「自然是憑我手裏的槍。」

「哈哈……」夏玫放聲狂笑，然後突又臉色一沉：「眞不虧是個職業槍手，心腸狠，口風緊，只可惜不會爲自己的利益打算，放明白點！我此刻要殺妳，可說不費吹灰之力！」

「怕死就不會來。」雷夢娜回答得乾脆俐落。

夏玫沉聲說：「我還有比殺妳更慘酷的手段對付妳，只怕妳消受不了。」

「隨妳的便！」

「大話別說得太早！妳上午巳經見過

唐天民了，他已經被某一種藥物控制了意志，敎他幹什麼他就幹什麼，百依百順，如果妳一意逞強的話，我也要爲妳注射那種控制意志的藥物。」

「早說過了，隨妳的便。」

「那倒不錯！從今以後我手下的男幹部可就艷福不淺了，因爲妳將百依百順地供他們洩慾。」

雷夢娜神情一震，呼叫道：「妳說什麼！」

「妳大概也聽明白了，何必明知故問？」夏玫臉上浮現得意之色：「不過，我夏玫也是個女人，不到萬不得已，絕不會那樣做，雷夢娜！錢沒有問題，但是妳也得拿點東西出來給我交換。」

「別妄想在我面前要狡計！」

「雷夢娜！一個人別太過份逞強好勝，尤其是一個女人，說出來，阮正平現在何處？」

夏玫主動地提出阮正平，不但使洪英豪大感意外，雷夢娜更是吃驚不已，因此也未立即答話。

見二人驚訝默然，夏玫又接着說：「雷夢娜！妳爲阮正平那種人保守秘密，可說毫不値得，我已經調查得清清楚楚，妳前來星洲找我是受他之托，表面上他是一個商人，其實他自己就是一個高明槍手，而且還有一個工於心計的中國情婦，即使和我夏玫有什麼過不去，還用得着僱妳這個職業槍手出面嗎？」

夏玫提到阮正平有一個工於心計的中國情婦時，雷、洪二人再次一驚，他們突然想到了彭莎莉。

夏玫控制着二人的情緒，又接着說：「阮正平只不過是利用你們二人來送死罷了。」

「夏小姐！」洪英豪接口說：「雖然妳所說的情況有些令人迷惑，我却願意聽妳說下去，而且我也承認前來星洲是受了那個越南商人阮正平所托，因爲他在妳的賭場裏輸了三十五萬元美金，懷疑賭場有作弊的情形，需要我來查明，並盡可能爲他追回那筆錢。」

「不是那麼一回事。」

「那麼，我想聽聽妳的說法。」

「洪先生！有一件事情可以證明阮正平的目的只是要你來送死，俱樂部其他娛樂項目的確需要事先申請入會，然而賭場却不需要這項手續，而你却申請了會員證，想必是阮正平要你這樣做的，目的何在呢？希望在你人未到之前，我就先認識了你，以便安排陷阱等你，任何人都有權保護自由，何況我的行業又極其特殊，洪先生！有一件事你絕對不會相信，你的申請入會剛開始辦理，就有人以長途電話向我告密。」

「那是誰？」

「一個女人，據她說，因爲你移情別戀，所以要對你報復，不過現在我已清楚，那個女人就是阮正平的情婦。」

「妳能肯定？」

「絕不會錯。」夏玫說着又將目光望向雷夢娜：「再說妳吧！妳雖然受僱討債，却不一定會亡命殺我；因爲妳的目的是爲了錢財。然而阮正平却設下了陰謀；他先一步向我洩漏了唐天民的行踪，賭場最恨職業郎中下場，我勢必會殺他，而妳和唐天民又感情深厚，那時妳必然會殺我洩忿了，殊不知他判斷發生了錯誤；其一，我沒是殺唐天民；其二，妳和唐天民並沒有什麼感情可言。」

雷夢娜望了洪英豪一眼，喃喃地說：「小洪！你現在該相信唐天民的行踪不是我所洩漏的吧？」

「又怎能確知是阮正平告密的呢？」

「小洪！」雷夢娜說：「我和姓阮的從無來往，他會突然找到我，托我辦這件事，那麼，他必然對我的底細都摸得很清楚……」

夏玫接口道：「對的！雷小姐的話沒有錯，阮正平的目的就是要你二人送死，他隨後再來。」

「他目的何在？」洪英豪追問下去。

夏玫喃喃地說：「他想要一筆錢。」

洪英豪語氣緩慢地說：「夏小姐！我們現在該攤牌了，據阮正平向雷夢娜透露，他爲妳帶來一頭肥羊，使妳收獲了七十萬元美金，因爲那頭肥羊是泰國的一個過氣政客，妳爲了怕滋生事端，所以乾脆將他宰了，事後妳却又背信，不將阮正平應得的二之一利潤分給他，所以才惹出這一連串的事端，是這麼一回事麼？」

夏玫並未立即回答他，先向雷夢娜問道：「他是這樣說的麼？」

「不錯。」

「完全不是這回事。」

洪英豪聳聳肩頭說：「自然各有各的說法。」

夏玫吁了口長氣：「嗨！—信不信由你，反正這是事實，那是一個小政客，在阮正平面前吹噓得太厲害，於是他信以爲眞，將他帶到我這兒來，說句實話，開賭場的人自然歡迎肥羊上門，以往阮正平爲我帶來不少豪客，我也就深信不疑，住的是俱樂部的招待所，玩的是最漂亮，最貴身價的女人，吃的是最高級的法國大菜，用費全部是我墊付。最後他輸了美金七十萬元，簽付了五萬元面額的曼谷國家銀行美金支票十四張。我遵照規矩還爲他買了曼谷的飛機票……」

也許話太長，夏玫停下來喘口氣。

洪英豪迫不及待地問：「後來呢？」

夏玫接着說：「我夏玫往日也曾上過當，吃過虧，我立刻以長途電話向曼谷方面查尋，結果才知道那十四張美金支票全部是假的。」

「哦！」雷夢娜和洪英豪都不由自主地驚呼了一聲。

夏玫吁了一口氣之後，又接着敍述下去：「按照規矩，這事要由阮正平負完全責任，我立即通知他，那時那個空心大佬官還沒有離境，阮正平就將他截留下來，大概是起了爭執，那個泰國政客就被阮正平殺死了。」

洪英豪訝異地問道：「不是被妳殺的嗎？」

「不是。」

「那麼，」雷夢娜又提出問題：「另一個中國私家偵探是被誰殺的呢？」

「我。」夏玫直認不諱：「其實，那傢伙是阮正平的爪牙，他故意虛張聲勢，說是泰國和星洲的警方都在密切注意這椿

事，而阮正平却在另一方面一口咬定，硬說我吞沒了應該分給他的三十五萬美金，至於那十四張美金假支票，他則指稱是我故意要的障眼法。」

雷夢娜喃喃地說：「夏玫！妳說的頭頭是道，倒像是眞的。」

「本來就是眞的。」夏玫語氣突然一轉：「雷小姐！阮正平告訴妳在何處等待消息？」

「曼谷。」

「你呢？」夏玫又望向洪英豪。

「H埠。」

「事實上他却在星嘉坡。」

「太肯定吧！」雷、洪二人同聲說。

「雷小姐！」夏玫問道：「妳用的那支長射程槍，可是點七五口徑的PV二型來福？」

「嗯！」雷夢娜射出微感驚異目光。

「槍枝號碼是AL三二八六九四，可對？」

「嗯！」雷夢娜更感到驚異了。

「別吃驚，那枝槍是阮正平寄存在本埠某處，再由妳根據連絡暗號去取來使用，可對？」

「不錯。妳怎麼知道？」

「前幾分鐘我才突然想起，一年多前我曾替阮正平買了這樣兩枝槍，翻翻記事簿，才查到槍枝型號和號碼，另一支槍號AL三二八六九三的同型槍枝，中午不是在『龍鳳閣酒家』門口出現過麼？」

洪英豪驚呼道：「夏玫！妳說中午要想狙擊我的是阮正平？」

「除了他還有誰？」

「那麼，彭莎莉是什麼身份？」

「阮正平的情婦。」

「這就不對了！」洪英豪說出疑問：「男的要殺我，女的要救我，這是什麼用意？」

「這樣一來你才會信姓彭的女人。」

洪英豪搖着頭說：「我不大明白妳的意思。」

「我原來也不明白，可是我現在却明白了。」夏玫抬手向趙飛龍一指，接着說：「這個小傻瓜，將你們綁架來此，不禁沾沾自喜，而我的想法却完全不同，二位都是高明槍手，警覺性該不會那樣差勁，即使二位情之所至，相擁廝磨，槍彈也必定擱在手邊，絕不可能丟得老遠，這內中，必然大有文章。」

雷夢娜問道：「妳以爲我們是佯裝被俘嗎？」

夏玫點點頭說：「不錯，不過不是出於你們二人的本意，而是受了彭莎莉的利用。」

洪英豪想使問題的關鍵迅速揭開，於是點頭承認說：「夏玫！妳說對了！但是妳知道彭莎莉因何要這樣作嗎？」

「他想造成我的犯罪事實，被本埠警方拘捕或格殺，然後接收我的賭場。」

雷夢娜突然沉聲說：「夏玫！我想問妳一件事，這間賭場的原主持人是一個姓童的華僑……」

「妳是說童剛嗎？」

「是他，然而是妳殺了他之後，才將賭場接收過來的。」

夏玫搖搖頭說：「妳猜錯了，童剛是阮正平所殺的。」

「那也必然是妳的唆使。」

「也不是。」

「既然不是賭場怎會落到妳手裏？」

「這話說起來很長，我原來在爪哇一家小賭場裏當賭枱女郎，後來和那家賭場老闆結爲夫婦。然而一年後我又做了寡婦。我雖失去丈夫，却得到了一間賭場，不久我認識了阮正平，當然我們也有了超乎尋常的關係……」

「嗯！」二人都靜靜地聽着。

夏玫又接着說：「那時他是一個漂流的槍手，有時他到我那兒住三兩天，有時又有一、兩個月不見面，談不上感情，只是肉慾的交流，突有一天他敎我賣掉那邊的產業，到本埠來主持一個國際性的大賭場，我當然樂意了，當時我還十分感激他。後來才知道因爲童剛被殺前，有人曾發現他們二人在一起喝酒，如果由他出面主持賭場，勢必會惹來麻煩……」

「嗯，以後呢？」

「當時說好，由我出面，由他暗中協助，利潤平分，而我們之間的那種關係也時斷時續，殊不知他根本就不再過問賭場的事，我辛辛苦苦賺來的錢自然不能分給他，因爲如此，我們開始決裂，之後他又找我，我也給他一條活路，要他爲賭場帶豪客上門，有了利潤平分，我可從來沒有虧待過他。一直到了那十四張假美金支票的事發生……」

雷夢娜不再等下去，主動地問：「夏玫！妳告訴我們這些隱情，目的何在？」

「希望你們能瞭解眞相，我現在可以毫不費事地殺死你們二人，可是那樣作，不但上了他們的大當，而且你們死得也非常無辜。」

洪英豪接口說：「夏小姐！聽妳的口氣，好像需要我們合作，是嗎？」

「不是需要，而是共同需要。」

雷夢娜冷冷地說：「夏玫！別以爲我們需要對付阮正平。」

夏玫搖搖頭說：「妳錯了！最少妳需要瞭解事實眞相。」

「夏玫！」雷夢娜沉聲說：「妳才說錯了，我正是需要對付阮正平，因爲他殺死了我的姊夫。」

「妳的姊夫？是誰？」

「童剛。」

「他是妳姊夫？」

「我一直以爲是妳殺的，但是我現在知道不是妳。」

「妳怎能相信我的話？」

「因爲妳並不知道童剛是我的姊夫，自然妳不會否認。就因爲這一點，我答應和妳合作去對付阮正平；可是事後妳我還有一筆賬要算，因爲我中午曾一口氣殺了妳七個部下。」

夏玫搖搖頭說：「大可不必，他們都是賣命的槍手，死了只有認命，我曾經在『蘭原森林』中埋伏狙擊你們，現在大家拉平。」

說完之後，一擺手，那兩個大漢立刻收起了手裏的機關槍。

此刻突然有一個大漢匆匆忙忙地跑了進來，氣喘吁吁地說：「老闆娘！有重要……的事情……要報……報……告……」

夏玫低叱道：「快說！」

那大漢却有顧忌似地瞟了雷夢娜和洪英豪二人一眼。

夏玫一擺手說：「沒關係！快說！」

「方才來了秘密消息，有人向警方密報；說是我們綁架了兩個旅客，而且還在一個姓唐的身上注射了迷魂針，警方已經派出了大批軍警，立刻就要到了。」

夏玫冷笑着說：「果然不出我所料，不過，阮正平却想不到我夏玫在警署裏也有深厚關係。」

洪英豪疾聲問道：「那麽，我們現在應該怎麽辦？」

夏玫輕鬆地說：「二位不反對到我房裏去玩幾圈麻將吧？」

雷夢娜皺着眉說：「夏玫！我們二人倒好向警方人員解說，唐天民的事我倒有點爲妳担心……」

「放心！他不在賭塲裏。」

「噢！」雷夢娜微微一楞：「他死了嗎？」

「在一個醫師的診所裏，方才送走的，當我決定要向你們說明眞相時，就同時決定要解除唐天民血液內的那種藥物毒性了。」

「這樣倒好！」洪英豪聳聳肩頭說：「阮正平惹妳這朶炙人的『火玫瑰』，豈不是惹火焚身？」

「哈哈……」夏玫也爆出來得意的笑聲。

洪英豪、雷夢娜、夏玫、趙飛龍四個人開始了方城之戰，儘管他們心中別有所屬，却依然玩得有聲有色。

警車的鳴叫聲，步履的嘈雜聲，都沒有驚動他們。

門推開，湧進大批荷槍實彈的警員。

夏玫對着門坐，立刻站起來嚷道：「嗨！探長！好久不見了，坐！坐！」

麥探長手裏拿着一張公文，揚了一下，冷冰冰地說：「夏小姐！今天是公事，這是搜查票。」

「噢！有人告發嗎？」

「有人告密，說妳綁了一位姓雷的女客和一個姓洪的男士；而且還有一名叫唐天民的旅客，也被妳注射了痲醉劑，昏迷不醒。」

「麥探長！你相信嗎？」

「我們經過查證，所以才採取行動，那三個人的確去向不明。」

夏玫一擺手說：「他們二人想必可以向麥探長作一番說明。」

洪英豪立刻站起來說：「麥探長！我就是你所要找的洪英豪，這位小姐是雷夢娜，如果密告者不是和夏玫小姐有私仇而挾嫌誣告，那必然是他弄錯了情況。」

麥探長不禁一楞，隨又伸手出來說：「請拿出你們的護照。」

二人拿出護照，麥探長核對以後完全正確，他將護照發還給他們，又向夏玫問：「那麽，另一個名叫唐天民的人呢？」

夏玫搖搖頭：「我不認識這個人。」

麥探長沉吟着說：「夏小姐！由於這二位的證詞，已使我懷疑密告的眞實性，不過我還是要奉命搜查一下，請原諒。」

夏玫落落大方地一擺手：「請便！」

麥探長帶來的人早已包圍了賭塲的每一個角落，幸好這時還沒開始營業，否則一定會羣情大亂。

在麥探長的命令之下，警員各自展開了嚴密的搜索，自然，不可能在這兒搜出唐天民來。

最後，麥探長彬彬有禮地向夏玫道歉：「夏小姐！打擾妳了！」

說完之後，他就揮手領着部下向賭塲外走去。

夏玫等人跟在後面相送，一邊走着，夏玫一邊以探詢的語氣問道：「麥探長！這告密者太可惡了，探長不打算懲治他們嗎？」

麥探長搖搖頭說：「很難查到這人是誰，他是用電話報警的。」

「我倒想給探長提供一個綫索。」

「噢？說說着。」

「探長該沒有忘記前一個月所發生的一個泰國遊客在前往機場的公路旁被扼殺的命案吧？」

麥探長點點頭說：「嗯！怎麽樣？」

「當時有一名叫阮正平的越南人涉嫌，因爲他和被害者同機而來；在被害者死後他却失去了踪跡。」

「妳認爲是他告密……」

「可能是。」

「爲甚麽？」

「那個泰國人是被他所殺的，他一直畏懼我向警方報案……」

這時，大家已走到賭塲的大門口。麥探長突然停下了脚步，沉聲問道：「這樣說來，妳知道命案眞相了？」

「是的。」

「那麽，爲甚麽不向警方報案？」

「麥探長！法律並沒有規定我有報案的義務，而且我所經營的行業也不容許我去得罪黑道人物，現在可不同了，對方顯然隨時在窺伺我……」

她剛說到這裏，突然響起一陣尖銳的嘯聲。她的胸口也出現了一個血洞，身軀萎頓地倒了下去。

沒有聽見槍聲，顯然對方使用了「滅聲器」。

然而洪英豪一看那槍，就知道是誰出現了，大家都散開掩蔽，自然他也沒有例外，不過，他却順着子彈射來的方向迅速察看。

距離賭塲大門約一百碼處是一片冬青樹叢，接着是一片茅草，那已是「海濱俱樂部」以外地區。

洪英豪很快地發現茅草在波動，而此刻又沒有風，顯然是狙擊手在撤退，他再一細看，距離三百碼的草叢中露出了一輛乳白色跑車的車頭，那是彭莎莉所駕駛的車子，洪英豪心中的判斷更加肯定。

他匐伏的地方，與麥探長近在咫尺，他立即振聲叫道：「探長！兇手正在逃跑，趕快集中火力不讓他接近那輛跑車。」

麥探長也有所見，立刻下達命令，「砰砰砰砰」的槍聲立刻怒吼起來。

洪英豪又撕開西裝墊肩，拿出藏在裏面的公文，那是「星洲反黑總部」簽發的，自然探長會瞭解。

他滾到麥探長身邊，出示公文，低聲說：「我是H埠的私家探員，有反黑總部的許可證，開槍殺夏玫的是阮正平，是個很厲害的槍手，請允許借一挺手提機關槍給我，由我去對付他。」

麥探長語氣有些遲疑地說道：「洪先生！你在來此地之前，我已經瞭解你來星洲的任務了，不過，我却有些奇怪，你本來是……」

洪英豪疾聲接口說：「探長！內情曲折複雜，此刻沒有時間細述，請給我一挺機槍。」

「好！不過你得爲我而活捉他，因爲我要瞭解案情。」麥探長說完，立刻在其他警員手裏拿過一挺手提機關槍交給洪英豪。

洪英豪方待前竄，忽聽雷夢娜叫道：「小洪，讓我幫你。」

洪英豪不假思索地轉請麥探長：「探長！給她槍。她是個有名的金牌射手。」

麥探長自然點頭照辦。

雷夢娜接過機槍之後，立刻向洪英豪打了一個手勢，同時向冬青樹射出一匣子彈。洪英豪藉着她的掩護，飛速躍進，像一隻被強桿擊出的高爾夫球，疾速地滾進了冬青樹叢。

二人又轉變了方向射擊的位置，這才開始觀察地形。

雷夢娜悄聲說：「小洪！這裏的形勢我很熟，左邊和正面都是峭壁，阮正平即使能攀沿上去，也會暴露在警方的射程之下，右邊的通路已被警方的火力切斷，阮正平必然還潛在這片茅草叢中。」

洪英豪沉吟着說：「嗯！可能。」

「該怎麽辦？」

「由我引他，妳注意他開槍射擊的位置。」

「不！那樣太危險了，我去把他引出來……」

「夢娜！妳不是同樣的危險嗎？別忘了我是男人。」

「小洪！也請你別忘記我是一個連殺七人的兇手，你總得給我一個贖罪圖功的機會；再說，我與他有切身之仇……」

「這樣吧！我們順着茅草叢的外圍，分兩側包圍，盡量不要進入茅草叢裏，當我們各行半圓重聚之後，再決定該如何行動吧！」

「好！就這樣辦。」

洪英豪向右，雷夢娜向左，立刻展開了包圍。

洪英豪剛一移動，突聞尖銳嘯聲，同時也感到了一陣熱風擦耳而過，身形立刻向地上一滾，心中大駭，如果不是草叢擋住對方的視綫，憑藉揣測開槍，他必然會被對方一彈擊中。

在滾動中，他也展開了反擊。「砰砰……」射出一匣子彈，彈丸掃蕩了四十五度，對方有百分之九十中彈可能。

但是，洪英豪却沒有把握。他仔細察看，草叢中毫無動靜。

他拾起一根枯枝，輕輕地撥動茅草，發出「沙沙」之聲，想引對方開槍，以便判斷出對方的隱匿之處。

他撥動了約莫一分鐘左右，依然沒有動靜。

洪英豪目下只有作兩種判斷：一是阮正平狡獪異常，不肯上當；一是阮正平業已中槍倒地，不死也傷。

洪英豪只得冒險挺進了，他左手的枯枝約莫有三公尺長，他一面撥動着距離他軀體三公尺處的茅草，一面匐伏貼地爬行，用他右手的機槍輕撥茅草，盡量使茅草波動的幅度減到最小。

好不容易爬行了二十公尺左右，突然他被眼前的一個景象駭住了。

原來草叢當中有一方面積約一百平方的空曠地，寸草不生，地上滿是卵石，阮正平坐在空曠地的中央，目光炯炯地注視着洪英豪的前進方向，他腿上全是血，那支點七五口徑PV2型來福槍扔到距他十餘碼的地上。

洪英豪是從茅草的縫隙中看到這些情況的，但他並未立即衝出去，因爲他想到暗中還有彭莎莉。

然而對方却先開口話說了，只聽阮正平以極爲流利的華語說：「洪先生！怎麽不開槍殺我？」

洪英豪不覺暗起戒備之心，因爲從對方說話的聲音中可以出中，受傷的情況並不太重，對方絕不會輕易放棄逃生的機會的。

見他沉吟，阮正平又說：「洪先生！你還在猶豫甚麽？」

「我想知道彭莎莉匿身何處？」

「彭莎莉？我可從沒聽過這個人。」

「可是那輛跑車却是她的。」

「哦！那是我在『星島賓館』門口偷來的一輛車子，我根本不認識那女人。」

「太巧合了！」

「洪先生！殺我吧！」阮正平竟然用了哀求的口氣。

「我不會殺你。」

「爲甚麽？」

「因爲你是我的僱主。」

「那麽帮我逃。」

「不行！我要將你交給警方。」

「那樣對你毫無好處。」

「是的，不但沒有好處，而且還要退回你已付出的二萬美金，因爲我並沒有查出夏玫賭塲的作弊情形。」

「那是小事，帮我逃，我再給你美金五萬。」

「不行！」

「十萬！」阮正平一漲就是一倍。

「別妄想以金錢引誘我。」

「洪先生！不是引誘，是許諾，我在你手裏，而且又受了槍傷，我若不付錢，你還可以殺我。」

「你以爲逃得掉？」

「你可以吩咐警方暫停開槍，然後偷偷上車，只要開到海濱就有船來接應，定可以離開星洲。」

洪英豪冷笑着說：「阮先生！正因爲你一直自以爲聰明，將別人都看成了傻瓜，所以才有今天的下塲。你似乎該清醒一下了。」

「哦！」阮正平雙手擋面，以哭泣的聲音說：「洪先生！你何苦一定要我去接受那種殘酷的法律審判呢？」

「那是你自食惡果。」

阮正平掩着面孔的雙手緩緩向頸後移動，從指縫間露出了如毒蛇般的目光。

突然，響起雷夢娜一聲尖呼叫：「小洪！當心……」

洪英豪突然看到阮正平的後頸間閃起一片銀光，原來他的後頸窩處藏了一支三號左輪。

洪英豪一個疾滚，同時壓下輕機關槍的板機。

然而另一挺輕機關槍的聲音却先响了起來。

「達達達……」聲中，兩條火龍向阮正平射去，使阮正平的軀體像風車似地旋轉不住。

由於對方太過惡毒的關係，洪英豪一直發射完彈匣內的子彈，才停下手來。

雷夢娜也同樣射完匣內的子彈，她將空槍一丢，興奮地大叫道：「小洪！我終於親手殺了這個傢伙！不但出了一口被戲弄的怨氣，也報了……」

「砰！」槍聲打斷了她的話，槍彈射中了她的心臟。她的臉孔歪曲，身軀向後仰倒……

開槍的人是彭莎莉，她距離洪英豪約莫有十碼的距離，洪英豪不禁大驚失色，因爲他此刻槍彈已空，毫無反擊之力。

急切中，連忙將空槍脫手扔出。

不偏不倚地擊中了彭莎莉的右臂，不但使她摔了一跤，也使她手裏的槍脫手飛出，落在距她十碼處的地上。

洪英豪飛縱過去，制住了她，沉叱道：「彭莎莉小姐！妳的原形畢露了吧？」

彭莎莉吼道：「小洪！放開我……」

「放開妳，也逃不掉。」

彭莎莉被鬆開之後，立即掙扎着爬了起來，哭喪着臉說：「小洪！你怎麼這樣對我呢？」

洪英豪指着躺在地上的雷夢娜，怒吼道：「說！爲什麼殺她？」

「她午間一連殺死七人而且此刻的神態跡近瘋狂，我唯恐她再繼續殺人……」

「住口！她犯法有警方去逮捕她，然後接受法律制裁，妳憑什麼殺她？」

「我正是警方人員呀！」

洪英豪冷笑道：「哼！妳休想再唬人了，妳是冒充的假探員，不過妳却裝得很像。」

彭莎莉沉下臉來說：「胡扯！我爲什麼只殺她而不殺你？」

「那是因爲我的動作快，閃電般擊落了妳手裏的槍，否則，此刻我也已遭遇了和雷夢娜相同的命運。」

彭莎莉搖着頭說：「小洪！別胡猜，我沒有理由那樣做。」

「哼！妳怕我們活着洩漏了妳冒充國際警探的秘密。」

「小洪，你說得太肯定了。」

「哼！我的槍執照經過『星洲反黑總部』的許可，這是絕對機密的事，然而妳却知道我因何要持槍入境？爲了保密的關係根本沒有向本埠的警方說明，請問妳又如何知道？只因爲妳是阮正平的情婦；而他又是我的委託人，別以爲我是傻瓜。」

「你完全胡猜。」彭莎莉流露出懇切的神色，說：「小洪！你知道，我是多麼關心你的安全，而你……」

「行了！別對我來這套情感戰術，如果此刻是在賓館的房中，妳必然會更進一步地脫光妳的衣服，展開色誘……」

「小洪！你太令我傷心了！」彭莎莉的淚水竟然奪眶而出。

可是洪英豪却無動於衷，仍然無情地低吼着：「莎莉小姐！妳在哭，那證明妳的確很傷心，但不是因爲我；而是爲了被殺的阮正平……」

「小洪！聽我解釋……」

「不必！向那位探長解釋吧！」

這時，麥探長已帶人來到了現場，一見兩具屍體橫陳，不禁低呼道：「想不到那位雷小姐也被殺了。」

洪英豪指着莎莉說：「雷夢娜是被她所殺的，問問她殺人的理由吧！」

「妳……」麥探長轉過頭去打量着彭莎莉。

彭莎莉神色鎮定地說：「我是國際刑警總部的秘密警探。」

「噢！有證件嗎？」

「有的。」

彭莎莉很鎮定地解開上衣，又鬆開乳罩，將套在內層的證件拿了出來。

洪英豪一句話也沒有說，靜靜地等待着事態的演變。

麥探長將彭莎莉交出的證件看了一眼，然後沉聲說：「小姐！妳被捕了。」

「爲什麼？」彭莎莉大吃一驚。

「我們上午接到巴黎總部的通知說有一名化名彭莎莉的女人假冒密探，持有僞造證件在遠東區活動，大概就是妳吧！」

彭莎莉不禁楞住了。

然而，洪英豪却想大笑，可是當他一眼瞥及雷夢娜的屍體時，他的笑聲在喉頭噎住，心頭也有一陣沉鬱鬱的感覺。

（完）

新派長篇武俠故事

孤雁南飛

危中堅·文　可飛·圖

雪地撿孤兒　羣邪突湧至

關外臘月，那漫天風雪，遮蓋住了一切，一望出去，只是白茫茫，渾沌沌的一片，其實，那一場雪早已停了，只不過狂風未止，所以將地上的積雪，全都捲了起來，那聲勢比大雪紛飛時，更是猛惡了許多。在天地皆白的境界之下，突然出現了一點紅色，在雪堆中慢慢地移動，漸漸的近了，竟是一個三十來歲的美婦人，懷中緊緊地以一件皮衣，包着一個七八歲大小的男孩子，以致她自己身上，只穿一件夾衣。

那男孩子，已然凍得面青唇紫，雖是被皮衣緊緊地裹着，但也在不斷地哆嗦，只是兩隻眼睛，烏溜溜地，還顯得精神。

那婦人抱着男孩，在雪中爬行好一陣，才抬起頭來，向前看了一眼。觸入眼簾的全是冰雪，她慢慢地舉起手來，拂去了掛在眉毛上面的冰條，又向前仔細看去，那裏是山，那裏是河，根本看不清楚，她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頹然倒了下來，連向前再爬動的勇氣也沒有了。

她懷中的那小男孩子，這時掙了一下，聲音微弱地問道：「媽！我冷，我們什麼時候才能找到人家啊！」那婦人又嘆了一口氣，眼中掉下兩滴淚來，尚未滴入雪中，便凍結在她的臉上了，那男孩子望着她，道：「媽，你又哭了，你不記得爹說過，無論在什麼時候，是想辦法要緊，哭是沒有用的了麼？」

那婦人苦笑一下：「乖兒，你說得不錯！」講完之後，又以肘支地，向前吃力地爬行起來。

爲狂風所捲起的雪花，一會兒將她們母子兩人湮沒，一會兒積雪又從兩人身上飛起，露出那紅色的一點。那婦人爬行的速度，極是緩慢，不一會，太陽總算露面了，但是寒冬臘月的太陽，一點也不能給人以溫暖，只是昏黃色的一團，那婦人又抬起頭來，向前看了一下，仍是和剛才一樣，不見人烟，不見房屋，天地間全被雪花佔據了，風勢也越來越强勁，吹得人連氣都透不過來。

那婦人搖了搖頭，她實在再也沒有向前爬行的氣力了，四肢百骸，全像是被凍僵了一樣。「不如死在這裏罷！」她默默地想着：「如今也等於是半死了，想來也不會再有多大的痛苦。」

她眞是想不再動彈了，在這樣的寒天，倒在雪中，不消半個時辰，人就一定不能再活了，她靜靜地躺了一會，覺得比剛才辛苦掙扎着爬行，要舒服得多了，積雪雖冷，但却是軟軟地，她正想閉上眼睛，就那樣永遠地睡在雪地之上，但是，她合上眼不久，那小男孩又響起了微弱的語聲問道：「媽，我們找到人家了麼？」那婦人猛地驚醒！自己要死在此處不要緊，却絕不能讓孩子也死在雪地上。

天下最偉大的力量，莫過於母親的力量，她又掙扎着向前爬行起來，那男孩睜着大大的眼睛，說道：「媽，你放心，我們一定能找到人家的，爹說過，不論是什麼難題，只要用心去做，就沒有辦不到的事！」

婦人嘆了一口氣道：「乖兒，你爹說得對，但……」抬起頭來一看，一則是爲了四處白雪茫茫，自己能否支持到找到人家去避寒，實在是渺茫之極，二則，身後突然響起了一陣極爲奇怪的聲音。

那聲音像是男孩子哭，但是又不像，聲音拖得又長又淒涼，「嗚嗚嗚」地，像是傷心欲絕的人在哀號，婦人楞了一楞之後，腦中立即閃過可怕的字眼，狼！

雪地中的餓狼，本來是要在夜晚才出來覓食的，但是大雪封山，牠們餓得慌了，白天也會結羣而出，那時候的狼，比平時還要兇惡十倍百倍！

此時，那聲聲的狼嗥，已然越來越近，那婦人的臉上，始是驚懼，繼而堅決，

手在地上一撐，坐了起來，那孩子也跟着站起，婦人用一條腰帶，將那件皮衣，緊緊地縛在孩子身上道：「乖兒，你一向最……聽媽的話……餓狼來了……你快走……能走多遠……就多遠……」

那孩子站着不動，道：「媽，那你呢？」婦人心頭一陣創痛，她知道餓得發慌的狼，嗅覺最是靈敏，萬萬逃避不脫，因此已打定了以身餵狼，讓孩子逃了出去的主意，但是，這念頭又怎能够對孩子講明呢？苦笑一下，道：「乖兒，聽媽的話，媽有辦法。」掙扎着從腰間抽出一柄黑漆漆七首來，道：「媽還有兵刄呢！」

孩子猶豫了一下，那狼嗥聲已越來越近，抬起頭來，已可以看到數十個黑點，風馳電掣正向着他們跑來，婦人正要催孩子快走時，忽然看見，就在那三四十條餓狼前面，還有一輛馬車，飛也似地跑着，那一羣餓狼，看情形是追逐馬車的！

她只是略一猶豫，那馬車已然跑近，她見了有人，像是比見到狼還要害怕，一按孩子，兩人一起臥在雪地之上，剛好一陣風過，積雪將他們一齊遮住。母子兩人，一齊抬起頭來，只見馬車上共是三個人，除了駕車的那人以外，另外兩人，已然是一身血漬，各自手中提着一柄明幌幌的鋼刀，一有狼竄了上來，鋼刀便帶起一縷勁風，砍了下去，立即便有一頭狼喪生。

那三個人，全都戴着皮帽，遮得連顏面都看不清，車子和狼羣，疾如奔電，在兩人身旁三四丈遠近之處，一掠而過，兩人剛鬆了一口氣，猛地聽得「咯」地一聲，那車子突然傾跌了下來，同時，一人叫道：「車倒啦，快下車！」三條人影，飛身而下，那羣狼立即分成了兩部份，一部份直向馬匹衝去，只聽得慘嘶之聲，蕩漾不絕，那馬已成了餓狼腹中之食，另外有七八隻狼，却一齊向三人撲去，那駕車的手中並無兵刃，只有一條長長的馬鞭，只見他手腕一翻，長鞭「霍」地一聲，直飛了起來，已將撲得最近的一頭餓狼纏住，接着左揮右格，「砰砰」兩聲，已與另兩頭狼相碰，那兩頭狼直翻跌出去，伸了伸腿便不能動彈，看情形已被撞死。

那婦人見了這等情形，心中一動，暗暗地想道：「那人揮鞭擊狼的功夫手法，和西崆峒關元化的揮雲鞭法，像得很啊！」一想到這個人，她緊緊地咬住了下唇，但也將孩子按得更緊，不讓他動彈。

只聽另兩人一聲喝彩，道：「好手法！」那人沉住聲音喝道：「車子已壞，牲口也叫狼吃了，可千萬別大意！」說話之間，另一條狼又撲了上來，被他「砰」地一脚，踢出老遠，另外兩人，一手提刀，一手也各抓了一條死狼在手，左掃右蕩，那八九頭狼，全已死去，但是，另外三十頭，嚼吃了那匹馬後，那裏够飽，重又圍了上來，將三人團團圍住。

此時，那婦人的心情，可以說是矛盾到了極點，她又想這三人，飽了餓狼的膏吻，但是，餓狼在食了他們三人之後，又一定會發現自己。如果三人勝了狼羣的話，狼的威脅是沒有了，但是那個濃眉的是關元化的話，他却是比狼更要狠毒殘忍的人！

那三十條狼圍了上去，三個人立即以背靠背，手提長鞭的一個，正面對着婦人，那婦人在雪地中靜臥不動，四肢漸漸痲木，眼睛也已模糊不清，但是她却還可以看得出那人身材魁梧，兩道濃眉，和紫膛色的臉色，她的心中，更是吃驚，低聲叫道：「乖兒！乖兒！」

此時，狼嗥聲、風聲、三條大漢的呼喝聲，正是驚天動地，蕩人心魄，那孩子並沒有聽清母親的叫喚，婦人叫了好幾下，孩子才抬起頭來，道：「媽，什麼事？」婦人又覺得背上一陣劇痛，除了胸口還有點知覺外，其餘地方，像是已不復爲自己所主宰，知道自己說什麼也活不長了，見孩子抬頭發問，便囑咐道：「孩子，媽……已經不行了……不管對什麼人，你什麼……都不能說……什麼都不能說……」

講到此處，已然臉色轉青，那孩子心中大驚，不由自主地叫了出來：「媽！媽！你怎麼啦！」

他們兩人所伏之處，離那三人和狼羣格鬥之處，不過三四丈遠近，他這裏一叫，立即有兩頭餓狼循聲撲來，孩子只管抱住了婦人，一聲一聲地呼喚着，全然沒有覺得身後已有兩頭餓狼撲到，狼行如何快疾，眼看利爪白齒，已將抓到孩子的身上，那三人齊聲驚呼，道：「雪地中有人！」手揮長鞭的一個，足尖一點，拔起丈許高，雙脚連環踢出，將兩頭跟蹤而起的餓狼，全都踢出老遠，手在懷中一探一揚，兩溜晶光，電射而出。

他身形拔起，抬腿踢狼，以及手揮暗器，幾個動作，全都一氣呵成，動作之快，無與倫比，那兩溜晶光激射而出，一閃即至，正好嵌入兩頭向孩子撲去的餓狼後腦，兩狼怪嗥一聲，頓時斃命，死狼餘勢未竭，還向前壓去，將那孩子壓倒在地！其間相差，眞是千鈞一髮，只要稍緩一步，狼爪到處，孩子焉有倖理？

孩子正抱着母親驚呼，突然兩頭死狼，壓了下來，不由得吃了一驚，急忙推開死狼，站了起來，仍是不顧身後情景，不斷地叫着：「媽！媽！」

但是那婦人一則身受重傷，二則只穿夾衣，在那麼寒冷的天氣下，爬行了大半天，便是鐵打的也受不住，此時已然氣絕，怎能聽到孩子的呼喚聲。

那人兩枚暗器，斃了兩頭餓狼之後，見在這樣的天氣，在這樣的地方，竟會有人行路，心中也是疑惑，身法稍慢了一慢，覺得脚上一重，低頭一看，靴尖已被餓狼咬住，吃了一驚，連忙一抖脚，內力疾吐，那頭餓狼，口噴鮮血，滾出了老遠。

三人用力搏殺，餓狼已只剩下了十二三頭，但仍是猛撲不已，那人大聲道：「你們對付這些狼，我去看那孩子！」身形一幌，在雪地之上，一滑便滑出三丈開外，來到了孩子身邊，兩頭狼跟蹤而至，一到被他長鞭抽死，他向孩子一望，又低頭去看那婦人，奇道：「孩子，你怎麼會在這裏的，那婦人是你什麼人？」

孩子幌若未聞，那人濃眉一皺，一個轉身，中指連彈，三溜晶光，電射而出，餓狼已只剩下四頭，另外兩人連聲酣呼，都了帳，雪地之上，橫七豎八地躺滿了狼屍，那兩人拋了手中死狼，提刀走過，那孩子見三人一齊向自己走來，身子一閃，護在母親前面，兩眼神光烱烱，望住了三人一聲不出，那揮鞭的人又問道：「孩子，你是那裏來的？死了的是你什麼人？」

孩子到這時候，才從牙縫中迸出三個字來，道：「是我媽！」

三人互望一眼，那人說道：「你讓開，讓我看看，能不能救！」

孩子聽說，又看了一會，方才略閃了閃身子，那人俯身一探息，已然氣息全無，再一按脈，不由得失聲道：「她不是凍死的！」

另外兩人齊聲道：「那是怎麼死的？」那人道：「難說，她已然身受極重的內傷，此處周圍四五十里，並無人烟，最近的便是霍力堡和我們的三強莊，他們却是從——」講至此處，眼光突然落在那婦人手中所握的那柄七首上，立即將話縮住，像是吃了一驚，道：「你們來看，這柄七首，可是江湖上傳說的寒玉七！」

一面說，一面要俯身去取七首，但那孩子却比他先動一步，一把搶了七首在手，放到了背後，道：「七首是我媽的，你們不要亂動！」

那人呆了一呆，突然仰天大笑，道：「孩子，你放心，我們三人在關外還略有點名聲，斷然不致搶你東西的！」另外兩人道：「大哥，不對吧，那寒玉七乃是西域崑崙派的鎮山之寶，削金斷玉，如何會在這婦人身上？」那人搖頭道：「早十年武林西崑崙大會，我曾見這寒玉七一次，斷然不致認錯！」俯身下去，道：「孩子，我們三兄弟，姓蔡，是此間附近三強莊的莊主，你把手中七首讓我看上一看，若是武林一脈，我們定然爲你母親覓地安葬，小兄弟，你可信得過我？」

孩子聽說他們姓蔡，眼珠一轉，道：「你們可是塞北三俠，蔡家兄弟？」

三人料不到他才七八歲大，也會叫出自己的名頭來，楞了一楞道：「不錯！」那孩子仍是猶豫不決，不肯將七首交出，三人笑道：「你放心，寒玉七雖是武林至寶，但我們絕不致於用強奪你的！」

孩子臉上一紅，像是給人家講中了心事，覺得自己對人不够相信，有點不好意思，將七首遞過去，老大蔡大强接在手中，只覺得沉甸甸地，黑漆無光，形如廢鐵，但是兩面却有三分來寬一道電也似亮的鋒刃，一面鑄着一個「寒」字，一面鑄着一個「玉」字，正是崑崙派鎮山之寶，武林奇珍，崑崙派珍之如命，輕易不給人家一看的寒玉七首！

蔡大强看過之後，又遞給老二蔡大風，老三蔡大雄，三人看過，果然仍將七首，還給了孩子，齊聲道：「這倒奇了，崑崙派長一輩人物，崑崙七子，全已在六十歲以上，第二代弟子，崑崙十四俠，也全是男的，而且崑崙創派祖師，傳下的戒律，不准收女弟子，這寒玉七首，怎麼會在她的手上？」

三人這一樣說，那孩子却漲紅了臉，面有怒容，道：「七首是我媽的！」

三人見孩子如此說法。正色道：「孩子，你媽叫什麼名字？」孩子閉嘴不語，三人連聲發問，急得他滿面通紅道：「我不說！」三人無法可施道：「先回到莊上再說，若再下一場雪只怕更難走了。」

蔡大强一把抱起孩子，蔡大雄抱起那婦人的屍體，直向北面馳去，一滑四五丈遠近，所過之處，全無痕跡，可知三人輕功，實非泛泛。約莫過了一個多時辰，已然遠遠聽得馬嘶之聲，孩子抬頭看時，只見老高一排木柵，也不知圈起多大的一塊地來，三人一叫，叫開了門，迎面七八十間屋子，有莊丁迎了上來，道：「三位爺回來了，唉！我們就了一夜的心！」

蔡大强吩咐道：「快去準備一副棺木，再燒點溫水來！」莊丁答應一聲，三人將屍身留在外面，直闖屋內。

那孩子在大風雪中凍了一日，一股暖氣撲面而至，覺得身子舒暢，只見老大一個大廳，正中生着融融炭火，三人將孩子放下，除了皮帽大氅，取起桌上的酒壺，各自飲了幾杯酒。

那孩子縮在一角，像是對三人的疑慮，仍未減少，蔡大强，笑道：「孩子，你父母究竟是什麼人，你叫什麼名字。」

孩子搖了搖頭，道：「我不說，你們也別問了！」年紀雖小，講話也是滿口童音，但是却斬釘截鐵，堅決無比。

三人對望一眼，道：「你不說也不要緊，你媽看來只能葬在此處了，不到來年化雪你也不能走，在這裏住上半年，你願不願意？」

孩子側頭想了一想，道：「願意！」

蔡大雄又問道：「孩子，當心！」他離孩子本有丈許遠近，一個「心」字甫出口，突然欺近身去，「呼」地一掌，當頭擊下，蔡大强、大風兩人驚叫道：「老三作甚？」蔡大雄那一掌擊到，離孩子頭頂半尺處，倏地收住，那孩子身形一扭，上半身向旁一側，雙手齊施，一前一後，兩拳向蔡大雄擊出，身法之快，無以復加。

蔡大雄一見，疾退而出，那孩子對三人怒目而視，蔡大强也大不以爲然，沉聲道：「老三，你這是幹什麼？」

蔡大雄正色道：「大哥，那寒玉七首，乃是武林奇珍，崑崙派鎮山之寶，江湖上無人不知，如何會在他們的身上？我剛才突然發勁，便爲的是那孩子居然未曾在雪中凍僵，可知一定習過武功，想試一試他武功家數，你們看他剛才回手的那一式，可有絲毫崑崙派的味道？寒玉七即使是崑崙七子之一，持之外出，尚須七人一齊同意，豈有輕易交給外人之理！」

蔡大强一想果然，但他又深知老三爲人，與自己大不相同，對人對事，總存幾分猜忌之念，這孩子堅持不肯將自己來歷道出，本是怪事，便再問了一遍，道：「孩子，你父母究竟是什麼人？」

孩子滿面怒容，道：「你們不相信我，當我是壞人，我這就走好了。」

蔡大雄冷笑一聲，道：「小娃子，你要走，便由得你死在荒野之中，這柄七首，斷然不是你的，却要留下。」話講得極是絕情，雖是蔡大强連聲阻叱，他仍是自顧自地講了下去，那孩子靜靜聽完，一聲不發，轉身便走。

蔡大强忙道：「小兄弟別急，快回來。」一面向蔡大雄一施眼色。

蔡大雄道：「大哥，爲着這孩子，而和崑崙派結下怨仇，犯得上麼？」

蔡大强心中着實躊躇，但絕無以自己身份威望，去對付一個小孩子的道理，遂道「老三，事情尚未弄清，怎能硬派他是偸的，崑崙派失了寒玉七，豈肯干休？這孩子却要讓他在這裏住下再說！」

一言甫畢，孩子轉過頭來，氣沖沖地道：「我不住了！」

蔡大强一怔，說道：「你剛才還答應住的，怎麼一下便轉了口？是我叫你住下的！」

孩子頓了頓，道：「你叫我住便住，若是他——」向蔡大雄指了一指，「殺我頭也不住！」

蔡大雄見兄弟竟全然不聽自己的話，心中有氣，「哼」地冷笑一聲便走出去。

孩子烤火取暖，全身已活動了過來，蔡大强領着他到莊外，看着莊丁葬了他的母親，孩子只是默默無語，却並不流淚。蔡大强看在心中，對之喜愛無比，他們兄弟三人，只有他尚未成婚，蔡大風和蔡大雄，已各生了一子，蔡大强不知怎地，見了那孩子，便感到親切無比，回到莊中，又好好勸慰了一遍，吃了飯，天色已漸漸地黑了下來，當晚，蔡大强與孩子共睡一室，苦思那孩子的來歷，以他在江湖上的閱歷而論，却是想不出來。但是那柄寒玉七首，却又來得實在太怪，一直到半夜，方始睡着，第二天，尚未醒轉，便聽得門外人大叫「大哥」之聲，甚是急切，急忙翻身起來，同炕的孩子也已醒了，忙問道：「老二，什麼事？」

只見蔡大風推門進來道：「大哥，一清早便有客來訪，你道是誰？」

蔡大强見他神色嚴重，反問道：「莫非是崑崙派中人物？」

蔡大風搖了搖頭，壓低了聲音，道：「不是，共是兩人，一個是獨脚追風崔奇，另一個是黑天童勾生生！」

蔡大强大吃一驚，在炕上一按，一翻身坐了起來，順手扯過一件皮衣，披在身上，道：「這兩個在黑道上如此出名的人物，來此作甚？」

蔡大風道：「他們沒有說明，老三正陪他們在廳上敷衍，看來兩人並非一路，只是同時到達，那黑天童勾生生言下之意，是他師傅，在陝西軒轅墓中隱居多年，未在江湖上走動的白骨神君派他來的！」

蔡大强面上神色，更爲驚異不定。自己弟兄三人爲人，江湖上人盡皆知，道不同不相爲謀，這獨脚追風崔奇，和黑天童勾生生兩人，一向只在中原活動，甚少來到關外，自己也是只聞其名，未見其人，斷然不會路經此地，前來探訪自己那麼簡單，那軒轅墓中的白骨神君，尤爲厲害，乃方今邪派首腦人物中數一數二人物，因他成年累月，居於古墓之中，行動怪異，手段狠辣，江湖上有「寧遇死鬼，不遇活鬼」之說，那「活鬼」，指的是白骨神君，黑天童勾生生既然是他派來，一定有不尋常的事發生，忙道：「咱們快出去看看，來者不善，要小心些才好，老三帶了兵刃沒有！」

蔡大風點了點頭，蔡大强又返身在牆上摘下一柄單刀，一條鎖子鍊，藏在懷中，才一起走出去。

他們講話的時候，那孩子一直靜靜地聽着，兩人因事出非常，一時也沒有注意他，孩子等兩人走後，也翻身下了炕，仍穿了那件皮衣，推開了門，向外張望了一番，悄悄地跟了兩人，向前走去。

却說蔡大强和蔡大風，來到大廳旁，只聽得廳內傳出一聲陰惻惻的笑聲，道：「塞外三俠，怎麼只見其一，不見另外兩位，難道不願見我這不速之客麼？」語音尖銳已極，刺人耳鼓，可見他內功之深。

接着，便是老三蔡大雄的聲音，道：「家兄就到，兩位請再少待！」

蔡大强聽到此處，便掀開棉門簾，走了進去，抬頭一看，只見左邊坐着一個髮如亂蓬，面色青白的中年人，左脅下支着一條鐵拐，左腿業已斷去，滿面陰沉之色，兩眼碧光閃閃，口角似笑非笑，一望而知其人心地，定是陰險毒辣之輩。蔡大强知道他便是二十年前，正邪兩派高手，在峨嵋金頂大決鬥時，斷去一腿，唯一漏網的獨脚追風崔奇，他自那次敗北之後，直到近年，當年各正派高手，大都死去，或是閉關不出，或是不問江湖上的事之後，才又敢在江湖上走動。當年被他漏網之時，便因爲他輕功絕頂，如今事隔二十年，又自號「獨脚追風」，自然功力更深，絕不是可以輕視的人物。

再看見另一個時，身材瘦小乾枯，望之如十五六歲幼童，膚色黑得出奇，不是仔細看，幾乎連口耳鼻子等五官，都分不出來，但是露齒一笑，一口牙齒，却又雪也似白。兩人見他進來，全都站起，道：「這兩位便是蔡大俠和蔡二俠麼？」

蔡大强見他們以禮相待，也裝着不知，拱手道：「不知兩位遠道來此，有失迎迓，還望恕罪。」兩人還了一禮，又坐了下來，一坐下來，却只揀些沒要緊的話說。蔡大强心中，越來越是疑惑，暗想這兩人來此，究竟是爲了的什麼？敷衍了一陣，實在忍不住，正想開口相詢，忽又見莊丁走了進來，拿着一張大紅拜帖進來，蔡大强一看，更是驚上加驚，原來那拜帖看來像是紅底，實則是塗上朱漆的鋼片，上面以黑漆寫着幾個字，道：「浙東曹不仁，專候塞外三俠蔡。」

蔡大强心中吃驚，但面上却絕不露聲色，笑道：「今日也不知是什麼風，將各位好漢吹來敝莊，連浙東天心劍客曹不仁也到了，請……」

那拜帖原是只有蔡大强一人見到，衆人一聽他叫出「天心劍客曹不仁」七字，全是一呆，獨脚追風崔奇「桀」地一笑，道：「這才好呀，人越多，越熱鬧！」

蔡氏兄弟，一直未知他們來意，一聽崔奇口氣不善，心中全是一楞，但又聽得勾生生冷冷地道：「人再多，結果還是一樣。」

這句話，倒像是針對崔奇而發。兩人話剛講完，門簾掀處，一個長身玉立的中年書生，已然走了進來，那麼冷的天，却只是穿了一襲布衫，手中還拿着一把摺扇，眉清目秀，全是一副讀書人的樣子，蔡大强起身相迎，他便一揖到地，道：「天寒地凍，來貴莊作不速之客，在下浙東曹不仁，告罪在先！」

話講得客氣已極，講完，也不等主人讓坐，便走到一張椅子面前，「唰」地打

開摺扇，在椅上拂了一下。三强莊上，莊丁極多，大廳上不論有客無客，幾張紫檀木的椅子，總是收拾得乾乾淨淨，但是曹不仁的摺扇拂了上去，那椅子却像是積灰盈寸一般，紛紛揚揚，飛起一蓬灰塵來。蔡氏兄弟大是奇怪，仔細一看，却是一驚，原來揚起來的並非灰塵，竟是木屑。

他那柄摺扇，雖是鋼骨製成的，但隨手拂拭，竟能令得椅上木屑紛飛，分明是在賣弄上乘的內家氣功。蔡大强知道這曹不仁不但打扮像是讀書人，而且行動也要裝出書生的味道，實則巧取豪奪，欺軟怕硬，什麼壞事都幹，最是無恥，「天心劍客」四字，乃是他的自號，取了個名字「不仁」，但是假作佯狂，江南道上，人皆稱他爲浙東一毒！一上來就露了這麼一手功夫，不知他是何用意，兄弟三人對望一眼，各自全知道事有蹊蹺，只有靜待觀變，別無他法。

那曹不仁坐定之後，微微一笑，道：「小弟此次遠來關外，爲的是——」講到此處，突然「咦」地一聲，摺扇合攏，向崔奇和勾生生兩人一指，道：「這兩位面生得很，剛才小弟走得匆忙，未曾請問，尚乞見諒，兩位是——」

兩人見他進來，一直是大刺刺坐在椅上，此時見問，黑天童勾生生黑臉一現，道：「不敢，在下是白骨神君之——徒……」曹不仁不等他講完，一笑道：「小弟只問閣下尊姓大名，閣下用不着揹出令師的招牌來的。」

勾生生原是震於曹不仁的名頭，而且料不到他此行目的，必然與自己相同，因此便抬出師傅的名頭來，想要壓他一壓，怎知曹不仁竟然絲毫不留情面，這勾生生性烈如火，心中已然怒極，一張醜臉，黑裏泛紅，勉强講了上去，道：「姓勾名生生——不知閣下如何稱呼！」

曹不仁聽他如此反問，面色也是一沉，道：「不敢，小弟浙東曹不仁。」

勾生生頭一側，將「曹不仁」三字連唸數遍，向蔡大雄問道：「蔡大俠，江南道上武林知名人物不少，怎麼我未曾聽說過有曹不仁其人？想是我孤陋寡聞了！」

他有意講這番話，來報復剛才曹不仁對他的奚落，曹不仁焉有不知之理？「唰」地又打開了摺扇，手臂一伸，遞到了勾生生的面前，道：「小弟曹不仁三字，如此寫法，尚請勾兄認明！」

表面上是將姓名給勾生生看清，實則，那把摺扇，却帶起一股强風，直剷勾生生胸前。

勾生生那肯示弱，手腕一翻，向下一壓，道：「我知道了！」那一壓之力，也將曹不仁的摺扇壓下數寸。

曹不仁手指一迸，「啪」地一聲，將摺扇合攏，疾點勾生生的「四白穴」，道：「小弟還有一號，號稱天心劍客，勾兄請看！」

那「四白穴」在眼下一寸二分，「承泣穴」下六分，屬足陽明胃經，若被點中，雖不致身亡，却會眼盲，眼爲人心靈之窗，學武之人，講究眼觀八路，對一雙眼睛，更是重視，若不是有極大的寃仇，這「四白穴」絕不會有人去點，勾生生一見他出手如此狠辣，心中大怒，倏地收回手掌，五指如鈎直向他摺扇抓去，出手奇快，曹不仁又假作斯文，動作頗慢，被他一抓抓中，眞氣運轉，向懷中一帶滿擬將曹不仁扯下椅來，也好給他一個下馬威，但曹不仁横行浙東多年，豈是好吃的菓子？

勾生生這裏一扯，只覺得一股大力倒向懷中撞來，不由得吃了一驚，內力疾吐，兩人所坐的椅子，都向左移了尺許，「格格」作聲，蔡氏三兄弟見他們當場便動起手來，知道他們來此，並非專尋自己，而是各有目的，鬆了一口氣，但這些人俱都難惹無比，既然尋到，總有事相求，到時是答應好呢？還是不答應好？心中着實委決不下，一齊勸道：「兩位有話好說，何必動手？」

一語甫畢，只見門簾掀處，一個莊丁又氣急敗壞地跑了進來，說道：「大爺，有……」

下面有一個「客」字尚未出口，那莊丁已然踉蹌向旁跌出，接着衆人眼前一亮，進來了一僧一尼。

那僧人身披一件袈裟，金光燦燦，竟全是以黃金絲織成，肥頭大耳，極是威嚴，那尼姑所穿袈裟又是不同，竟是粉紅色的軟緞，杏口桃腮，碧眼流波，更無絲毫出家人的樣子。

更奇怪的是手中拈着一朶柄長三尺，足有海青碗口大小的芙蓉花。此時寒冬臘月，草木不生，本來絕不應該有花，她那朶芙蓉花，自然不是眞的，但也看不出是什麼東西所製，和眞花一無分別，在襟前還扣着小如指甲的十三朶芙蓉花，一樣和眞花無異。一個尼姑配上這樣的打扮，其怪異之處，比諸那身披金絲織成袈裟的和尚，還要怪異幾分。

蔡氏兄弟一見這一僧一尼闖進，心中又是「砰」地一跳，尚未言語，已聽那和尚大喝道：「這麼冷的天，誰在搶一把扇子？」

手臂一振，袈裟「鏘鏘」作聲，伸出毛茸茸的大手，五根手指，幾乎一樣長短，粗到了極點，伸指便彈，只聽得「啪」地一聲，他一指到了摺扇之上，摺扇竟齊中斷成了兩截，曹不仁和勾生生正各自用力，在向後爭奪，摺扇一斷，兩人座椅各自向後突然移出三尺！

和尚「哈」地一聲大笑，聲音之響，何疑是夏日迅雷，道：「各家一半，也不用爭了！那三位是主人，容洒家拜見！」

他這裏講話，每一個字均似一個悶雷，但是如此震耳欲聾的聲音却掩不住格格一陣嬌笑和那極爲清脆悅耳的聲音。那聲音正是那個尼姑所發，道：「是啊，那三位是主人，我們總得見一見，是不是？」

這一僧一尼的奇異裝束，在江湖上稍有閱歷的人便能知道，何況塞北三俠蔡氏兄弟！那和尚喚作金羅漢，乃是早年五台派的棄徒，五台派在武林中的名聲，本不甚好，而他竟然尚被人驅逐出門牆，其爲人可知。那尼姑喚作芙蓉尼，除了手中那支芙蓉，招式精妙，襟上十三朶小芙蓉，當暗器使用，出神入化以外，更擅武林絕學，與佛門絕頂內功「金剛天龍彈唱」難分伯仲的「阿修羅秘魔妙音」之法。

這兩人，平時從未聽說他們在一路行走，此時來此，怕也是湊巧。蔡氏兄弟仔

細一想，眼前到來的這班人，雖然未加號稱宇內四邪，那四個神通廣大的邪派首腦那樣厲害，但也也已經是黑道上的頂兒尖兒人物，尤其黑天童勾生生更曾暗示此行是奉師傅白骨神君之命而來，那白骨神君，便是宇內四邪之一！可知他們來此，斷無好事，不約而同，一齊在今天早晨到達，事情眞是可疑之極，他們心中轉念，只是一刹間的工夫，齊聲道：「在下蔡氏弟兄，不知金羅漢、芙蓉尼駕到，兩位請諒，請坐！」

金羅漢和芙蓉尼老實不客氣，便坐了下來。曹不仁自從摺扇被金羅漢一指彈斷之後，一直沉住了臉不作聲，此時見金羅漢坐下，就在自己對面，陰惻惻一笑，道：「人說和尙吃十方，眞是一點不差，還未開口，便强化緣了，這柄破扇子，雖不值錢，總可換上幾文，不如一發給了和尙吧！」說着，手一揚，一根斷扇骨「嗤」地一聲，一溜藍光，向金羅漢電射而至。

金羅漢連頭都不抬，雙手合什道：「多謝曹檀樾！」就在雙手合什之間，已將那根斷扇骨，夾正雙掌中心。

曹不仁笑道：「好！」又是一根扇骨，飛了過來。

金羅漢仍是不抬頭，雙手一張一合，又將第二根夾住，曹不仁那柄摺扇，共有十四根扇骨，一見他雙掌開合之間，掌心隱現黑色，便知他鐵沙掌功夫，已臻絕頂，若再是這樣射出，絕難不倒他，力透中指，「嗤嗤嗤」一連射出三根，分襲他上中下三路，金羅漢出手也眞快，雙手自上而下，「霍」地一移，三根扇骨又全都到了他的手中，曹不仁見不是路，抓了七根在手運足了九成力，一齊射出，金羅漢突然站了起來，那七根扇骨，全部打在他袈裟之上，「鏘鏘鏘」七下極爲悅耳的金鐵交鳴之聲過去，一齊落下，全被他撈在手中。

曹不仁手上，祇剩下了兩根扇骨，未免有些沉不住氣，突然瞥見廳中烈火融融的炭盆子，陰惻惻一笑，道：「大和尙，再給你添些花樣！」

金羅漢一起即落，此時早已在椅上，聞言仍是不加理會，曹不仁「嗤」的一根扇骨射出，竟射向炭盆之上，扇骨直刺入一塊拳頭大小，正冒着靑燄的炭上，然後才向金羅漢面門疾飛而至，金羅漢怎麼也料不到他會出這個主意，兩人相隔本近，待到發覺，已自難躲，百忙中「呼」地一口眞氣吹出，但曹不仁此次志在必得，用的力道極大，那塊火炭，經兩人的內力一迸，立即裂成無數小塊，四下迸濺，金羅漢首當其衝，面上已然沾到了兩塊，有一塊還正好沾在眉毛上，「嗤」地一聲響，將他眉毛，齊中燒斷！

這一來，金羅漢不由得暴怒，手臂一揮，將在手中的十二根扇骨，一齊向曹不仁擲去，怒吼一聲，人也站了起來，他這一把扇骨，乃是在暴怒之下擲出，一出手便四下亂飛，有一根還飛到了蔡大强的身邊，蔡大强伸手便接，覺出力道大得出奇，曹不仁則連人帶椅，向旁移了三尺，將其餘扇骨避開，冷笑道：「原來大和尙不希罕，那就一發送給剛才搶扇子的小畜牲吧！」中指彈處，「錚」地一聲，尙餘一根扇骨，逕射黑天童勾生生！

勾生生也接了一根扇骨在手，一見曹不仁突然暗算，舉起扇骨便撩，「叮」地一聲，兩根扇骨，一齊落地！那金羅漢站了起來之後，袈裟震動，鏗鏘有聲，一步邁不過半尺，向曹不仁慢慢走去，曹不仁雖然仍坐在椅上，故作鎭靜，但是人人皆可看出，他神色之間，甚是緊張，正在兩人一觸即發之際，屋中突然起了一陣狂風，祇聽得「呼」地一聲，一道黑色長虹，自下而上，直飛起來，接着，便是「叭」地一聲巨響，整個大廳皆爲之震動，抬頭一看，一枝粗如人臂的鐵拐，已然齊齊正正地射在大樑之上，祇剩下三尺來長一截在外面。

蔡大雄面色一變，待要發話，蔡大强已然低聲喝道：「老三，這些人不知爲何而來，不可莽動！」蔡大雄「哼」地一聲，也低聲應道：「我說他們全是爲那小畜牲而來，信不信由你！」

蔡大强心中一動，回頭一看，祇見一個矮小的人影，在門簾旁掩掩閃閃，此時，他萬不能抽身出去，因爲大廳中這一班人，隨時可以做出意料之外的事來，而那矮小人影，也定然是那個孩子無疑，祇得向他揮了揮手，祇見門簾復合，人已不見，才將心放下。怎知那個孩子，一直跟了來，已在門簾外看了老半天，見蔡大强揮手，將身子一縮，待蔡大强轉過身去，又將簾門頂開，向內偷偷張望！

那根鐵拐，顯然是獨脚追風崔奇所射出的，祇見他站了起來，雖是一足支地，但却穩若山嶽，冷冷地道：「各位，我們來此的目的，各自心照不宣，誰都肚裏有數，但總不成這麼多人一齊向主人開口，倒叫主人爲難，這樣亂糟糟地，也不是辦法，依我看……」

他那枝鐵拐穿射而出之後，金羅漢已歸原位，祇是瞪着銅鈴也似的眼睛望着曹不仁。崔奇講到此處，芙蓉尼嬌聲道：「喲，倒眞看不出你這個一條腿的，倒還眞有點辦法，依你看怎樣，說呀！」

崔奇在她一開口講話之後，便停口不言，因爲深知她那「阿修羅秘魔妙音」，乃昔年南北魔教合一之時，南宗祖師與北宗祖師合創，專擅趁人不備，以內功將聲音逼出害人，一爲她所制，便須聽她擺佈，因此一聽芙蓉尼開口，便攝心神，一言不發，待她講完，才說道：「依我看來，不如大家較量一下，技高者得，當然連主人也算上，若主人不允我們所請，也是難說，連主人算上，可說公平之至！」

蔡氏三兄弟一聽崔奇將自己也拉扯上了，不由得一怔，蔡大雄忍不住問道：「各位駕臨寒莊，不知究竟有何貴幹，可否言明？」

崔奇一笑，道：「如今人多口雜，講也無用，講了出來，主人反倒難爲，所謂順得哥情失嫂意，還是分了高下之後，再講的好，若是主人藝壓全場，我們自然無言而退，不知各位以爲如何？」

這辦法，因他提了出來，像是他穩操勝劵似的，若有誰不同意，豈非自己承認藝不如人？這類人全是自大已慣之人，全都冷冷地道：「好！」祇有芙蓉尼一人，拍手道：「妙啊！至少也有一場熱鬧可看！」她人雖然美艷，但作出天眞之狀，却是令人嘔心之至。

崔奇道：「咱們先文後武，借問主人可允許我等在此賣弄？」

當衆人俱說好之時，蔡氏三弟兄，俱未出聲，但是却暗暗商議了一番，老三道：「大哥，咱們莊上，會有什麼東西令他們看得入眼的？他們來此，必定是揣摩路程，知道那婦人和小孩子到了三强莊上，我們怎犯上去淌這個混水，不如由得他們去比試，到時不管誰勝，便將那孩子交給他便了！」

蔡大强面色一沉，道：「老三，你怎麼講出這等話來，若他們眞是爲這孩子而來，我們怎能忍心看那孩子，落在他們任何一人手中？此事若江湖上傳說出去，我們還有何面目見人？」

蔡大雄冷笑道：「面目！面目！若是再顧面目，祇怕三强莊要毀於一旦！」

蔡大强斬釘斷鐵地說：「即使是毀於一旦，也不能行此不義之事！」

老三面色一變，道：「大哥，你怎知那婦人是好人？崑崙派的寒玉七首，如何會在她的手上？」

老二蔡大風本是個沒有主意之人，聽得老大和老三爭執，竟插不上一句嘴去。

蔡大强呆了一呆，道：「就算那婦人不是好人，孩子何辜？老二、老三，你們不用多說了，先收拾些細軟，帶了家眷，到霍力堡尋方堡主去，暫避一避再說，這兒由我來應付，寧願與他們比一比，若僥倖勝了，大約可以無事！」老三還想說話，蔡大强已抬起頭來，剛好接上崔奇那一句話，「哈哈」，道：「那裏話，在下定當奉陪，請各位大顯神通！」

老三見大哥說話已出口，一頓足，和老二退了出去，那孩子一直在簾外張望，見兩人出來，早已身形一閃，向旁隱起，兩人竟並未看見，照着蔡大强所言，去收拾細軟，帶了家眷往霍力堡去暫避不提。

且說大廳之中，共是六人，崔奇一躍而起，將鐵拐取了下來，道：「咱們先比輕功如何？」剛才大家既已同意先文後武之說，此時他要先比輕功，明知輕功是他特長，也是無話可說。

原來武林中規矩，比武分文比、武比兩種，武比是拳脚兵刃上見輸贏，而文比則是比輕功、內功。崔奇見衆人無話可說，洋洋得意道：「既是由我提出來的辦法，所謂作法自斃，自然由我先來獻醜！」

衆人也不知他如何賣弄，屏氣靜息以觀，崔奇一聲長笑，正要開始，忽然又見一個莊丁走了進來，道：「大爺！外面有一個老化子，帶着一個小姑娘，都快要凍僵了，讓他們來暖和暖和吧！」

蔡大强祇當又有黑道上著名人物來此，一聽是一個小姑娘和一個老化子，不由得皺了皺眉頭，剛想吩咐莊丁，領他們去別處取暖，倏地心中一動，低聲問道：「是怎麼樣的一個老化子？」

那莊丁倒被他問得莫名其妙，瞪着眼道：「要飯的老化子！」蔡大强心中暗想，如今風雪雖止，但若是當地人的話，都可以知道，暴風雪隨時可起，絕不會出門的，就算是討飯的，也不會討上門來，今日之事，本來已然怪到了極點，何不索性延請他到大廳來？說不定那老化子是什麼遊戲人間的江湖異人亦未可知啦！便道：「請他進大廳烤火便了！」

那莊丁聽得自己主人對一個要飯的化子下了一個「請」字，又是一呆，但也不敢多說什麼，轉身走出，不一會，便帶着一個身子傴僂得幾乎成弓形的老化子，走了進來。那老化子頭上戴着一頂破皮帽，皮帽上、眉毛上、全是冰樣，皮黃骨瘦，每走一步，都要用出極大的氣力，五隻手指，更是枯柴也似，簌簌發抖，牽着一個十歲左右的小女孩，一身破爛，面目骯髒不堪，也是瘦得可憐。蔡大强一見老化子這等情景，心便涼了半截，暗忖原來眞是個要飯的，並不是什麼江湖異人，但他爲人心地善良豪爽，既已延進也不想趕他出去，反正大廳極大，便轉頭又對莊丁道：「再生一爐炭子放在牆角上，讓他們暖和暖和！再拿點小米粥煎餅給他們充飢！」

莊丁答應了一聲，那老化子顫巍巍地向蔡大强走前兩步，聲音微弱地道：「多謝大爺好心！」幾乎是一寸一寸地向前移動，走到了牆角，坐了下來。

獨脚追風崔奇正要賣弄，被這老化子來一阻，耽擱了不少時間，所來的五人，全是半生闖蕩江湖，眼光何等銳利，起先和蔡大强一樣想法，祇當來人也是高手，但一見之下，却分明是個行將就木之人，也就將心放下，崔奇大模大樣地來到大廳中間，突然一個轉身，鐵拐一翹，「啪啪」兩聲，已然自下而上，敲在兩張八仙桌上，那兩張八仙桌立被挑起，向左右飛出，却又齊齊正正疊在另外兩張八仙桌上之，四桌之間，相隔約有丈許遠近。

衆人剛才聽得他說先比輕功，如今却見他將八仙桌疊在一起，不知他在鬧什麼鬼。

又見他將那隻生着火炭盆子，放到兩張八仙桌之間，獨腿一蹬，已然飛身上桌，抱拳笑道：「各位，這兩張桌子，相隔不過丈許遠近，自然一躍即過，但若眞是躍了過去，却不成了小兒嬉戲？那能担得上輕功兩字？要分兩步跨過，方顯得本事！在下祇有一腿，自然是分兩步躍過！」

說着，竟然向空一躍，這一躍，祇躍出了五尺左右，兩張八仙桌疊在一起，也沒有多高，他祇躍出五尺，身軀自然立即向下沉去，而下面就是灼熱無比，連鐵都能熔化的炭盆，若是跌了下去，就算能保得性命，受傷也是不輕，但獨脚追風的輕功，究畢竟非同泛泛，祇見他眼看要跌落炭盆之中，倏地一聲長嘯，身形竟然凌空拔起，衆人祇覺眼前一花，他已然停身在對面的八仙桌上。

身法之快，難以想像，但在座衆人，亦非庸手，自然看淸他再拔起時，實則上並未沾到炭盆，而是人在半空，提氣上升的上乘輕功，「級級升天」之法！

崔奇在對面八仙桌上站定，洋洋得意，道：「所謂八仙過海，各顯神通，這級級升天功夫，江湖上會者不多，各位別出心裁，祇要能勝過，在下並無他言！」話雖如此說，但言下却大有睥睨一切之意。

那一旁天心劍客曹不仁，首先忍不住「哈哈」笑道：「莊子曰：夏虫不可以語冰，井蛙不可以語天，區區級級升天功夫

，有什麼稀奇？」手在椅上一按，人已上了八仙桌。

崔奇面色一變，躍下八仙桌來，陰笑一下，道：「要看曹兄施展。」

曹不仁大搖大擺，在八仙桌上踱了一圈方步，倏地一腿跨出，自然只跨到一半，但他緊接着第二腿又已伸出，這一腿，足尖却已沾到了對面的八仙桌，內力疾傳，收腿並立，人已然站在對面八仙桌的邊上，連身軀都未曾下沉！站在桌上，哈哈一笑，道：「級級升天以上，便是凌空步虛，獨脚追風，你可識貨？」

崔奇明知曹不仁絕不會「凌空步虛」之法，甚至連「級級升天」輕功，怕也未必會，他這一下不過是仗着一口眞氣，提得時間長些，再加上兩腿動作快捷，兩桌間的距離，又不過丈許遠近，因此只能跨過而已，分明是心存取巧，比不上自己的眞材實學，但是看來連身軀也未曾下沉，却是看來比自己幾乎落到了炭盆之上，好看得多，心中雖是不憤，却是無話可說，只是「哼」地一聲，曹不仁躍下桌來，又大模大樣地坐在椅上。

有曹不仁作了開始，在座衆人的難題，便迎刃而解，因爲以他們的武功而言，動作快捷，一口眞氣提得久些，並非難事，連蔡大强在內，個個都效法一跨而過，各自哈哈一笑，獨脚追風崔奇面色一沉，道：「蔡大俠，你以爲在場衆人之中，輕功誰勝？」

蔡大强想不到他會問這一句話，他爲人豪爽正直，從來不作昧心之言，想了一想道：「若論輕功，自然當推崔兄，但崔兄吃虧在一腿已斷，因此身法不如他人佳妙而已。」

芙蓉尼接着笑道：「算是平手，大家一樣，姓崔的，你出題目比內功吧！」

崔奇吃了一個啞吧虧，心中着實後悔，未和他們到外面去比，否則，自己「級級升天」功夫，已練到可在空中連升四次的境地，足可凌空拔起四五丈高下，方始下落，定獨佔鰲頭無異，如今雖是自己憑眞功夫取勝，但他們五人，人人取巧，一人難敵衆口，只得「哼」地一聲，冷聲道：「好一個平手！」

一橫手中鐵拐，道：「我這條鐵拐，乃是百煉精鋼所鑄，各位看着！」兩手齊握，突然一圈，那鐵拐已被彎成一圈了，隨即兩臂一伸，鐵拐重又筆也似直，向地上一丟，道：「大家可依法施爲！」

衆人只當他又要出什麼難題，一見是這樣容易的事，已然心知他要動手較量功夫，這比內功一項不過是虛應場面而已。

黑天童勾生生足尖一挑，便將鐵拐挑起，照樣施爲，那鐵拐雖粗，但是在場這幾個人的手上，却宛若麵條兒也似，倏曲倏直，毫不費力，不一會，已全部做畢，崔奇接過鐵拐，長笑一聲，道：「又是平手了！看來非要咱們動手不可，誰當擂主？咱們可在這八仙桌上動手！」

一言甫畢，金羅漢袈裟「錚錚」有聲，已然躍上台去，道：「灑家先來！」

他這人渾莽無比，先與人動手的到後來必然氣力不繼，這一點他却未曾想到。蔡大强在一旁，心中着實躊躇，決不定自己是留在最後和他們動手呢？還是先上台去，給他們一個下馬威。

細看這一些人，若只是一兩個來，要打發或許還可以，但總共有五個之多，只怕不行，想了一會，猛地想起一個辦法，道：「各位朋友，可能聽我一言？」

金羅漢等在八仙桌上，見無人上來，已是大不耐煩，道：「又有什麼話說？」

蔡大强一笑，道：「各位既要在下也夾在各位之中獻醜，在下恭敬不如從命，我們正好六人，何不先成三對，見個高下，敗者應知趣而退，勝者再與勝者動手，豈非公道許多！」

金羅漢大聲道：「說得是！一條腿的漢子，還不上來！」

獨脚追風崔奇一聽金羅漢指名相喚，心中一怔，他素知金羅漢身上袈裟，全是金絲編成，尋常刀劍，根本奈何他不得，而他的鐵砂掌功夫，更是非同等閒，本不想一上來便和他動手，但金羅漢却揀便宜，以爲崔奇只是獨脚，容易應付，竟指名相喚，崔奇怎能說個「不」字？「哈哈」一笑道：「原來羅漢這樣看得起區區！」鐵拐在地上一敲，「叮」地一聲，人已竄起丈許高下，尚在半空，便身軀扭動，「呼」地一拐，當頭砸下！

崔奇那一支鐵拐，江湖上有名的喚之爲「追風拐」，「追風」兩字，乃是形容他七招拐法，招招俱是迅疾無倫，疾如旋風，這一拐人尚在半空，便劈頭而下，便大出衆人意料之外，金羅漢見他連過場都不說，一上來便動手，他拐長六尺有奇，八仙桌面只有六尺見方大小，要避非跌了下去不可，只有硬拚一法，大吼一聲，手臂揚過，右手已多了一條金剛伏魔杵在手，向上疾迎而去。那拐、杵兩件兵刃，全是外門兵刃中至剛至陽的物事，兩人一個自上而下，一個自下而上，勢子全都急到了極點，「錚」地一聲，杵拐相交，火花四冒，獨脚追風崔奇被震得向上騰起五尺上下，而金羅漢身形向下一挫，「劈啪」，「轟隆」之聲響處，兩張紫檀木的八仙桌，全都被他壓穿，脚踏實地，人被套在桌面之中，只見他雙臂一振，兩張木桌，全都碎成片片，他也脫困而出，不等崔奇落地，揮杵生風，便向崔奇撩去。

崔奇剛才和他兵刃相交之時，覺出他力量沉雄無比，仗着自己輕功獨擅勝場，一見杵到，身子一橫，一式「乳燕投懷」，斜竄出去丈許，獨脚支地，滴溜溜地一轉，已然來到金羅漢的背後，手腕一翻，一招「風生從虎」，拐尖直點金羅漢背後的「靈台穴」。

那「靈台穴」在項上，又稱「人心穴」，乃是人身最要緊的穴道之一，崔奇一出手便點如此要穴，其爲人之心地可見。

金羅漢一杵撩出，突覺眼前一花，人已不見，轉覺背後風生，聽風辨形，知道要轉身迎敵，已然不及，自己身上雖有金袈裟護身，但是對付崔奇這樣的高手，却無濟於事，百忙中一閉眞氣，向前連跨三步，崔奇手臂一長，只惜那一招，「風生從虎」，招式已老，拐尖離金羅漢的「靈台穴」不過五寸，但却未能如願。

金羅漢見背後風聲減弱，機不可失，一個轉身，崔奇正待改招，眼前金光一閃，金羅漢已然轉過頭來，金剛杵帶起一股

大力，當胸舂到，足尖一跌，人向後退出，展開七式追風拐法，和金羅漢的金剛杵，鬥在一起。金羅漢身材高大，全身皆金，晶光耀目，一柄金剛杵，又全是不剛不猛的招式，勢態之猛，無以復加，而崔奇則一身漆黑，已然變了初衷，在金羅漢上下左右，星丸跳擲，只是趁空發出一招，每一招俱都襲向金羅漢的要害。金羅漢空自將一柄金剛杵揮得呼呼風生，却是撈他不着，氣得連聲怪叫不已。

且不表他們兩人，在大廳中來回游走，打得如火如荼，陣陣狂風，在大廳中倏生倏滅，却說天心劍客曹不仁，一見金羅漢和崔奇兩人動上了手，由桌上打到了地下，笑嘻嘻向勾生生一指，道：「黑鬼，咱們可得斯文些，別讓主人笑話，一起上八仙桌去打，誰先下來，便算誰輸了，如何？」

勾生生冷冷地道：「當然奉陪！」兩人同時竄起，同時在八仙桌邊上站住。曹不仁足尖一沾桌邊，見勾生生就在自己旁邊，立即心生毒計，身子一側，逕以肩頭向勾生生撞去。怎知勾生生也存着同樣心意，也是一肩撞了過來，「砰」地一聲，兩人幾乎同時落桌，尚幸下盤猶穩，各自搖了幾搖，並未落下，在外人看來，兩人只是不小心碰了一下一般，怎知已然是生死相拚？

曹不仁見一撞未能奏效，和剛才爭奪摺扇一樣，不分上下，知道白骨神君門下，果然名不虛傳，一個轉身，「鏘」地一聲，已將長劍撤在手中，連頭都不回，「唰」地一劍，竟從自己脅下穿過，刺向身後。

八仙桌上，總共能有多大？曹不仁這一劍，背對勾生生刺出，確是陰毒無比，勾生生猝不及防，幾爲所中，心中怒極，手在腰間一探，取了一條軟鞭在手，那軟鞭細小如指，長也不過四尺，鞭梢上，帶着一隻鴨嘴也似的小鋼鏢，四面鋒利，晶光閃閃，一出手，手腕抖處，軟鞭一直一彎，已然點向曹不仁的「帶脈穴」。

曹不仁一劍不中，知道再也不能以背向敵，早已轉過身來，一見鞭到，認出這種軟鞭，喚做「鴨嘴鞭」，看似一條軟鞭，實則兼有鞭、槍兩般兵刃的用途，那敢怠慢，撤招迴劍，迎了上去。「叮」地一聲，劍尖與鴨嘴鞭梢上的小鋼鏢相觸，鴨嘴鞭竟像是軟弱無力，向上疾揚了起來，勾生生右胸立時門戶大開，曹不仁有機可趁，手臂一伸，長劍直指勾生生的右胸，但是尚未刺到，便覺出頭頂風生，百忙中抬頭一看，鴨嘴鞭揚起之後，突然一折，那枚小鋼鏢，竟對準自己頭頂「百會穴」而來。若是不顧一切，仍去刺敵人的右胸，「百會穴」非爲小鋼鏢洞穿不可，焉有命在？

大驚之餘，這才知道，自己雖是明知勾生生已得白骨神君數分眞傳，仍是心存輕視，一不小心，幾乎吃虧，尚幸自己「天心劍法」別創一格，即使劍勢放盡，也能立時收轉，急忙一側身，避了開去，同時長劍抖動，一招「天上人間」，化了勾生生的鞭勢，兩人各自後退一步，據了八仙桌的斜角，僵持了一會。

勾生生冷冷地道：「曹不仁，常言道識時務者爲俊傑，就算給你勝了，我問你，你可惹得起宇內四邪？」

曹不仁一笑，道：「好一個宇內四邪，如今可有一個在此？你若是識時務的，就該快快滾蛋才是！」

勾生生勃然大怒，手腕一沉，鴨嘴鞭抖得筆也似直，橫掃而至，曹不仁順着他的鞭勢，施展一身小巧功夫，突然繞桌而走，勾生生一鞭揮空，曹不仁長劍已到，勾生生自知若不小心應付，只怕難以討好，不敢急於求勝，連忙迴鞭護身。

兩人便在八仙桌上，來回游走，殺了個難分難解，「叮叮」之聲，不絕於耳，全是長劍和鞭梢鋼鞭，相交所發之聲。

四人已分成兩堆廝殺，大廳中只剩下芙蓉尼和蔡大强兩人。蔡大强知道這許多人中還是芙蓉尼此人最是厲害，因爲她不但武功高人一等，且擅「阿修羅秘魔妙音」之法，因此一見勾生生和曹不仁上了八仙桌，便知自己即將與她對敵，先自運轉眞氣，將二分眞力，逼至靈府，守住關元，以免爲她「阿修羅秘魔妙音」所惑。

芙蓉尼却只管看四人相打，好半晌，才回過頭來，媚笑一聲，道：「蔡大俠，請恕無禮！」

蔡大强沉住聲音道：「好說！」後退三步，蓄勢以待。

芙蓉尼將手中的芙蓉花先放在鼻端，聞了一聞，突然手臂一伸，輕輕向蔡大强面門拂來，軟聲軟氣道：「蔡大俠，你又聞上一聞。」

看她動作渾似嬌慵無力，但蔡大强已覺出有一股極強的氣流，隨着芙蓉花向前遞來之勢，從左右兩面襲到，以前只聞芙蓉尼之名，並未見過面，只這一下，已知她內功不弱，而且那兵刃如此怪異，招式也一定出人意料之外。本來，他完全可以置身事外，但他心中也已肯定這五個人來此，一定與昨天雪地上領回來的那孩子有關，因此便硬要插身其間，因爲只要他勝了，這五人便無法提出任何要求。

他對那孩子，有一股說不出來的親切之感，總不想他受到任何的損害，不要說讓他落在這干窮兇極惡的人手中了！

當下臉向後略略一讓，左右雙手，本是插在懷中，此時突然雙臂一振，左手單刀，右手鎖子鍊，已經全都出手，後退四五步，道：「多謝好意！」

芙蓉尼一撇嘴，道：「這樣不賞臉麼？」俏生生地向前踏出兩步，手臂一伸，仍是直勾勾地將那朵芙蓉花，向蔡大强遞了過來。

蔡大强單刀與鎖子鍊合施的絕技，乃得自乃師長白山天鷹長老的眞傳。那兩件兵刃，招式軟硬，全不相同，要同時使用，確是千難萬難之事，武林中雙手使兩件不同兵刃，最擅長的便是少林的刀、拐齊施之法。但刀和拐，究竟全是硬兵刃，固然要使得純熟，也是難事，但比起單刀和鎖子鍊同施起來，却也容易許多。

因爲那鎖子鍊本身，在軟兵刃中，也是極難施爲的一種，實則上，不過是一條長約六尺的鐵鍊，全是一環一環套了起來的，每一環約有三寸來長，因此轉動不如軟鞭的靈活。長白山天鷹長老，早年便有心要創出一套比少林刀、拐齊施爲精妙的



武功，但要能兩手使兩種截然不同的兵刃，必須兩半邊身子各有眞氣運行，也就是說，在內功上面，必須有異於他人。

少林寺內功，本屬不傳之秘，天鷹長老早年曾在少林寺中，做了六年苦役，希望能得到這種內功，但是却一無所得，大爲灰心之餘，遨遊天下，直到五十以後，在長白山絕頂，天池之旁，仰首觀天，見一雌一雄兩隻大鷹，在天空上迴翔不已，倏而合爲一體，倏而分開，立開頓悟，便在天池之旁結廬而居，日日觀摩，終於被他悟出了眞氣分合互生之妙，由是功力精進，自號天鷹，並創出了這一套十二招的刀鍊並施之法。不數年，便名噪武林，江湖上敬他爲人，皆稱他爲天鷹長老。

塞外三俠中，只有蔡大强是他親自所授的徒弟，十歲開始，便習他獨門內功，到如今，已在這柄單刀和這條鎖子鍊上，下了二十餘年的苦功。而大風大雄兩人，則是蔡大强請准天鷹長老，由他傳授的，因此兩人武功，比起他來，自然要差上許多。

當下一見芙蓉尼將芙蓉花遞了過來，說是進招，却又實在不像，但如說不是、却隨着芙蓉花的遞進，一股勁風，重又劈面襲到。

蔡大强心知今日所遇皆是强敵，決定以靜制動，單刀當胸一橫，將芙蓉尼進招之勢封住，左腕抖處，鎖子鍊「嗆啷啷」地揚了起來，直迎那芙蓉花，道：「在下一向不喜花花草草，尙望原宥！」

芙蓉尼趕緊一縮手，道：「哎喲！你不喜歡也罷了，不要砸壞了我的芙蓉花！」

」蔡大强心中又是一楞，暗忖這人行事，」處處透着邪門，分明是拿芙蓉花來當兵刃，爲何怕別人砸壞？

打横又跨出一步，仍是單刀橫胸，將鎖子鍊舞起一團黑光，似攻非攻，似守非守，乃是以靜制動之法中的妙着，二招刀鎖法中「山靜水躍」。

芙蓉尼格格一陣嬌笑，身形展動，滴溜溜地一轉，來到側邊，她手中所拈芙蓉花本來只是拈住了近蒂的部份，但此時已拈住了花柄，長約三尺，顫悠悠地向蔡大强左腰襲到。

蔡大强一見她動手，身形不動，左臂一振，長可六尺的鎖子鍊，「唰」地橫揮出去，風聲勁疾，同時右手單刀，斜斜劈下，一招「山青水碧」，倏然發展，勢子之快，疾逾閃電，尤其左手那條鎖子鍊，突然橫揮而出，正好向那朵芙蓉花迎去。單刀又將芙蓉尼退路封住，招式之神妙，眞是不可思議，但是一招使出，芙蓉尼不但不後退，反倒欺近身來，口中發出一種令人難以形容的聲音，歡笑不似歡笑，悲泣又不像悲泣，不可名狀，蔡大强心中一怔，知道她已在動手的同時，將「阿修羅秘魔妙音」之音法使出。

趕緊懾定心神時，手上已慢了一慢，那朵芙蓉花倏地拂到胸前，「嗤」地一聲，將他的衣襟割破了一幅，蔡大强一懾定心神，那股聲音便輕了許多，聽來沒有如此驚心動魄，同時，也已看清那朵芙蓉花，實是極爲鋒利的上等精鋼打成，鋒利無比，不過塗上了薄薄一層彩漆，以致看來像眞的花一樣，一不小心，已幾乎受傷，爺裏還敢怠慢，身子一縮，刀鍊齊施，單刀寒光閃閃，鎖子鍊風聲呼呼，直將芙蓉尼一連逼出四五步去！

他懾定心神之後，芙蓉尼口中怪聲，已不如適才之甚，但仍是一會兒悲泣，一會兒吹嘯，有時更如黃鐘大呂，響遏行雲，有時却又如月夜寂靜，怨婦獨吹洞簫，蔡大强雖然竭力不去注意，但總不免分散一部份心神，因此那十二招式雖妙，暫時也只和芙蓉尼打了一個平手，並未能分出勝負。

六個人分成三堆，兩堆在地上，一對在八仙桌上，打得難分難解，那孩子一直在門簾之外看着，直看得他眼花繚亂，但是無意中眼一斜，却看見牆角處，那老化子縮着身子，對大廳中如此激烈，武林罕見的惡鬪，似乎並不放在眼中，只是盤起了腿，向着炭盤像是在打盹兒。那個女孩，一身縮在極爲破舊的老羊皮襖中，此時已除了帽子，露出兩個冲天丫角，頭髮也是又黃又稀，面上更是污穢不堪。

但是，那小孩的兩隻眼睛，却黑白分明，極爲有神，和她那麼瘦削的顏面，極不相稱。

那孩子向她望着，她似乎發現了門簾外面，有人在偷偷向內張望，眼珠一動也不動，只是望着門簾，那孩子心中暗想，這小姑娘莫非也是失去了媽媽的麼？爲什麼會由一個老化子領着呢？

想起了母親，孩子心中又是一陣難過，母親歸前，什麼話也沒有交待下，只是叫自己不要對任何人說起自己的姓名和父母的名字，自己却是沒有說。那柄七首，明明是媽的，他們却說是什麼崑崙派的，那三個人（他心目中指的，自然是蔡氏三兄弟），看來就是那個濃眉紫臉的對自己最好。媽已經死了，她帶着自己，一直向北走，去找什麼人，她也未曾說起……唉，對了！那孩子又突然想起一件事來，在那場大風雪剛起的時候，他母親便將那件皮衣脫了下來，告訴他道：「孩子，這件皮衣，你千萬不要掉了，就算天再熱，也得隨時帶在身邊！」

孩子默默地想着，抬頭看去，那小姑娘仍是望着自己，又低頭像是對那老化子說了幾句話，老化子連眼皮都不抬一抬，只是搖了搖頭。大廳中那樣厲害的刀光劍影，連自己看着，都有點心驚肉跳，她却一點也不害怕！

孩子正在想着，突然聽得一聲慘呼，那叠起的兩隻八仙桌上，已然跌下了一個人來！

原來曹不仁和勾生生兩人，在八仙桌上，全都以快打快，幌眼之間，便有百餘招，勾生生那條鴨嘴鞭，也不知敗了多少江湖好漢，此時更施展得尤如出水蛟龍，但曹不仁一柄長劍，也是橫行江南，罕遇敵手。

百餘招一過，兩人心中，俱皆焦躁，勾生生性烈如火，首先沉不住氣，身形一矮，將鴨嘴鞭在腕上纏了幾纏，變成了兩尺來長的一鞭，直向曹不仁衝去，曹不仁早已看出他身形漸浮，見他不顧一切向前衝到，身法極是呆滯，向旁一閃，只等他自己跌落桌下去。

（未完・一）

